

引　子

人怎么死，才能保持最美的容貌？

服安眠药、煤气中毒、跳水、剖腹等等，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然而，死去容颜不变只是那断气后的瞬间。不管用什么方式死，一两个小时之后，尸体就会发黑变硬，随即腐烂散发出一股臭味。

既然已魂归黄泉还追求什么颜润如生。可是一个人在他死后不久，马上变得形同枯木，使人目不忍睹，被人见了会倍加难受。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惟有煤气中毒使人死后面容呈现红润的玫瑰色，这是一氧化碳在人的血管里扩散的缘故。然而，这种红润也不能持久，如果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死者的心上人能及时赶到，看到这最后的玫瑰色的面容，也许会得到一丝安慰。但如果赶不及尸体不久也会发黑变硬，而且变得更加难看了。

一个人想要死后其容貌比他活着时更加娇艳俊美，惟有那神秘而华丽的，那清纯明澈、冷若冰霜的谢世方式了。

纯子是不是也清楚这些？象她这样一位妙龄女郎，难道也能在轻生之时策划得如此周全精至？

今年春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札幌，利用这个机会，我瞻仰了已经20年不见的时任纯子的遗像，再次欣赏了她的遗作。我仔细端详着纯子的遗像：她身披一件外套，头戴一顶贝蕾帽，也许是阳光刺眼，只见她眉头稍皱，两眼微眯。毫无疑问，这副神态与20年前毫无两样。

“我每天都看她一会儿，她一点儿也没变啊！”

纯子母亲的话道出了我的感受。我向她点头致意，然后站起身来，为纯子点上了一根香火。

“纯子最喜欢这张照片了。”纯子母亲又说道。

“的确，她常常是这样一副神态。”

“这个样子，愁眉紧蹙，其实我并不喜欢，不过她说死后要把这张照片作为留念。”

“她真的说过？”

“是的，不知她是说真话还是说着玩的。这孩子最爱说这种话了。”

这时，20年前我对纯子留下的疑问又浮现出来。

—— 纯子是否早已有所意识，她的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虽说和眼前纯子的像片毫无关连，但这种念头一旦骤然产生，它就立刻变成一种真实而有质感的东西沉隐在我的内心深处。

这种意料不到的真实而有质感的东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觉，我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然而虽说难以言表，但我思想意识上却是清楚的，20年来，与此同样的问号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毫无疑问，那是一种冰冷的，孤独的，拒世的死。她死在一处令人无法知晓的地方，一处遥远的穷山僻壤。然而，无论是谁，不管他死后被人围着观看，还是孤独的曝尸荒野，对死者来说都是他本人的事情。

这种寂寞无需别人同情，面对死神，无论谁都是如此。纯子也不例外。她选择了这种死，与其说值得同情，倒不如说更应该憎恨！她用这种方式去死，太过于雍容华贵、精致独到、美妙绝伦了，太不需要别人怜悯痛惜。她那样的死，

是一种高傲视世的死，一种潜越独断的死，一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死。就象一个顽童，她什么都是算好了。

大概是20年漫长的岁月，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冷静、客观地审视她了。

现在，伫立在纯子的遗像前，我省悟了。我居然省悟到这种地步，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了。

然而，不管我多么省悟，那些日子我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52年4月13日。

20年前的这一天，我们在雪堆里发现了纯子的尸体。

地点是连接钏路镇与北见镇的山岭上的一角，那里正好是针叶林带的边缘，站在那儿，可以透过已落尽叶子的光秃秃的树林俯视整个阿寒湖。

冬天，阿寒湖被掩没在一片茫茫的冰雪中，皑皑白雪，在山岭中铺出一坦平原。然而，到了4月份，湖面沿岸的冰开始溶化，湖上到处是一道道裂开的冰缝，苍碧的湖水露出它的面容。这种时候，已经禁止在湖上溜冰，从摩周方向吹来的风已经令人感到了温馨的春意。

这道可以俯视阿寒湖的山岭一直通往北见相生。这里每年的11月到次年5月，一直是大雪封山，道路被厚厚冰雪覆盖着，这期间，只有营林署的营林员或是阿依族的樵夫在风低雪稀的日子乘雪撬上山。纯子的尸体就是营林员在一个偶然雪天放晴的日子上山时发现的。

尸体被发现时，纯子的头朝着湖畔，半个身子斜着俯卧在雪堆里，尸体四周是一片低矮的山毛竹林，再外边是一片白桦树林和稀稀落落的山毛榉林。

营林员最先看到的是纯子身上的那一件红色外套隆起的后背和她那稍向旁边伸出的左手掌。她双手抱在胸前，左肩陷进雪里，左手从右肩上方伸出来。

茫茫雪岭一片寂静。纯子的红色外套和她的手点缀在这冰天雪地中，显得格外鲜艳夺目，犹如一幅奇妙的带有异国色彩的风景画。营林员起初并不知道那是一件外套，只看见一块红色的东西。在这样草木干枯的季节里，在冰雪覆盖万物的山岭上，显然那不是应该有的颜色。他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当他走下山路，穿过稀落的树林，来到一片竹梢刚露出雪地的山毛竹前时，他才看清楚这块红色的东西是一块红布，红布下露出的是一只人手，这只手稍有些肿，呈茶褐色。看到这个场景，营林员吓得腿都软了。如果说刚才是好奇，而现在，他是胆颤心惊了。

茫茫雪岭，万籁俱静，冰雪在春日中缓缓溶化，偶尔发出一两声水滴声。透过雪地上那一排排光秃秃的树木往下看，下面是象一个白面盘似的阿寒湖。

营林员从山岭上跑下来，报告了湖边派出所，待警察和他扛着铁锹和席子乘雪撬再次上山时，已过了两个小时。这时已日过正午，阳光斜照，在雪地上投下了雄阿寒山粗犷的轮廓线和白桦树温柔的阴影。

营林员和警察在两个一块上山来的村民看护下，开始慢慢地从尸体周围挖下去。这时，营林员已经没有刚才的恐怖，但对即将挖掘出来的尸体也毫无兴趣了。

“铁锹别太用劲了！”

从露出表面的身背来看，已经知道尸体的大致形状，但还不知道她的手脚伸向哪里。他们只好扩大开挖的面积，从

外向里逐渐缩小圈子。最后他们用手扒开雪，尸体露出来了。

纯子的头朝着阿寒湖，微微歪向左边，整个身体俯卧在地上。

她穿着一双白色的长靴，双腿呈之字形稍稍弯曲，两手抱在胸前，左手从右肩上伸出来，右手贴在耳根边，象是在聆听着戴在右手腕上的手表的走动声，外套上原来暴露在地面的部位虽然已经晒得有些褪色，但其他地方还保留着原有的颜色，外套上的兜帽还严严实实地戴在头上。

“把尸体摆好吧！”

“别动，还是等钏路警察局的验尸员来检查之后再动吧！”

警察这么说之后，营林员仔细地打量着尸体的四周。

尸体周围，从头部开始依顺时针方向散落着一只手套，一个“光”牌烟盒，一个印有“雄阿寒旅馆”字样的火柴盒，一块手帕，左肩上方还有一个装阿佗姆*的空瓶。

“看来又是一个自杀者！”

“好象还很年轻。”

“一月末从札幌来了3个寻人的，后来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去了，这个人也许是那时跑出来的吧！”

“这么说，从那时起她就躺在这儿了？”

“已经两个月了啊！”

警察一边检查着散落在尸体旁的物品，一边作着记录，他刚说完，从山下上来一个身穿消防队员黑色大衣、头戴制帽的小伙子。

---

* 一种安眠药的商品名。

“铡路警察局方面怎么说的？”警察问他。

“他们说今天验尸员已经外出，待他们回来后才能到湖边派出所，晚上才能赶到现场，所以验尸工作只好放到明天了，今天咱们先确认一下尸体就可以回去了。”

“好的！”

这时营林员马上接过话说：

“那么，咱们先确认一下面部吧。她一定是自杀的，把她的脸翻过来看一看不要紧吧？”

“等等，先拍照一下现场再看。”

警察取出一部陈旧的照相机，对着尸体头部和从尸体两侧各拍一张，一共拍了3张照片。拍完之后，营林员把尸体翻转过来，给她抹去脸上的泥雪，把她的手摆平放在被踏倒的山毛竹林间的空地上。

“变得很硬了！”

“已经冻僵了吧？”

“很可能！不过，人死后很快就会僵硬的。”

营林员抱住尸体的肩膀，警察抓住尸体的双脚，两人把尸体仰面朝天放好。

这时，纯子渐渐地展现了她的容貌。她刚一露面，顿时把在场几个男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他们都暗自吞下了一口唾液。

纯子脸色苍白，她身上的每一滴血大概都冻尽了。几根刘海散乱地垂落在白皙的前额上，长长的睫毛遮盖着紧闭的双眼，一只尖圆精致、小巧玲珑的鼻子象玉石一样晶莹透明，紧抿着的嘴唇呈紫红色。大概是在断气前的一瞬间她无意中拉开了衣领，脖子下袒露出毫无血色的、柔软光滑的胸口。

阳光透过树林从左边斜照下来，纯子的右边脸背着光，显得有些苍白阴暗。这张脸与其说它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倒不如说它洋溢着勃勃生气而显得妖艳妩媚，甚至还展露出一种明知不会死而复生，但也要拼命求存的强烈愿望，向往着人间生活。弃身雪乡两个月，丝毫没有损坏她的容貌，反而保留住了她生前的倩姿，甚至比她活着时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动人。

“肯定是那个女孩子！”

“你看到她的照片了？”

“看到了！”

“这姑娘长得真不错。”

“听说她才只有十八岁。”

“十八……”

这几个男人在雪地上围成一个圈，欣赏着躺在地上的纯子。纯子似乎默认了他们的围观，鼻尖微微翘起，双目紧紧闭住。

“因为是埋在雪里，所以保留了她生前的模样。”

雪地上印着纯子面部和身体的轮廓线，看上去象一个人体模型，表面已开始变硬了。

“如果再晚一点，等到雪开始溶化才发现，恐怕就要腐烂了。”

从她露出雪地的已变成茶褐色的左手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虽说春日阳光照射时间很短，但白天的山岭太阳已经开始送暖了。

“她是俯卧着的，这对保持面部容貌大有帮助。”

“她的头正好成了遮盖物。”

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证明，纯子在临死之前作了一番精心

的设计和安排。不过，可以断定，纯子是有意识地把随身携带的物品——手套、烟盒、火柴盒、手帕、阿佗姆药瓶等有条不紊地摆放在自己身旁，拼成一个弧圈形，然后自己俯身躺进雪地。纯子是想通过一个围绕自己的弧圈，借以掩饰自己孤独死去的寂寞感！

人们把纯子的尸体按原样放好，还是让她俯卧着，然后用山毛竹下的干雪盖住露出雪地的右脸。

“咱们还是让她盖上一张席子吧。”

“好吧！”

营林员在尸体上洒了一层薄薄的白雪，然后才把带来的席子盖在上面，席子盖住了纯子全身，只有白色长靴的脚尖露在外面。

“明天见。”

警察象是向躺在席子下的纯子致意，又象是跟其它人打招呼，于是四个人站起身来，再次回头注视了一会儿雪地上的席子。这时，太阳已落到雄阿寒山的脊背上，夕阳西照，山岭上一片通红。

“咱们做一些记号再走吧。”

“不要紧了吧。”

“如果今晚又来一场大雪，会把尸体埋没的。”

“已经四月中旬了，不会有大雪了。”

“我记住了，是在这片白桦树的边缘上。”

四个人看着悬崖上向下伸出的弯弯曲曲的树枝，在这片稀稀落落的树林下面，就是早已被群山阴影笼罩了的冰雪覆盖的阿寒湖。

“走吧！”

人们依次向纯子的尸体施脱帽礼，然后踏上归程。

“她为什么寻死？”

营林员一边走一边嘀咕着。

“恐怕和男人有关吧！”

“听说还是个学生，象是画画的。”

“也许是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谁知道啊。”

他们猜测着、议论着，不时回过头朝山上望去。

“明天什么时候开始验尸？”

“死者家属今晚坐夜班车从札幌赶来，明天早上到钏路，然后换乘吉普车上山，恐怕中午才到吧。”

“让她双亲看到，肯定要吓一跳。”

一群乌鸦在岭上飞舞，黑压压地遮住了与这道山岭相连的另一座山上的一块天空。

“这群乌鸦不会是来啄食尸体的吧？”

“我们已用席子盖好了，不要紧的！”

这几个男人确认没有问题了，才坐上雪撬，沿着山路朝湖畔方向飞驰而下。

责任编辑：**杜建文**
封面设计：**陈舞云**

ISBN 7-219-00589-X/I·170　　定价：2.20元

第一章

年轻的作家

1

20年前，时任纯子主动跑来亲近我，其原委直到后来纯子的姐姐兰子亲口告诉我，我才明白。

“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真令人生厌，他总是正儿八经地板着那正人君子的脸。哼！我来引诱戏弄他一下。”

兰子告诉我，纯子曾这样对她说过。现在想来，这番话出自纯子之口，真是有其人必有其言，与其性格太相称不过了。可当时我却一点儿也没察觉到。

那时我才17岁，是一个平平凡凡的高二学生，对纯子的这番恶作剧未能察觉是不足为怪的，况且，我和她的交往或许真是这样开始的，只是没过多久，我们的关系才发展到不仅仅是开开玩笑而已。事情并非多么严重。

我不会忘记，纯子第一次给我来信是我刚满17岁的那年秋天。那是我生日的前一天，所以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仍能准确地记住这个日期。

提前一天预祝您生日快乐。明天是您的生日，为此谨贺。明天下午六点钟请您到梅莱特咖啡馆来。

那天下午上第一节语文课时，我一打开课本就发现了这张纸条。

这是一张旁边印着红色虚线的稿纸，正中央印有“时任兰子”这样一个人名，一个月后我跟纯子打听才知道，那是她姐姐的名字。

我一眼就看完了这封信，可一时无法理解它的真正含意，连“纯子”这个人是谁也没搞清楚，直到我又看了一遍信的内容，才想起明天——12月24日是我的生日，刚才午休时间时任纯子对我说她想看一下我的课本，把我的课本借走了。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这封信的意图，慌忙朝前面的时任纯子的课桌上看去。可在我斜对面隔着两张桌子的纯子的座位上却空着。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老师的眼光，扫视了一圈教室前后和周围两旁，可哪儿也找不到纯子的身影。她肯定是中午就回家了。

纯子是一个经常旷课的学生。这人生着一张信纸一样透明发白的脸盘儿和一头茶褐色的头发。每当她穿上一身深蓝色的学生冬制服时，即使在这北国众多的白面女子中间，她这张脸也显得格外耀眼。

“这个人患了ＴＢ病。”

有一次，纯子的好友宫川怜子这样偷偷地对我说。她还解释说，ＴＢ病就是肺结核。

对于纯子上午上课迟到一两节课，中午早退回家，老师从不责怪她。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觉：她既是一个肺结核病人，又是一位出名的天才少女画家，所以大家不好意思讲，也不敢讲她。

收到纯子这封信后，这一堂语文课我是一点儿心思也没有了，老师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是一个劲儿地扑通乱跳。

那时，我们学校刚从旧学制转到新学制。从高二那年的春天起，实行了男女同校共学。政府把札幌市内原有的三所公立男子学校和两所女子学校合并起来，分成东南西北四所学校，每一所学校分配同等数量的男女学生，学生按区域划分就近上学。

我家在市区近郊西南的山脚下，我们学校由一高改为南高后，我仍旧在这里读书。纯子则从札幌省立女子学校转到我这所学校来，这里靠近她的家。

我们刚念到高二年级，就被这突如其来的男女同校制弄得一切乱了常规，茫然不知所措。过去我们学校是清一色的男生，看过去总觉得太煞风景。而现在来了与我们的数量基本相等的女生，从校园到课堂面貌顿时焕然一新，一些一向以朴实粗犷为学校风气，鼓吹勇猛武士精神的男生也一夜间换了一副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地跟女生打招呼，拉家常，极力在她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优点。有的人学习也比以前用功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拿腔作势故摆大男子汉架子的强硬派，依旧不把女生放在眼里。

女生方面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她们大致分成两派，一派由有省立女高转学来的人组成，另一派是市立女高的原班人马。省立女高派自称她们比市立女高的人要优其一等，常常自诩显示她们所谓的才女佳人的高贵风度。纯子和宫川怜子同属省立女高这一派。

然而，年轻人毕竟适应能力强，男女同学之间闹对立、互相瞧不起的事情也只是开始的一两个月，不久我们便混熟

了，彼此也互相开起玩笑来了，有的人还成双结对的上学回家，有的人甚至发展到考试时互相传递答案，包庇作弊，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诚心诚意交朋结友的。

过了夏天，男女同校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谁跟谁要好啦，谁又迷上谁啦，听到这种消息我们已不以为怪了。

尽管如此，接到女生的来信，对我来说仍是平生头一回。

在此之前，我也曾和住在我家附近的园部明子同学结伴走过几次。明子是一个性格娴静的女同学，长着一张圆脸。她这人在教室里也是怯生生的拘谨怕事，成绩也不很突出，不如说我是被她那种不太显眼的成熟迷住的。

如果拿纯子和明子两相对照，那恰好一个是白天鹅，一个是丑小鸭，两者对比鲜明。

过去我也曾听说过纯子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不过那只是传闻，未曾亲自目睹。

拿到信的当天傍晚，我回到家，从旧报纸堆里找到了一份一个月前的晚报，上面有一篇题为“17岁天才少女画家”的报道，这是介绍纯子事迹的。文章写道，纯子15岁就有作品入选北海道省级画展，后来又参加了自由派画展，跻入了女画家画展行列，现在正为即将举办的自由派画展进行创作，是北海道女画家的一颗新星。报纸上还登了一张压题照片，照片上纯子站在她创作的一幅裸体女人像前，她头戴贝蕾帽，穿一套蓝色的学生制服。

所谓天才的艺术家，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过去我也常常这样独自寻思，并且仔细观察过纯子，但从未跟她亲近的说过一句话。

一方面，纯子常常不来上学，即使来了也很少和人说话，有时偶尔也和女生交谈一两句，但只是和怜子这个圈子的几个人，很少和其他人攀谈。每当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进行体育活动或是热烈兴奋地交谈讨论时，她从不主动参与，而只是在旁边朝同学们投来一束束冷淡轻蔑、不屑一顾的眼光，似乎在说，我对你们这些孩子般的幼稚的话题早已失去兴趣，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早已过时了。

尽管如此，直到暑假前，我还是和她单独交谈过两次。

第一次是入夏期间，那时我是班长。有一天放学后同学们开始回家时，我去告诉纯子说我有话要找她谈，听了我的话，纯子盯着我的脸，象是作了一番验证确认之后才答应留下来。

纯子的家就在学校大门的右边，不可能在回家途中与她谈话，教室恰好值日生在大扫除，我只好邀她到教学楼和图书馆连接的走廊去。我是图书馆部的部员，在那儿和她谈话是不会使人奇怪的。

“昨天班务会上的事情你都听说了吧！”

纯子走近我时，我嗅到了从她胸前散发出来的一股淡淡的香水味。问话时我的眼睛看着另外一个地方。

“我没听说什么。”

“怜子同学她们没跟你说过什么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

走廊有一个通往校园操场的出口，操场上那散落的洋槐树花瓣儿随风飘进走廊里来。

“有一些提到你了。”

“什么事？”

纯子顿时双目圆睁盯住我。

“象是缺席审判，我很难开口。不过你来学校，想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人提意见说，你要么来，要么就不来，你拿定主意后再来上学不更好一点儿吗？”

我坦率直言，又继续说道：

“听怜子她们说，在原来学校，你旷课比现在更多，现在我们是男女一块儿念书，我认为你不能这样自由散漫了。”

“是户津老师这么说的？”

户津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教语文的。

“这是班务会结束后的事，老师不在场了，是同学们相互交谈时提出来的。”

纯子身体还是向着我，可眼睛却朝窗外看去。

“上课迟到另当别论，可早退时也不报告一声，我认为这样不好。”我又说了一句。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其他同学也象这样，那肯定要被老师严厉训斥了。而对你，老师只是睁大眼睛看一看，就你一人与众不同，真有点怪事儿了。”

“那是你自己的看法吧！”

“不，不，我倒不一定这样想……”

被她一针见血地道破，我的声音走调了。

“同学们大都是这么个意思，是叫我代表大家向你提出忠告的。”

“知道了！你要说的就这些？”

纯子两眼紧盯着我，我心里慌了，赶忙改口说：

“没，没什么，我并不是来教训你，我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意见罢了。”

“好了，今后不来就不来好了！”

“我不是说不让你来上学啊！”

“谢谢你的忠告！”

纯子甩出这么一句话，径直走出走廊，朝操场扬长而去，书和笔记本一直夹在她的腋下。

另一次我和纯子两人谈话是在物理考试后。

那时理科各门属选修课，物理、生物、化学和地理这些课程由学生每年从中凭自己的爱好去选修。高二时，我和纯子都选修物理课。

和必修课不一样，选修课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两三个班合在一块儿。上课时大都是同班学生在一起，特别是考试更是如此。我有时来迟了一点，总是先环视教室一周，只有纯子身边座位空着的时候，我才和她坐在一起。

那一次考试，才过了三分之二的时间，纯子就抢先交了卷。当时我刚做完试题，正想再检查一遍，她这么快就交卷了使我暗暗吃惊。本来女生在理科课程中能跟得上的人就很少，这一次纯子的举动便成了我们班的新闻，同学们私下议论着，她这样经常旷课考试还能做得这么快，真不愧是一名才女。然而，我很快就知道这种说法完全错了。

“你这个人太认真。”

第二天，纯子在回家的路上悄悄对我说。

“太认真？”

“对，太认真，我看透了。”

“我什么事太认真？”

“物理考试答案呗！我全不会做，可你一点儿也不肯告诉我。”

“我不知道啊！”

“你说谎！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才用胳膊盖得严严实实的吧！”

纯子狠狠地朝我的左胳膊瞥了一眼。

“可你那么早就……”

“我是很快，可那是一张白卷，托你的福了。”

“真的……”

“前天夜里我赶画一幅作品，哪里能临阵磨刀啊！”

听到这里，我心头一股火气直往上串。你画画和我有什么相干？为了画，你可以荒废学业，通宵达旦去弄你的作品，而我不愿作弊成全你，你就生我的气，这也太自私了。

“你那么喜欢画画，干嘛不上美术学校？”

我毫不客气地讽刺了她一句。

但是，我并不因此厌恶纯子，不但不厌恶她，反而比别人更加关注和向往她。我表面上对她冷淡漠视，瞧不起她，其实那是我的这种心情的逆反心理。

这虽然是一种物极必反的结果，但我还是为自己对她的那种不近情理的态度感到追悔莫及，我觉得，我似乎应该用一种稍微友好一点儿的方式对待她。不过，尽管如此，可我又不愿意去讨好她，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怎样于心不安，象纯子这样经常来往于成年人之间，交际于各式各样的艺术家中的女人，是不会把我这个少年放在眼里的。这样的女人，我只要远远地看她一眼就觉得非常自卑，随之也就心灰意冷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给我来信，我无法知道她是真心实意还是存心作弄我。

那年头，我从未独自一人去咖啡馆或面馆吃过东西。战争刚刚结束，札幌市内只有寥寥几家咖啡馆，我只去过一次

车站前那条街上一家名叫紫宛庄的咖啡馆，还是朋友带去的。当时我既不知道咖啡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它香在哪里，就连喝咖啡时先放糖后放牛奶也是看见朋友这样做之后才学会的。我的笨拙举动，引得那些喝着咖啡听着乐曲的茶客不断向我投来好奇的眼光。咖啡馆里气氛恬静、幽雅，反使我如坐针毡。看来我这种人只有和朋友去吃汤面或是蹲在大街小巷旁的长凳上啃玉米棒的份儿。因为这样我才显得自然舒服一些。

这一回可是非同一般，我得和一位女人在咖啡馆里会面，而且梅莱特咖啡馆又是画家、新闻记者这些文士雅流最喜欢聚集的地方，将在那和我会面的时任纯子又是札幌市艺术家们崇拜的偶像。

在这17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一天晚上，不安和期待把我搅得夜不成眠。

2

梅莱特咖啡馆位于札幌市火车站前薄野街十字交叉路口旁边。

第二天下午5时55分，我来到咖啡馆，纯子还没有到，我找旁边一个空着的包厢坐下，然后订了咖啡。

咖啡馆入口处有一个服务台，它右边排列着大约10组包厢，包厢里摆着的都是欧洲电影中常见的17、18世纪风格的木制靠椅，这些靠椅做工相当精致考究，靠背也很高，坐在上面的都是些中年常客。

6点过了10分，纯子才出现。她头戴贝蕾帽，双手插在红色的外套口袋里，用肩膀推开反映着街道夜景的玻璃门走

了进来。我站了起来，与此同时，服务台旁边长排座位上的客人也一齐朝她转过头去。纯子毫不理睬这些目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走到我的跟前，这副神态和她平时上课迟到时走进教室的那个德性一模一样，不声不响却又纷扰人心，不想出众但又给人印象强烈。

“让你久等了吧？”

“刚一会儿……”

我刚说完话便发现人们的目光也朝我扫射过来了，我窘迫得面红耳赤。

“刚才我去送稿件，来迟了一会儿。”

“稿件？”

“是的，报纸插图用的。”

纯子坐定以后用手轻轻地捋了一把贝蕾帽下散披在前额的刘海，朝走上来的女招待说了一句：“寒神山＊。”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收到我的信，你吓了一跳吧？”她问。

“嗯……”

“什么时候看到的？”

“午休后第1节语文课。”

纯子点了点头，然后靠在椅靠上，顺手解开了外套的钮扣。

“我以为你不会来呢？”她说。

“为什么？”

“看样子你很讨厌我。”

“没那么回事。”

＊ 这是纯子给女招待起的外号。

我情不自禁地用一种崇敬的语气和她说话，实际上跟她坐在咖啡馆里，我就不能把她当成我的同班同学了。加上服务台旁长排座位上的那些男人不时把目光向这里扫过来，使我坐立不安。可纯子一点儿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她把糖加入咖啡中，慢慢地搅动了一下，然后轻轻地举起杯子：

"祝你生日快乐！"

纯子说着嫣然一笑，我也不得不应酬的回她的笑脸，那模样实在尴尬。

"今晚你不和明子小姐见面了？"

"明子小姐？"

"就是园部明子小姐呀！"

纯子那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闪耀着戏谑的目光。

"不……"

"那就好！"

纯子大概也知道我对明子有好感，我仿佛感到纯子这个女人深不可测。

"从今天起你就17岁了啊！"

"是啊！"

"我是6月份生的，你是我弟弟。"

纯子说着又嘻嘻地笑了笑。

纯子话儿停了下来，可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傻乎乎地喝着咖啡，百无聊赖地一会看看浅绿色的墙壁，一会又把目光投向窗外，眺望着远方。

旁边包厢的客人离席了，又进来两个男人，他们刚一坐下就把目光朝我们射过来。纯子上身穿着一件红色外套，脖子上系着一条绿色的围巾，而我却穿一件学生制服，套着一条工作裤，彼此显得很不相称，幸亏人们的目光几乎都集中

在纯子身上，我才不显得那么寒碜、狼狈不堪。

“你经常到这儿来吗？”我问纯子。

“平均每天来一次吧。”

“我是第一次来这儿。”

“札幌市咖啡煮得最香的就是这儿了，你品尝出来了吗？”

我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

“这儿气氛比较好吧。”

“嗯。”

她的话一点儿也不假，但说句老实话，我真恨不得赶快从这儿逃走。对我这个高中生来说，这种幽静雅致的气氛就象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使我喘不过气来。

“今晚你还有别的事吗？”

纯子象是察觉到了我的心神不定。

“没有……”

“那怎么啦？”

“咱们出去吧！”

“好的。”

纯子略一沉思，然后点点头又对我说：“请你稍等一下。”说着站起身朝服务台那边的长排座位走去。

那儿有几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不停地朝我们张望，在我的位置上只看到他们的背影，但我还是看出了有一个30岁左右、头戴贝蕾帽的男子，纯子走过去跟那个男子低声说着话。我不得不装着没看见他们，可又不时地偷瞧他们几眼。

一个男子笑着把手搭在纯子的肩膀上，纯子也随声应和地笑了起来，我赶紧低下头，象是受了莫大的屈辱。

过了四五分钟，纯子走了过来。

“你认识他们？”

“那是我的绘画老师。”

我又暗暗瞟了一眼那个戴着贝蕾帽、架着眼镜的中年男子。那个人把胳膊撑在服务台上，嘴里叼着一根扁咀烟斗。

“你不知道？他是自由画派的浦部先生。”

“不知道！”

我的语气变得冷淡起来。

“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画家啊！”

“他旁边的人呢？”

“右边那位是记者，都是这儿的常客。”

我再次看了他们一眼，这几个人摇晃着身体又说又笑。毫无疑问，他们都比我大，比我精通绘画，当我知道他们身后有着我这个高中生无法企及的深不可测的未知世界时，我仅有的一点自信就土崩瓦解了。

只过了20多分钟，我们俩人便走出了咖啡馆。这时，已快7点了。来到外面，我恍恍惚惚地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

“咱们一块儿走走吧！”

我和纯子沿着车站前这条路并肩向北走去，穿过四丁目的十字路口，再转向大街方向。在这晚间繁华的大街上，纯子的红色外套和她那洁白明净的面容更显得与众不同，迎面走过来的人无不凝眸注目。有的人还低声介绍说，这就是时任纯子啊！纯子大概早已习惯了这种目光，她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地紧挨着我向前走着。过路的人看了纯子一眼，再看我一眼，无不流露着惊异的眼神，象是在说，这个有如此艳福的家伙是谁呢？我既害怕这种眼神，又感到有些飘飘然。

穿过车站大街和南一街交叉的路口后，我们随意往左边拐了一个弯，这儿是一条宽广的公园马路，它笔直地伸向市外的山脚。夏天，马路的中间摆置着花坛，可一到10月末，花坛的花便凋谢枯萎，变成茶褐色的了。林荫道旁的洋槐树和悬铃树把落叶洒满了地面，那光秃秃的树干象剑一样直刺夜空。

晚上，只有车站前那条马路还人流不息，那儿摆着卖甘蔗的小摊什么的，很是热闹。可走出不到两三百米，已经是冷冷清清，行人稀少了，偶尔只听到电车在晚秋的夜市中呼啸而过。

夜空乍明乍暗，阴晴交错。无云的天际，洒着一片银色的月光，天穹清澈明净，犹如可以透见礁石的大海。有云的天边则乌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晚风吹来，脚下的枯叶唰唰作响，勾思撩神。

"真冷啊！"

纯子把身体挨在我身边，头搭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喜欢刚才那家咖啡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必把那些人放在心上。"

我又想起了那个头戴贝蕾帽、鼻梁上架着眼镜的男人。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喜欢，还是讨厌？"

"……"

"你很关心我吧？"

"那当然。"

"是吗？"

纯子把右手悄悄地插入我的口袋，我有些迷惑不解。我的手刚一碰上她的手，就被她紧紧地握住了。一股麻酥酥的热流传遍我的全身，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那双大大的黑眸也正注视着我。这双眸子镶嵌在那张洁白明净的脸上，显得格外清澈动人。我慌忙垂下目光，心里感到一阵阵地冲动，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俊，我送你回家吧！

“送我回家……”

“对，你不愿意？”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家太远了。”

“没关系，咱们俩人一块儿走，不管多远我心里头踏实。”

我顿时又感到一股不可名状的暖流直冲心窝，我再次紧紧地握住她那双柔软的手。

来到10丁目，到大街尽头了，前面是一堵法院的石头墙，我们从南面绕过墙，走出20丁目，然后向左拐去。路旁偶尔看到一两棵耸立着的巨大的白杨和春榆树，顺着树梢往上看，天空的云块不断地变幻着各种形态。人影更加稀少了，只有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警车的凄厉的汽笛声。当时的札幌，无论人口还是车辆跟现在是无法相比的。

我们默默地迈着步子，谈话断断续续，我只懂得回答纯子偶尔提出来的问题。但是我握住她的手后，那只手从未松动过，我的脑袋净是装着纯子的事情。

我家在市区西南郊的圆山脚下，从我家正面望去，可以看到圆山，那是名副其实的半圆形的山，它匍卧着象一个倒扣着的木盆。

“这儿就是你的家？”

纯子抬头看着那栋门口亮着灯光的二层楼房问。

“你是在哪儿温习功课的？”

“就是那个窗口的房间。”

我指着大门右边一扇昏暗的窗口说。

纯子凝视了一会儿，然后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看着我说：

“好了，你进去吧！”

“那你呢？”

“等你走进家门后我再走。”

“但是……”

我又一次在握住她的手上使劲。

“我送你回家吧！”

“我不要紧的。”

“可现在是晚上啊……”

“用不着为我担心。”

纯子在黑暗中笑了笑，前面公路传来了有人踏着木屐走过来的脚步声，我赶紧拉着她的手躲到路旁。擦身走过去的象是一个从澡堂子里回来的女人。

“好了，我帮你看着，你回去吧！”

“……”

“走吧！”

我呆立在那儿，进退两难。就这样分手，我觉得有些遗憾，尽管这种感觉不十分明确，但我还是隐隐约约感到，我们之间似乎缺少男女间于此情此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应该发生的那种事，虽然我心里一阵阵隐隐躁动，但又不知怎样行事，畏手畏脚的象是被铁链捆住四肢似的动弹不得，然而，我的脉膊却在激烈地跳动，血液在疯狂地奔流，脸上也渗出

了汗珠。

“那么……”

纯子慢慢地从我的口袋里抽出手，我抬头看了一下我家的门灯，这灯把大门从篱笆中映衬出来。我想到了家里的父母亲，只好痛苦地压抑住那热烈的情绪。

“晚安！”

“再见！”

在这道别之时，我们只能用目光互相致意。我逃跑似地溜进了大门。我回身关上门，然后喘了一口气，抬头朝外望去，可门上嵌着一块厚厚的毛玻璃，什么也看不见。

我慌忙脱下鞋子，赶快朝右边我的房间走去，打开了那儿的窗户。从窗口眺望，可以看到对面的马路，马路两旁的树木已经叶落枝枯，可在路灯下，篱笆旁，哪儿也看不到纯子的身影了。我细细地回味刚才的情景，慢慢地感受着她紧握我的双手时留下的余温，我忽然感到纯子这样不声不响地倏忽离去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强烈了。

3

从那时起，我开始把纯子当成自己的知心人，开始和她相爱了。事情的起因竟是她的一次突如其来的约会，尽管当时我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要求，但我的心就象一堆干柴，一旦投下火种，就会熊熊燃烧。如果不是这样解释，那只能说我和纯子的恋爱太欠考虑，过于轻浮和为时过早。虽说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未经世事的高中生，可这么快就迷恋上一个人，那也太显得意志脆弱了。在这件事上，我要是稍微犹豫一下，踌躇顾虑一番就好了。

我这样容易冲动，是憧憬爱情呢，还是追求纯子的向往？

如今，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仍然认为当时我是向往纯子的。如果不是向往她，当我们第一次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心里就不会有那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觉，而且，如果当时我只是憧憬爱情，也没什么必要非要找纯子这样一个女子不可。那时男女同校，我要找一个恋爱对象，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和纯子交往以前，我虽然对园部明子表露过我对她的好感，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男同学对女同学的关心。明子在那些整日嘻笑打闹的女同学中间显得可怜巴巴的，我见她太冷清寂寞，想给她些帮助，出于一种男子汉对弱小女子的同情怜悯去接近、关心她。我们之间的接触只不过是在上下学的路上互相谈着自己的朋友、家庭等诸如此类的事而已。

我和明子在一起没有和纯子在一起时那种激烈躁动的心情，我每说一句话，明子总是点头称是，对我唯唯诺诺，主动权掌握在我的手里。这样的相处曾有一段时间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可到了后来，这种单调乏味的交往使我感到厌烦。既然是谈恋爱，我希望彼此间应有一种激情和活力，既有争论又有融洽。要满足我的这种欲望，明子这种徒有虚名的稳重成熟、毫无主见的性格显然是不够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纯子主动向我靠近，真是太及时了。明子身上所缺少的是我正要追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纯子那儿是绰绰有余。纯子一针见血地刺中了一颗少年的心。在结束了爱情生活的第一个回合、刚刚明白了在它的后面还隐藏着一种可怕的东西的时候，这颗心就被纯子及时而准确地刺中了。

纯子对我来说确是一个稍纵即逝、无法捉摸的女人。她身上充满了我这个少年无法理解的、模糊的、幽灵般的东西。尽管我预感到和这个女人结交，长此下去，将要落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我觉得她值得我去冒险，因此我对此无所畏惧。我之所以这样狂热冲动，是因为我这颗刚刚萌发了冒险念头的心又受到了纯子的强烈刺激。只能这样解释了。

仅仅是和她一块儿走了一段路，我的脑子里就老是想着她。在家里，我整日的想入非非；在学校，我神魂颠倒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然而，过了一天，纯子就象是忘掉了曾和我一起走过路似的，和往常一样，她下午才来上学，放学后便一阵风似的溜走了，然后是一连几天没来上学。

“时任同学是不是病了？”

第三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宫川怜子。

“是病了，象是发烧呢！”

同学们对纯子经常几天不来上课已经习以为常。她生病也好，搞创作太忙也好，老师和同学们从不过问她旷课的原因。事实上在这之前，我也从不把她的事情放在心里，可现在今非昔比，完全不同了。

三天以后，我开始怀疑，那天晚上我和纯子一块走，是不是我的过错。纯子身患肺结核，还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把我送到山脚下我的家门口，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也许被纯子欺骗了！

我身在教室里，心却烦躁不安。我一抬头看到前面那空荡荡的纯子座位，心里就倍感空虚和疾恨。

到了第 4 天的午休时间，纯子又突然出现在学校。放学

时她走到我跟前说："这个还给你！"然后把一本书放在我的课桌上，转身走出了教室。

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借书给她，会不会是图书馆的书。我把书拿起来看，书后没有学校图书馆的标签和印章，这是一本岩波文库出版的书，封皮上写着《巴尔玛修道院》*几个字，我赶忙抬头找她，可她已走出教室，再看看走廊，也没有她的身影，顿时，我恍然大悟。

书中又夹着一封信，和上封信的信纸一样，上面仍然印有"时任兰子"的字样。

"再见！"
谁先开口，
谁就稳操胜券！
留下的，
将是悲鸣哀咽！
过去，
我对此深有体验，
如今，
当我说"再见"，
它就象一团，
奄奄将熄的火焰。
我不知道，
无论多么悲痛欲绝，
为使我获得幸福，
就要把它燃烧的时间，

* 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942）代表作之一。

尽量地伸延。
或者
在我心灵尚未创伤之前，
我就应该把它熄灭，
斩钉截铁、毫不留恋。
正如，
同样是火，
也有种类的分别，
要么是奥林匹克的圣火，
要么是干柴枯草的残焰。
命运之火，
似乎也有区别！
如今，
我目睹眼前，
熊熊燃烧的烈火，
我害怕作出明辨，
这堆火，
将是怎样的火焰？

接到她的信的第二天，这一年的初雪下来了。我们俩又一块散步在刚刚披上银装的大街上，现在我已经完全信任她了。她向我解释说她旷课三天的原因是患了感冒，为了尽快康复她才留在家养病，对此我也确信不疑。

雪下了又溶，溶了又下，就这样，经过断断续续的几次重复，北国的冬天终于稳稳地扎下根来。

但是，从11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没见过纯子，为参加全国秋季美术大展赛，她去了一趟东京，一直没来上

学。

4

12月初，在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纯子又出现在教室里，这时，她显得更加成熟老练了。我担心纯子去了一趟东京可能把我给忘记了！

然而，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今晚7点钟，我们在丰平川河堤码头边那棵白杨树下会面，好吗？”

纯子上学后第3天午休时，她走近我身旁悄悄对我这样说。

放学后为打发时间，我到街上看了一场电影，6点半电影散场时，天开始下雪了，我担心纯子不会来了，但还是向河堤下的白杨树走去。

来到树下时已快7点了，这场雪下得真大，四、五米开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坚定地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决心即使是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我也要等下去。

但我等了不到10分钟，白茫茫的眼前突然闯进一个黑色的影子，黑影飞快地向我跑来，是纯子。

“俊……”

纯子喊着我的名字，连人带雪一股脑儿向我身上扑来。被她用力撞了一下，我踉跄几步，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她。

纯子把脑袋埋进我的怀里，来回擦了一下脸蛋，然后慢慢地抬起头来。我看到了她的脸，几朵雪花沾在她的前额上，化成雪水沿着脸颊往下滴。

我感到一阵阵不可名状的东西在我胸中冲动，就在这一瞬间，我慌乱地在她的嘴唇上吻起来。冰凉的面颊，温暖的嘴唇，我闭上了眼睛，又吻了她的耳根。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感到纯子口中的舌头在抽动，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这未免有些荒唐，我不知怎样作出反应，只感到对这种举动一刻也不能怠慢延误，半点也不能马虎了事，我又紧紧地吻住她的嘴唇。

是纯子喘着气先把嘴收了回去。

“我送你回家吧！”

她又说出了两个月前说过的那句话。

“不……”

我想就这样在这棵白杨树下呆下去。

“这可不成！”

“为什么？”

“你是要回家的。”

她的口气象是在告诫管束我，说完话，她拍去了贝蕾帽和大衣上的雪花，先抬脚走了。

“下着雪，谁也看不见我们，太好了！”

纯子一面走一面愉快地说着话。刚才的亲吻激起的兴奋情绪还没有平静，我仍然沉浸在醉人的激动中。

“你在东京做了些什么？”

“看画展，会见各种各样的人，还不是这些。”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画家啦，记者啦等等。”

大概是因为下雪，街上大多数商店都早早地关上门了，大雪渐渐地把电车轨道掩埋起来。

“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

“是啊！下星期一也许可以吧！”

今天是星期二，还有5天时间，我脑袋热烘烘地数着日子。

“这么大的雪，明天电车开不了吧！”

在这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各家的灯光也显得昏黄暗淡。我们沿着电车路向左转，穿过9条路又向西折去。走出有两百米左右，纯子突然收住脚步，用手狠狠地拍打着落在大衣肩膀上的积雪。

“我忘了一件事。太遗憾了，今晚我不能送你到家了。”她拍打着雪花说。

“什么事？”

我再也无所顾忌了，表现出失望的神色。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你上哪儿去？”

“就在那儿，走到这里我才想起来。”

纯子站在雪地里朝前面一排路灯望去。

“那么我送你去吧！”

“很近，我一个人就行了。”

“这儿是屯田路。”

“我知道了。”

我还想作一番依依不舍的告别，可纯子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咱们在这儿分手吧！”她说。

“星期一真的能见到你吗？”

“能的！”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想在这之前还能见你一次。”

“我知道了。”

她这么一说我才放心下来。她小跑着去了，我目送着她消失在闪着路灯的小路尽头。

但这却成了那一年中我和她相会的最后一次，一周之后，纯子再次旷课，接着学校就放假了。

一放假，就没指望和纯子见面了。当然，我要是想和她取得联系，除了等她主动来找我之外，我也可以去信找她，但她爸爸是教育委员，身居要职，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家庭，我不敢假冒情信去鱼目混珠。

无可奈何，我就这么捱到了新年，直到元月3日，纯子还没有露面。

我忍耐不住了。元月4日，本来没什么事，可我还是去了学校，我想趁路过她家门口的机会去探一探情况。

她家门前的雪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门两旁扎着新年门松，厨房的烟囱冒出缕缕白烟，可是平时用作纯子画室的那间靠近路边的小房间，窗前却堆积着厚厚的雪，已经堆到窗台。透过玻璃，看见窗内遮盖着一块印着大红花的窗帘。

元月21日，放了一个月假后又开学了，我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我急不可待来到学校，但是，还是没有看到纯子。我失望了。我对纯子又开始有些心灰意冷了。然而，当我打开握在手中的她的信，回忆起那个茫茫雪夜中狂热的亲吻时，我心中又重新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如果她不喜欢我，她绝对不会那样对我。

我就是这样慰勉自己，鼓励自己，等待着她的到来。

我的期望并没有落空。开学后的第5天早上，纯子又出现在教室里，她还是老样子，把书和笔记本夹在腋下走进来。第一节课刚下课，纯子便来到我身边和我打了一个招呼：

“你好吗？”

我按住久别重逢的激动心情，装作不太高兴的样子点了点头。

“你到哪里去了啊！”

“我去了一趟阿寒。”

“这么冷的冬天……”

“对，我去旅行写生了。”

纯子说完，看了看我旁边靠走廊的座位，说：“以后上社会课我就到这个位置上坐好吗？”

社会课是选修课，两个班合在一块儿上。我们学的是日本史，就原地不动留在自己的教室听课。

“真的？”

“真的，我搬过来了！”

上课时纯子真的拿着书和笔记本来到我身旁靠窗口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心里一阵紧张，生怕老师看到了我和纯子坐在一起会觉得奇怪。我一面作笔记，一面窥视着黑板前老师的动静。

“瞧……”

课没上到一半，纯子就悄悄地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我斜眼看过去，纯子用左手挡住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作了个手势叫我看。

“怎么了？”

她手背的正中间涂着几颗圆圆的黑色斑点，在她那洁白细嫩得可透见静脉血管的皮肤映衬下，这些斑点犹如镶嵌在她手上的黑宝石，熠熠闪光。

“这叫文身！”她告诉我。

“文身？”

“用铅笔笔尖画的。”

纯子耸耸肩膀，又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在上面继续点画着。

“别画了，一会儿真的抹不掉了。”

“没关系。”

纯子的笔记本上画着讲课老师的一张侧脸，其余的一片空白。我发现老师的目光正向我射来，我赶快朝黑板看去。

几分钟后，我感到窗外似乎有人走动，开始我以为是过路人，但不到一分钟，又有一个人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迹象证明这两次出现的是同一个人，但从直感上我认为他们是一个人。我眼睛看着黑板，但注意力却在捕捉着窗外的人影。

人影在玻璃窗前闪了一下便停住不动了，我趁老师背向我们在黑板上写字的机会，朝身旁的窗外看去。

一个男人的面孔映入我的视线，这个人也正好从斜对面向纯子这边看过来，纯子似乎在用眼睛同他打招呼。我慌忙把视线拉回到黑板上来，接着喘了一口气。老师正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分析德川幕府倒台的原因。

这个男人穿一件西装上衣，系着领带，长脸尖鼻。我只看了他一眼，就意识到他可能是那天在梅莱特咖啡馆，跟那个戴贝蕾帽的男人坐在一起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戴贝蕾帽的人。

他和纯子大概是在隔着玻璃窗打暗语吧。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再次扭头看去，但这时窗外那个人不见了，纯子又在聚精会神地用铅笔尖在她那洁白的手背皮肤上描着。

窗外那个男人的面孔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消失，不知何故，他那张端正白净的脸特别使我难忘，而他是个什么样的

体型我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这匆匆一眼的印象，记不起来是正常的，但毫无具体印象的脑子里又留下了那朦朦胧胧的影子，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就象大梦初醒，脑子里只留下几块冰冷的记忆片断，无法追想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我想问一下纯子，窗外的那个男人是谁，可不论是当时还是课后休息时，我都没能问出口来。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是不能随意打听的事，就象这里面有着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私，一旦公开出来，我和纯子的关系倾刻就彻底破碎。我有这样的预感，这种预感在我心里和那个男子的影子重叠相印，使我产生了对那个男人的一种憎恶心理。

不管怎么说，在我所经历的同样事件中，我把对这件事的感觉夸张放大了，它更加加深了我以前就感觉到的纯子这个人不可捉摸的印象。只要一想起那些男人，我那不安的心就愈加沉重。这种不安不是现在才有，自从我认识纯子以后，它就象不断卷来的波浪一直在我心底的海洋里翻滚涌荡，我一方面被这波浪颠得头晕目眩，一方面又被它激起的浪花吸引迷惑。只要我跟纯子的关系不断，肯定还会有种种不安，那是无法避免的。我这样提醒告诫自己。

除了这件小事以外，高二年级上半学期是我值得自慰的时期，因为纯子象是把那些男人全部忘掉了似的，和我更加亲近了。我们的爱情正向着那辉煌的金顶全力攀登。

5

春季里，男女同校后高二的上半学期，我就参加了图书

馆部的工作。这个学期，高三的部员因为要参加高考复习，很少到图书馆里来了。

元月末，进行了图书馆部新部长的选举，我当上了新任部长，图书馆部的顾问由前年就担任这个职务的英语老师濑户先生继续留任。

图书馆和教室不在同一栋楼，它们彼此由过道相连，那是一栋两层的洋式楼房，一楼是阅览室，二楼是书库。10平方米大的部员工作室和书库紧挨着，图书馆管理员就在工作室里干活。她主管借还业务，是F短期大学毕业生，名叫齐藤惠子。齐藤虽然刚满33岁，本来应该叫她阿姨，可我们这些调皮鬼却给她起了一个“太太”的外号。

图书馆部部员的工作是购买新书，制作借书卡等，一年内还要整理几次图书。这些工作都是在管理员的指导下进行的，工作实际上很清闲，加上学校规定只有图书馆部部员可以自由借阅图书。所以，对于喜爱看书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务。

高年级部员停止工作以后，我们就更自由了。放学后我们常集中在这个部员工作室里海阔天空地乱聊一气，渐渐成了一个习惯。这里虽然只有10平方米大小，但中央摆放着一个火炉，还备有桌椅和茶具，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一个绝妙的聚会场所。

图书馆部约有20个部员，我们这个年级有5名男生和4名女生参加，女生中有纯子的好友怜子。我当上部长后，加上怜子又常在这里活动，纯子便常常跑到这里来玩，每次来时，照例穿一身蓝色的学生制服，腋下夹着几本书，毫不引人注目地默默进出。

我们这些图书馆部员们都喜爱看书，也自以为懂得一点

儿文学。在我们中间，纯子与在教室里判若两人，她显得开朗活泼。比我们年龄大得多的“太太”也混到我们里面来，和我们相聚一堂，互相开着玩笑，肆无忌惮地打闹喧腾。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巴黎艺术节和圣瓦伦丁节＊。

在这里，纯子常常一面嬉闹一面向我暗送秋波。

纯子经常随心所欲地出入我们的部员工作室，并参加我们的聚会游乐，我一方面感到满足，一方面又对她的那种眼神提心吊胆。

“今晚6点钟我还想在图书馆和你见见面。”

元月末的一天，纯子悄悄地对我这样说。当时午休刚结束，我们俩走在从图书馆回教室的路上。

“6点？”我不解地反问了一句。

“对，6点！那时大家都走了吧！”

学校3点半放学，放学后我们这些部员总是要到工作室聚一聚。到了5点半，校工来收拾炉灰，把炉火灭掉。所以，6点钟大家都要回家了。

“到了6点，图书馆大门就要关上了。”

“你回家时最后一个出来，把钥匙拿到手不就成了！”

“……”

“每逢整理图书或是开会，不是也常常晚些时候回家吗？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吧！况且图书馆里有那么多个房间，躲一两个人在里面，谅必校工也不会发现的。”

工务员房内的墙壁上挂着一排钥匙，除了图书馆的外，

＊ 圣瓦伦丁节：2月14日，为了纪念第三世纪殉教徒St. Valentine，情人多于是日投赠纪念品，即情人节。

音乐室、美术室、理科实验室等房门钥匙也挂在这儿。

干这种冒险的事我有些害怕，可这是女朋友纯子提出来的，我不能拒绝。此外，能够在一间暗室里和纯子幽会，这种冒险多少使我有些神往，不由得又使我增添了一点儿信心。

这一天，我和“太太”她们最后走出图书馆。我关上大门后告诉她们，我把钥匙放回工务员房间去，便趁机和她们分手了。我在工务员的房门前站住，目送“太太”她们的身影消失在傍晚的雪道之后，又转身溜回了图书馆。

这时，刚刚关上门的图书馆恢复了平静，天开始昏暗下来。我站在图书馆大门前，察看了一下周围，确认没有一个人留在这儿后，才打开门锁。当我推门进去时，房门重重地响了一下，我回头四下张望了一会儿，才关上门，然后蹑手蹑脚地上了二楼的部员工作室。

这儿虽然还残留着几丝温暖的气息，但熄了火的炉子已经冷了下来。

元月的北国，一到5点钟就开始进入漫长的黑夜。我站在窗前，没有拉电灯，也不脱大衣。下午的那场小雪已经住了，月亮露出了脸蛋，屋内相当明亮。

如果老师来……

如果碰上老师，我可以这样回答：刚才整理图书，晚了一点，现在马上就回去。即使老师对我孤身一人黑灯瞎火的站在这儿感到奇怪。我也可以说，我正要出去，他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如果是纯子来以后才被老师发现……

我虽然想到了这种局面，可我却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来搪塞应付。

如果在这房间里我和纯子两人同时被发现，那就不是可

以轻描淡写的事情了。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个人躲在这个暗室里，一旦被人发现，纯子和我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啊！训话，停学或是被开除？尽管我已经走到了如此地步，可我还是对自己正在迈向危险的深渊感到惴惴不安。

“吱”地传来一声开门的声音，接着传来了有人上楼的脚步声。我离开窗前，向部员工作室走去，外面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房门的把手扭动了一下。

门轻轻地启开，纯子先用肩膀往里探，再斜着身子钻进来，然后背着手把门关上。

“你等我了吧？”

“刚来一会儿……”

尽管没有旁人，但我还是压低着声音说话。

“你把楼下的门关上了吧？”

“没问题了！”

我紧紧地抱住纯子。我们俩又开始了已经有些习惯了的亲吻。

“喂，你感到冷吗？”

过了一会儿，纯子先收回了嘴唇，边说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瓶威士忌。

“你能喝吗？”

我点点头。每逢过年，我也和父亲喝过两三杯日本清酒，但威士忌从未喝过，这可是头一次，在这之前，在我的印象中只知道这种外国酒是一种很时髦的饮料。

“来！”

象是在宴会上互相敬酒似的，纯子拿起酒杯和我轻轻地碰杯，然后嬉皮笑脸地把酒往嘴里灌。

几滴热乎乎的液体下肚，我顿时感到喉咙灼烫，脸上发

烧。

“带劲儿吗？”

“嗯……”

我勉强地回答了一句，纯子放下杯子，坐到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红色的“光”牌香烟。

“你不抽吧？”

“我能抽。”

“我每天要抽两盒呢。”

在这之前，我曾闹着玩的抽过几次，但每次都呛得岔了气，再加上听人说，抽烟会破坏记忆力，所以我已决心戒掉，决不在高考前这段时间里抽烟。

“你能抽几支？”

“四五支吧！”

我硬充好汉地夸张道。纯子叼上一支烟，划火点着了。火柴一亮，四周也跟着闪亮了一下，我把脸向纯子脸上凑了过去。

“这儿真好！”

纯子慢慢吐出烟雾，环视着房内四周，又说：

“谁也不会知道这时候我们还呆在这儿吧！”

“那么，今后我们每天晚上就到这儿来相会，好吗？”

这种幽会比起过去我们在雪夜中漫无目标的转悠有了很大进步，大概是酒力壮胆，我勇气倍增。

“这可不成。”

“为什么？”

“我事太多，而且每天都来事情会败露出去的。”

纯子说的倒是实话，我呷了一口威士忌，再次乞求她的香吻。这次我坐着抱住她，她的舌头在我脸上乱爬，对几滴

酒下肚后心头激火乱窜的我来说，纯子的这种游戏太刺激、太令人销魂了。但是，我还只是和她狂乱的亲吻，未能有更亲密的表示。虽然我也知道男女间如此再发展下去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但事到临头，我又畏缩不前了。

说实话，我并不想去追求更进一步的东西，在那接吻的一瞬间，我虽然有点儿跃跃欲试但我仍然有所顾虑。我想，假如我对她有所要求，她也许会顺从我、满足我，但那将使我感到耻辱，我将被她耻笑，被她瞧不起。这种预感使我胆战心惊，欲行而止，同时也使我这个少年的纯洁和自尊得到了维护。

做了这么一件坏事以后，我觉得我过去所做的坏事和这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逊色多了。从前在得到纯子恩赐似的亲吻时，我便感到自己要比同班同学优越伟大多了，现在经过了这么一次图书馆幽会后，我又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坚定的信念。

我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坏学生有一种由衷的快感，暗自感到自豪。如果有人愿意听我叙说我所干的坏事，那么即便是花上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也会心甘情愿地从头至尾如实道来，当然，把它藏在心中，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悠闲度日也是相当逍遥自在的。

打这天晚上起，我们决定常在图书馆幽会和通信，信则放在图书馆二楼通向屋顶的螺旋梯中间那个平台的桌子抽屉里。

纯子的来信依然用印有时任兰子的名字的稿纸，她的字体圆圆的。

隔两三天她就给我来一封信，常常是我和同学们在部员工作室里闲谈时她来放信，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从她的暗示中

得知。

不久，“太太”和怜子她们似乎觉察到我们的事了。但我们对此却引以为荣，而且还故意向她们显示。在图书馆里我们不再隐瞒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了，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她们跟我们是一伙的，不会给我们惹麻烦。尽管如此，她们谁也没有察觉出我们晚上幽会的事。

2月初，我们在图书馆第三次幽会，那是一个雪后干燥、寒气逼人的夜晚。和往常一样，6点一过，我便拿着钥匙回到图书馆部员工作室等着纯子。不到半小时，纯子来了，我们照例喝几口威士忌，然后搂着亲热一番。

大概是有些醉了，我们互相拥抱着，一点儿寒意也没有，心里头热乎乎的。窗外，大雪覆盖了整个城镇，各家门前的灯光虽时隐时现，但死一般静止不动。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开门进屋的声音，纯子也听到了。

“谁来了？”

我俩面面相觑，不由得紧张起来。

楼下响着脚步声。这种时候谁还到这里来？部员、工友，还是值班老师？我站在黑暗中，浑身颤抖。楼下又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勿庸置疑，确实有人进来了。来犯者终于走上二楼。

“快躲起来！”

在这紧急关头，我突然想起在书架和墙壁间有一道缝隙可以藏身。

“到这儿来……”

部员工作室的后门通向书库，我轻轻地推开后门，把纯子带到了书架后面。

“这很窄，但可不能乱动啊！”

纯子侧着身子挤了进去，我跟着也挤了进去，可又突然想起威士忌和烟还忘记放在部员工作室里，又赶紧出去拿了进来。

“你别出声啊！”

纯子在黑暗中用力点点头。咚，咚，咚，咚！脚步声沿着楼梯上来了，梯子栏杆被震得丝丝作响。

我的胸口也跟着咚咚响了起来，震动着我的耳膜。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从前的假设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训话、停学、开除，种种不妙的猜测一古脑儿地翻了出来。看来要彻底完蛋了，我后悔不迭地垂头战栗。

楼梯不响了，脚步声来到门外停了下来，来人也许在观察四周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才传来打开书库门的声音，我情不自禁地抓住纯子的双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纯子也一下抓住了我的手。

来人似乎在巡视着每张书架，脚步声从右至左缓缓而来，忽然一束光线从书架间的缝隙中射了进来，擦过我的胸前，我惊得差一点儿失声喊出来。我赶快捂住嘴，咽了下去，然后抽身避开光线。这个人拿的是手电筒。

脚声又移动了，电筒光随之不断摆动。又一次传来开门的声音，这是通向部员工作室的那道门。

“谁在里面呢？”

来人自语道，这下我才听出，这个闯入者是图书馆部顾问濑户老师，今天是他值日，他是来巡查的。

灯被打开，部员工作室一片光亮，我闭上眼睛默默地祈求平安无事。我仿佛觉得时间象是凝固了一样，一切都停止不

动了。象是过了很久很久，其实这顶多只有一会儿的功夫。

“真奇怪！”

濑户老师低声自言自语。他又用电筒扫视了一遍才关门走了出去，接着是下楼的脚步声，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又是一声楼下的关门声后，我那狂跳的心才逐渐平稳下来。

“他走了！”

我的声音有点儿沙哑。扒在书架后面的纯子在黑暗中点了点头。

“俊，我可以出来了吧！”

“小点儿声。”

她又点了一下头。此时她那规规矩矩的举动，真让人看了可怜又可爱。我拉着她的手，把她从书架后面拖了出来。我环顾四周，书库恢复了刚才的宁静。

“我满身都是灰尘了。”

纯子拍打着前胸，又用手帕擦了擦手，说：

“你害怕了吧？”

“嗯……不过，冒点儿险也挺有意思的。”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屁股瘫在椅子上。纯子又拿出酒杯来。

“还喝吗？”

“不了……”

我再也没有勇气喝了。这时候还喝什么！我巴不得快一点从这令人胆寒的地方逃出去。

“回去吧！等下学校大门关了我们就出不去了。”

“出不去咱们就在这儿呆一个晚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是害怕了，可纯子象是很快活。

我要是象她这样为所欲为，那我家里肯定要闹“地震”。

“刚才老师是来值9点钟这一班的。”

月光下，屋内时钟正指着9点10分。

“走吧！”

我们把剩下的威士忌倒入洗手间，又用茶壶里的冷水把杯子洗干净，放回原处。这样一收拾，明天“太太”她们就不会发现今晚我们在这儿幽会了。

“老师才走了一会儿，可能还在附近，回去动作要轻些。”

我牵着纯子的手走下楼来。楼梯上和走廊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走廊中间那个通向校园的出口白天开放，晚上关闭。我们只能沿着走廊走到操场去，只有那儿才有一个专供学生进出学校的大门。我们快步绕过操场来到出口。门由两扇大木板组成，没有上锁。我暗暗使劲，尽量不弄出声响地往外推，门轴缓缓地响了一下，门开了约有30公分宽的空隙，透过这道空隙看到了校外的雪夜。

“快出去！”

话刚落音，操场那边就传来一声尖厉的问话声。

“谁？”

我转过身来，一束光柱照在我身上。

“快走！”

门缝只能一个人出去，我在纯子背上推了一把。

“再见……”

纯子小声说了一句便钻出门外。然后象一只敏捷的兔子飞快地消失在雪夜中。我正要挤身出去时，亮光已经牢牢地将我罩住。

“谁？”来人又问了一声。

我干脆不走了，原地不动地等着那个手持电筒的人上来盘查，我自信只要是我一个人被发现，我总可以应付过去，找到脱身理由。值得庆幸的是纯子已经逃走。来人在离我3米远的地方停下来，把电光移到我的脸上。

“喂，那不是田边吗？”

濑户老师看见是我，感到很奇怪。

“你来干什么？”

“我想起图书馆的门没关上，又转回来了。”

当灯光逼近时，我终于编造了这么个谎言。

“这是图书馆大门的钥匙。”

“是吗？”

濑户老师接过钥匙，但还是疑云未散，他双眼盯住我，我竭力装出从容不迫的样子。

“已经很晚了，快回去吧！”

“是！”

我向老师鞠了一躬，转身跨出大门。外面平坦的雪地留下了一行新鲜的脚印。

这是纯子狼狈逃窜时留下的，我顺着她的脚印走下去，不一会，身后传来了大门关闭的声音。

在月光雪影的交辉相映下，这静静的雪夜格外明朗，一望无际，但纯子已经无影无踪了。她家离学校很近，可能已经到家，要么又到别处去了，白茫茫的夜晚把纯子吞没了，四周恢复了宁静。

6

札幌这个地方，2月份下的雪要比1月份多。进入2月

份之后，西高东低的冬季气压开始慢慢发生变化，西边过来的低气压给当地带来更多的雪。与此同时，严寒也随之有了一些缓和，虽然春天还很遥远，但逐渐解冻的天气却告诉人们，春天该回来了。

每年从12月起，我们学校的校园就一直被大雪覆盖着，到了第二年2月，雪越积越厚。校园的一角设置着积雪计，这时也只露出80厘米以上的地方，这个角落夏天是一个花坛。冬雪下了又溶，溶了又下，积下的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被太阳光晒化一部分，那么现在至少也有两米厚了。

冬天，我们很少能在校园里活动，在体育馆里玩腻了蓝球、排球的男生，有时也到外面雪地上来打雪地橄榄球。雪地刚被这些人踏平踩硬，一场新雪下来，操场又恢复原样，变成厚厚松软的一片雪毯。

在大雪覆盖的操场中，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其间。虽然这条小路只有一人宽，可不论下多大的雪，它从来没有被淹没过。住在操场另一侧的学生认为，根据几何原理，穿过操场走对角斜线要比绕弯走两边近，于是这条小路就自然而然被当作捷径走出来了。

我们的教室在2楼，从教室里可看到这条小路。雪后放晴的早晨，从窗口往下望，可以看到从这条小道穿过操场的学生，有时还可以看到头戴黑帽的男生和长头发的女生手拉着手从小道上迎面而来。

“喂，迟到了！”

“快跑，倒钩＊走出办公室了！”

＊ 这是学生给老师起的外号。

在窗口眺望的学生常常这样催促着走在雪道中的同学。从这儿一看大体就可知道谁来早了，谁又迟到了。

大雪之后，第一个走过这条小道的学生被人称为“铲雪车”。清晨，这条被“铲雪车”艰难地走出来的雪道，被后来的同学越踩越硬，路面也逐渐加宽，最后终于走出一条小路来。我没有一次是早早来到学校的，从未见过充当铲雪车的学生走在雪地中的样子，但我猜想，干这种苦差事的同学，肯定大都是在学习上很认真刻苦的女同胞。

高二那年冬天，我们开始在操场上垒雪人，每个班各垒一个，由老师当裁判，进行观摩评比。

札幌的雪节是1952开始创办举行的，从时间上看，我们学校的雪人观摩评比在雪节的前一年就有了。

我们用铁锹堆雪垒雪人，雪人最高的只有3米。目前雪节上的雪人是动用自卫队的士兵来搞的，高有十几米，这是我们无法与之相比的。

尽管我们的雪人很小，可垒起来并非易事。

2月初，我们全校各班都在班务会上讨论垒什么样的雪人，由谁来领头等问题，别的班级反复讨论了好几次，我们班却很简单。

我们很快就决定由纯子担任制作主任，创作的主题也由她制定。

对此，纯子既不感到荣幸，也没有不愿意的意思，好象这个角色非她莫属，由她担任是情理之中，一经提出，她便马上接受了。我们还宣布，有兴趣的人可以在必要时协助她一块儿干。

制作雪人首先得打一个约一米高的基础，垒成一个象不倒翁一样的雪堆，然后用铁锹和铁铲削去不必要的部分，再

作一些适当的补充、修饰，就这样修修补补，制成理想的雪人。

纯子创作的雪人是“罗丹亲吻”。对这样一个主题，班里同学意见纷纭，有的说这和我们高中生的身份太不相称，但是，这是由艺术家纯子提出来的，班主任户津老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通过了。

第2天，在上学的课余时间和下午放学后，五六个男生便拿着从家里带来的铁锹干起来，临回家前，再用铁桶提来水浇在上面，这样，经过一晚的冰冻，便可得出一个大致模样的雪人，往下加工雕刻就容易多了。

参加制作雪人的男生当中，有的是心甘情愿给纯子当苦力来的，有的则怀着为集体争光的责任感来认真工作的。他们在纯子的指挥下，一会削，一会垒，开头两三天，干劲确实不小，但到了第四天，来帮助的只有两三个人了。他们对纯子的独断专行以及对他们的任意驱使有些厌烦了。

自从开始制作雪人后，就不见纯子在图书馆露面了。放学后，她也是几乎一心扑在制作雪人上，专心致志地工作，对别的事情不闻不问。别的班都是几个人热热闹闹地一块干，可我们班就她一个穿着一件红色的工作服在那儿摆弄，看上去很是孤单冷清。

尽管如此，到了第五天，雪人已开始初露端倪，两双手开始拥抱，两张脸也慢慢地靠拢，“亲吻”全貌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班依旧是纯子一个人在埋头苦干，但是，这种时候如有人来帮助反而显得碍手碍脚了。

话虽如此，实际上还是需要有人帮着提水浇注，或是从下往上递雪给她让她修补什么的，可被指定来协助的人常常

半途溜号，只有吉田和山寺这两个老实人还不时过来帮她一把，也只有这种时候，纯子才能专心创作。

被派去协助的人是班务会上定下的。中途逃脱的行为是卑鄙恶劣的，每天应该有人去帮助才对。虽然我也知道袖手旁观不好，但从未去帮过她一次。纯子一个人在寒冷的操场上工作，我从教室的窗口看着她，心里依然不当一回事，到放学时间就回家去。

现在想来，我也不太清楚当时为何这样无动于衷、见难不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当时的行为决不仅仅是想偷懒。

坦白地说，首先我对“亲吻”这个主题感到“害羞”。我觉得，和纯子一块儿制作这个雪人，太有点儿装模作样，恬不知耻了。虽然别人尚未知道我和纯子的关系，这种借口纯属推委之辞，但我总是感到有些做贼心虚。此外，我一想到被纯子拿着当佣人使唤，说一不二地任她摆布，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也明白，纯子是公认的艺术家，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我无法和她相比。和她一块儿创作，只能俯首贴耳地听她吩咐，否则悖于情理，但服服贴贴地任劳任怨，又太有损于我这个男子汉的面子了。

出于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热情，纯子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而我那些近乎荒谬绝伦的念头也与日俱增，不知不觉地，我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决不去帮助她。

我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纯子毫无怨言，只是有时向我投来若有所思的目光，那目光象是窥视到了我的内心世界，以及我的种种深藏的心思。放学后，她照样跑到操场去塑她的雪人。在观摩评比即将到来的一个星期中，我们彼此没说一句话，在这么一种尴尬的气氛中暗暗对峙着。

观摩评比的前一天，这天气温零下15度，天空低垂，浓云密布，北风呼啸。

这天放学后，我在教室向操场望去，矗立在操场右边的我们班的雪人，今天又是纯子一个人在那里摆弄，经常去帮忙的吉田和山寺今天也不见了。忽然，我慈悲之心大发，想去帮她一下。不管愿不愿意，反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虽然不知何时完工，但做完了肯定还要浇上一遍水，而提水这活儿让她来干就不太合适了。

我决定去帮她一把。我想，到了那里，我对她说："我来帮你一下"看来是不成问题的，难为情也好，被她羞耻也好，反正就这么一次，无所谓了。去吧！我终于下了决心。

这也真是太巧了，就在我下定决心的那一瞬间，纯子正好回过头来朝教室望过来，那时我正向外张望，虽然只有一刹那，但纯子肯定是看到我了，我们俩人的视线在半空中撞上了。

一碰上她的目光，不知何故，我一下子就泄气了，又没有勇气到她那儿去了。

既然没勇气去，可为什么又双手撑着下巴从窗口往她那儿眺望，我又后悔了，在心里骂着自己，你做了一件错事，一件蠢事，我真想马上跑到她面前向她道歉，可事与愿违，我的行为却和意志背道而驰，我两手插在衣兜里，嘴里吹着口哨，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图书馆走去。

10分钟后，怜子慌慌张张地跑到我们的部员工作室来。

"纯子吐血了！"她说

"血？"

"是咳嗽咳出的。"

"在哪儿……"

“吐在雪人上，把雪人都染红了。”

我推开靠在门口的怜子，一口气跑下了螺旋楼梯。

宽广的操场上矗立着一尊无人摆弄的雪人。当我跑上前去时，10多个同学已围在那里，神色慌张地抬头张望着。

“怎么了？”

我嘴里喘着粗气，问了身边的一个同学。

“时任同学靠在那里吐血了。”

邻班的一个男生指着雪人上的一块地方说。

罗丹雪雕上的男人抱着女人。女人的脸朝上，上身向上仰望，甜甜地咂着嘴巴。她那被男人抱着的丰满的胸脯上染上了一块红红的血迹，大概是被雪吸收了一部分，血迹还没有巴掌那么大，旁边沾着点点滴滴的唾沫。

在这一片白雪的操场上，这么一块红色的血迹显得太小，微不足道，但又十分鲜艳夺目，给人很深的印象。

后来，纯子绝命于阿寒，人们发现，她身穿的红外套和散落在尸体周围的红手套、“光”牌烟盒等物件构成了一幅图案，这幅图案的构思和效果与这尊雪雕上的血迹给人的视觉感受一模一样。

“刚才我们没有注意，不太了解详细情况，我是偶尔回头时看见她倒在雪人身上，她正好扶在雪人女像的胸前。”

“我们看见雪刀从她手上落了下来，她的脸俯在雪人上一动不动的，才感到有些奇怪。”

邻班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说。

“这么说，她……”

我的声音顿时沙哑了。

“笹森老师正好走过来巡视，看见她这个样子，慌忙把她背回家去了。”

"……"

"这几天很冷，她可能又犯着胸口了。"

操场上空，冬季的夜幕开始降下。

我看着眼前这尊创作者已经离去的雪人，忽然想起了刚才纯子站在这儿向我张望的那一瞬间的情景。刚才，她是有什么事才向我投来目光的？总之，刚才我肯定跟纯子在这儿交换了目光，雪地上那残留的血迹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但是，此时雪人周围的人都走了，这尊即将完工的雪雕，染上了作者心血，傻呆呆地默立在这严冬的寒风中。

翌日凌晨，稀稀啦啦地下了一场雪，我来到学校一看，雪雕已被新雪覆盖，同学们正拿着扫帚清扫雪雕身上的积雪，准备下午参加观摩评比。那尊纯子未完成的雪雕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身上的积雪无人来清扫，象是被人遗忘了。我走向前去看，寻找着昨天被血染红的地方。那儿已被新雪盖住，但仔细留神看，还可以看出从雪中渗透出来的淡淡的红色。

我对哪尊雪人能评上第一名已经毫无兴趣了。纯子制作的雪人虽然很美，但没有完工，无法参加评比，这尊被血染过的雪人就这样被人抛弃了。

不用说，第二天起，纯子又开始休学了。

她以前就曾患过肺结核病，这一次又在雪地吐了血，要想恢复健康就不那么容易了。可能是10天，也可能是一个月，也许要到这个学期放假后才能来上学了。我独自胡乱地猜想着纯子再次出现的日子。对于毫无医学知识的我，是无法计算出她康复回校的准确日期的。

从此，每天上下学路过纯子家门时，我总是想象着纯子躺在床上的模样：一张苍白的脸上有两道黑黑的眉毛。虽然

在我印象中，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可那张脸上还有着温柔、迷人的部分。我虽然无法见到她，但一想到她在卧床养病，心里又觉得安稳了许多。

但是，见不到她我又不甘心，有可能的话，我倒想登门去探望她，去和她相会，为我没有帮助她垒雪人向她道歉、忏悔。我想这么告诉她，我没能去帮助她并不是我无情无义，我很想去帮助，只是当时不知道怎样去表现自己的真实愿望罢了。

但我又没有勇气和力量上她家去。说实话，就是叫我去我也不敢，假如我真的去了，肯定会让她家的人大吃一惊，会给她带来麻烦。在她身边，肯定有许多比我成熟、比我名气大得多的男人。不过，对此我故作思想开明，毫不在意，拚命地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心。

过了半个月，在2月末，我终于忍不住向怜子打听纯子的情况了。我询问怜子时的语气和我当时的心情截然相反。

“她吐了这么一点儿血就随便不来上学啊！”

怜子听了我的这番话，开始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最终惊讶地说：

“俊，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

“什么真的不真的？”

“纯子现在正在协会医院留医呢！”

“什么时候去的？”

“快10天了！”

“那么说，是相当严重了！”

“不过听说快出院了。”

“她是吐血，这么快就可以出院了？”

“我哪里知道啊！”

“她身体不好，可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我有意提高了声音，可怜子不给我回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5年后当我再次在东京见到怜子时，我才知道，当时她缄默不语完全是出于好意，她不想伤害我的感情，可我当时一直是把怜子当作一个不太明白事理、糊里糊涂过日子的女孩子。

尽管那时我只有17岁，但我如此迟钝的观察力也太令人失望了。当时除了纯子之外，旁人的事我总是漫不经心的。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我这如此迟钝的观察力倒是成全了我。假如我知道了纯子的一切，即使不是一切，只要我所了解的纯子和怜子所了解的纯子一样，我也不会有那种幸福感了，正是这种情窦初开的迟钝使我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7

怜子说纯子很快就出院一点也不假。3月初，纯子真的又来上课了。这一天，正好是她在雪人上吐血后的3个星期。

久别重见的纯子，脸上的肌肉已经有点儿松驰了，头发也变得褐色了，显得更象金发女郎。吐血已把她那丰满的圆圆的酒窝削平，也染就了她的黄红色头发。

对于久病痊愈后的纯子，班里的同学都远远地看着她，目光充满内疚和自责。垒雪人本来是全班同学的事，却让她一个人去完成，这太对不起她了。有的人则是以不愿意破坏纯子的心情而躲在远处望着她的。纯子却不管别人怀着什么

样的心情来看待她，照样大模大样的、对周围事物不屑一顾的在众人面前进进出出。她仍然一副女皇样。

我却在担心纯子还会不会象过去那样和我交往，和我亲近，当然，这种担心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我只是觉得在她垒雪人时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太好而已，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整日忧心忡忡，心神不定。

纯子重新上学的第一天中午，她就走过来对我说："今晚6点钟在屋里等我。"

她说的屋里就是图书馆的工作室。

她出院后第一天上学就从家里溜出来和我幽会，对此我半信半疑，可到了约定的6点钟，纯子仍象往常一样，轻轻地推开门进来了。

"你的病好了吧？"

她还没来时，我就盘算好了，见面时我该怎么说话。可她一出现，我想得起来的只有那么一句话。

纯子点点头，坐在近门的椅子上，然后掏出一支光牌香烟，给自己点上了。大概是大病刚好，她那本来就白白的脸就更加苍白了，稍稍松驰下陷的脸颊流露出一种娇艳的神态，使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少女的脸庞。

"我曾想去看望你……"

"你来就好了，可是……"

"可你家里的人又不认识我，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儿。"

"你真是满不在乎啊！"

"你垒雪人时，我也想过要帮你一下……"

"别提这些了，依我看，你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嗯，不过我心里难受。"

“为什么？”

“你生病住院啊！”

“是吗？”

听到了我这句近似于表达爱情的话，纯子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她把烟火灭掉了，站到我面前来。

“喂，你快亲亲我吧。”

这时，我想起了纯子患的是肺结核，三周前还吐了血。

我注视着眼前的这张嘴唇，它象一朵花开放在这张洁白的脸上，鲜红欲滴。

肺结核病菌不会传染吧？

就在那一刹那，一种害怕染病的不安掠过我的心头。

“来呀！”

当纯子把她那小巧的嘴唇向我伸过来时，我迎了上去，吻住了她那红得吓人的嘴唇。

顿时，我的恐惧心理随着两张嘴的激烈亲吻完全消失了。这种恐惧心理消失后，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的思想，这种思想已在我心中慢慢散开、扩张。纯子身上的肺结核病毒随着两根舌头的接触搅动不断地传递过来，从容不迫地向我身上传染过来。这种幻觉对于一个向往堕落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股甜蜜的迷魂汤。纯子是一个集美与丑于一身的女人，我一想到这就情不自禁地兴奋不已。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直到我们俩人都喘着粗气时才停了下来。大概是累了，纯子侧身坐在椅子上，垂着双手。

我觉得嘴唇上湿漉漉的，我想擦一下嘴唇，再用水漱一下口。此时，我又想起了她身上的病菌。

然而，我不但不能漱口　连嘴也不能擦，因为这样做只能使纯子感到伤感。我咽下了混合着她那带有余温的唾液，

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她前面的椅子上。

“你知道我吐血了吗？”

“宫川同学告诉我了。”

听了我这话，在白雪辉映的屋内，又呈现了纯子微笑的脸。

也许是由这件事促成，我们的爱又热烈地复苏了。

我们的信件你来我往。中午午休时碰头，放学后在图书馆幽会，晚上则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偷偷接吻。随着日子渐暖，春日来临，我象一个坠入情网的少年，洋洋得意又小心谨慎的度着日子。

3月中旬，我们恢复关系后的第三学期快结束时，纯子把我给她的信弄丢了。

“糟了，我把你的信给丢了。”

下午6点钟放学后，纯子来到通向图书馆的走廊告诉我。

“不在邮箱里吗？”

我们把图书馆螺旋梯中那一张旧桌子的抽屉称为邮箱，我们相互写给对方的情书就在那儿投递。

“昨天我拿到之后，就把它放在这本书里了。”

纯子翻开手上拿着的世界美术大全第一卷给我看。

“我把它夹在这本书里就到教室去了，本来我是打算放学回到家后才看的，可是到家一看，信不见了。”

“丢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了吧？”

“我是把书翻上来拿着的，肯定丢不了。”

“是不是掉在家里了？”

“家里我找了好几遍了。”

“在教室时你把书本放进抽屉了吗？”

“是的，茄子和灯笼来上课时我把它放进抽屉了。”

茄子是我们给生物老师起的绰号，灯笼是给绘画老师起的。

“茄子来上生物课时我一直没动书，后来到美术室去听灯笼的课，书就放在抽屉里了。”

“是不是谁在这个时候进来偷走了？”

“我们班的教室当时是习字班学生使用。”

如果教室里没有人，那还情有可原，可在老师和同学都在场的情况下，居然有人打开别人的抽屉，盗走人家的情信，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上美术课时我曾想开小差出来把书拿走，要是那样的话就可以早发现了，真可惜……”

有一回美术老师保田先生上课时叫同学自由选题作一幅画，纯子就在练习本上给他画了一张很大的肖像画。为此，纯子挨过他的批评。不过，纯子倒是不太理会，每当上美术课时，她常常旷课。保田老师长得象一幅空洞无物的画，他一点儿才气也没有，纯子对他早就不以为然，嗤之以鼻。

“那就怪了！”

“我还没看，不知道你写了些什么呀！”

“我写了很多……”

“我真想看一遍啊！”

“如果拿它和废纸一样丢掉那也倒无所谓，不过上面有我的签字啊！”

“只写‘俊一’两个字吧？”

“写有‘纯子收，俊一谨上’几个字。”

就写这么几个字别人见了不一定马上能知道是我们的，

但是，这是一封情书，有人拾到了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拿去欣赏了。

“糟了！”

名字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内容更令人触目惊心。我把“我想起了我们亲吻的时候”字眼也写上了。

“如果被老师拿到，恐怕就要被开除了。”

“高中生谈恋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写一两封情书凭什么就说三道四的！”

“……”

“是我的疏忽，让你受惊了，对不起，别生我的气啊！”

纯子亲切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第二天开始，我在学校里总是留神观察别人的神态，一旦看见有几个人围在一块说话，我总是疑神疑鬼地在一旁窥视偷听，每当有人偷偷笑什么时，我老是作贼心虚地觉得他们在笑我，实际上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能说明他们拾了信。

“看样子那封信谁也没有拾到。”纯子说。

“大概掉在路旁让雪埋了。”

一周之后，周围的人仍毫无动静，我终于放心下来了。

犹如晴天霹雳，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下课后到教工办公室来！”

一星期过后的第2天，第4节课下课后班主任户津老师过来对我说。

户津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办公桌设在办公室的一角，在这个办公室办公的都是语文老师。我走过摆放在办公室中间的火炉旁，来到老师面前低下头说：

“老师，您有什么事？”

“你来了……”

我抬头一看，老师拉开办公桌的中间抽屉，从书底下抽出一张折迭着的纸片。

“你还记得这个吧？”

老师刚把这纸片拿出来时，我还怀疑我的眼睛，但是很快我便明白了，这是一星期前我写给纯子的信。

“你写得蛮不错的嘛！可是，有两个错别字，我给你改过来了。”

我耷拉着头一言不发，这时我的脸肯定是一片通红。

“这种东西不可以弄丢啊！把它收拾好吧！”

“……”

“就这事，回去吧！”

我向老师鞠了一躬，双手接过信之后，象跳离火坑似的逃出了办公室。

我径直跑回教室，马上把纯子叫到走廊上来。

“是谁送给老师的呢？”纯子说。

“不知道！”

我就象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沮丧。

“肯定是一个可恶的人。”

“我算是倒霉了……”

“不过，既然是在老师手上，肯定只有捡到的人看过，这个人也许还不知道是我们的就送上去了。现在回到你手上，就算没事儿了。”

意外得很，纯子象是很高兴，反而安慰我，可我觉得象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错事一样，懊悔不堪，萎靡不振。

白天慢慢变长，操场上那深深的积雪也一天天减少了。

到了3月份，经常变化的气压不时推来阵阵寒流，但这寒流已失去了二月份它那凛冽刺骨的原貌，变得温和起来，化作微风细雨，并送来了南方阵阵暖意。

不久前，雪花攥在手里还象干燥的面粉，从手指缝里纷纷扬扬地落下，可现在抓一把雪在手中，却粘糊糊的象砂糖一样湿手，大地那鹅毛般柔软的雪，吸足了阳光后凝成了一块镜面般光滑的冰层，那上面的水珠闪闪发光。冰雪开始溶化后，回暖的土地偶尔也露出一两片它们的本来面目。山坡上，田野里，在暖融融的春阳的照射下，不时传来滴答的水声。这是冰雪溶化时水珠落在地上发出来的声音。

俗话说，三寒四暖。雪化日暖尽管姗姗来迟，冬去春来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3月中旬后，我们即将进行高二年级最后一个学期的5天期末考试，考完试，再过一个星期，学校就要放春假了。

熬过了4个月，我们又可以走在无雪覆盖的黑黝黝的柏油马路上，互相交流学习成绩了。考试结果表明，我们有的猜题猜对了，也有猜错了的，有的是胡乱画圈碰巧画对的。总之五花八门什么手段的都有。

大街基本上现出了原来的地面，但靠北的这一面和小巷里仍然结着冰，残留着冬天的痕迹，曾是一片白雪的校园，积雪也在迅速溶化，那条可走一人的小路已抢先露出了乌黑的地表。

阳光强烈的时候，可以看到那黑色的土地表面上浮动着丝丝热气，从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里，黑色的地面慢慢向外扩大。两个月前只露出上段的积雪计，现在差不多可以看见它的全身了。只有最下端还积着薄薄的一层残雪。

考完试，我们如释负重，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了。尽管

我们也知道即将进入的高三年级将面临更令人生畏的高考，但这是以后的事，而我们中学时代的春天只有这最后一次了。

考完试一个南风微荡的夜晚，我和纯子在图书馆相会后，两人朝山脚下走去。

那棵白杨树高高地耸立在漆黑一片的夜幕中，两个月前，我就是在那儿等着她，在那儿，纯子跑上来扑到我的怀里。顺着树梢往上看，初春的夜空，那一闪一闪眨着眼睛的星星已经比冬天少了许多。

我穿着一件短大衣，纯子穿一件红外套，我们谁也没带手套，都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

我们默默地走着，谁也不作声，但步子却是一致的。穿过住宅区，前面只剩下一两盏路灯在黑暗中闪亮，再也看不到人影了，漆黑一片的马路两旁偶尔看见一两片反映着白光的残雪。每当来到路口，感受到四方刮来的刺骨寒风时，才使人觉得冬天还在迟迟不肯离去。

来到山脚下，我嗅到了大地在黑夜里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泥土味，眼前的冥冥夜幕中，大山沉重的轮廓隐隐约约。走到这里，周围的灯光更加稀少，夜色仿佛更加深沉。

"俊……"

纯子突然胆怯地收住脚步，偎依在我的身上。

"怎么了？"

我双手捧住依在我胸前的纯子的脸，慢慢地把它托起来，她白皙的脸上那双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你冷吗？"

纯子的身体在微微的颤栗。

"不……"

"你怎么了？"

"你没有感到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

纯子点点头，望着那伸向黑暗深处的静悄悄的夜路。黑暗中，路旁不时反射出残雪惨白的光。

"黑夜中冰雪也在溶化啊！"

春风拂来，向人们传达着这个信息。

"你吻吻我吧！"

"你又怎么了？"

"我害怕，快吻住我。"

我猜不出纯子的心绪，只是顺从地吻住她。

"用力些！用力些，使劲儿吻我！"

纯子喘着气，紧紧地吸住我的嘴唇，一会儿，她才慢慢地搅动着舌头，颤抖的身体终于安静了下来。

8

4月，新学期开学了。

就在上学期结束前，我们就选定了高三的选修科目，新学年编班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除了英语和国语这些必修课外，其它选修科都可以自由选择，我和纯子的选修课一样，社会科选人文地理，理科选地理学*，数学选代数第二册。只要选修科目相同，我们就可以和过去一样分在一个班里，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

* 地理学，日本学校课程一般包括自然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海洋学，气象学，天文学，古生物学等。

可开学后一公布编班名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分在第一班，纯子在第九班，高三一共九个班，我们各居两头。

我很失望，后来又想到可能是老师从中作梗使坏。

情信事件还余波未平。

纯子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还蒙在鼓里，以为别人不知道我们的事，其实周围的同学对我们早就有风言风语了。真是旁观者清。至少老师对我们的关系已经倍加注意了。

我想向前任班主任提出我的看法，指出编班不合理。可不仅是纯子，怜子以及我的朋友桥本他们的选修课也和我一样，他们都编在九班，现在我只把纯子一个人提出来，去找老师申诉，这只能证明我和纯子有着特殊的关系。无可奈何，我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吞，自认倒霉了。

一班和九班分别在一条长长的之字形的走廊的两头，即使是上选修课，一班和九班的同学也无法坐在一起。

我们只能放学后在图书馆里相会了。但纯子又不是图书馆部的部员，一个非部员学生频繁地出入图书馆，会让人觉得行迹可疑，而且，她如果不来学校，我就和她失去了联系，这么一来又该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心烦意乱。

最后，我们只能是不断地在那个邮箱交换信物了，过去这只是我们会面的一种补充，而现在却成了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了。

到了高三，事事都不如意。唯一使我感到欣慰的，就是利用修学旅行的机会，我实现了与纯子在东京相会的愿望。

高中时代的修学旅行安排在高三年级那年的春季进行，时间为一个星期，旅行路程是绕着东京、京都、奈良走一

圈。学校的想法是尽早地让我们出去，然后好让我们安心下来，集中精力投入高考复习。

事情往往是有甜就有苦。我们知道，灰色的季节已迫在眉睫，但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考虑那以后的事。大家认为，与其自寻烦恼，倒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哪管来日。

4月10日，我们在札幌车站前集合上车。车站里的雪已经化了，可四周山野仍是白雪皑皑。我们的目的地是温暖的南方，大家都扔掉了大衣只穿一件薄薄的外套。

我们高三九个班分成三个队，在我们这一队出发之前，纯子已经一个人到东京了。

在纯子进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图书馆碰头，商量决定我们在东京的行动计划。

“你是14日到东京吧！那天我有事不能去接你了，你15日下午到上野美术馆来找我好吗？”

“我一个人去得了吗？”

“没关系，你先找到女画家画展会，然后到值班室报我的名字，他们就会叫我出来的。”

人生地不熟，我一个人能在偌大的东京找到她吗？我忐忑不安，而纯子却若无其事。

“到了东京，就用不着担心让熟人看见，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纯子的话振奋了我那一向胆小怕事的懦弱的情绪。

“不要紧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也暗暗给自己鼓了鼓气，向她点了点头。

我们一行先到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关西地区转了一圈，最后乘夜班车到了东京。这天东京正下着雨，我们坐旅游车在绵绵细雨中游览了市区，车外寒风嗖嗖，直透肌肤。次日下午自由活动时，我拒绝了同学们的邀请，待大家都出去后，就一个人往上野方向走去。

雨停了，昨天的那场雨真是一场大洗劫，把树上的花全打落了，上野地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樱花花瓣。风轻云低，气温适宜，这是一个令人慵倦的春日。

我事先查看了地图，凭着记忆，我一边打听一面朝美术馆方向走去。从上野车站到美术馆的路程比我预想的要远多了，不过，走在这陌生的街道上，也别有一番情趣。

我走到一块可以从正面眺望那栋褐色建筑物的地方停了下来，什么美术馆、展览馆，这些都是我平生第一次光顾的地方。

我远远地打量了好一阵子才走过去。我找到了值班室，报了纯子的名字。

"您等一下！"

女值班员招呼了我一下，又跟身边的人谈了几句话才进去叫人。

几分钟后，纯子出来了。

真想不到，纯子今天穿的是一身蓝色学生制服，过去除了在学校，我从未见她穿学生制服，可今天在这种地方却见她这身装束，我感到有些奇妙。

"找到我并不费事吧！"

"总算找到了。"

"我在等你啊！"

女值班员双目睽睽，纯子却毫不在意。她旁若无人的侃侃

而谈。

“今晚咱们可以慢慢地玩吧！”

“可是我们的旅馆是7点开饭。”

“那就别回去吃了，今天是报社硬要我穿制服的，我马上回去换衣服，你跟我一块到我住的旅馆去吧！”

纯子说完就在前面踏上了洒满樱花的街道，朝车站方向快步而去。

纯子住的旅馆在靠近上野的御徒町。

来到旅馆门前时，我正拿不定主意是否该进去，纯子已很快地脱下鞋子走了进去，然后回头叫了我一声，“快上来吧！”我只好向右边的服务台点了点头，向一位店主人模样的老妇轻轻地鞠了一躬，跟她进去了。

这家旅馆从外面看门面很小，可里面却意外地很深，一条被打磨得光滑而明净的走廊排列着几个房间，纯子住的是二楼走廊尽头最靠里的一间。

在此之前，一提到旅馆，除了我们出来修学旅行，现在住的那种旅馆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样子的旅馆。在那里，我们一群学生住在一个大房里，晚上就睡在铺席上，密密麻麻地一个紧挨着一个。现在看到纯子一个人占有一个房间，我觉得她太优越、奢侈了。

纯子这套房有一个起居室和里间，走过这两间房，靠窗的一面有一个阳台，屋里摆设着当时算是豪华的藤椅和桌子。

“我马上换衣服，你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纯子说着拉上了与阳台相隔的纸屏风。

阳台下有一堵石墙，墙那边是一个小院子，院内有一个

葫芦形的小池子，池子边种着樱花树，傍晚暮色笼罩，片片花瓣漂浮在水面上。不知是旅馆无人居住还是人都出门尚未归来，四周寂静无人，在这一片静谧中，我的听觉神经特别敏感，连纯子在屏风后换衣服的窸窣声和开启衣服的扯链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她已脱下制服，现在身上只挂着内衣了。

我吞下一团口水，极力想从这压抑沉闷的、乱糟糟的思绪中挣脱出来，就在这时，纯子在屏风后叫了我一声。

"俊，快到这边来，这个小院子真美啊！"

阳台在房子外面呈L字形向右边延伸，纯子可能就站在弯过去的那一节，她可能没拉上阳台屏风，就在那换衣服了。她叫我去欣赏那小院的美景，可我在这也可以看见呀！她叫我过去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另有一番用意，我正迷惑不解、犹豫不决时，屏风拉开了。

"你在做什么呀？"

纯子下身只穿着一条蓝色裙子，上身穿着一件西装衬衫，右手拿着一件短罩衫，她向我走近来。

"啊！这儿也能看见池子呀！"

纯子站在我身边俯视着小院，衬衫里的乳罩呈现在我眼前，我看见了她那丰满的胸脯。

"喂，还有鲤鱼啊！"

纯子边说边穿上短罩衫。她先套进右手再伸进左手，她的一举一动，连她腋下的阴暗处都在我眼前暴露无遗，在天色昏暗的房间里，她衬衫上露出的胸脯象一块白玉，中间那两块阴影大概就是她那丰满的乳房了。

这儿和图书馆不同，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地板上铺着铺席，又无他人打扰，我要是心血来潮冲动起来，完全可

以征服纯子。她可能也会满足我，不，不如说，此时她正在暗示我：你可以随心所欲。

此时此刻，我可以如愿以偿了。

我一面想入非非，一面又心有余悸，一种前景莫测的不安心理向我袭来，我害怕如果我向前迈进一步，就会被她笑话，被她赶开。我仿佛感到，靠男人的力量，我可以一时地征服她，但事后也许会遭到她无情的嘲讽，我害怕在我占有了她后，她微笑着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毫无疑问，我这种懦弱完全是出自我那童贞圣洁的观念。说实话，在那决定如何作为的一瞬间，我确实是神志茫然，束手无策。虽然我也听过那些过来的早熟的朋友传授过诸如此类的经验之道，也曾偷偷地看过几本黄色书刊，幻想过那些男女隐秘之事。但是临到眼前，我又惶惶不知去向了。

话虽这么说，可如果当时纯子在我这个男人面前表露出一点儿软弱慌张的神情，也许会激起我对她的占有欲，但从她当时的神态举止中，一点儿也看不到少女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不安和羞涩。虽然我在性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可我还是本能地看到了纯子身后的男人的影子。但也许是她那大胆的露骨的挑逗和那丰满圆浑的胸脯使我有所感悟，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如果要深究其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这是一种直感。

“真宁静啊！简直不可相信，这是东京的市中心啊！”

“嗯……”

我心情激动，声音也沙哑了。纯子扣上短罩衫的暗扣，然后莞尔一笑。至此，我意识到，我错过了一个机会。

“让你久等了，咱们走吧！”

手表上的时针已指着6点。大概是这房间里的豪华气派的陈设使我感到卑微鄙俗，我拘谨得连习惯了的接吻也没能履行就站了起来。

“看样子，要下雨了。”

夜色象是要把这小小的院子填满似的涌了进来。

纯子身穿一件白色的短罩衫，一块红色的围巾搭在短罩衫里露出的胸口上，这时的纯子已和刚才身穿学生制服的模样面目全非了。

纯子在前面引路，我们走出了阳台，穿过起居室时，我从纸糊的屏风缝隙中往里看去，房里还残留着几丝亮光，屋角衣架上还挂着一件黑色大衣，一看就知道是男人穿的。我好象窥视到别人的隐私，赶紧垂下目光，跟在纯子后面走了出来。

屋外，华灯初上，霓红灯在绵绵细雨中隐隐闪亮。我们来到靠近上野车站的一家饭馆。

“俊，你到东京来上大学吧！”

“很想来，但不知道能不能来！”

“我真想到上野来啊！”

“上艺术大学吗？”

“是……”

纯子点点头，放下刀叉，点上一支烟。

“你在美术馆为什么穿制服呢？”

“他们说我是一个天才的少女画家，上报时穿制服更好一些。那是在演戏啊！”

我不明白她话里的真正含意。

“喂，俊，等下你干什么？”

“干什么？我没什么别的……”

“我想起来了，我忘了一件事，今天咱们在这里分手吧！”

我被纯子突如其来的改变主意弄得目瞪口呆，勉强做出痛快的样子点了点头。

“好的！”

“你一个人可以回去吗？”

“到了车站就不要紧了。”

“车站就在附近，我送你上车站吧！”

纯子拿着结帐单站了起来。

“这个让我来吧！”

“好了，我有收入，你没有吧！”

纯子在结帐处付款时，我在门口等着她。

“你们明天离开东京吧，我来给你送行。”

“是晚上走！”

“现在咱们就到车站约好一个地方，明天提前30分钟到那里去。”

我一边点着头，一边脑子里还想着那件黑大衣。那个男人是纯子的爸爸，还是上次在咖啡馆见到的那个画家浦部呢？既然纯子满不在乎地让我看到那件大衣，那么我问明白看来也无伤大雅。但是，最终我还是羞于启齿。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在上野车站分手了。

第二天，开车前半个小时，我和同学们就到上野车站集中了。火车是夜班，8点30分开，明晨7点到青森县，一个星期的修学旅行到今天结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旅行袋里都塞满了各地的土特产。

集合点名后，我装成买东西的样子，来到昨晚和纯子约

定的地铁进站口等候。

地铁进站口左边有一家商店，旁边摆着几摊擦皮鞋的小摊。这里行人来去匆匆，扩音器不断传来播音员报告火车进出站时间的声音。我四下张望了一会儿，可是没有见到纯子的影子。

8点10分了，我们是团体票，要比一般旅客提前进站台。

她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既然是她特意约定的地点，她肯定不会记错。但是，在东京除了和我会见之外，她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吧！

她不来我也没办法。

即使现在她来了。也只能说上一声“再见”，不管怎样，一个星期后，我们肯定能在札幌见面，我看了一眼时钟，打算转身回去了。但是，我又不甘心地环视了周围一圈。

就在这时，纯子出现在右边的人群中，她穿着红色外套，我立刻停下来确认是她之后，挤开人群跑上前去。

“我等你一会儿了！”

“对不起！”

纯子喘着粗气，可能是下雨了，她头上的贝蕾帽和身上的外套都淋湿了。

“我非走不可了！”

车站内柱子后面的列车正向检票口方向慢慢开去。

“同学们都来齐了啊！”

纯子望着走在人群前面的同学们，从这儿看过去，人显得很小，她象是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

“你还是回去了……”

“你说什么？”

“是啊，你还是回去了！”

纯子喃喃自语。

“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我们就在这告别吧！”

“是的……”

我看着纯子乌黑的眸子，她也看了我一眼。人群在我们身旁匆匆而过。

“再见！”

纯子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轻轻地说了一声，然后朝检票口望了望，示意我赶快回去。

“那么……”

我再次回头看了她一眼，确认了她是眉目传情，依依不舍的，才朝检票口一溜烟跑去。

我跟上队伍走进检票口之后，又回头过来，身穿红外套的纯子已经不见了，巨大的圆顶车站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都是一个个陌生的面孔。

分手之后，她上哪儿去了呢？

我坐在车厢里，朝窗外望去，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对面的月台。月台的尽头连着东京的夜市。信号员站在雨中，拿着信号灯来回摆动。望着眼前的情景，我忽然感到，纯子再也不会回到我身旁了，一团沉重的阴影笼罩了我的心头。我惴然不安。

9

4月中旬，札幌冰雪化尽，虽然樱花开放得半个月之后，但春风早已吹拂荡漾，只有远山上还残留着斑白的雪

迹。

天气温和的时候，脱去外套坐在褐色的草坪上也不会感到凉意了。生机勃勃的夏天就在眼前。

虽然风和日丽，可我心头却阴云密布。如同春日悄悄潜入，随着时间地推移渐渐明朗而变成百花烂漫的季节一样，在东京和纯子分手时倏忽产生的朦胧预感，慢慢地变成了现实。

纯子返回札幌迟了一点，大约在我回来的半个月后，她也来上学了，仅此一点还不能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可从她再也不理会我了这件事来看，我的预感果真应验了。

不知何故，纯子自东京回来后再也不到图书馆了，那个邮箱从此就空空如也了。

作为一个男子汉，我总算还是忍耐了半个月，可事情一点儿变化的迹象也没有。5月初，我终于忍耐不住又去问了宫川怜子。

“时任同学最近怎么了？”

“她正忙着准备参加北海道春季美术画展和自由派个人画展，连课也顾不得来上了。”

“可总不能隔一天不来上学一次吧！”

“哪里啊！在这之前，她已有5天不来上学了，不过，再过几天等她忙完了可能会来的。”

对宫川怜子的话，我只能相信，别无他法。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到了5月末，我还没有得到纯子的任何音讯，也没有机会和她见面，这使我更对把我们分在两个班的作法深恶痛绝了。如果我们在一个班，那么无论她多少天没来学校，或是怎样地回避我，至少也可以知道她来上课的时间，只要见到她，能和她说上几句话，我们还是有机

会再恢复关系的。

可是，纯子为什么要抛弃我呢？她的离去如同涨潮的海水突然退潮一样，涨得快也退得快，给人突然而又深刻的印象。我不能不认为，我们爱情的海洋涨潮与退潮的分界线就是在东京的那一次相会。

在东京，她曾给我两次机会，一次是她故意让我看她换衣服，另一次是东京车站她小声地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了。"这两次纯子大概都希望能激起我的狂热的激情，但我每次都战战兢兢、束手无前。

象纯子这样一个向往成为一个能呼风唤雨、独往独来的恶魔似的而又自信能独断专行的女人，也许从一开始接近我，就不需我那作为一个少年最珍贵的东西——纯情。

纯子和我暗中往来，不会只满足于把我这个当时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人任意驱使吧？那个东京分手之夜，她跑到车站来，与其说是给我送行，不如说是她最后一次对我施舍她的怜悯。

尽管我被这些纷乱的思绪搅得心神不宁，但我又始终忘不了纯子在我脸上留下的那些唇印；那漫漫雪路，她伴我同行，送我回家；那大雪之夜她跑到我家，轻轻地敲着我的窗户。这一幕幕往事萦绕在我脑海中，怎么也抹不掉。无论谁怎么说，这毕竟是我俩相好的事实。这些往事即使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可我的嘴唇，我的心灵将永远留着它的痕迹。

这种自信说服了我，慰勉了我的心。

夏天再次来临，札幌市内漂溢着白桦树的清香。夕阳依依，东边的山麓沉浸在淡淡的暮霭中，几抹晚霞象是不经意地涂在天边，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山头象镶着一道鲜明的

框边。

晚上，我去参加课外补习，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总是告诫自己，一定要把纯子的事情忘掉。

我这不是在赌气逞能，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在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

从那以后，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高考复习。与其没完没了地和一个女人搞那种虚无飘渺的精神恋爱，倒不如正儿八经地考上一所大学对我来说更为至关重要。

上了大学，何愁没有女人。

我自信如果我考上了大学，纯子就不敢如此对待我。这种想法显然非常幼稚愚蠢，但我要用金榜挂名这一壮举，来报这遭受冷遇的仇，出这被轻蔑的气。

出我意料，就在我决心已下，埋头攻书的时候，我接到了纯子要我去参加她的生日舞会的邀请。

“她说如果方便的话你一定要去。”

这话是宫川怜子转告我的。

“她要干什么？”

“说是让大家到她家聚聚，热闹热闹一番。”

“都是些什么人去？”

“‘太太’呀，莎子呀这些人，还有阿温他们也来。”

“阿温也来？”

阿温是图书馆部员中井温彦的绰号。请“太太”和莎子这些女同胞倒还好说，可她竟然也请中井这样跟她素不往来的男同学。我感到有些忿忿不平。除大人外，在高中生中，我自认为只有我才是纯子最亲密的人，我恨不能使纯子只请我一个人，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我给她生日的真正祝贺。

但此时已由不得我了。我虽然牢骚满腹，但对纯子仍念念不忘，如今她又邀我参加她的生日舞会，这又勾起了我对她的绵绵情思。

星期六下午，我和中井、江藤几个男朋友一块儿上纯子家去，路上我总是摆出唯我独宠的架子和他们说话，不断地暗示他们，纯子只喜欢我一人，并装模作样地询问他们是否第一次应邀到纯子家等等。老实说，如果我不这么极力表明在此之前我和纯子有着一段他人莫比的关系，那我仅存的一点自信心将荡然无存了。

但是，一到纯子家，我的牛皮立刻被现实捅破了。纯子家里，除了怜子、莎子和“太太”三个女友外，八班的长岛和村本这两个男生也来了。这俩人的名字和模样我都很熟，只是很少和他们打交道，他们被同学们捧为秀才，模拟考试成绩也名列前茅，而且他们都长得有模有样，英俊出众。

我和纯子已有两个月没见面了，可她见了我也是轻轻地点一下头，跟和中井、江藤他们打招呼没什么两样，真可谓一视同仁。

更有甚之，在我们一面喝着葡萄酒，一面快活的交谈的时候，她居然和长岛、村本坐在那儿，接近得几乎挨到一块儿了。最后，她还提议抽签亲吻，谁抽中了签她就和谁亲吻。

在女同胞的一片嬉笑声中，我们五个男同学忐忑不安地参加抽签。我既想抽中，又盼望不要抽中，原因之一还是我的那种洁身自好的习性，我讨厌在这么多人面前展览这神圣的亲吻，可我又不愿意让别人去亲吻纯子。

结果是村本抽中了。一看到是村本抽中，纯子双手按在胸前高叫一声：“我太高兴了！”接着她在众人的一片喝采声中走到村本面前，又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他吻完后你们要鼓掌

啊！”说完，她轻轻地闭上眼睛，把脸递过去，村本接受了。

全场先是一片肃静，接着爆发出响亮的掌声。大家齐声欢呼："好！""妙极了！"随后滥饮狂欢，大食大嚼，高谈阔论，大家都非常兴奋。

众人如痴如醉，而我却异常清醒。如有可能，我真想中途退席，无论怎么开玩笑，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别人吻你，为你鼓掌呀！这是决不允许的。

不管怎样替她辩护，她这样做决不是在闹着玩，肯定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圈套。

我虽然这么想着，可双脚却不愿动弹，我依然有奢望，我想等会儿散场了，也许纯子会给我送来一封情信，或悄悄地走上来对我说："今晚在图书馆。"况且，如果我中途退出，反而表露出我在吃醋。现在我在场她已如此这般，如果我走了，谁知道她醉熏熏的还会干些什么来呢？尽管醋意冲天，我还是硬着头皮等到了散场。

大约过了两小时，舞会结束了，我们在大门口依次和纯子的妈妈告别，穿上鞋子出去了，我有意等到最后一个人走出来，但纯子根本没有注意我，只顾着与先出去的男同学招手告别。

我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自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和她在雪地中培育起来的爱情宛如已经溶化的冬雪，随着我离开她家的脚步声结束了。

跟短暂的初夏一样，我对纯子的恋情也一晃而过了。我全部身心投入了复习考试，但不可否认，纯子和村本亲吻的情景有时如同恶梦惊醒后的回忆一样在我脑海里呈现。

别高兴得太早，你这家伙迟早也会被她甩掉！

我盼望着事如所测，并坚信定会应验。

但用不着我费心，不久，再也没看到他们两人有关系进一步密切的迹象了。同学们还传说着，纯子当时听到抽签的结果所表现出来的高兴劲儿和她闭着眼睛伸出脸的动作都是闹着玩的，现在，她又和一个从东京来的、名叫殿村的旁听生粘上了。

然而，我再也不会动心了，经受了一次失恋的锻炼后，我大概坚强了一些，也许我已长大成人，已经学会了考虑更远大的目标，与其获得一个恋人，倒不如考上大学更值得骄傲自豪，事关重大。

一晃又到了7月中旬，放暑假了，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同学仍在继续补习，每天照常上课。春天以前还是一块儿谈心、一块儿游玩、亲如一家的同学，如今互相之间都是考场上的竞争对手，在这个意义上村本和长岛也不例外。

北国的夏天转眼即逝，秋天跑步跟上来了。

炎热的夏天一过，我们反而更加踏实了。随着秋风袭来，凉意四起，也熄灭了我们向往高山大海的热情之火。从现在起，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来春参加高考。

那时，我又听到了关于纯子和一个高个子男人在一块儿溜马路的传闻，他们说，这个人是殿村这个旁听生的哥哥。

但是，我早已关闭芳心，吃了秤砣，铁心了。

现在，纯子和我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这不是自欺欺人，我早已想通了。

10

北海道几乎没有台风，但这里的秋雨却一阵凉过一阵，

秋日步步迈向冬天。

10月末，在我生日来临之际，我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纯子。我回味着一年前在咖啡馆里我们第一次一起喝咖啡的情景，又把保存下来的她的信看了一遍，过去我曾一度想把这些信件付之一炬，如今它使我情思绵绵，神摇魄荡。

看到信，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到纯子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是，她为什么会这样突然无故地断绝和我的往来，而我又始终对她一往情深，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犹如坠入迷雾之中，一片茫然，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不觉地秋雨变成了冰雹，有时到了半夜冰雹又变成雪花飘然落下。

年终将近，马上又要放寒假了。

每天，铅灰色的云层压在校园上空，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降下大雪。象是要从这种压抑的气氛中挣脱出来一样，每天放学后我们总要跑到图书馆部员工作室坐上一会儿。和去年高三年级的部员要辞去图书馆的工作一样，我们的任期只剩下最后几周了。这段时间，大家嘴里虽然不说，但心里早已感受到了高考的沉重压力和即将离别的寂寞空虚。

"纯子怎样了！"

"太太"忽然又提起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谈到的纯子。

"她一直没来上课，旷了那么多课，可能毕不了业了。"宫川怜子担心地说。

"她还要上大学呢！"

"听说她想到上野艺术学院念书。"

"那个地方并不看你有多大实际本领，书面考试很严格，看来她要到那儿上学不那么容易。"

我这么说，大家都缄口不语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这番话是出于对纯子的嫉恨，我是不会同意的，但说我是实事求是也未免可疑。

雪下了溶，溶了又下，到了12月末，地面的积雪不再化了。新年也来到了。我们进入高考复习的最后阶段。每天傍晚放学回家后，我草草吃完饭，稍为休息一下，一到8点，便开始伏案苦读，一直熬到次日凌晨一点钟，这已成了我每天的作息习惯了。

元月18日晚，我开夜车实在太累了，便伏在书桌上昏昏欲睡。我这间书房位于大门右侧，有4张铺席那么大，中间放着一个小火炉，房内温度暖和适宜，正好打瞌睡。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冷风吹醒，我捂着困倦惺松的双眼四下看了看，临街的窗户微微启开着，从窗外飘进一些细细的雪花，我觉得有些奇怪，站起身来从窗口往外望，从屋檐到路边欧亚花楸树脚底下，雪地上印着一串隐隐可见的脚印，一直延伸有20多米远，这脚印跟以前纯子心绪不佳、半夜来敲窗找我时，留上的脚印一模一样。

我慌忙跑到外面四下张望，这时雪已经停了，马路上除了一片苍白的月色一个人影也没有，路面已经结冰了。

纯子大概在我睡着时来过了，可这个时候她为何突然来访，我觉得有些蹊跷，不可理解。

第二天上学，我找到宫川怜子。

“时任同学来上学了吗？”

“哼，没有来。”

“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她在不在家好吗？”

“你这是干什么了？”

“我有点儿放心不下。”

午休后，宫川怜子来告诉我，纯子已有两天不来上课了。

“她去哪儿了？”

“听说她家里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就这么算了？”

“她会不会到东京她姐姐那儿去了？”

怜子大概是对纯子经常去向不明习以为常，她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和着急。连她家里的人都不知她上哪儿，我也就更无法得知了。

管她那么多！

雪地上的脚印在我窗外一直保留了两天，到了第3天拂晓，下了一场新雪，那一串脚印才被埋掉。

过了10天，一月末，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天才少女画家在阿寒自杀了？”

这篇报道说，记者对失踪者家属作了采访，据家属透露，纯子16日出门后就去向不明，她留言说，我带走了7千日元，看来她是不想在札幌这块土地立足了。

报上还说，据证实，纯子22日在阿寒湖雄阿寒旅馆住，23日她说到阿寒湖看瀑布口就出去了，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她的音讯，到了27日还未见返回。

翌日，晚报又刊登了一条消息：纯子去阿寒湖之前，曾去看望被关押在钏路监狱的男朋友殿村知之，给他送去了保释金。

报上还说明，殿村是左派运动干部，在钏路搞伪医被人查获，现正在被拘留审查。

学校里，纯子更成了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

“你打开窗户看见足迹的那天晚上，象是纯子乘夜班车去钏路的前一天晚上啊！”

怜子象是安慰我，她在图书馆里这样对我说，她还说：“纯子最后还想见你一面啊！”

“她想寻死，就去死好啦！”

我望着窗外那纷纷落下的大雪，想象着纯子和殿村在雪地里相会的情形，脱口说了这么一句。

3月末，我考上了北海道大学。

我一下趾高气扬地神气起来了，每天都和朋友们在雪化了的街道上纵情浪荡、喝酒。纯子仍下落不明，但金榜挂名的喜悦和从那复习考试的紧张日子里挣脱出的畅快，慢慢冲淡了纯子在我心里的印象。

尽管如此，每当我酒醉后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阵阵南风吹来，温潮拂面，又会勾起我对纯子的情思。确切地说，这不是我心中旧情复燃，而是那南来的春风撩开了掩盖着我心底秘密的纱幕，使我不由得又回首往事。

每当这时，我便伫立在路旁，眺望着残留着片片白雪的马路尽头。

“黑夜中冰雪也在溶化啊！”

一年前，纯子颤抖着身子依在我耳边轻轻地这样说，直到我久久地拥抱、长长地接吻后，她那颤抖的身子才平静下来。这事尽管不为人知，但确是我们的共同经历。

殿村这家伙没准儿只是纯子死前偶然遇到过的一个男人！

我一面这样自我安慰，一面迎着那南来的风向前走去。

又过了半个月，4月13日，在那个可以俯视到阿寒湖的钏北山岭的雪堆里，人们发现了纯子的尸体。

第二章

画家的回忆

1

凭吊纯子遗容后的第二天傍晚，在我投宿的札幌市花园旅馆的会客厅里，我会见了画家浦部雄策。

我对浦部的了解并不多，直到前天我打电话要求拜见他时，才知道他是纯子的绘画老师，自由美术协会会员，与纯子有过一段恋爱史。

“您是想了解时任纯子过去的事吗？”浦部在电话里劈头就问我这么一句，然后一阵沉默，最后答应说，“我知道了。”

从前，我和浦部只是在梅莱特咖啡馆见过一面，20年过去了，加上当时我只是见过他的侧影，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对他没有一点印象。他当然也不会认识我。按理说初次见面，我应事先打听一下他的特征，或是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才能一下认出他来，但我没有这样做。

浦部是纯子20年前的绘画老师，当时已有妻儿，现在大概也有50岁了吧。在这样一家小旅馆的会客厅里和如此一位艺术前辈会面，我委实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顾虑重重，在给他打电话时我踌躇再三、迟疑不决。

然而，如果现在我去向别人打听他的相貌特征，与其说相当失礼，勿宁说过于亵渎。我当时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也许是我胡思乱想自寻烦恼，他本人可能对此毫不介意。对于我的求见，他或许马上就欣然允诺，而且有问必答。

尽管如此，由于事情已隔20年，加上在这之前，我听说浦部自从和纯子来往以后就一直时运不佳，因此，我有些害怕拜会他。

我们约好5点钟见面，快到约定时间时，我走出房间来到会客厅，厅内约有20个客人，其中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子，只见他头发蓬乱，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穿一身工装。他对面坐着一位年纪稍轻的中年画家。他们两人正在那里交谈。我猜想这个年纪大的男子大概就是浦部了。

果然不错，这个身穿工装的人就是浦部。他打量了我一下，象是确认我的身份，然后才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我是浦部。"

"你们请继续谈吧，我到对面座位上等着吧。"

我正想到旁边离他们远一些的座位上去，浦部却说不用了，已经谈完了。他说着回过头去和他的朋友又谈了几句，然后朝我这里走过来。这时我才看出来，浦部的右腿有点儿瘸。

"冒然相约，打搅您了，实在是……"

"哪里，哪里！"浦部盘腿坐下，推了推眼镜说。

我和他相对而坐，端量了他一下。从他额上的皱纹和那清癯的面容看，估计他早已50出头。

"大概你很难开口，我可以向您打听一下时任纯子的事情吗？"

浦部轻轻地点了点头，一面从工装口袋里掏出香烟。

“过去，为纯子的事我已被人说三道四不少了……”

“我给您添麻烦了，这又是20年前的事。”

浦部用他那骨节突出、皮肤粗糙的手指擦燃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支香烟。大概是患了动脉硬化症或是轻度酒精中毒，点烟时他的手指头微微颤抖。

“20年过去了，无论怎样都已超过了法定有效判罪时间了。我这样说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

“在这之前，有关纯子的事情，我一直保持沉默，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缄口不语，从不为自己辩解。尽管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可这些话如果说出来，别人会更加疑惑不解。2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一切都吐出来，假如你真的有心向我了解事情的原委，那么不论你提什么问题，我都将毫无保留地回答你。”

“是的，我到您这里来旧事重提，既不是闲极无聊的排遣，也不是一本正经的玩笑。在电话中我也说过。我过去曾是时任纯子的同学，知道她的一些情况，20年前我也和她谈过恋爱，在我的印象中，纯子是一个妖冶惑人的俏女子。可是今年冬天，我去阿寒湖考察了她葬身的山岭，凭吊了她的遗容，还欣赏了她的遗作，不知不觉地我突然感到我所认识的纯子只是她的一个侧影，如果把纯子比作一块具有不同侧面的多面体的水晶，那么我所窥视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面，未待我领略它的全貌就和她永别了。”

浦部低头不语，手里挟着香烟注视着前方的桌子，象是陷入了沉思，我继续说下去：

“对于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说，纯子会变出无法捉摸的、迷惑人心的形形色色的幻象。只有20年

后的今天我才会说这番话，假如20年前有人这么对我说，我是决不会同意的，即使他们信辞旦旦，证据确凿，我也不屑一顾，甚至会对他们动怒。然而现在我幡然醒悟了，如果这时有人对我这么说，我会立刻赞同，并与之回首往事重新评价纯子，20年漫长的岁月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反省，并使我心胸豁然开朗，现在，我想请您把我不知道的纯子的另一种形象介绍给我，只为是有可能再一次修正我对纯子的看法。”

“我认为纯子受我的影响最深！”

浦部突然扬起头蹦出了这么一句，口气相当自信。他说：

“您是知道的，当时纯子身边还有其他男人，不过我认为，直到最后她思念的只有我一个人。”

“嗯……”

“关于这一点，从前我也这么想过，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可以毫不含糊地下这个结论。”

浦部呷了一口咖啡，象是沉缅在往事中。他透过会客厅的玻璃窗，望着室外的院落。3月的院落，树根周围仍淤积着未化的残雪，被大雪压抑了半年的草坪尚未恢复生气，又在春阳照射下渐渐褪色、枯干。

2

浦部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纯子见面时，他才是32岁。

1948年4月10日这一天，他的日记本上这样写着：“雨，傍晚，雨夹雪，一名女中学生来访。”这个来访者的

姓名和来访意图都没有记载，但对浦部来说这已经够详细的了。

这一天最先见到纯子的是浦部的妻子知子。当时知子正在厨房做晚饭，她从厨房出来到外面倒垃圾。春日昼短，加上午后阴雨不停，四周一片昏暗，仿佛已进入黑夜。

知子把垃圾倒进垃圾箱后正要回到厨房时，她发现自家门前站着一个女人。1948年那阵子，为了省电，路灯没亮，她家屋檐下也没装灯，暮色中，她从来者的发型上看出是个女人。这个女人身穿一件外套，没有打伞，呆呆地站在那儿，虽然夜色刚刚降临，但浦部家地处新开发的琴似住宅区，街上行人稀少，又碰上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这种时候有人来访实属少见。

“您有什么事？”

知子右手提着垃圾桶问。

来人应声转过身来。暮色朦胧中透出了她那白净的脸，象是从哪儿飘来的一张白纸。

“您是谁？”

知子问了两声，但她只是呆呆地站着一声不吭。知子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转身看了一眼厨房门，然后径直朝这女人走去。

“我是这个家的人！”

走到跟前，知子才看清这个白脸女人是个少女，她留着短发，个子只有自己的肩膀高。

“您找我家有事吗？”

“这儿是浦部先生府上吗？”

少女的声音有些沙哑，大概她在雨中已经站了好些时候了。

“我是浦部。”

“先生在家吗？”

“在家，您是……”

少女象是松了一口气，她点点头说：

“我想见见先生。”

“想见他！可您是谁呀？”

“我叫时任纯子。”

“是时任小姐？”

“我想来学画。”

“这儿淋着雨，您先进屋吧！”

知子推开房门，轻轻地拉了她一把，两人进到屋里。

少女可能是冒雨跑来的，头发湿透了，雨水从她脸上往下滴。知子递过一条毛巾让她擦干脸和头发。

“有人来学画，是一个女孩子，看样子象一个中学生。”知子进屋通报。

“我不想教女孩子画画，叫她回去吧！”

浦部在画室里，他嘴上叼着一支烟。这是一间由贮藏室改建成的画室，位于厨房前面。

“人家冒雨赶来，刚进门就打发人家走不太好吧，您先见见她再说吧。您看怎样？”

“这女孩什么样？”

“这孩子一张白脸皮，两只眼睛大大的。”

几分钟后，少女出现在浦部的画室里，她已擦干了头发，脱下了外套，知子说她是一个中学生，可浦部则认为她似乎已经成熟。

“你几岁了？”

“14岁。”

少女从容不迫，显得很老练，她好奇地环视着这间小小的画室。

“这么说你是女子学校的学生了！”

“我是道立女子学校三年级学生。”

在战后新学制实施前，旧学制规定，小学以上分别设四年制的男女中学。这么说，这女孩刚上到女子学校初中三年级。

“听说你想学画，可为什么偏来找我呢？”

少女圆睁杏眼直视浦部。看来她也知道自己的眼睛特别大。

“前些日子我看了您的个人画展。”

“是在大丸画廊上看到的吧！”

“我看了三遍！”

少女第一次提高了声调。

“谢谢你了，不过我现在不想教人画画。”

“为什么？”

“搞创作比教画画更来劲。”

浦部认为，教师这行当就象苦行僧似的，不符合自己的个性，一年前他就辞去了私立中学教员的工作。他始终相信，一个画家的正道是搞创作而不是当教书匠。而现在这个女子学校的女孩却要来跟他学画，这如何使得。清苦就清苦一点算了，浦部很想单枪匹马地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你们道立女子学校有一个叫平川的美术教师吧？”

“您认识他？”

“你跟他学不就行了吗！”

“他这个人不成！”

“不成？”

“我认为他没有才华。”

“说得好！”

少女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浦部顿时对她产生了好奇感。

“他的画平淡无奇，一看就懂。”

平川和浦部都是北海道画展协会会员，平川是具象画派，浦部属抽象画派。

“可是，你能看得懂我的画吗？”

“我非常喜欢。”

“谢谢你，不过……”

这个女孩敢断言自己的老师没有才华，颇使浦部感到惊奇。可是，要他教这么一个女孩画画，他仍是不太愿意。

“我理解你的心情，等你长大一点再来学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不管我怎么求你，你也不会教的，是吗？”

“事情这么突然，今天又很晚了，你先回去吧！”

“下一次我可以把画带来吗？”

“那我也不会教你的！”

教这么一个女孩子画画，浦部觉得有点委屈了自己。可是，她居然三次去看自己的画展，今天又冒雨登门求师，对此他不能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了。

第三天晚上，纯子再次拜访了浦部。这天仍然阴雨绵绵，纯子还是没有带伞来。

可是，浦部傍晚出门后一直未归，是他妻子知子到门口把纯子迎进屋里去的。

“那么老师回来后请您替我求求他看看这些画吧！”

纯子从一个包裹中取出两幅画来。

"不过，不知他肯不肯看，上回他不是拒绝教你了吗！"

"没关系，我把画留在这儿了。"

至此，知子才知道这个少女相当任性。

"那么，我先帮你收起来吧！"

"劳驾您替我在老师面前美言几句啊！"

纯子说话真有点儿无所顾忌。她说完了又一头钻进雨里回去了。

次日下午，浦部看了这两幅油画。这两幅画一幅标号6号，一幅标号8号。6号这一幅画的是摆在餐桌上的一条青鱼，8号这一幅是一朵蔷薇花。两幅画的色调都很冷，但构图和技法却透出一股灵气，若能在素描方面加强训练，那作者看来很有发展前途。

浦部心里很是佩服，可是要收她为徒却又不那么心甘情愿。

纯子第三次登门是5天后的星期五下午。当时，浦部正在为秋季的个人画展创作一幅风景画。这是一幅抽象画，是他根据自己对某一景物的印象创作的。画面上看不明白景出何处。

浦部习惯于每天中午起床，下午作画，晚上和朋友们一起畅饮漫谈，午夜就寝。和往常一样，这天下午他在作画，他一口气挥笔舞墨了两个小时，正要收尾时，有人在身后叫了一声：

"老师！"

这间由贮藏室改造的画室与厨房相连，另一头向前伸出，那儿有一出口。听到叫声，浦部回头一看，外面这扇门

半开着，那天来访的少女把头从外面探了进来。

“是你……”

“可以进来吗？”

纯子一边说一边走进屋内。今天她没挨雨淋，但仍着上次那件外套，学生制服的衣领从外套的领口露了出来。

“吓了我一跳！”

“对不起，打搅您了！”

纯子偷偷地伸了伸舌头。

“上次来的时候我就记住这儿有一个门了。”

“上次？”

“我送画来的那一次，当时我在你家屋外考察了一番。”

“坐下吧！”

通常自己在创作时有人来打搅，浦部非骂人不可，可现在是一个女孩，他骂不出口。

“画还给你吧！”

“您看过了！”

浦部从画室边挂着的几张画布中取出了纯子的画。

“你画得很好！”

一个女学生能画出这样的作品可谓是出类拔萃了，可浦部吃不准该不该这样赞扬她。

“那我可以拜您为师了。”

纯子说着脱下外套，露出了里面的学生制服。

“你还小，别着急，等长大一点再来也不迟。”

“可如果现在您不教我，我可受不了啦！”

“为什么？”

“我心里着急！”

“你急什么呢？”

纯子低头不语了。一会儿她又扬起头来说：

“我还要来，一直到您答应我为止！”

“那怎么行，你不是还上学吗？”

“我可以旷课。”

“今天你就是旷课来的吧！”

纯子看着浦部点点头。这时，浦部隐隐约约感觉到，眼前这个少女似乎俨然是一个成熟的女子了。

“好吧！这事儿我再考虑一下！”

浦部嘴上虽闪烁其词，而心里却开始动摇了。他琢磨着，看来纯子是非收不可的了。虽然自己刚三十出头，在本地刚初露头角，小有一点儿名气，但现在就收人作徒，别人会认为自己太不自量，可话又说回来，其实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慎重其事的，如今不是也有好几个人开私塾当家庭教师，以教画为生吗？现在的问题是几天前自己曾说过不会教一个女孩画画，现在一下反悔，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因此他才含糊其词。

“那么往后我可以常来了？”

纯子似乎看透了浦部的心思。

“你来看我作画我不反对，不过……”

“求求您了！”

纯子乘势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便饶有兴味地观赏起画架上的画来了。

“这幅画您什么时候拿去展出？”

“打算在秋天的个人画展上展出，不过，在这之前，也许会拿到别的展览会上放一放。”

“我也想有朝一日能展出自己的作品。”

“你再继续努力，不是没有希望的。”

“真的？”

纯子把自己坐着的凳子向浦部坐着的圆凳靠了靠。

“你就在秋天的省画展上试一试吧！”

“我太高兴了！”

画室约摸10平方米大小，放进画架和煤气炉后便几乎没有空间了，加上四壁上挂着许多画布，就更显得堆挤不堪了。虽然他俩分坐在两张凳子上，可这时两人已相距不到一米了。

浦部不由得有些神不守舍，心猿意马了。两人如此接近地关在这小小的密室里，他感到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当然，如果他想到坐在自己身旁的不过是一个14岁的女孩，也许会坦然得多了，纯子也没意识到他们是一男一女相视而坐，此时，她只是一个劲地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身穿学生制服的少女名画家。

可就是这样一个身穿学生制服的少女使浦部透不过气来。这身冬装学生制服是蓝底白线条，领口嵌缝着道立女子学校标记的三条山型白线。纯子那青春的脸上揉合着少女的苍白冷峻和天真烂漫，只有在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张脸才显出女性的特征。

纯子这身情窦初开的少女姿色，对正当中年并拥有比自己才小一岁的妻子的浦部来说，真是新鲜欲滴，珍贵难得。

“喝杯茶吧！”

浦部站起身来，象是要从这压抑的气氛中挣脱出来。

“老师，不用了！”

“为什么？”

“您太太在家吧！”

纯子往厨房相连的那道门看了看。

“她肯定在客厅里面。”

“我什么也不想吃，况且刚才我进来时也没跟太太打招呼，所以我不想惊动她了。”

经纯子这么一说，浦部心想这也倒是，自己把一个还不很成熟的少女引进画室里来，而且是走后门进来的，这一举动已经有点儿暖昧不清了，虽说是她自已闯进来的。但也很难使人不感到蹊跷疑惑。

“我只要能看画就行了。”

纯子随心所欲地翻动那挂列着的画布，逐一欣赏过去。瞧着纯子的姿态，浦部觉得能和她在这画室里秘密相会，既感到快活又感到有几分不安。

3

从这年6月起，纯子就开始来跟浦部学画了，她每周来两次，并按常规向浦部交付学费。

正式拜师那天，纯子的父亲也来面谢。这时浦部才知道纯子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教育工作者，在儿童文学方面学识相当渊博，为此，浦部觉得相比之下自惭形秽，但又一转念，认为自己教的是纯子，跟她父亲没关系。

浦部曾对妻子知子说过决不收女孩作徒学画。因此，这时知子便说起风凉话来了：

“你这个人也容易此一时彼一时的啊！”

“人家这样热情诚恳，连家长都来登门求情，咱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吧！”

浦部一个劲儿地替自己寻理辨解，虽然知子不再反对

了，可他心里总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妻子。

刚开始，浦部打算从素描基本功教起，他认为纯子在构图方面才思敏捷，感受力很强，只要把基础打牢，以后肯定会大有进步。但纯子却不喜欢那种简单重复、枯躁乏味的素描训练。在浦部的画室里她应付了事地对着人物躯干模型画上几笔，回到家里就再也懒得动笔了。

“请让我画一幅完整的图景吧！”

第二次来学画时，纯子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要求。开始浦部不答应，半个月后，他终于让纯子在画布上试笔了。表面上看好象是他让纯子这样做的，而实际上却是他担心如果再逼这女孩继续画素描的话，她可能不再跟他学画了。那么自己将会很难堪。

一个月后，纯子央求妈妈把自家临街的一间6张铺席宽的房间改成画室，她就在里面画画，画好后就拿去给浦部评骘。

纯子每次登门总是从后门进来，半推开门叫一声“老师”，然后就自己走进来了，这叫声既不轻浮肆意，也不拘礼矜持，而是那种女孩子少有的坦然平静和从容不迫。

一到纯子要来学习的日子，浦部在画室里就心不在焉。他不断地看挂钟，心绪不宁地老走神儿，他想着这一日她会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她来时会跟我说些什么话？想着想着一丝邪念便浮了上来，他想象着纯子那学生制服里的少女的肉体。这样一阵想入非非后使刚进入中年的浦部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甜蜜和陶醉，然而，这种感觉他只能自个儿暗地里偷偷地去体验玩味。

纯子是否知道了浦部的这种心情？令人捉摸不透。现在已是夏天，有时她说一声“热啊！”便解开学生制服的领口

纽带和胸前的暗扣，这时，微微隆起的胸脯便从解开的衣领中露出来，这是正在成熟的胸脯。每当这时，浦部便垂下目光，避开不看。但当纯子弯腰俯向画布时，她穿在制服里的贴身衬裙又会映入浦部的眼帘，使浦部防不胜防。在使用画笔时，纯子更是满不在乎地在浦部面前穿上短罩衫，弄脏了也满不在乎了。

只要是两人同处一室，无论从那个侧面看纯子，她身上那时时焕发出来的青春气息都使浦部神魂颠倒，难以忘怀。

浦部意识到了，这样下去自己的感情总有一天会抑制不住迸发出来。本来他们不过是师徒关系，一个已有32岁了，一个还只有14岁，彼此相差18岁，年纪如此悬殊，况且一个是有妇之夫，另一个则是个单纯的孩子。这样的两个人很难使人想到他们会发展成恋爱关系，浦部的妻子知子之所以没把他们俩人长久地呆在遮挡严密的画室里当成一回事，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事实上浦部也是把纯子当作一个孩子看待的，他也曾经提醒过自己，这样一个稚嫩的女孩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我的恋人，然而，他越是这样提醒自己，就越是表明他已经把纯子当作一个女人来看待了。

对浦部来说，跟纯子呆在一块是一件痛苦的事，纯子不把浦部当成一个男人，而把他敬为尊师，百依百顺地听从他的指点教诲。这样一来反使浦部如负重托，不敢轻慢马虎，如果纯子再小一点，或者再大一点就好了，这种不大不小，两头不着边的年龄对浦部来说，真是太残酷了。

尽管如此，浦部却不想中断和纯子的师徒关系，以求得心灵的超脱，每周两次与纯子的会面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了。

8月，暑假已经过半。为迎接北海道秋季画展，纯子开

始创作她的第一幅真正的作品，这幅画的题目是《酸浆果形玩具和日记》，在画中，纯子渲染了自己观察事物时的印象，并试图把少女青春期那种春心萌动的情绪表现出来。

纯子全部身心投入创作后，浦部便亲自到纯子家去指导。过去是学生到老师家求教，现在是老师到学生家辅导。

9月末，作品完成了，这是一幅既不是抽象画派也不是超现实主义画派的F 4号静物画，作品朴实地表现了少女富于幻想的心理意象。

“能画成这样也就差不多了！”

在浦部看来，虽然这幅画还不够成熟，构图也还有不那么严谨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作品出自一位15岁的少女手下，已经是很不简单了。把这幅画送去参加画展，即使不获特别奖也肯定能入选。

浦部的预感没有错。

纯子的这幅《酸浆果形玩具和日记》终于获选参加10月初举行的北海道画展，它被悬挂在M百货大楼第6层展出厅的墙壁上。札幌一家报纸刊登了纯子身穿学生制服面对画布的一幅照片，并以“最年轻的女画家”为题作了注解。这家报纸还采访了作为纯子导师的浦部，让他谈谈关于纯子的印象。

浦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作了一个评断似的回答：

“纯子素质很好，她将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女明星画家。”

纯子知道自己的作品获选后欣喜异常，当天傍晚，她跑到浦部的画室来。

“我的作品获选了！”

她气喘吁吁地一边说一边扑向浦部怀里。

"太好了！"

浦部紧紧地抱住纯子，这是他第一次拥抱纯子，他对突然接触到纯子那年轻的身体感到惊慌失措。不过，纯子在浦部怀里只呆了一瞬间，她迅速地挣脱出来，心情激动地大声说：

"为祝贺我的成功，让我也喝一点儿酒吧！"

这一天晚上，浦部带着纯子来到位于薄野区的"阿熘蜜"酒吧。

酒吧在一条小巷里，夹在一幢陈旧的银行楼房和一间咖啡馆之间。走进里面，只见右边呈之字形摆放着一排柜台座位，左边设有四间包厢，每间包厢挤一挤可以坐进4个人。

酒吧掌柜是一位名叫瑛子的30多岁的妇女，还有一个20岁的姑娘作女招待。这里是象浦部这样的画家，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当地的新闻记者经常聚会的地方。

浦部和纯子走到柜台座位坐下，要了两杯兑水的威士忌。

"你喝过吗？"

"喝过一点……"

开始浦部还担心纯子喝不了，但纯子若无其事地端起酒杯，用鼻尖嗅了嗅之后便呷了一口。

这时正好浦部的两个熟人坐在他们旁边，其中一个姓宗，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兼写小说，另一个姓首藤，是记者。这两个人见浦部和一个相貌一点儿也不象他的如花似玉的长发少女坐在这儿，便用胳膊肘捅了捅浦部。

"这女孩是谁呀？"

"是来跟我学画的。"

“啊！……”

这两个男人从浦部身边探过头来，毫不客气地盯着纯子的侧脸。浦部看到纯子引起了这两个人的兴趣，心里感到有些得意，同时又有几分不安。

“你真行啊，浦部！”

“你打算慢慢地‘培养’她是不是！”

这两个家伙不断地在旁边挑逗并说着粗话，浦部心里暗暗叫苦。可纯子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让他们看着自己白皙的侧脸，仍旧喝着自己的威士忌。

“你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吧？”

“我姐姐带我来过一次，我很喜欢这种地方。”

纯子双手捧着酒杯，好奇地看着对面摆着酒瓶的货架，当有人点播“灰色的星期天”这首歌时，她便合着拍子跟着电唱机哼起来。

看着纯子快乐的样子，浦部放心了，但旁边这两个人不时射来的目光搅得他心烦意乱，使他坐立不安。

“回去吧！”

浦部提议说，其实他们坐下还不到一个小时，但已喝了两杯威士忌。

“这就走吗？”

纯子似乎不想马上离去，但浦部明知故为地站起身来。

走出酒吧，这时，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夹着稀稀拉拉的雪花。

浦部穿上外套，撑开雨伞，纯子就势躲了进去。这时已过晚间9点，街上行人稀少，小巷一片昏暗，只有醉汉踉踉跄跄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你自个儿慢慢走回去吧！”

“老师您呢？”

“我不要紧，你不要太晚回家了。”

“要是仅仅为了我，你放心好了！”

“那么咱们再找一家酒馆吧。”

纯子站在浦部撑着的雨伞里，双手插在外套衣袋里点点头。浦部带着纯子朝北走去，穿过电车道，来到了狸小巷2丁目。在小巷和大街的交叉处有一家酒店。店门口挂着两个灯笼，灯笼上写着“炉端”两个大字。店内正中央有一个一张铺席宽的炕炉，四周的木板墙壁上和天花板上挂着古老的提灯、蓑衣和踏雪套鞋。

“这里没有威士忌了。”

“清酒也行！”

纯子接过酒碗就喝了起来。

“你在家里最怕的也是你爸爸吧？”

“他在家总是作威作福。”

纯子借着灯笼发出的光打量着四周，店内发黑的墙壁上张挂着用毛笔写成的标明商品的纸签，有青鱼、鲽鱼、鲫鱼、鱼汁酱等等。

“你妈很温和吧。”

“她很善良。”

“你有哥哥和姐姐吗？”

“还有弟弟呢！”

“你哥哥干什么？”

“他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

浦部嘴里说着话，心里却在嘀咕，如今自己带着一个15岁的少女出来玩，算个啥回事？

“你姐姐呢？”

“姐姐去年女子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了。

“就你一个人爱好画画吗？”

“姐姐喜欢写诗，喜欢画画的只有我一个。”

纯子一个劲儿地添酒酣饮，不知她确是海量还是已经喝得麻木不知酒味了。她喝得那么快，看样子随时都有可能酩酊大醉，浦部一面为她担心，一面想象着她醉倒时那迷人的意态。

然而，此时纯子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老师，我真的有绘画的才能吗？”

“有！”

“在老师认识的所有人中，我比他们都强吗？”

透过幽暗的灯光，纯子双眼紧紧地盯着浦部。

“嗯……”

浦部似乎有点儿为难。

“您照直说吧！”

“是的。”

“太好了！”

纯子放心了，她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这天晚上，浦部把纯子一直送到她家门口，这时已过午夜11点钟了，四周漆黑一片，50米外才有一盏灯。隔着一条小路，那边是一所学校，从这儿可看见校园里黝黑的树影。秋天雨水丰沛，从河堤方向传来了丰平川河哗哗的流水声。他们两人站在黑暗里，两双眼睛默默地对视着。

“你不怕你爸爸？”

“不怕又怎么样？”

“不，不怎么样。”

“踮着脚走路是我的拿手好戏，再见！”

纯子怕浦部放心不下，便说了这么一句，然后莞尔一笑，转过身去飞快地钻进亮着一盏小灯的门里去了。

4

过了年，纯子绘画的热情有增无减，简直象着了魔一般，她终日伏案作画，丝毫也看不出有半点倦怠的样子。

由于用功，从春天开始，她的作品一件件地被送往札幌市群众画展、北海道群众画展、北海道画家作品展览会、自由派画展等处展出。9月，她在全北海道学生会展中一举夺魁，获得最优秀奖，接着被选为北海道自由美术协会会员。

这段时间，纯子每参加一次画展，当地报纸就刊登她的照片，并注明“女学生画家”，还发表有关她的采访报道，开始称她为“天才少女”了。

这时的纯子，开始头戴贝蕾帽、染着红发、穿着红外套出现在札幌市的大街小巷了，市文艺界人士无人不知道纯子大名的，她也常常在阿焰蜜、炉端这种地方里独往独来。除了浦部外，她也开始和其它画家、记者交往了。

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小城市里，纯子成了一个风云人物。

看着纯子不断地红起来，浦部有点喜忧交集。

浦部是纯子的导师，是他发掘了纯子的绘画才能，因而他也跟着出了名，每当报上报道纯子时，总是少不了介绍一下她的导师浦部。人们已经开始传闻，浦部是纯子的影子，每当纯子出现时，他总是形影不离地跟在她身旁，甚至还有谣言说，他们俩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了。

实际上，这时纯子和浦部的关系只不过是极为密切的师

生关系，他们还没越过雷池一步。

然而说实话，这时浦部心里十分焦躁不安。他是纯子的老师，知道她每天的行动去向，即使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也无伤大雅。但是，他既知道纯子的一举一动，却又不能限制她，而且更令他懊丧的是，纯子常常把他撇在一边，自个儿迈着轻快的步伐出没于文人骚客聚会的酒巴和咖啡馆。

浦部对画家和记者们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深有体会，看着纯子经常和这些人在一起畅怀酣饮，心里总有一种岌岌而危的感觉。每当纯子出现在这些人中间，他们便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她拉到自己身旁，向她敬酒献殷勤，跟她搭讪拉家常，纯子则来者不拒，一应周旋，摆出一副受之无愧的姿态，容纳那些恭维奉承，喝醉了就随便瘫在哪个男人的身上，让人在深夜中送她回家。其所做所为不管是她天真幼稚不明事理，还是根本不把男人当作男人看待，但作为浦部，每当碰到这种情况，心里总是绞痛难忍。

然而，如果浦部真的那样对纯子一往情深并为她的处境焦虑不安，那么他紧紧地抓住纯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纯子现在已成了这个城市里艺术家们崇拜的偶像，但凭着导师这个优越的地位，浦部完全可以捷足先登，如果再在肉体上占有她，浦部便就是春风得意，锦上添花了。

浦部对此企望不已，梦寐已求，但又没有勇气越过雷池。

夏去秋来，这时浦部心里完全知道自己热恋着纯子了。春天时，他只是对这个颇有才华与众不同的小姑娘略感兴趣，而现在却是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自己出风头了。这种态度实在是他对纯子的爱情表现，跟6年前他和知子恋爱、最后娶之为妻所表现出来的狂热一模一样。

然而，浦部对占有纯子仍顾虑重重，理由很简单，他比纯子大18岁，且又是她的老师。虽然年龄的差异和师徒的情份与恋爱毫不相干，加上他又是一个自由职业画家，不象领薪水的人那样受上司的管束，怕同事的闲言，而且，作为艺术家，感情生活上浪漫一点也无可厚非，完全可以放荡不羁。尽管如此，浦部仍然不敢为所欲为地去追求纯子。一个30多岁的有妇之夫去追求刚满16岁的自己的学生，浦部总感到道德良心上有些说不过去。

再说，纯子也太放任自由了，不管是对浦部还是对其它男人，她似乎无一点儿戒备谨防之心，如果她是一个谙熟世事的女人则姑且不论，而一个高一学生，一个少女，她的举动太大胆了，特别是对浦部，大概是她认为这是自己的老师，可以任意所为。在浦部面前，她时而毫不介意脱下制服，时而醉醺醺的伏在他怀中打瞌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也许她对浦部非常信赖，也许她曾这么想，只有浦部才不会对我有非份之想。

有几次他们俩人在街上闲逛时，浦部曾想过把纯子直接带到旅馆去。实际上，如果浦部真的那样干，估计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达到目的。

但是，如果真那样干了，他们今后的关系又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对此浦部心中无数，他隐隐约约的觉得，如今纯子能和自己形影不离，坦诚相待，有事都来和自己商量，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肉体关系，一旦有了这种关系，纯子或许就会对自己另眼相看，不能推心置腹了，而且还会从自己身边离去。

她对自己没有戒心，如此信赖，这样一种满足感抑制约束着浦部的情感冲动。

然而这种抑制是有限度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不怀好意的人向纯子身边靠拢上来，浦部再也不能置若罔闻、超然度外了。过了夏天，浦部开始盘算如何把纯子占为己有了。

10月后，纯子为了参加读卖新闻社自由派画展，开始创作新画了。这是纯子第一幅50号的作品，主题是“罗密欧和朱丽叶”。

“我自幼起就想创作一幅表现这两个人爱情的作品。”

听纯子那老成持重的语气，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个高一学生的口。听了这话，一个阴谋在浦部心里酝酿而成。

“不过，得研究用什么形式，什么样的构图才能把它表现出来，光是着急是无法得到创作灵感的。”

这天晚上，浦部把纯子带到阿焰蜜酒吧。纯子照例喝得很快，刚坐一个小时，她的眼睛就开始微荡波影、闪闪发光了。近来，纯子每次醉酒，目光就显得特别亮，她常常习惯地把胳膊支撑在台面上，双手托着下巴凝视前方。

“刚才你说要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幅画，我认为，要把他们的爱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你恐怕力不能及。”

“为什么？”

“这是男女间的爱情，要描写爱情，处女是无能为力的。”

“处女？”

纯子不解地望着浦部。

“你是说如果我不是处女就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

“与其说不是处女就不能创作，不如说处女不可能成功地创作这样的作品。”

话一出口，浦部就被自己的胆大妄为、肆意编造惊得目

瞪口呆、不知所措。这些理由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实际上纯属虚构。

听了浦部的这些话，纯子双眼注视着正面的墙壁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她终于微笑着凑到浦部面前小声说：

“老师你喜欢我？”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浦部被纯子一语道破天机，很是狼狈不堪，自觉无地自容。而纯子却象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似的继续说道：

“如果你喜欢，就把她占有也不要紧啊！”

“真的？”

“真的，今晚就可以。”

于是，他们走出酒吧后，浦部就把纯子带到薄野区街尾的一家恋爱旅馆，纯子根本不问去向，只是走到旅馆门口前，她稍迟疑了一会儿，看了一眼挂着“旅馆”字样的门牌，然后规规矩矩地走了进去。

这间房有8张铺席宽，中间放着一个小台和座垫，靠近窗子放着铺盖。本来浦部打算如有适当机会就找一个较好的房间和纯子幽会的，但这事来得太突然，自己身上没带足够的钱，加上又怕纯子事到临头又突然变卦，他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实际上，这种时候，房间好坏对浦部来说已无关紧要了。

纯子坐在小台前的座垫上，从侧面看去，她那张苍白的脸比刚才在酒巴似乎清醒了一点儿。

浦部担心时间拉长会错失良机，如同在画室里一样。他先说了一些与恋爱无关的话题。

“只要你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我怎样也无所谓。”

浦部自欺欺人地为自己的秽行辩解，他说着就向纯子靠

过去，一下子就从旁边抱住了纯子，纯子任其所为，她仰着身子，头发从耳旁垂落下来，接着她整个身子都落入了浦部的怀抱之中。

纯子毫无忸怩造作之意，她那百依百顺任其摆布的样子令浦部神摇魂荡。

纯子的腰似乎还不如胸部那样成熟，腰板硬梆梆的。浦部把她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把嘴唇向纯子微微启开的小嘴凑了上去。就在这一刹那，纯子闭上了眼睛，左右摆摆头，似乎不太情愿。但浦部反复几次之后，这两张嘴唇终于重叠在一起了。

“我爱你。”

这时，浦部觉得抱在自己怀里的已经不是自己的学生，不是一个女孩，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她是自己的情人，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女人。

纯子不太会接吻，她的举止跟自己妻子那柔情万般的动作相比，显得单纯而笨拙，似乎只会把嘴唇伸出来而已。当然，对浦部来说，这已经相当惬意了。既然自己得到的是一个只有16岁的少女，哪里还顾得上去追求什么技巧和变化？只要能占有一个完整的处女的身体，品尝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感，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纯子一点也不反抗，她的恬静顺从反使浦部感到不安了，他悄悄地睁开了眼睛。

浦部吃了一惊，纯子那双大大的眼睛圆睁着，被自己吸住嘴唇、双颊紧缩着的纯子居然在注视着自己。

浦部想掩饰一下自己的狼狈相，他把纯子的上身拉过来，解开她的毛衣领口，就在这时，纯子的身子轻轻地抽动了一下，但她马上象克制住了自己似的平静下来，她那出乎

意料的丰满的乳房露了出来，浦部触摸着她腋下那柔软的肌肤。

“喂！很冷呀！把我抱进被子里去吧。”

顺着纯子的意愿，浦部把她抱进被子里。又是一阵狂吻，浦部抚摸着她的胸脯，解开了她的乳罩，又抓住了她的小内裤，两人的身体相碰了。纯子的皮肤滑腻腻的。

“可以吗？”

浦部小心问了一句，纯子睁着眼睛轻轻地说：

“可以。”

5

秋去冬来，浦部和纯子的关系平稳地发展着。纯子照常每周两次到浦部的画室去，这两次他们必定都要上铺子里喝酒，一般都要到旅馆作乐一番。

虽然纯子没有拒绝到旅馆去，但每当接吻时她总睁着眼睛，做爱时也是张目四望，这种心不在焉的习惯一点儿也没改变。

浦部发现纯子对这种寻欢作乐不太感兴趣，他暗暗着急，可对于一个16岁的少女，他又觉得不必过于苛求。

与其说他为了追求性的满足，不如说是为了占有纯子的身体，如今他如愿以偿，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

与那些在酒吧和街头巷尾热烈地追求纯子的男人相比，只有自己独占花魁。尽管浦部并不想在人前炫示夸耀，可总还是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浦部这家伙可能跟纯子睡过觉了。”

朋友们用更加露骨的猥辞议论着。

“你这家伙真的得手过了？”

“随你想好了。”

一天，他的朋友宗编辑直截了当地问浦部，他就作了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怎么样，这个女孩子和她的画一样，这方面也相当早熟吧？”

“不知道！”

“你别一个人独吞了，也让我们尝一尝吧！”

对此，浦部只能不置可否的尴尬一笑，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纯子到底是早熟还是晚熟，别人更无从了解。可凭他的直感，他觉得纯子并非是处女。

一般说来，初次交合时女方总有痛感和出血，但纯子不但没有出血，连一点儿疼痛的反应都没有，虽然当时她抽动了一下身体，皱过一次眉头，但是这是女人初次接触男人时的本能动作，除此之外，她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示，更没有抽身避开或半途逃脱的激烈的举动。可以说，当时纯子相当坦然安详，她那轻描淡写的冷漠态度似乎在说：既然你喜欢我，我就委身与你，无论怎样，任君自便。

是何缘由，浦部作过各种猜测和推论。

他认为，纯子可能是为了体验一下画中的情绪才试着接吻的，其实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相信那牵强附会的理由——为了创作什么“罗密欧和朱丽叶”，也许是出于一种师道尊严的顾虑，一方面是老师恩重如山，不可亵渎；一方面是为艺术必然献身，这两种思想使得她采取听之任之，超然度外的冷漠态度。

但是，如果真的那样，如果她真的是处女，不可能不做任何反抗而始终冷静清醒地接受亲吻吧。事毕之后她还说

“好了吗？”这种语气哪象是一个被人玷污了贞操，让人占有了身体的女人说的，倒象是她在体恤、安抚一个可怜的男人。浦部一看到纯子那毫无表情的脸色和呆滞的眼神就打心里感到难受。

然而，如果说纯子不是处女，那么又是谁第一个占有了她，浦部无法得知。

纯子出现在浦部的生活中是她14岁的那年春天，一年多来，她一直在浦部身边，他从来没有发现在纯子周围有什么男人的影子，况且纯子在跟自己交往之前，她那样的年龄很难使人相信她已失身于其它男人。说她不是处女，很可能是自己的错觉吧，也许她当时处于一种惊魂未定、张皇失措状态，一种恐惧惶惑、精神过度紧张的境况，她才睁着眼睛，露出没有快感的表示。浦部认为这样的推测或许是对的。

话虽这么说，如今经过了无数次鱼水之欢后，纯子那接吻时冷静超然的态度一点儿没变，这就使得浦部感到实在难于理解。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他对纯子那尚未发育完全的冷冰冰的身体的贪婪之情。

1950年的新年到了。

时值2月，纯子在读卖新闻社举办的独立派画展上推出了引人注目的作品《罗密欧和朱丽叶》，在此画展上，浦部也展出了他的30号作品《舞女》。

师徒双双发表大作，这事成了当时报界一大新闻。报纸也为此发了一篇报道，还刊登了他们两人面对画布的一幅照片。

大概是得助于和浦部谈情说爱的经验吧，纯子的作品大

获成功，《罗密欧和朱丽叶》被送到上野美术馆展出，纯子首次在首都崭露头角，受到公众的注目。

浦部陪着纯子进京，他把纯子介绍给首都的美术界同行。纯子被选为女画家美术协会会员。这时，纯子的奋斗目标再也不是地方的学生画展或北海道画展了，她立志要跻身于全国一流的画展。与此同时，浦部和纯子的关系在札幌市美术界里再也不是什么秘闻了，在人们眼中，他们已成了公开的情人。

尽管如此，纯子的声誉在这些人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也没有被贬低，她一如既往、仍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现在酒巴和咖啡馆，照旧抽着香烟，听着《灰色的星期天》这类曲子。她的行为和姿态仿佛在表明：尽管她和浦部有着关系，但并没有隶属于他，为他专有，她是自由的，至今没有被哪一个男人独占。

进入4月，高中合并了。纯子从道立札幌女子中学转到了离她家不远的札幌南高。男女同校的学制开始实行了。

她的朋友宫川和鸢坂也一块儿转到这儿了。

这一年7月，暑假后第一个星期，浦部第一次带着纯子出去旅游，他们打算到积丹半岛写生。积丹半岛位于小樽县南部，一直延伸插入日本海。这里的海岸线透迤蜿蜒，富于变化，一座座古朴传统的渔村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半岛四周，半岛的顶端一头入海，一头连着一座大山，环绕半岛的公路就在这儿中断，翻过山那边，公路又延伸出去。

现在，从札幌乘车只要3小时便可到达半岛顶端的突出部位。可当时公路窄小，又没有铺上柏油，从札幌起程，需

要乘火车到余市，再转长途班车才能到达这里。这儿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相当幽静。

他们两人从札幌出发了，浦部背着画夹，拎着装有少量干粮的帆布袋，纯子也背着一个画夹，不过她还提着的一个装有衣物的提包。最初，他们计划旅游的时间是3个晚上4个白天。

他们决定在离半岛10公里的入舸镇找一个简陋一些的旅馆住下，然后再到四周去写生。

虽说是暑假，但是到过这儿来旅游的人却很少，住在旅馆的人大都是贩卖药品或布匹的商人。现在也正是农闲的时候。

浦部在旅馆住宿登记簿上把纯子写成是自己的女儿，晚上则把两人的铺盖合在一起一块儿睡觉。

翌日，他们借了一只小船荡桨出海，一个闲着没事的渔夫给他们带路，他们到了大海深处，尽情观赏了半岛顶端的悬崖峭壁。

下午，他们回到海边。岸上有一群正在晒鱼网和鱼箱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的到来一齐站了起来，朝他们打着口哨。今天纯子穿着一件白色短罩衫，套着一条红色的西装短裤，头上披散着金发女郎一样的秀发，在这群粗犷朴实的渔民中，她的这身装束格外引人注目。

“快来呀！快来呀！我们给你鱼！”

听到这些男人的叫声，纯子不走了。

“喂，咱们去看他们吧！”

“得了！这些人，哼！”

“可我想看看鱼呀！”

纯子迟疑了一下，然后脱下拖鞋，光着脚丫朝那帮男人

跑去。

浦部站在海滩的晒网棚前等着她。夕阳把霞光铺洒在沙滩上，纯子的身影淹没在那群年轻人的圈子里。不一会儿那里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接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突然，人群被撕散，纯子从里面跑出来了，她右手提着半米长的大鱼！

“这是沙板鱼，他们给的！”

纯子把手里的鱼高高提起让浦部看。

“咱们带回旅馆去，请人帮咱们烧烧吧！”

“旅馆的佣人会讨厌咱们的。”

浦部冷冷地说。纯子没有理采他，一声不响地走在沙滩上，那群年轻人在他们的身后又吹起了口哨。

那些男人就这么随便一声招呼，纯子便不加思索地向他们跑去，浦部很不理解纯子这种轻浮的举动。这些渔夫们本来就看不惯那些红男绿女在这海滩上卿卿我我、调情嬉闹，如今海边蓦然出现这么一对情侣，怎不使他们狂闹轰笑呢。当然，肯定是纯子的美妙风姿、青春倩影，使他们骚动不已的。

远远望去，不知他们在议论些什么，只见他们一会儿嘻哈猥笑，一会儿拍手乱叫，那情景似乎是在津津乐道纯子身上有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真扫兴，特意带她出来游玩，她却去和那些粗俗下贱的渔民搅在一起。浦部对纯子这种不加检点的行动颇感愤慨。

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午5点了。纯子马上把鱼拿去请旅馆佣人帮烧。幸得佣人乐意帮助，吃饭时，纯子摆上了一碗牙鲜鱼汤。看着那满得差不多要溢出来的鱼汤，纯子非常兴奋地大嚼起来，可浦部始终没动一下筷子，纯子把鱼吃了一大

半然后连声说吃得很饱了，最后剩下了小半条鱼。

日落之后，这个海边小镇就更显得冷冷清清，无所事事了。

“去看一场电影吧！”

晚上，浦部见纯子百无聊赖地站在窗前眺望大海，怕她感到寂寞，便说了这么一句。

“我太想去了，你带我去吧！”

纯子转过身来朝浦部扑过去。

“那么，你准备一下吧！”

纯子高兴地对着镜子打扮起来，看着纯子这种贪图眼前享乐的轻狂样子，浦部真感到哭笑不得，这孩子太天真了！同时，今天下午海滩上那令他不愉快的一幕暂时地烟消云散了。

电影院座落在一条横贯这座渔镇的马路上，呈正方形，背后是紧挨着小镇的大山，他们两人在旅馆借了木屐，便踏上铺着砂石的马路朝电影院走去。

走近电影院，才看清这是一座两层楼房，正面屋顶上立着一个半圆形的框架，上面从左至右写着“大胜馆”三个大字，这座影院刚落成时一定是这渔镇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不过，现已时过境迁，显得十分陈旧老气了。由于海风的侵蚀，那四壁的红绿色油漆已纷纷起鳞剥落了。

电影院一共放两部片子，一部是历史片，一部是喜剧片，这两部电影札幌早在一年前就上映过了。

“就这些片子你也看吗？”

浦部一见影院外那肮脏破败的样子就恶心，加上到电影院来的男人都向他射来莫名其妙的目光，他想改变主意，可纯子说：

“这儿总比傻呆在旅馆里强啊！”

浦部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还是买了两张电影票，这儿的票价不及城里的一半，每张才20日元。

他们进场时，里面已经开映了，先是放新闻片。两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之后，才看到前面有空位。他们走到前三排，并肩坐下。

这是一张长长的椅子，可以坐5个人。刚坐定，浦部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他闹不清这气味是电影院内本来有的，还是身旁这些男人带进来的海味。

新闻片映出的也是两个月前的旧闻了，不过浦部平时很少看电影，所以对他来说仍属初次看到。他一面看电影，一面潜心体味着偎依在纯子大腿上的那种快感。放完时事新闻和体育新闻后，场内灯光亮了起来。

这下他们才看清楚，电影院的地座前排比较窄，整个影院呈长方形，大约有三百个座位。二楼看台在地座后排三分之一的上空伸出来，那儿约有一百个座位。场内观众约有八成。

“这地方真有意思。”

“你说什么？”

“场内写着禁止抽烟，可人们却都在满不在乎地抽着。”

纯子好奇地四下张望，这时楼上右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大叫一声：

“喂，鲤鱼小姐，鱼好吃吗？”

随着叫声，又响起了口哨声。

“是下午的那些人！”

纯子伏在浦部的耳边说。

“他们在叫我！”

纯子刚要回身去答应，浦部的表情想制止她，可纯子不理睬浦部，站起来转身朝楼上看去。

“妙——！”

那群人齐声鼓掌。

“明天我们再给你鱼！”

“再让你坐我们的小船出海去！”

喊叫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还夹着劈哩啪啦的鼓掌声，纯子向他们挥手致意。每当她扬起手来，那染成金色的头发便甩向肩膀两旁。

“算了。”

浦部终于忍耐不住了，他拉了拉纯子的短罩衫。

“快坐下来！”

浦部低声骂了一句，可纯子还在频频招手，并用手指头贴在嘴唇上朝他们抛了一个飞吻。

“大姐，我们喜欢你！”

场内又响起一阵掌声，纯子也朝他们拍了三次掌回礼，然后才坐了下来。

如有可能，浦部真想溜出去，可此时全场观众都在看着他们两人。场内乱哄哄地一片嘈杂声。有人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我喜欢你！”“我爱你！”接着又是一阵轰笑。浦部蜷缩着身子，心急火燎地等待着。他恨不得灯光立刻熄灭，电影马上开映。

“这些人真快活！”

纯子笑着又转过身去。直到场内灯光暗下，电影开始后，吵闹声才平静下来。

不知何故，一股无名怒火从浦部胸中直往上窜，他眼睛

看着银幕，可脑子却乱哄哄的。每当银幕代表正义的主人公遇到险情时，观众便吹起口哨，当好人出现，险情解除时，又是一阵欢呼声和鼓掌声。这些人的情绪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变化大起大落，简直幼稚可笑透顶，一点儿思想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艺术。但是无论这些人多么低级下贱，多么庸俗粗野，都与浦部毫不相干，现在他恼火的是纯子，纯子不断地和那些下流的男人们招呼应答，甚至还向他们送飞吻，真是太不自重了。

在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浦部自始至终不吭一声，并且还把与纯子的大腿相摩挲的腿抽了回来，只是两眼直视前方，他想以此来向纯子表示自己的不满。但是，也许纯子还未体察到浦部的心情，她只是聚精会神地欣赏着银幕上那些男人们相互斗殴的场景。

电影散场时已9点多钟了。场内灯光刚一放亮，楼上那些男人又吹起了口哨，不过这次纯子只是招了一下手便向外走去了。

他们沿着大街走回旅馆，两旁尽是些低矮的房屋。哗哗的海潮声传来，眼前却看不到大海，一阵阵晚风裹着咸湿的海味迎面扑来，沁人肺腑。刚才电影散场时影院门口曾一阵喧闹，然而刚走出30米左右，行人就变得稀少起来，拐进小巷后，路上几乎就看不到人影了，就连门前悬挂着大块儿招牌的商店也关上了大门。海边小镇淹没在一片漆黑之中。

回旅馆的路上，浦部仍一言不发，纯子拖着有些疲惫的步子尾随在浦部身后。浦部偶尔回过头来，看见纯子象个大人走路一样跟在自己后面，他又感到有些可怜纯子。这是何苦呢！她只不过是和海边的那些男人应酬了几次而已，只不过跟他们逗逗乐罢了，有什么值得跟她怄气的，这么一点小

事也耿耿于怀、斤斤计较，我哪里还有什么男子汉的气度！想到这里，浦部想和她搭讪几句，但是，这冥冥夜色，寂静的道路，却使他难于启齿。

旅馆大门已打下了门帘，但还没上锁。他们两人双脚一靠，脱下了木屐，走上门前台阶。正屋和走廊两侧房间的旅客似乎还没睡下，纸糊的屏风裂缝里不时透出几丝光线，偶尔还传来店客的窃窃细语声。

房内已铺好铺盖，两床被子头部都朝着壁龛，中间相隔约有50公分。浦部脱下外衣，坐在小台前，点起了一支香烟，纯子对着镜子抚摸着自己的头发。

浦部心想，还是言归于好算了，走了这么一段夜路，刚才在电影院里闷着的一股火气看来已熄灭了，况且，现在不理她，等会儿又去抱她吻她，也太不合情理了。不管怎么说，纯子是应自己的邀请到这小镇上来的，如今这个17岁的少女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浦部想把对着镜子默默摆弄头发的纯子叫过来，说上这么一句：刚才我可没生气啊！可是，他怎么也开不了口。

"老师，你想喝茶吗？"

还是纯子先开了口。

"是啊，我想喝一杯热的。"

"那么我到下面打一点开水来吧！"

纯子象是如释重负，显得很高兴地站了起来，走到外面走廊去了。听着纯子趿着拖鞋远去的脚步声，浦部心想，看来纯子对自己在电影院的举动感到后悔了，她现在可能是想讨好一下自己，可一转念，他又感到有些蹊跷。

想到这里，浦部一仰身躺在坐垫上。这时，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锐的惨叫声，象是有人摔下楼梯了。

“出什么事了？”人们惊叫着从房内跑出涌上走廊。

浦部连忙穿好睡衣，当他拉开屏风朝外看时，只见走廊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朝楼梯口奔去。

“有人摔倒了。”

“是个女孩子！”

旅客向楼下跑去，摔在下面的是纯子。在黑得发亮的古旧楼梯下面，身穿白短罩衫和红裙子的纯子象一只蝴蝶落在地板上，她四肢张开，一动不动。

浦部三步并两步地跑下楼梯抱起纯子。大概是撞着脑袋了，纯子双目紧闭，嘴唇微启，一声不吭。

楼上楼下的人听到响声都纷纷跑了出来，团团围在浦部身边。

“不要紧吧！要不要叫医生来？”

“拜托您了！”

浦部朝店主人鞠了一躬，双手把纯子抱在怀里。

“快让她进屋躺下，我马上拿冷毛巾来！”

“谢谢您了！”

浦部请跟在自己身后的人帮拉开屏风，然后把纯子放在床上。这时，他感到自己已经卷入一场糟糕透顶的事件中去了。

出来的时候，浦部只告诉妻子知子说自己是到积丹写生，他没有说是和纯子一道去，也不知道纯子是怎么同家里人说的。她的母亲倒没什么可怕，可要是被她那个干教育工作的严厉的父亲知道了，那事件就不那么轻而易举地蒙混过关。自己在住宿登记薄上写的可是“父女关系”，并同住一间房，共睡一张床，这种事情能遮人耳目吗？不！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纯子伤势究竟如何？她正喘着气，身体微微发热，看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她双目紧闭，四肢软弱无力，身体象散了架似的。是不是头部受伤？会不会脑内出血？浦部无法得知。

“用冷水给她敷一下好吗？”

店主人进来说，她手里端着一盆水和毛巾。浦部连道谢的礼节也忘记了。他接过毛巾拧干了水。

“太打搅了，她不要紧的，请你们回吧！”

店主人把在门口围观的店客劝走了。浦部用冷毛巾敷在纯子的额头上，然后，他闭上了眼睛，象是要摆脱一种不堪目睹的困境。

一种懊悔不及的情绪充溢他的心头：为什么两人要到这儿来？为什么要叫她去打开水？他茫然了，他记不清当初要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他现在已陷入了无可挽回的难堪境地。

人们回去了，10张铺席大的房间只剩下浦部和纯子两个人了，他给冷毛巾换了一把水，又敷在纯子的额上。

“老师！”

浦部突然听到了纯子的呼唤。

“老师！”纯子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浦部，“把屏风拉好吧！”

纯子的声音清晰。按她的吩咐，浦部拉上了刚才敞开着的屏风，纯子看着浦部把屏风关好后说：

“我没事儿！”

“现在我去叫医生来……”

“别叫了，我没事儿！”

纯子斜着眼角看了一眼由于过分紧张而嘴巴直哆嗦的浦

部，自己把搭在额头上的毛巾取了下来，然后爬了起来。

“我这是骗你的！”

“骗我的？”

“对！今晚你对我太冷淡了，我要回敬一下。”

浦部张目结舌，不知所措。纯子站起身来，从放在壁龛旁边的旅行袋中取出蓝色竖条纹的西式睡衣穿了起来。

从这时起，浦部开始感到纯子身上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其实，在去积丹半岛之前，浦部就已经有所察觉。回想起来，纯子初次到浦部的家拜访以及以后每次登门都是从后门悄悄进入的，这种做法也使浦部无法理解。然而，至今浦部迷惑不解的是她在性高潮中居然还睁着眼睛看人。只是这一次她过分得近乎残酷了，吓唬人也好，以此表示对我的反抗也好，干什么事总得有个分寸啊！

虽然浦部为此耿耿于怀，但实际上他又被纯子身上这种乖戾怪僻的捉摸不住的个性所吸引。他知道，这是怀春少女的特有的德性，是一种撒娇的傲慢，并且也知道自己是不会因此而咒骂她的，因为这种乖张在诅咒它之前就已经爱上它了。对于纯子这种放浪不羁，目空一切的随心所欲，浦部一直诚服地甘心就范，既伤心又无可奈何。

当这次短暂的旅游结束后回到札幌时，浦部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自己和纯子正式的结合了，在此之前，他觉得虽然自己喜欢纯子，但并没有真正爱她。纯子看上自己，并不断地与自己眉目传情，那是纯子幼稚无知，想依赖自己，她并没有把同自己的恋爱看作是一种平等的感情交流。事到如今，他再也不能对她的一言一行置之不理了。

正如去年秋天一样，当时为了保护纯子不被她周围那些

无赖所染指，只好自已抢先占有了她的身体，而现在，为了把她圈住，为己独有，只有同她结婚了。浦部觉得是纯子行为迫使自己这样干的，他完全没意识到，为了纯子，他正一步一步地陷入一个荒唐的泥潭。

要和纯子结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要先和妻子知子离婚。知子虽然还不太清楚自己和纯子的关系，但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现在，每当纯子来访时，她常常到画室里面探听动静，跟他们拉拉闲话，其防范之心有时显得十分过分。每当这种时候，纯子要么是快活地和她搭话亲近，要么是沉默不语、一言不发。就这样，知子也还是唠叨个没完，说纯子傲慢狂妄自高自大，说她居心叵测令人生畏。对此，浦部也不和妻子解释争辩。浦部的家庭正在被纯子这个“妖精”侵蚀肢解并渐渐破裂崩溃，尽管这种崩溃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地进行的，但这个家庭确确实实是瓦解了。

浦部担心一旦提出离婚会遭到知子的疯狂反对并招来一顿怒斥痛责，但他又觉得知子是一个要强的女人，或许一气之下会立刻答应。浦部也想到了孩子，但是既然要和纯子结婚，作出点牺牲也没什么。总之，如果真的离婚，最多挨知子一顿臭骂，只要硬着头皮一意孤行，忍耐一段时间到时也就成了。现在问题倒是在纯子这一边。

9月来，纯子在北海道秋季画展上展出了一幅新作——《裸妇》。这是以她本人为模特儿，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而成的，作品极力渲染、强调了裸妇身体和肌肉的厚实与质感。

作品完成的那天夜里，浦部和纯子又在阿焰蜜相会了。他们喝了一会儿威士忌，又和画友们取闹了一阵，然后走出酒巴。

暝暝夜空，天高地阔，夏天已经过去，正值秋高气爽，浦部又邀纯子到旅馆去，这已成为他们酒后自然而然的事了，纯子也和往常一样欣然应允。

“我想问你一件事。”

事毕之后，浦部仍伏躺在床上。他的眼镜已摘下放在枕边。

“你不打算和我结婚吗？”

“结婚……”

纯子光溜溜的肩膀从被子里露了出来，她迷惑不解地看着浦部的脸，一会儿后终于忍不住笑起来。

“有什么奇怪的？”

“什么？你不是已有妻室孩儿了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和妻子离婚，我们总是这样幽会很不好，首先就很不自然。”

“我觉得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为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挺不错。”

说完后，纯子一丝不挂的从被子里爬出来，在浦部面前穿上了贴身衣裤。

这一年秋天，浦部听到些风言风语，说纯子正在和H报社记者村木打得火热。

浦部是在酒巴里见过村木几次面后才结识他的。这个人约有二十七八岁，个头不小，身材修长，高鼻子、凹眼睛，一副很有立体感的脸。浦部记得当时有人把他介绍给自己时，自己也曾和他寒暄应酬过一番。听村木自我介绍说，他是文艺部的记者，不过，当时自己总感到这个人有些装模作

样，对他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有人说，你和村木有交往，这是真的？”

10月的一个晚上，浦部隔了半个月又把纯子抱在怀里后，他问纯子。

“他是个花花公子，名声很不好啊！”

“不过，混得挺不错嘛！”

“这个家伙看长相倒挺英俊，不过装腔作势的，一点儿也靠不住。”

“也许是吧！”

纯子迅速穿上内衣内裤，然后拿起一件红色的毛衣从头上往下套。

“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和他来往？”

“我跟他没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事……”

“虽说没有，可人家说三道四的。”

“村木正和我姐姐恋爱呢！”

“什么？”

“他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浦部把燃着的香烟捏在手里，回头看了纯子一眼。

“你是因为他是你姐姐的朋友才和他来往的？”

“哼！我姐姐经常把他们之间的趣事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

“你那样做，让你姐姐知道了怎么办？”

“也许她早就知道了。”

“她知道了？”

“可能吧！”

“那怎么办？”

“这事儿跟老师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咱们走吧！”

纯子紧了紧外套的腰带，然后站起身来。

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按理说，纯子早已委身于己，但实际上自己根本没有抓住她，浦部又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令浦部吃惊的还不止这一件事。他们走出旅馆来到街上。明月高照，中秋之夜月光格外明亮。他们走着走着，纯子又兴奋地说：

“老师，明晚6点你到梅莱特咖啡馆来一趟好吗？”

“梅莱特，到那儿干嘛？”

“我在那儿会一个人。”

“是村木？”

“不——是！怎么会是那样一个老家伙呢，这回是一个鲜嫩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少年。”

“少年？”

“我的同学，姓四边，明天是他的生日，我去向他祝贺。”

“那叫我去干什么？”

“我可能和他到别处去吃饭，不过，我还会回来的，我想请你在那儿等我。”

浦部不解其意又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每次总是这样，他也觉得自己很蠢，但是，他又常常身不由己俯首贴耳地随纯子任意驱使。

第二天，浦部满腹狐疑地来到了梅莱特咖啡馆。他进去后看见自己的两个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便要了一杯咖啡，坐到他们那里去。几分钟后，纯子出现了，她径直向坐在里面包厢的一个少年走去。纯子跟那少年谈了二三十分钟的话后，便跑过来稍稍说，她要出去散步，一会儿就回来。然后

就推开映照着街道夜景的玻璃门出去了。

看到他们两个人一块出去，浦部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堪，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正因为她爱自己，才这么大大方方地把这些事告诉自己，让自己看她和男朋友相会的。如果她不相信自己，是不会这么坦率开诚的把什么都说出来，她装出一副水性扬花的样子和别的男人往来周旋，实际上正是她对自己爱的表现。

但一想到这儿，浦部心里突然又冒出另外一种念头。

假如纯子也把我和她的事告诉别的男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把事情反过来看的话，这完全是可能的。

如果她把我的事也告诉那个装模作样的村木和这个少年……

浦部顿感疑惑了，我是不是纯子手中棋盘里被任意驱使摆弄的一匹马？

他感到一阵忧虑不安。这种忧虑不安在不断地扩展升腾，就象长上翅膀，在他那阴云密布的心头展翅飞翔，而且，现在用这种怀疑的眼光回过头来看过去的事情，就更使他越想越不能心平气静，越想越使他不能理解了。

浦部打定主意，今后应当比过去更加不露声色地留神监视纯子的一举一动。

这一年秋天，纯子在第三次自由派画展上展出了她的作品《花》，浦部则展出了《纯子的脸》这样一幅作品。H报社以《天才少女和鼓励她前进的导师》为题登了一幅照片。照片上纯子面对画布，后面站着浦部，与此同时，还刊登浦部的评论：

“她是一个素质很不错的画家，但是，她的未来将取决

于她今后的努力！”

采访浦部的记者中，也有人零零星星地得知他们两人的关系，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浦部的这段评论已不象以前那样夸大其辞，而是已开始讲究分寸了。

6

几场雪下过之后，新年又来到了。

这一年的1月中旬，浦部和纯子到阿寒旅游去了。当然还是浦部邀请的，纯子却很意外地立即响应，这回与上次去积丹半岛一样，仍是旅游写生。同时也想把他们的作品拿到北海道东部去卖。而浦部的真正意图是，在这寒假期间，和纯子两人到一个不受任何人干扰的地方去无忧无虑地美美滋滋地过上一个星期。

这一次是长途旅行，去的时间又比较长，他们不可能瞒着家里人就这样一走了之。

“纯子也去吧？”

知子得知浦部要去旅游马上就这么问他。

“她也去，不过还有其它朋友一块儿去。”

“谁？”

“这些人告诉你名字你也不认识他们。”

“不用瞒我了，你就如实说你是和纯子两人一块儿出去我又能怎么样？”

“可我不是两个人去，总不能那样说吧！”

“大家都在笑话你呢！”

“笑什么？”

“笑你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们说，象你这样一个道貌岸

然的成年人居然去引诱一个女学生，还说这是为了艺术，真有点耸人听闻！”

“别再胡说八道了！”

“什么？如果你我毫无关系，那倒无所谓，但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那样做顶多给人充当笑料罢了。”

知子面无表情，语气淡漠，她这种冷静坦然的态度更使浦部恼羞成怒，但是抛开她指责自己和纯子私出游玩的话不论，可她说的“你我毫无关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毫无关系”具体指什么？对此，浦部茫然不知。可他认为，这种犹如宣布断绝夫妻关系的话应该由自己先说出来。

事出人意，想不到知子先发制人说出了这个话。过去他总是希望妻子厌恶自己，可一到了关键时刻，企望即将变成现实的时候，他又不能容忍了。

虽然浦部急于想从妻子身边解脱出来，但在心里多少还留着一点儿对妻子的眷恋之情。浦部象一个旁观者那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断确认自己的感情，会不会真是那样。

但几天以后，这些忧虑便烟消云散，临走的当天晚上，浦部和纯子在梅莱特碰头后便直接从那儿坐上了8时40分的“绿色”号快车出发了。

当时北海道还没有卧铺车厢，他们两人坐在靠窗的硬坐席上。

“你怎么对妈妈说的？”

“我说我跟老师一块儿出去写生。”

“她说什么了？”

“她要我路上小心些”。

“她只说了这些吗？”

"只说这些还不够吗？"

"那你爸爸呢？"

"我瞒着老头子出来的。"

"不要紧吧！"

"他肯定要生气的！"

"那怎么办？"

"妈妈会替我解围的。"

纯子凝视着窗外的黑夜。

"咱们喝威士忌吧！"

"嗯，好的！"

"你把脚伸到这里来吧！"

纯子依顺地把工装裤下露出的雪白小腿伸到浦部的座位上。

"什么时候能到钏路？"

"明早6点钟，然后再乘雪撬去阿寒，我看现在最好你还是抓紧时间睡一下。"

"隆冬的阿寒多么美丽啊！"

纯子那披着波浪型头发的脑袋轻轻地靠在窗边，把赤裸的小腿搭在浦部的大腿上，闭上了眼睛。

到了阿寒，他们两人住在离湖边两公里的雄阿寒旅馆，这儿靠近雄阿寒山口，后面是阿寒山的清溪，不过，现在河上正被白雪覆盖着，通往旅馆的是一条斜斜的坡道，道上林荫遮蔽，小路两旁都是白桦、枫树和杨树，此时，只有虾夷松和冷杉还枝叶葱绿。

穿过这条只容一个人通过的雪坡小路，就看见了旅馆正面的古老的山墙了。

说是旅馆，这儿宾客并不众多，也不热闹嘈杂，它给人

的感觉象是到了山间的温泉旅馆。此时是严冬季节，几乎没有人到这儿来旅游，店内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两三个来洗温泉浴的老年人。

过去，浦部曾被K朋友、钏路的一个画家介绍到这儿来住过一次，这一回，又要到这儿来卖画，所以他预先给K写了一封信，仍托他给自己在这儿预定了房间。

“到这地方来，谁也追不上了。”

纯子从窗口向外眺望着雄阿寒山的侧影，不尽感慨地说。山上白茫茫地披着雪装，也掺杂着松树的点点绿色。

“谁追你来了？”

“我是说如果我们从家里私奔出来的话。”

“不过，让他们知道我们到阿寒来后，他们也会找到这里来的。”

“雪如果积得很厚，乘雪撬怕也不容易上来吧。”

“什么，你想私奔！”

“那你怎么办？”

“纯子愿意私奔的话，我也……”

“不成，我一个人来！”

“一个人到这种地方来，你会感到寂寞的，那时就要想回家了。”

“不过，想回去也回不了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啦好啦，谁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太痛快了！”

日落之后，四周静悄悄的，象是要摆脱这种寂静的气氛，他们去洗澡了。澡堂在一个悬崖下，在那儿可以俯视河流，现在河靠岸的两边已被冰冻住了，只剩下河中间露出约有两米宽的水面，水也快干涸了，成了一条小小的溪流。

“老师，你那里没别的人吧！”

男女浴室由岩壁在中间隔开，纯子的声音从那边传了过来。

“就我一个人在这儿。”

“我可以过去吗？”

那边传来了纯子走出浴室的声音，接着那潮湿的瓷砖路上又传来了脚步声。纯子的身影出现在狭窄的男女浴室分界的过道上。

“这边很亮啊！”

纯子披着浴巾，她站在可看见小河的玻璃窗前。

浦部全身泡在水中，看着纯子的后影出现在明亮的浴室里，就象一副白色裸体像贴在玻璃窗上。

“老师，你看我的身体。”

纯子突然从玻璃窗前转过身来，径直走进浴室。

“这块岩石真漂亮啊！”

她站在浴室前，蹲下身子，提起放在浴室一边的水桶，把它垫在脚下，然后爬到那块温泉水从上面流过的露出水面的岩石上，把四肢贴在岩石的表面上。

“怎么……”

浦部转过身来，纯子正好站在他的正前面，刚才她还装模作样地把身体贴在岩石上，现在在那块黑色的石头的映衬下，她那一丝不挂的雪白的身体显得分外耀眼。

“这可是安格尔*的《泉》中的姿势啊！”

纯子轻轻一笑，然后用双手把水桶举起放在左肩上，慢

---

* 安格尔，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泉》是他的著名作品。

慢将水桶倾斜，让水从她的左肩顺着胸脯流淌下来。象是不习惯她那饱含脂肪的细嫩皮肤似的，那淌下的水变成一条条细小的水线往下流，沿着小肚落在脚底的石板上，发出铿锵的水滴声。

水流完了，纯子还是一动不动的站着，只有那残留在肩膀上的水珠和笑意汪汪的眼睛在晶晶闪动。

“怎么样？我漂亮吗？”

浦部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裸体像：那丰满的胸脯和丰腴的腰肢已脱去了少女的姿韵。雪白隆起的胸部，微微翘起的是朱红色的乳头，苗条的身段，匀称的四肢。笑盈盈的脸蛋带着戏弄挑逗的神情注视着狼狈垂涎的浦部。

“你怎么了？”

“嗯……”

浦部从浴池中站起身来，象是要掩饰一下内心的激动。

“你等一下，就这么呆着。”

纯子说着从岩石上跳了下来，钻到浴池里。

“快，紧紧地抱住我！”

因为纯子是正面扑来，浦部犹豫了一下。

“怎么啦？你？”

“别让我死了，快盘腿坐好，让我坐在你的怀里，紧紧地抱住我！”

浦部张皇失措地坐在浴池里，纯子飞鸟归巢似的扑通一声扑倒在他的膝盖上。

在阿寒的一周的旅游生活，成了浦部的永恒的回忆。

后来纯子在另一个冬天的阿寒里自尽时，这个回忆就更加深了它给浦部的印象。不过，这是后事，当时浦部根本没

有预到这些。

现在，对浦部来说，只有外出旅行才能使他获得愉快和满足，在这里，不用担心有人插进来干扰他们。纯子仍然同3年前她第一次来访时一样天真浪漫。

奇怪的是当纯子一下变得象绵羊般驯服之后，反使浦部感到没有必要急着跟纯子结婚了。看着纯子在阿寒山区那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尽情享乐的快活样，他甚至觉得，结婚将是一把套在纯子身边的枷锁。

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正是为了能使纯子愉快、舒畅、自由的生活吗！

在归途的火车上，看着纯子偎依在自己肩头恬睡的样子，浦部一面体味着纯子身上发出的温馨，一面想着，看来只有这样做他们的关系也许才能日久天长，永保新鲜。

然而，那只是心情愉快中一时的宽宏大量，只不过是在那温情缠绵的旅途中油然而生的多愁善感罢了。

7

回到札幌以后，纯子又恢复了过去的放荡生活。她常常在街上狂饮到深夜，喝得烂醉如泥，有时甚至夜不归家，寄宿在朋友那里，就象一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野兽，当它回到山野丛林，返归大自然的怀抱时，它就恢复了短暂的温顺，而当它再次回到人间世界时，它身上那兽性的血液更加沸腾了。

浦部再次陷入了被纯子弄得晕头转向而又要围着她团团转的生活中。

纯子昨晚在哪里喝酒，又跟谁到哪里去了……

每当这种流言蜚语传到浦部耳朵里，他肯定又要跟踪纯子，监视坐在纯子身旁的男人。但纯子一旦发觉浦部跟来了，她不但不感到难堪，反而故作与对方亲热之状，紧紧地挨在身旁的男人身上。遇到这种场面，浦部则甘心受辱，装作没看见，只管一个人喝自己的闷酒。

有时，和纯子坐在一起玩乐的男人看见浦部来了，则一边窥视着浦部的表情，一边更加起劲儿地跟纯子打情骂俏。这时纯子则互相比较着两边男人的神色，更加姿情纵乐。使人感到在她作乐的表面底下，他们在互相探求着另外一种东西。

从阿寒回来不到一个月，浦部再次萌发了要用结婚这把枷锁把纯子套住的欲望。

这一年2月中旬，纯子在玩堆雪人时患了感冒，她病休在家时偷服了阿佗姆企图自杀。事情发生的第2天，浦部从纯子母亲那儿知道了这件事，虽然那天他约好了下午3点和朋友会面，但他还是放弃了约会，直奔纯子住院的协会医院来了。

纯子住在内科住院部一楼的一个单人病房。浦部赶到这里时，正好纯子的姐姐兰子也在这里，兰子坐在病床旁的圆凳上。

“怎么了？”

浦部看了他们一眼，大声问道。

纯子大概是在发烧，烫红的脸埋在雪白的枕头上，双眼紧闭着。兰子什么也没说，她站起来，用眼睛示意浦部跟她到病房外面去。

“她服的量不大，大概没有什么危险了，但肠胃可能被

搞坏了。”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浦部发觉自己声调太高，他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不知道！”

“她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干吧？”

“她以前就曾说过，她想死。”

“所以我才问你，她是为什么而想死的？”

“老师你心中也没有数？”

兰子反问浦部。

“我？……”

兰子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身体靠在门旁的墙壁上。看着兰子的这副模样，浦部想起了最后一次和纯子在旅馆拥抱的情景。难道自己和她交往给她心灵上留下什么阴影了？她是不是不堪知子的存在而忍痛自杀的？当时我说，我要和妻子分手，纯子淡淡一笑说，我们这样的关系就可以了。她说这话时一点儿也没看出有什么反常的情绪，不过，这会不会是纯子又在作戏？

正如她在海边旅馆摔下楼梯一样，这个女人爱情的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从上次那件事看，她这次自杀也许正是爱我的表现。当然是真是假，不亲口问纯子本人是无法知道的。但是，一想到纯子是因为无法忍耐与自己恋爱所带来的痛苦而企图自杀，浦部心里就感到甜滋滋的而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让她安静地躺一会儿吧！”

浦部向兰子点点头。他看着躺在雪白的床单上的纯子，一种无限思恋和怜爱的心情涌上心头。

从这一天起，浦部天天往医院跑。

他每天中午起身后就上医院来，在医院里，他一会儿按纯子的口味照料她用餐，一会儿用毛巾帮她擦脸，有时则帮她换洗内衣内裤。他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些琐碎低贱的事，百般周全、无微不至地伺候一个17岁的少女，不仅是他本人，就连旁人眼里也看得出，这个已到不惑之年的男人确实有些不寻常了。

“浦部这家伙整天伺候在纯子身边，象男仆一样照料她啊！”

在阿焰蜜和炉端这些酒馆里，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半羡慕半是嘲笑的互相传递着流言。

纯子的家属既感谢浦部的盛情，又觉得他们的关系已超出常情。这种关系，纯子的姐姐兰子和哥哥谕以前就有所察觉，但一直蒙在鼓里的纯子父母，这一回也不得不承认了。

他们两人对周围的风言风语毫不在意，浦部照样伺候着纯子，纯子也照样满不在乎地听凭浦部摆弄。一个星期后，纯子家里人再也不把浦部的关心照料看作是给他添麻烦了，只看成是理所当然而任其所为。

纯子自杀未遂之后，知子从其它画家友人那儿得知，浦部现在整日泡在纯子的病房里，便癔病发作，发起火来常常迁怒于人，但此时浦部已不把她放在心上了。

不用说，自从扔下画笔，成天往纯子的病房跑，被纯子家里人承认是纯子最亲的男人后，浦部早已感到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他认为，照这样下去，只要纯子恢复健康，而且她又愿意的话，跟她结婚并非是梦想了。

浦部想找一个机会了解一下纯子自杀的动机。如果她是为了自己而一时想不通误入歧途的，那么他认为，确是应该

认真考虑和纯子结婚的事了。

但是，随着身体的日渐康复，纯子却一点儿也没有要向他讲述自杀原因的迹象。有时，浦部觉得她似乎就要开口说了，便主动问她，可她却轻轻一笑，又旁顾左右而言他。

渐渐地，浦部不仅是白天在纯子那儿滞留不走，就是晚上也常常呆到深夜。在纯子看来，她似乎也并不希望浦部老守在自己身边，但有时浦部不在身边，她又感到若有所失、惶惶不安。当浦部说“我回去了”的时候，她脸上也常常流露出几丝挽留的神情。

纯子住院后的第10天下午，浦部被纯子的主治医生千田先生叫去了。这一天，医院送来晚餐后，纯子正要拿起筷子吃饭，护士走进病房对浦部说，请他到医生值班办公室去一趟。浦部跟着护士来到办公室时，千田先生已在那儿等他了。

“时任纯子小姐服药过量，目前她的肝脏和肾脏还有一些后遗症，不过，她的身体已基本恢复正常，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所以，她不需要人陪了，希望您别再来了。”看上去，千田医生年纪和浦部差不多，但他身材魁梧，一张端庄的脸和他那身白大褂很相称，相比之下，浦部自惭形秽，他极不高兴地说：

“现在她的心情好起来了，她需要我留在她的身边，难道我这样做会有错吗？”

“病人体力恢复后，不论什么事都应该让病人自理，从这一点上看，您在她身边对她恢复健康反而不利。再说，虽然我不知道您和纯子小姐是什么关系，但一个男人在女病房里呆到深夜，这总有些不太妥当吧！”

“不过，我是纯子的男朋友，男朋友呆在她身边晚一些

有什么不可以的？”

“您是不是她的男朋友我不知道，但是，这是医院的制度，探视病人的亲友必须在下午6点钟前离开。”

医生说完后随护士到外面走廊去了。浦部很是气愤，虽说你是一个主治医生，可也不能干涉人家的私事。这太过分了吧！

“这家伙真得意！”

浦部回到病房后，把千田的话作了一番夸张说给纯子听。

“他真这么说？”

“看来，这个人是迷上你了吧！”

“要是这样，我太高兴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迷上我？他给我洗胃时，看见我大口大口地吐东西了，他不会喜欢我的……”

纯子说完后又放声大笑起来。

又过了5天，2月末，纯子出院了。她的身体虽然已经康复，但大概是住院期间食欲不好，脸上的肌肉有些松弛了，然而这张苍白的脸却增添了妖艳的风韵。

由于纯子住院期间浦部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所以，他便以为自己和纯子的关系已得到社会的承认。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否认纯子是浦部的恋人，但是，朋友中却没有一个不认为，浦部不是纯子的恋人。

无论浦部怎么自以为是，可有关纯子的自杀动机，朋友们只相信自己的推测，谁都不知道纯子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她没有自杀的理由，这女人最喜欢唱的歌不是《灰色的星期天》吗！最喜爱的颜色不是暗红色吗！她想死，无非是想和这些东西融为一体罢了。”

宗编辑发表了这么一番议论，这也是朋友的大致看法。

浦部听到这些议论，认为别人是在嫉妒自己和纯子的关系，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自信只有自己才完全了解纯子。

流言总会消失，谣传总归谣传。就象一个流氓从收容所出来后脸上又贴了金一样让人另眼看待，一度寻死的纯子也因此获得了一段光辉的历史。她又英姿勃勃，神采焕发地在艺术家们中间抛头露面了。自杀未遂的历史和纯子的身份太相称了。

纯子又开始和那些人到处酗酒，经常出入那些见不得阳光的秘密场所。有时她作乐到深夜，酩酊大醉后便和那些人鬼混。

浦部早已把家庭崩溃的危险置之度外，他和妻子几乎连话都不说了。他唯一的企望就是抓住纯子。可是，曾一度落入他手中的纯子，这时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挣脱了他的束缚，投入更加自由广阔的天地中去了。

3月，命运似乎要加剧浦部的烦躁与不安，北国的雪开始溶化了。

雪下了又溶，溶了又下。初春一个天气变幻莫测的夜晚，浦部一个人漫步在雨雪交加的街道上。这时，他又想起了3年前纯子第一次出现在自己家时的情景，当时纯子才14岁，留着一头短发，个子也比现在矮小多了，浑身湿淋淋的。她是知子带进来的，怯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的画室里。而现在，她已把头发染成了金色，此时也许正和男朋友在某个酒吧的一角里对饮呢！纯子身上发生了他们初次见面时无法

想象的变化！而使她发生这种变化的不是别人，正是浦部自己。

浦部要跟这种具有意味的命运搏斗，他急匆匆地朝纯子有可能去的酒吧奔去。

现在，浦部再也把握不住纯子的作乐地点了。过去在酒吧里，尽管纯子经常当着浦部的面和别人打情骂俏，但要回家时，她还是和浦部一块儿出来。现在可不一样了，要走你就走，她却毫不介意留下与其它朋友继续玩乐，有时甚至故意和别的男人更加亲热，以气气浦部。过去不是见面的日子，浦部对纯子的行动亦能猜出几分，在他想到的地方肯定可以找到她。现在，他却无法摸清纯子的来影去踪了。

就象一个初生的小禽小兽，当它蹒跚学步时，是它的妈妈护着它，引导着它，教它协调四肢，让它慢慢扩大活动的范围，可当它羽翼丰满，能独立行动了，它就要寻找自己的天地。当它的妈妈发觉它不在身边时，它已经跑到连它的双亲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浦部醒悟了，对于纯子，仅用老师的声威是拴不住她的，要想拴住她，只有同她结婚，用结婚的枷锁套住她。

一个雪溶的夜晚，浦部打定主意后便来到阿炤蜜等纯子，因为他听店主人说，纯子已有3天没到这儿来了，估计今晚她一定会来的，浦部就在这里张开了网。

晚上9点刚过，纯子果真来了，跟她一块儿进来的是村木。纯子一进门就看到了浦部，但她一声不吭，径直朝与浦部方向相反的座位走去，和村木并肩坐了下来。尽管光线昏暗看不清纯子脸上的神色，但也可看出，她一点儿没有醉。

周围的人都很不自然地压低了说话的声音，浦部顾不得这些了，站起来朝纯子走去。

“喂，你来一下好吗？”

“什么事？”

“我有话跟你说。”

纯子转过头去看了村木一眼，说了一声“我马上回来”才站起身来。浦部是从背后感觉到纯子跟着自己走出来了。他沿着狭窄的梯子走了下去。

屋外，夜雨劈啪作响地打在路边的残雪上。

“你最近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我想跟你联系，可你既不在家，又不来学习。”

“我不想再跟老师您学画了。”

“不学了？”

浦部蓦地提高了嗓门，但纯子依然把身子靠在路边的石头墙上，默默地注视着前方。

“你为什么把学业停下来，你的事业刚刚开始啊！今后你不努力无论如何是很难有发展的。”

“我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

“我想一个人考虑一些问题。”

“那又怎么样，一个人想问题是想不出什么结果的。”

“我或许真的什么也不需要了。”

“你说些什么呀！”

“老师你不是这样想的？！”

雨还在不停地下，纯子抬头看了看浦部，雨水落在贝蕾帽上，沿着帽缘下的刘海往下滴，又顺着那白净的前额淌下来。大概是由于缺少生气，这张脸显得有点儿憔悴清癯。

“你怎么了，纯子？”

浦部第一次看到纯子这副衰颓困惫的样子。过去，她总是被男人簇拥着，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骄纵傲慢。男人们之所以接近她，追求她，崇拜她，就是因为被她那超伦的美丽和非凡的傲气所吸引、所迷恋、而想占为己有的。

“出什么事了？”

“不，我什么事也没有，不要紧。”

一阵迷乱的冲动，浦部真想象抱一只幼小的动物那样紧紧地拥抱突然变得软弱无力的纯子。这时候，纯子的表现肯定是她的真正的面目，一个17岁的少女的内心世界的全部真相就在这里。然而，这个真正面目的流露只有一瞬间便消逝。纯子又变回了原来的纯子。

“你的话就这些？我回去了！”

“等一等，我还有话，我想跟你结婚，只要你愿意，我马上离婚来跟你在一起，我要把你的才能发挥出来，然后，我们……”

“那么说，跟你爱人离婚也在所不惜了？”

“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能跟我在一起你就离婚，那么不能跟我在一起你就不离婚，你这样做也太卑劣了，你应该先离婚，不管能不能和我在一起。”

“但是……”

这是多么残酷的条件，浦部目瞪口呆。

“我回去了！”

纯子用眼角看了浦部一下，朝小巷口走去。

“你上哪儿去？村木不是在楼上等你吗！”



"好啦好啦，我又不是非跟他不可！"

"那么我和你一块走吧！"

"让我一个人走！"

纯子扭头冒着夹雪的细雨朝大街方向跑去。

8



大地解冻了，冰雪溶化了，春天又来到了北国。

4月，田野里，山坡上，积雪慢慢地变薄了。札幌市的大街小巷里，积雪已经基本清除，只有朝北的屋檐下、大榆树脚下偶尔还看到几块残雪，象是被人遗忘在那里一样。

纯子已经是高三学生了。

这个学期开学前，浦部陪着纯子上了一趟东京。前一段时期，她对自己非常冷淡，而为什么这时她又这么温顺恭敬地让我陪她去呢？纯子使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这儿。是不是她早已另有打算，还是她对自己又恢复了信心？浦部不得不认为，这是由于她还在爱着自己。

纯子这一次进京，是去看她的两幅作品——《旋律》和《雨后天晴》，这两幅作品于3月末在上野美术馆举办的女画家画展上展出。这之前，纯子的姐姐已一人进京，并在那里住下了。浦部不过是陪她去而已。

到了东京，他们在上野的御徒町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第二天就一同去看画展了。从上野美术馆的画展到银座画廊，凡是有展出的作品，他们都看了一遍。能与纯子双双并肩走在东京繁华的街道上，浦部心满意足了，如果是在札幌的街上，不知又要生出什么流言来，可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根本没有人看他们一眼，而且，只要是看画，纯子就显

得非常认真。

“有一个人我要去见一见，今天我一个人去。”

到东京的第4天，纯子对浦部这样说。

“你又去你姐姐那里吗！”

“嗯，不知能不能去！”

纯子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足足花了一个小时对镜梳妆，出门时，已经快开午饭了。

这一天，浦部去拜会东京自由美术界的朋友，晚上8点才回到旅馆。纯子还没有回来，他一个人吃过晚饭便上了浴室。

直到晚上过了12点，纯子才回来。

“今天你去哪里了？”

“银座、新宿、青山等等，到了不少地方。”

纯子醉眼迷离，一看就知道是喝多了。

“和谁一块儿去的？”

“你想知道？”

浦部压住心头的怒气点点头。

“中畠荣三郎、内海良久、武内康二先生他们。”

“跟中畠荣三郎去的……”

“对！”

纯子满不在乎地哼了一声，和着衣服仰面倒在佣人已经铺好被子的床上。

中畠也罢、内海也罢，这些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大画家，画坛巨星。这些人对浦部这样一个地方上小有名气的画家，恐怕平时见面连一声问话也不会予恩赐的。

“你认识他们？”

“嗯，今天第一次和他们会见。”

“那你就和他们出去玩了？”

“什么？是他们请我一块去喝酒的！”

是胆大妄为，还是厚颜无耻，不管是谁介绍认识的，总不能初次见面就跟上这些名人到酒吧喝酒，玩到三更半夜呀！纯子的这些行为又使浦部不理解了。不，这些所谓名流的举动更让人不可思议，纯子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微不足道的少女画家，他们居然邀她去玩到深夜！

“那后来呢……”

“就这些而已！”

看着那大模大样躺在床上的纯子，想到刚才她还和中畠这些人一块儿鬼混，一种厌恶的心情使浦部觉得很难再和纯子亲近。他认为，纯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然而，纯子一点儿也没把浦部的不高兴放在心上。

“今天傍晚我去见田边君了。”

“田边，就是上次在咖啡馆见到的那个高中生？”

“对，他出来修学旅行，我把他从旅馆叫出来，带他一块儿去看画，然后又到了这间房里。”

“你们在这里干些什么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他绝不会做那些出格的事。”

“但是，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当然喜欢了！他不象你这样有妻儿。而且，我非常喜欢看他那种欲求不得的痛苦表情。他追求我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情，那种神态，真是太迷人了。”

“他只是默默地看着你？”

“我在这儿换衣服，他就在那边的椅子上一直等着我。”

“别看他还年轻，男人总归是男人，总会有一天他要冲动起来。”

“不过他这人缺乏勇气，这一点我倒受不了啦。”

“别再胡说这些难听的话了！”

“他明天就回去，明天我到上野车站去送他。”

“对中畠荣三郎这种人你可不要掉以轻心！”

“你说得对，这些人看来很不地道。”

纯子象是清醒了，一丝笑容挂在嘴角。她喘了一口气又闭上了眼睛。看着纯子那恬静的睡态，浦部又想起了昨晚她躺在自己手臂上安睡的天真烂漫的模样，现在，她的神情和昨晚的一模一样，真是不可理解啊！

5月，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到了。札幌市内的梅花、樱花舒彩展容，争奇斗艳；洋槐，紫丁香花也不甘落后地竞相怒放，除了远处的山峦还留着残雪，到处漂溢着复苏后泥土的芳香。

在北海道春季画展中，纯子展出了20号《自画像》。浦部也展览了大小相仿的《纯子的脸》。浦部的这幅作品采用了半明半暗的抽象派画法，用大胆泼辣的笔触勾勒了纯子的半边脸。而纯子的这幅作品则是从正面描画了自己的整个脸型。这两幅作品形成对比的创作手法得到了市内画界的高度评价。

但是，在这一片赞扬声中，浦部却无法激动起来。

从东京回来后，虽然纯子也曾有过一段时间象换了一个人一样变得格外温顺，但这只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随着初夏来临，纯子又渐渐地疏远浦部了。

对纯子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浦部已习以为常，他认为这一次仍和平时一样，是她性格中那温柔和傲慢交替轮换出现的一个片断。浦部开始认识到，纯子象是一只猫。猫的性

格安逸柔顺又灵活明捷，只有在饥寒交迫时，它才投向主人，向主人乞怜，但当主人把它抱在怀里安抚疼爱时，它便会慢慢地抬起头，然后冷不防从主人怀里挣脱出来逃之夭夭。猫只有在需要主人庇护照料的时候才亲近主人，等它感到厌烦了，就会马上远离主人而去。纯子每次扑向浦部的神情和猫多么相象啊！

但是浦部却并不因此而厌恶纯子。纯子这只猫，如果你想用绳子追它就范，她反而会跑得更远。如果你让她自由自在，独往独来，她反而会依恋你，即使她有时野性突发而突然出走，但最终还会回到你的身边，你也不必为她的不辞而别而惊慌失措。

然而，只有纯子呆在自己身旁，浦部才能感到这种舒畅的心情，一旦纯子离去，他就很难安之若素、心平如镜。

从夏到秋，浦部就一直处在这种心神不定、忧乐交加而又时时不能把握心理平衡的奇妙的状态中。每当浦部知道纯子又在和别的男人饮酒作乐，他就心烦意乱，郁郁不安。但当纯子突然回到他身边时，他又会前嫌尽弃地忘情地紧紧拥抱纯子。尽管他对那些苍蝇似的围着纯子转的男人嫉恨如仇，但是，这一片妒火中，燃烧得更加强烈的是他对纯子的爱。

11月中旬，纯子又有一个星期去向不明，朋友宗编辑跑来悄悄地对浦部说：

“听说纯子这女人和殿村去钏路了！”

“和殿村？”

“有人在火车上看到他们。”

殿村是今年6月以来开始出入浦部他们聚会的酒吧的一个男人，据说他辞掉了某中央杂志社的职务，为寻找新的工作才到札幌市来的。目前，他还没有固定的工作，是一个来

路不明、身份可疑的家伙。最近经常听到些风言风语，说纯子跟他在一块混，但浦部却万没想到他们居然双双外出旅行。

“不会看错人了吧！”

“不会，他们说，确确实实是殿村。”

“太奇怪了！”

在宗的面前，浦部装作沉着冷静，但心里早已是15只吊桶七上八下了。阿寒是去年夏天他们俩人去过的，那里留着他美好的记忆。钏路就在阿寒附近。纯子和别的男人到那儿去，浦部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一回他无法忍耐了。他从纯子的家开始，找遍了他认为纯子有可能去的地方，但始终没见到纯子的影子。

3天后，星期一的傍晚，纯子又回到焦躁不安的浦部的身边。象一只精疲力尽返回旧窝的小猫，纯子脸上带着几丝倦怠的神情回来了。

“出去旅行玩得愉快吗？”

相隔10天后，浦部又能把纯子抱在怀里，这一回他冷静多了。

“旅行？”

“我知道你和殿村去钏路了。”

“谁告诉你的？”

“区区一个小镇，你藏在哪儿也躲不过我的眼睛！”

“我为什么要藏起来！殿村先生说他到钏路有事，我不过是跟他走了一趟。”

“然后又去阿寒了吧？”

“为什么要去阿寒？”

“你不是和殿村一块到那儿洗温泉浴吗？”

“你说错了，阿寒是我和老师你两人去的地方啊！”

“什么……”

“我不过是和殿村同路而已，到了钏路，我们就分手了。回来时我是一个人的。”

“那你去钏路干什么？”

“我只想去看一看，没别的意思！”

“别编造谎言了，你和殿村睡过觉了吧，你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个只会花言巧语哗众取宠而肚子里空空如也的伪君子呢？”

“我就喜欢他，喜欢他！”

越是逼迫强制，就越奋力抗拒，这就是纯子的性格。浦部虽然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到头来还是自己理屈辞穷，但这次他已打开了情感的闸门，满腔激愤冲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了。

“你这么喜欢他，你就跟他去好了！走吧！去让一个惺惺作态的流浪汉拥抱你吧！别再回来了！”

“我不来了！”

“随你便好了！象你这样见了男人就不想走的女人到处都是！”

“老师你才是见了女人就挪不动腿的人，我讨厌你了，老师！”

纯子象一只愤怒的小雌狮，一声咆哮之后，连外套都没扣上就冲出了旅馆。

浦部还在饶有兴致地回味着和纯子争吵的情景，仿佛这种争吵是一种乐趣。他认为，争吵是一时的，最终她还是会怨消气散又回来的。一只受了伤又饥饿的小猫肯定要回家的，这是他这几年和纯子交往的经验。

但是，这一次事情有点儿不一样了。季节已移至深秋，可仍不见纯子回心转意。尽管他们常在路上或酒巴碰面，但纯子只是向浦部匆匆一瞥，随即扭头扬长而去。这眼色是那么冷若冰霜，简直象杂货铺里的小伙计。而且，纯子身边还总是跟着一些男人，时而殿村，时而村木，时而又是其他人。对此，浦部表面上冷冷相待，心里头却仍然坚信着纯子说的那句话：

"阿寒是我和老师你两人去的地方啊！"

9

11月25日，札幌下了一场迟到的初雪。这一场雪从黎明时分开始便纷纷扬扬地飘落起来，直到下午才停。只半天功夫深秋的红装一下换上了初冬的素裹。紧接着又连续两天大雪，象是要加倍偿还这迟到的季节一样。

第三天，一个雪后放晴之夜，浦部一个人溜到街上来了。这些日子，他要完成许多非干不可的工作，既要准备明年1月在大丸举办的个人画展，又要着手准备参加自由画派明春举办的画展，可是，现在他一点儿作画的心思也没有。

他乘公共汽车到了大街，下车后沿着车站路往南走去。这时，已快8点钟了，上下班的人早已散去，加上天气寒冷，大街上失去了往日的喧闹，更显得冷冷清清。

浦部穿过南一条电车路，跨上了狭窄的狸小巷，从这儿往前走两百米就是薄野区十字路口了。他走过这个区界线，来到一栋红色砖瓦房前。他突然发现迎面走来一个埋着头走路的女人，她头戴贝蕾帽，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路上积雪反射出来的白光辉映出她那苍白的脸。毫无疑问，这是纯

子。

纯子怎么会是独身一人呢？

浦部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走到纯子面前。

“喂！”

纯子被浦部叫住，她抬起头来，害怕地后退了几步。

她是真的惊慌失措，还是想乘机溜走，浦部不得而知，但当时他认为纯子是想逃走。

“等一等，我有话说。”

“我讨厌！”

这一下纯子真的要逃了。事到如今，浦部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上前一把抓住纯子的胳膊，不容分说地拽着纯子朝路旁的小巷走去。

“你想干什么？”

浦部只想把纯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不愿交出纯子，让她落入旁人之手，他的想法只是如此而已。

“好好跟我走！”

“放开我！”

此时，浦部早已把自己的经验教训抛到九霄云外：纯子是一个需要主人抚爱的小猫，这只小猫你越是强迫它，它就越要奋力逃走。

“你想干什么？”

纯子的右手被浦部抓着，她转过身来用左手去掰浦部的手。就在这一刹那，浦部的右手猛地朝纯子脸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纯子被这一掌打得一个趔趄，踉踉跄跄地欲跌未倒，依在后面的墙壁上，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默。被打的和出手打的都愣住了，两人的脑子里都是一片可怕的空白。太不可想象了，他们俩人谁都没意料到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这是可怕的一瞬间的空白，对峙着的双方又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随后，纯子一言不发地朝大街方向跑去了。

12月，浦部看着窗外那厚厚的积雪，深深地感到，自己和纯子交往的这场戏是要彻底地散场了。当时纯子被打了之后跑进了大街对面的咖啡馆，那里面有许多他的同行，这事肯定很快就会流传开来。

事后，浦部冷静下来反省自己，他也闹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在偶然相遇的当时，自己也未曾想过要打她呀！这一记耳光和自己的理性毫不相关，那是鬼使神差的一时冲动。但是，既然是一时冲动，又可说是必然结果。浦部六神无主，心烦意乱，他觉得周围的人和事物都令他憎恨讨厌。

他打算新年期间出去旅行一趟，散散心，理理一团乱麻似的心绪。

他遥想着雪国阿寒，盼望着新年快一点到来。

1 月18日，画室外一阵敲门声把浦部从昏昏欲睡中惊醒。这段时期来，他一边盼望着新年早点儿到来好出去旅行，一边又不由自主地闷在画室里，郁郁寡欢地捱时度日。

入冬以来，大雪把画室的房门堵埋了一半，几乎开不了门了。

“老师！”

门外那轻轻的呼唤声夹着北风的呼啸传了进来。

浦部从生着火的炉子边站起身来，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是我……”

纯子侧着身从门缝里挤进来。

“怎么了？”

“小点儿声……”

纯子用手掩住嘴巴示意道。

“太太还没睡下呢？”

纯子的突然出现使浦部大感意外，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他连人带衣服一把抱住了纯子，仔细端详着，象是要确认是否真是纯子。这时，天并没有下雪，但由于浦部家在郊外，这里北风一吹使白雪漫天飞舞，把城郊四周淹没在一片雪海中。大概是从雪地步行而来，纯子的脸蛋儿冻得象一块冰糕。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

“对，我想见见你。”

浦部再次紧紧地抱住了纯子，从打了那次耳光到现在，已过了50多天了。

“你一定很冷吧！”

“嗯！嗯！我不要紧。”

浦部伸手正要去抚摸纯子被打湿的头发，纯子双手按住了他的手。

“老师，你还生我的气吗？”

“不！我哪里生你的气啊！”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雪水淋湿了她的脸蛋儿，她睁开了镶嵌在这只脸蛋儿上的一双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仰视着浦部。看着纯子这副样子，浦部坠入了自已幻觉的云海迷雾之中，他觉得此时抱在自已怀里的，正是4年前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出现在自已画室里的那个14岁的少女。

“好啦！老师送你回家去，咱们上街去吧！”

“不行，不行，今晚可不行！”

浦部抬头看了看书架上的座钟，时针正好指着9点。

“但是，在这儿又有什么用，咱们还是出去吧！”

“不用了，今晚我必须回家去，今后我们还可以见面吗？”

“当然还要见面，要见的！”

“跟老师在一块时，我心里最踏实，最放心了。我打算找个机会和老师再去一次阿寒湖！”

“我也是这么想！”

这是12月以来，浦部梦寐以求的事。

“冬天也能去阿寒吗？”

“乘公共汽车是去不了的，不过要是想去，可以坐雪撬上山！”

“谁也不会再到那个地方去了吧？”

“只有我们两个人啊！”

浦部又一次紧紧地抱住纯子，披着红色外套的纯子依顺地偎依在浦部的怀里。纯子又回来了，浦部再也不想放开她了！

“我要回去了……”

依在浦部怀里的纯子象是若有所悟的说道。

“再留一会儿吧，你的身体还冷着啊！”

“好了，今后咱们再相会吧！”

“那么我送你回去吧！”

浦部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然后灭掉炉火，让纯子在前面走，自己跟着她走出了画室。

四周民宅寥寥，北风从旷野呼啸而来，把地上的雪花卷起，抛洒在空中，搅得天地一片混沌。他们两人手挽着手，

慢慢向公路走去。

这是浦部和纯子的最后一次相会。当天夜里，纯子乘夜班车去了钏路，她在钏路和殿村相会之后，又一个人向阿寒进发，到了阿寒，她住在雄阿寒旅馆里，以后，她就不知去向了。

浦部对那天夜里和纯子在街上分手追悔莫及。当时他要送她回家，可是纯子谢绝，她执意要一个人回去。不过，如果浦部再坚持一下，把她送回家去，纯子也许还死不了。由于后来纯子还到钏路和殿村相会，人们都说，纯子最爱殿村。

但是，不论是纯子死的当时还是20年后的今天，浦部都不是这样认为的。

"纯子并不是为谁去死的！她这个女孩子想死就去死了！不错，纯子在死前大概真的爱过殿村，但这只是一时而已。我认为，她最后还会回到我身边。这决不是我痴心妄想、胡言乱语，也不是我自尊好强、不甘认输。纯子为我们两人留下了阿寒的回忆，最后她又到那里去死，这不是最好的明证吗？"

年近6旬的浦部雄策目光炯炯而又充满诚实，他反复地念叨着这么一段话。

第三章

一个年轻的记者

1

我在札幌市凭吊纯子遗容时顺路拜会了浦部雄策，然后回到东京过了10天，4月末，我见到了村木浩司。

地点是银座的N宾馆的会客厅。

在此之前，我在札幌市拜会浦部时已顺便向他打听村木的去向。

浦部告诉我，村木10年前辞去了H报记者的职务，到东京某报任职，但不知在东京哪一家报社。当时，我作了最坏打算，我想，回到东京，我一家一家打电话去查询，总会找得到村木这个人吧。可第二天浦部就特意给我来电话说，村木现在东京T报校阅部任部长。

“你如果见到他，请代我向他问好！”

浦部把村木的地址告诉我后又叫我转告他对村木的问候。

我非常感谢浦部的诚意。浦部对曾经为了一个少女而成为他强硬情敌的村木，不但没有一丝儿的怨恨和敌意，反而对他充满怀念之情，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心情极为舒畅宁静。看来20年岁月的风化已经剥落了人们的宿仇，把一切

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

通过浦部的介绍，我得知了村木的去向，第2天，我打电话到报社，与村木约好了会面的日期。

村木按预定的时间当天下午6时来到N宾馆的会客厅。过去我没有见过村木，在电话里我们互相说明了自己穿的西装的颜色，但他在会客厅刚一露面，我立刻就认出了他。

村木的长相和我从认识他的人那里了解到的基本相符。他有一副与轮廓分明的日本人的面部特征相差甚远的脸型，容貌五官端正，因此，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不过，当他走近时我才发现，这张脸表露出一种失意颓唐的神态，这是英俊男子青春逝去后所表现出失意空虚的神态。

我们稍稍寒喧之后，来到了一家立食酒亭，酒亭对面是林荫道。

“20年前，我和纯子热恋时，我所了解的纯子只不过是一个用高中生的眼光所看到的纯子。当时，浦部先生则是用一个有妻儿的男子的眼光看纯子。现在，我知道了他所认识的纯子和我所了解的纯子完全不一样。当时村木先生您是以一个单身的成熟男子的身份与她往来的，假如，纯子是一个多侧面的晶体，那么我们各自只看到了面向自己的一面，要想把时任纯子这个人的形象完全勾画出来，光我当然不行，加上浦部还不够，如果您不在意的话，我想了解一下村木先生您所见到的纯子的另一面。”

我俩靠在酒亭里背光的一角，村木微微点头，深沉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宛如要把20年前的北国往事追忆出来。这大概是他的习惯吧！随后，他用那有点儿低沉压抑的声调向我敞开了他的心扉。

1950年冬天，纯子在上高中一年级时村木认识了她。

当然，在这之前，村木也知道纯子是一个少女画家，她是他的女朋友兰子的妹妹，比她姐姐小3岁。然而，他所知道的仅此而已，其他一概不甚了解。

1月末的某天，村木下班后和兰子相会，把她带到东屯田街自己的公寓里一直玩到深夜，又把兰子送回家去。

当时，兰子高中毕业后在纤维公司上班，她除了工作还写写诗，村木到H报文艺部任职，主编家庭专栏副刊。他们俩人是经过友人驹田介绍认识的，认识之前他们曾在记者和文人常聚会的酒吧见过几次面。

一对情人在温暖的房间拥抱亲热之后，又双双走在冰冷的雪路上，那情景真是难解难分，但兰子惧于父威，从不敢11点之后回家，更不敢在外过夜。这一天也和往常一样，村木穿上大衣，戴上手套，又盖上一顶有耳护的风雪帽，把兰子送出屋外。

1月，札幌地区大陆性高气压季候非常明显，雪是下得少了一点，但仍寒气逼人。这是一个晴夜，月光温柔地铺洒在结冰的道路上，他们披着皎皎月光来到了南16条兰子的家。村木把兰子送进家门后独自再往回走15分钟，就可返回自己的处所了。

村木住的这所公寓座落在东屯田街向东大约50米的右侧，四周围着石墙，村木租了一间远离主房的单间儿。

村木回到公寓已经是12点钟了，小巷里早已空无一人，从马路到公寓大门的10多米的通道上到处堆着齐人高的雪堆。夜色中，雪堆更显得皎白明亮。单间儿只住着村木一人，所以不管他是带女人来玩或是深夜才归家，都不用担心旁人知道，这就是独自一人住在这儿的优越性。

回到房间，村木马上钻进还存有兰子体温的被窝里睡下了。

第2天早上9点钟，他被定时闹钟吵醒，他已预定今天早上10点钟到北海道政府采访。

村木从被窝里钻出来，昨晚他照例没有熄灭炉火就睡下了，房内还相当暖和，他起身向窗外望去，跟昨天睡下时一样，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可能是拂晓时下了一会儿小雪，对面屋顶上又新添了一层薄薄的雪花。村木伸了一个懒腰，点上了一支烟。这时，他突然发现，窗前雪堆上有一小块红色的东西，他感到奇怪，用手指擦了擦冻着冰气的玻璃窗又仔细看去，但仍是模糊不清，他在睡衣外又披上大衣，推开房门出去拿报纸，顺便到外面弄个究竟。

那窗前雪堆插着一束红色的荷兰石竹花。

昨晚他回来时已快12点了，当时明月高悬，门旁的雪堆反射着白光，假如上面落下了什么东西应当是看得见的，可他当时却没发现什么。单间儿里只住着自己一人，石竹花正对着他房间的窗口，来人肯定是在12点到天亮前这段时间里悄悄来到窗前，插下这束石竹花后才回去的。

村木把这束石竹花拿回房内插在杯子里，他给花浇了一些水，然后上班去了。这一天，他的心思一直挂在这束石竹花上。

他冥思苦想不明其中缘故，傍晚，村木试着打电话问兰子。

“昨晚你回去后又到我这来过吗？”

“没有，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什么也没发生。”

假如花不是兰子送来的，最好别让她知道，村木赶紧岔

开了话题。

居然有人深夜悄悄窜到自己窗前，这事想起来真有点不大对劲儿，但并没使他惶惑不安，因为这个人是给自己献花来的，大可不必顾虑重重，尽管插花人是男是女还尚未清楚，但极有可能是女的，至少不会是蒙面大盗或心怀恶意的入侵者。

从这天起，每天早晨，村木常常是一觉醒来就朝这个窗口翘首望去，渐渐地居然成了一种习惯动作。有时半夜醒来，他也朝那儿照看不误。但奇迹始终不再重现，光光的雪堆，再也看不到什么花了。

5天之后，插在杯子里的石竹花枯萎凋谢了。这一天村木又和兰子约会，他们先到外面酒馆喝酒，然后又回到房间里来。这已成了半年多来他们的活动规律，一到11点，村木便又照例把兰子送回家去。

次日清晨，新雪覆盖的雪堆上又插着一束石竹花。

村木象放电影似的把昨晚的事情重新回想了一遍：昨晚，他们先在阿炤蜜喝酒，当时他们遇到的人除了店主人外还有同行岩濑和画家浦部，再有就是兰子的妹妹纯子了，只有他们三人。

是她……

村木第一次想到了纯子。昨晚纯子和浦部一块儿坐在他们对面，她象是和兰子说了几句话，村木只是漫不经心地用目光和她打了一个招呼，之后，纯子就一直是兴致勃勃地和浦部谈话。他们出来时，纯子他们还坐在原来的位子上。

把花插在雪堆上的会不会是纯子？

但又无法证明纯子确实来这儿。村木送兰子回家后又回到房间时已经12点多了，要来也只能是在这之后，可纯子

这样一个年轻女子会半夜三更孤身一人踏着雪路跑到这儿来，简直不可想象。而且也很难想象纯子对自己会有兴趣，因为她肯定知道自己是兰子的情人。

如果说石竹花是自己在和兰子亲热时纯子来插上的，这也不太可能，何况已经两次了，更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

第二天，村木在外喝酒喝到很晚，12点钟才回家，他乘机把昨天插在雪堆上的石竹花拿到纯子画室的窗台下，他一面把花插在雪地上，一面又感到自己的行为实在荒唐可笑。

村木等待着看纯子会有什么反应，他认为如果是纯子插的花她肯定会来对自己说些什么的。

但是村木的期待落空了，纯子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村木满肚狐疑。两天后，他又一次把石竹花放到纯子画室的窗台下，尽管他知道这种举动未免太多情而幼稚。但夜深人静中往人家窗台下送花，对一个27岁的青年来说，这原本就是既惊险又浪漫的。

但纯子依然如故，毫无动静，兰子和她住在一个房里，她可能见到了那束花，但兰子也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

不可思议！村木心里琢磨着，又冒出了另一个念头：我再一次拥抱兰子，可能就知道了。

两天后，村木开始实施计划。这天晚上，兰子和往常一样来到村木的房里，但今天村木没心思和她亲热了，今晚他要弄清是谁把那束花插到雪地上来的。

兰子喋喋不休地说着，她说她想辞掉现在这个公司的工作，到东京去一心一意搞创作，而村木只是不露声色地应酬着，他不时注意看窗外，频频转身从窗帘的隙缝向外望去。

“我回去了！”

兰子象是感觉到了村木的心不在焉，她站了起来。

“是吗……”

村木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他也不想挽留。这时时钟刚指着10点。

“我本想送你回去，可今晚我有工作要赶在明天完成，加上现在还很早，你一个人也可以回去吧！”

兰子默不作声地穿上衣服出了房间，村木目送着兰子纤巧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黑暗的雪路中。他给自己斟上了一杯威士忌。

村木端着杯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看着窗外。

入夜之后，雪愈下愈大，窗外，一排松树和对面的房屋在雪花飞舞中隐隐可见。但照这么下去，到明天早上，地上一定会积起相当厚的雪。村木欣赏了一会儿雪夜的景色，然后起身到厨房，拿起一个新杯子装上水又转了出来。这时已10点半钟了，村木呷了一口威士忌，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外望去。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闪入村木的眼帘，他赶紧把身子从窗边抽出来，暗暗地盯着那个黑影。

隔着玻璃窗看去，外面雪地里站着一个女人，她正朝着这边微微发笑，直到这时村木才看清楚，站在那儿的是纯子。

村木赶紧去推窗户，但窗户被冰雪冻住推不开了，他只好在里面用手敲打着玻璃窗向纯子示意，然后走到大门开门出来。

纯子双手插在红外套的口袋里，她从窗边走了过来。

“果然是你呀！”

“打搅你了？”

“不，快进来吧！”

纯子站在门口走廊犹豫了一下，然后拍打着外套前胸上的雪花走了进来。村木关上大门，挂上锁，把纯子引到走廊前面自己的房子里来。

“啊——”

纯子站在房门口好奇地打量着屋内，屋子中间摆放着一个多用燃料炉，右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个书箱，靠窗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小餐柜，连个衣柜都没有，如此简陋，真是一间大煞风景的单身汉房间。

“我朝外望去，看见是你真吓了我一跳。”

“是吗？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纯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束石竹花递给村木。

“原来是你放的呀！”

“你知道了吧？”

“我只是猜想大概是你！”

“前几天你把石竹花放到我窗前了吧！你猜，那花让谁看了。”

“是你妈妈？”

“不对，是姐姐。”

“是阿兰？”

“她说你这人挺爱打扮呢！”

“那么说，我还是败露了？”

“嘿！”

纯子轻轻点点头，双手还一直插在口袋里。

这只自投罗网的小鸟使村木既感意外又欣喜异常，他迅速捅了捅火炉，让火势更旺，然后倒了一杯满满的威士忌。

纯子摘下贝蕾帽，解开外套的腰带。

"今晚你没有去送姐姐？"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送？"

村木把盛满威士忌的杯子放到纯子面前。

"这么一点儿小事瞒不了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不出来。"

纯子轻轻地避开村木的视线，村木不失时机地抱住了纯子。村木是一个花花公子，曾经玩过几个女人，他知道，这种时候稍有迟疑就会错过良机。

村木原以为纯子会拒绝他，可没想到她却温温顺顺地投入自己的怀抱，然后，按照村木的意愿，她仰起身子抬起了脸，村木轻轻地把嘴唇朝纯子这张温软的嘴贴了上去。

两个人能在这房间里做到这一步，其他事就简单了。村木又吻了纯子一下，然后熄灭了灯光。雪，还在下着，夜，静悄悄的，唯有炉中突突的火苗声响着。炉膛里映出的火光染红了被抱在村木怀里纯子的测脸，村木看着熊熊的炉火轻轻说，我喜欢你！然后又一次抱紧了纯子。

村木是谙熟女道的，常把自己在风月场中的事引以为荣，无论何时，他从不忘乎所以，他喜欢看着女人被拥抱时的反应，这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一种享受。但这一次则有点儿不同了。

纯子虽是一个少女，但她一点儿反抗也没有，尽管初次见面自己就迫不及待，但纯子仍满足了自己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她是那么地满不在乎，视若寻常。

一阵迷乱冲动以后，村木觉得不是自己在看着纯子，而是纯子在注视着自己。他意识到是自己先激动起来，而纯子

却反应冷淡。村木情不自禁地狂乱地背诵着那些说惯了的所谓爱的甜言蜜语，不加思索地把心中的一切都倒了出来，可是，纯子却始终安之若素、不动声色。

神魂颠倒一阵后，村木渐渐冷静下来。这时他醒悟了，比起这个女人来，刚才自己是兴奋过度了！如果说这女人是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情场老手，那还情有可原，可她是一个比自己小10多岁的少女啊！想到这，村木更是迷惑不解。

这是为什么呢？

村木认为，大概是由于对方是一个只有16岁的少女，如此水灵而自己又未曾体验过的女人如今垂手可得，这种轻而易举的收获使自己冲昏了头脑而忘乎所以，此外，他还认为，她是自己情人的妹妹，也是使自己神情迷乱的一个原因。

村木还在回味着刚才那一阵销魂溶滑的情景时，纯子却显得非常轻松愉快。

“我起来了。”

纯子说着从被窝里钻了出来，穿上了内衣内裤。摇曳的炉火，不时映红了她那裸露的肌肤。

村木躺在被子里欣赏着。后来他感到自己老是这样躺着未免太女人似的胆小怕事，他爬了起来，象是要把刚才的兴奋情绪抹掉一样，他又一次轻轻地吻了纯子一下，这一次纯子也没有拒绝，村木一有表示她就伸出舌头欣然接受。

对这样一个温柔顺从的女性，村木觉得，尽管已经占有了她，但这初次占有并不使他产生征服者的感觉，相反，他觉得自己象是被人怜悯而被赏赐抚恤了一番似的。

“哼！……”

纯子左右摇摇头，装着难为情的样子把舌头收了回去，

避开了村木的嘴唇。

“我心里难受，你常常也是这样对待我姐姐的吗？”

“别说蠢话了！”

“蠢话！我们这不是在做蠢事吗！”

看见纯子恶作剧的讪笑，村木顿时清醒过来。

“喂，我和姐姐谁漂亮？”

“……”

“谁漂亮啊！”

“当然是你啦！”

“真的？”

“真的！”

“那么我能告诉姐姐吗？”

“我……”

“对，我告诉姐姐，就说你说我比她漂亮！”

“怎么这样无聊呢？”

“你没勇气把它说出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说这话也好也不好。”

“好了好了！把灯亮了吧！”

灯光再亮时，床上一片狼藉，被子和垫褥弄得乱七八糟。村木赶快把床上收拾好，然后又给炉子添了些燃料，奄奄将熄的炉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下了不小的雪啊！现在几点了？”

纯子撩起窗帘角看着窗外。

“快11点了。”

“我回去了，你送我回家吧！”

“你也害怕你父亲吗？”

“对他我倒无所谓，不过，姐姐在等我啊！”

"阿兰她等你？"

纯子从窗口转身过来，双手捧住两边的头发。

"我身上粘着你的气味了，去不掉这气味怎么办？"

"我又没有狐臭，不会有什么怪味吧！"

"哼！没有?!我早就熟悉你的气味了。"

"为什么？"

村木双手摸了摸自己的面颊，又嗅了嗅手。

"你和姐姐来往后我就知道了。"

"什么……"

"我的第六感观*非常敏感，特别是对气味。"

纯子拎起门边的外套穿在身上，然后紧了紧腰带。

"我得走了！"

"我马上送你回去！"

村木站在镜子前理了理头发。

"喂，今后我可以常来吗？"

"可以！不过我怕阿兰会知道啊！"

"那么一星期来一次吧！就定在星期六下午好了，你把这个时间让给我吧！"

"星期六我可不是半休啊！"

"没问题，我就到这儿来学习好了，这有桌子，又很安静。"

"你复习功课？"

"对呀！每星期我非用功一次不可了，今年春天我们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学习了。

"我真想象不出你在学校的模样啊！"

---

* 第六感观，即，直感。

“我功课本来不错，只是现在不那么用功了，所以成绩不太理想，下次你到学校来看我上课是什么情形吧！”

“就去那个女子学校？”

“男女同校后，不要紧的。”

“我既不是你父兄，又没什么理由，怎么可以到你的教室去？”

“你可以在走廊里透过玻璃往里看，你来了我就从教室里溜出来。”

“这样行吗？”

“我说身体不舒服，他们会允许的。”

村木把炉子的通风口封小了一点儿，然后穿上大衣。

“石竹花就插在这儿吧！”

纯子把带来的花插进还残剩着威士忌的杯子里，然后在村木前走出了屋子。

屋外仍下着雪，但气温有些暖和，他们并肩而行，村木不时产生错觉，以为走在自己身边的是兰子。

来到南16条，横过电车路，走到路灯稀疏的小巷，看到前面亮着灯光的纯子家了。纯子在走到离家2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回头说：

“再吻我一次！”

前面灯光闪亮，村木犹豫了。

“让我姐姐看到不好交待是不？”

“我无所谓！”

村木闭上了眼睛，抱住了纯子，两张嘴又贴在一起了。随着两根舌头不断搅动，村木细细地体味着这种滑润的肌肉接触。他确信，纯子已不是处女了。

“我姐姐就在那里！”

纯子收回嘴后，指着大门旁边亮着灯光的第二个窗口说。然后，她转身朝灯光方向跑去了。

2

村木原认为纯子是一时心血来潮，但一个月后，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纯子突然出现在村木的报社里。

“我想到你房间里学习。”

然后她向村木要了房门锁匙先走了。

村木原定6点钟后去和朋友打麻将，这下不能践约了。一下班他就直奔家里来。

正如她宣称的那样，纯子穿着一身学生制服正儿八经地坐在桌旁正在用功。

“我回来了！”

村木推门进来，纯子转身向村木扑上来。

“你怎么了……”

“你寂寞了吧？”

象一只离开多时又回到主人身边的小猫，纯子把脸贴在村木的胸口上撒娇地轻轻摩挲着，这模样既大胆又可爱，村木感到很新鲜，过去他习惯了兰子那种显得太成熟的亲热方式。

“你寂寞了吧？”

一阵拥抱，亲吻之后，村木又一次把纯子按在床上。

这一次，村木多少有点儿沉得住气了，他仔细地观察着纯子。纯子的身体已发育成熟，已看不出一个16岁少女的体型了，她和成年女人一样，乳房和腰肢相当丰满，乳头似乎也被人拉扯过，显得很长。她已不是处女，从她对性行为

毫不惧怕的态度来看，她至少已有数次经历了。

她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和她那丰腴的体型很不相称，显得迟钝而淡弱。

可以随心所欲了，村木施展起他那花花公子的能耐，可纯子态度却与他南辕北辙，他越是装腔作势，纯子越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村木觉得，虽然纯子已为他牺牲了一切，但却没有完全委身与他，他还没获得已把她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感觉，这一次又没能在精神上俘获降服对方便又偃旗息鼓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村木认为要想随心所欲地支配一个女人，使其在性欲上得到满足是最好的办法。他相信，只要使女人离不开自己便可任意驱使她！但这一次和以往却大相径庭，对纯子，村木这个风月老手也感到束手无策了。

但是，如果就这样浅尝辄止，那也太有损体面。实际上，长此以往，纯子有朝一日总会笑着扬长而去，抛弃自己。

总之，经过第二次尝试之后，村木深信纯子已不是处女，但也没有属于哪个男人。

“你和浦部先生怎么样啊？”

现在村木心里有了一些底了，他漫不经心的问了一句。

“怎么样？你问的是什么？”

纯子光着的肩膀从被头上露了出来，她凝视着天花板。

“你和他有关系吧？”

“你看呢？”

“我认为有。”

“那么你就这么认为好了……”

村木看着仰面朝天的纯子的侧脸，觉得那上面充溢着一

种有持无恐的狂妄气态，那里似乎潜伏着不被一个男人垄断，不受一种爱情制约的独往独来、敢作敢为的女人的野心。

“我想抽烟，把烟拿到这边来。”

村木按照她的吩咐，从床上下来拿来了香烟和烟灰缸，又钻回到被窝里去。

“自从上回我来之后，你和我姐姐会过3次了吧！”

“3次？”

村木点上了一支烟，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不错，确是3次。

“你姐姐告诉你的？”

“哼！我什么也没问。”

“那你怎么知道的？”

“我总会知道的。”

纯子翻身过来趴在床上弹了弹烟灰。

“她回去得晚让你知道的吧！”

“与这无关，有时她比我晚，有时我更晚。”

“那就怪了！”

“我从她身上的气味知道的。”

“气味？”

“对，一闻姐姐身上的气味我便一清二楚了。”

纯子洋洋自得地看着村木，似乎在说，怎么样，你还蒙在鼓里吧！然后从嘴里和鼻孔中吐出一串烟雾来，这副样子就象一个江湖女人在显示豪胆侠气一样，然而由一个16岁的少女扮演出来，不但不使人讨厌，反而觉得有趣可爱。

“可以嗅出气味，那你不成狗了？”

“对，我们和狗一样！”

"我们？"

"是的，我们姐妹俩都知道彼此干了些什么，今晚回去，姐姐也会知道我和你睡过觉。"

"真的吗？"

"真的，前次她就知道了。"

"糟了，糟了……"

村木慌乱地支起了上身，他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现在他要出洋相了。

"你骗人吧！"

"我没骗人，不信你可自己去问姐姐。"

"那么，阿兰怎么还和我来往呢？"

"她喜欢你，而且，除你之外恐怕没有更合适的人了吧！"

"这真够残酷的！"

"有什么残酷的？"

"那你为什么和我？"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

纯子说着又仰脸吐了一口烟圈，村木看着纯子这副杂货店小伙计般的可爱的侧脸，心里头暗下决心：今后我不但要占有她的身体，还要占有她的心。

3

4月，纯子上高二年级了。

按照约定，每周星期六下午，纯子便到村木的公寓来学

习。

由于碍着兰子，村木平时不便到她家里去和纯子联系，于是，星期六下午便成了他和纯子幽会的重要时刻。

每个星期六下午村木下班回家看到纯子在那儿，心里一块石头便落了地。纯子犹如一只没有抽掉翅骨暂居他家的小鸟，没准儿什么时候她会改变主意飞走，但是不论她飞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到了星期六，她肯定还会飞回来的。

总之，村木相信纯子每周会来一次的。实际上，纯子也许只把这天给了他。这一天，无论什么约会，她一概拒绝。村木也一样，星期六这一天他停止了其他一切活动，下了班就直奔家里。从傍晚到深夜，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一统天下，谁也不能擅自闯入。

村木对这样每周一次的幽会感到相当满足，这不影响他的工作，也不妨碍他去会其他女朋友。尽管这个颇受男人注目的女子每周只能得到一次，但却能尽其所乐。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对既喜爱纯子又不想马上跟她结婚的村木来说，应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但几丝不安仍在困扰着村木，这就是他没能完全把握纯子的全部身心。

春去夏来，几次巫山云雨，几回唇枪舌剑后，村木深深感到，纯子并没有被改造成自己理想的女人。他们已经多次接触，但并没有激发出纯子身上热情的火焰。她每次都是逆来顺受，从不有所主动，也不沉溺于情欲。她献出了身体，却保留着思想，她总是用洞察一切的眼光注视着占有她的人。

开始，村木认为这是因为纯子的身体尚未成熟，她的性意识还处在冬眠状态，只要慢慢地启发催促，重复多次之

后，她最终会觉醒过来从而迷上这种游戏的，到那时你这个纯子也就会被牢牢地拴在我的身旁了。

但是，从纯子那种麻木的神态来看，与其说她没有觉醒，不如说她在拒绝觉醒。

总之，村木占有纯子的时候她已不是处女了，即使她尚未有过太多的性的体验，肯定也跟一些男人玩过不少次数了，这些男人中肯定也有浦部这样的中年男人，这么说来，纯子的思春冲动未免太迟了。

她是没有感受到这种乐趣还是不想感受这种乐趣呢？

假如要给她下一个结论，只能是后者。如果是后者，那又为什么呢？村木更想知道，她只是和自己在一起时是这样还是和其它男人在一起时也是这样。如果她只是和自己在一起时是这样麻木不仁，那么自己显然是一个失败者，纯子总有一天要飞走。

村木感到有些不安了。这种心情与浦部想要和纯子结婚的心情不一样，但，他们都想完全占有纯子，这一点两人倒是一致。浦部想用结婚来拴住纯子，而村木则想利用纯子对自己的依恋来控制她。手法各异，目的却是相同的。

夏去秋来。从10月份开始，村木的这种不安的预感逐渐变成了现实。

在此之前，除了外出写生旅行外，纯子确实每个星期六都到村木的公寓来，但现在却经常失约。开始是每半月露一次面，后来是每3周来一次，到了第2年的2月，她干脆就不登门了。一想到纯子离开了自己，村木就越发思念她。

这时，街头巷屋各种流言也传到了村木这里，什么纯子和浦部重新和好啦，纯子又有一个男朋友啦，纯子想自寻短见啦，等等……

村木想找兰子证实一下，但一提纯子，兰子总是爱理不理，非常冷淡，他自己也尴尬得很，无法开口。

村木心想，如果自己吵吵嚷嚷把事情张扬出去，只能使自己名声扫地。为此他不得不忍痛割爱，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3月末，兰子上东京去了，她走后的第二天，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纯子突然不声不响又出现了。

“你到哪儿去了？”

纯子站着一言不答。

“我想你不会再来了。”

“你是不知道吗？”

纯子反问了一句，她的眼睛已不象以前那样炯炯有神，充满青春的气息了。看着纯子这个样子，村木心里想，该是与纯子一刀两断的时候了，今后该轮到纯子来追求他，轮到他拿架子了。村木是一个花花公子，身边有着几个女人，要他死皮赖脸去追求纯子，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你讨厌的话，不来也可以嘛，把钥匙留下你可以走了！”

村木说着，脸上更是一副傲慢得不可一世的样子。男人在那即将收盘时的自信心很重要，村木对这种居高临下，做事英明果断的自我感觉翩翩得意。但纯子对这种端腔拿架不屑一顾，虽然村木下逐客令时她垂下了目光，不过她很快便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钥匙，递到村木面前说：

“我打搅你了！”

钥匙用一条红黄两色捻成的绳子系着，另一头拴着一只熊面小铃。看着钥匙，村木突然又感到失去纯子太可惜了，他想恳求原谅，再恢复从前那样的关系，但村木生性高傲，

对女人他是不会认输求饶的。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什么地方没能使你满意，哪些让你讨厌呢？”

“你没什么值得我讨厌的。”

“那你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

纯子欲言又止，她缄口不语了。

“说出来给我听听。”

“我姐姐不是离开你了吗！”

“你是说阿兰离开了我，你也要和我分手吗？”

纯子使劲地点点头，然后说了声“再见”，便转身跑出大门，冒着纷飞大雪跑到街上去了。

看着纯子逝去的背影，村木回忆起整整一年来他和纯子从认识到分手的情景，他感到似乎是让命运莫明奇妙地作弄了一番！

新的一年开始了，村木努力不再去想纯子，有时在路上或是酒吧里碰到纯子，他扭头一旁，如同路人。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所做的最强有力的反击，这个男人曾一度被一个少女飘忽不定的爱情所折磨，被她牵着鼻子走。直到注意力转移到工作和别的女人身上后，村木才好不容易从精神上摆脱了纯子。

1月中旬，村木请了个迟假，到东京休息了一周，他回到札幌已是16号了。

3天后，19日早晨，村木一面刷着牙一面毫不经意朝窗外望去，水汽冻成冰块结在玻璃窗上，形成一条条花纹，花纹中现出了一个小红点儿。

村木感到奇怪，他走到窗前用手指擦了擦冰冷的玻璃

窗。冰纹溶掉了，从一小块空隙里看出去，那红点儿是一束红色的石竹花。

村木嘴里含着牙刷就跑到门外去，红色的花瓣已经枯萎了，经受了一夜风雪的摧残，花向着窗口轻轻地垂下了头，显而易见，石竹花是昨晚放的。

从这天起，村木四处寻找纯子，但始终杳无音信。

两个月过去了，4月13日，人们发现了纯子的尸体，H报社出版的报纸发表了三段题为“发现纯子小姐尸体”的消息，同时登出了照片，报上说，纯子临死前在钏路会见了她的情人殿村知之。

村木看了这一消息后心情极为平静。

虽说纯子死前在钏路会见了殿村，但只能说明殿村是纯子死前偶然相会的一个情人，正如她最后不属于我一样，她也不属于殿村。尽管她渴望有人紧紧地拥抱她，但她终究不能属于任何一个人。

纯子穿着一件红色外套，把自己埋在雪地里，这情景和那天早晨窗前的那束石竹花太相似了！

在那临死的一瞬间，她肯定想起了那束插在雪地的石竹花，她躺在那白雪皑皑的阿寒山岭上，在那寂静的梦中，她一定想起了我。20年后的今天，村木依然坚信，只有这件事才是真的。

第四章

医生的回忆

1

会见画家浦部的两个月后，6月中旬我再访札幌时拜见了札幌市协会医院的内科主任千田义明大夫。当时正值北海道神宫庙会刚过，札幌市内到处盛开着紫丁香花。

我是应札幌市广播电台的邀请到这儿来参加座谈会的，这样，我就可以顺访千田先生，了解他对纯子的印象。

在这儿必须说明的是，千田先生是纯子高二那年冬天第二次自杀未遂住院时的主治医生，以后，纯子曾就各种问题请教过他。

那时千田先生34岁，刚从大学医务局转到协会医院内科工作不久，作为医院中坚骨干的主治医师，正是他踌躇满志的时候。20年后的今天，千田已升任该医院的内科主任，成了全国有名的消化系统的医疗专家之一。

我在札幌工作时，通过前辈的介绍，对千田先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此行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仔细地向他请教。

“啊！您是想了解阿纯小姐的往事吧！”

千田先生在电话中知道我的来意时，语调充满了怀念之

情。

“我想在札幌期间拜访您，今天或明天就去。”

我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地提出了要求。

“那么今晚您就来吧！”

千田先生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同意了。

千田先生家在札幌市老住宅区山鼻区一处幽静的地方，我到达他家时，他正在洗澡。一会儿后，他穿着一身和服出来了。千田先生曾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白面先生，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医生，如今已50出头，两鬓已染上斑斑白霜。不过当他戴上眼镜，看着他那端庄安详的神态，让人感到，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更显得温厚沉著，老于世故。

我向他问候，并对很久没给他写信表示歉意。随后又简单地谈了一下近况，马上就转入了正题。

“您能给我谈一谈时任纯子自杀未遂前后的一些情况吗？”

“当然可以，我将尽力而为，不过，与其听我杂乱无章的叙述，倒不如请您先看看我保留着的一些东西，对您或许更有用处。”

千田先生频频点头说。

随后，他站起来走出客厅。几分钟后，他从里屋走出来说：

“刚才我下班回家后找了一番，在我的书桌抽屉里还存放着这些东西。”

千田先生那刚洗完澡的白净的手上捧着一迭纸片和一块笔记本大小的画布，画布上画的是一朵呈心形的花，蓝色的背景上重重叠叠地画着许多尖利的花瓣，象是要表现百花在盛开怒放的那一瞬间。

“记得她还给我来过很多信，但只保存这些了。”

“我可以看吗？”

“请吧！”

千田先生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先生的太太端着茶水和点心走了进来。她把茶点放到隔在我们中间的茶几上。太太走后，我打开了那一束纸。

最上面有一个信封，我一眼就看出是纯子写的字。她的字圆圆的，有些潦草，是用钢笔写的：“札幌协会医院内科，千田先生收。”信封很粗糙，过了20年它已经发黄，信封背面写着：“3月5日”，信纸是从市售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办事一丝不苟的千田先生用订书机把信和信封整整齐齐地订好。

“3月5日是她自杀未遂后的第几天？”

“阿纯小姐自杀未遂是在2月中旬，这是她出院后不久来的信。”

我点点头，再次看起了信。

3月5日

四面是令人生畏的空洞，白色的墙壁——。

我恢复神智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听诊器的触压，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她肺部没什么大的问题——

四周又是死一般地沉寂。

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啊！我服阿佗姆自杀失败了！想到这里，我顿时感到脸上的血全部消退了！

我大概真的失败了，我昏昏然地极力回想着，

手指在被子里又一次悄悄地摸了摸西式睡衣的袖口，那里缝有超限量的阿佗姆。

它还在！——好了！再有机会的活！一想到这里，我的脑袋又炸开了似的疼痛。

慢慢地我又恍恍惚惚地昏睡过去。

夜幕降临了，白天又来了，我仿佛感到已经循回往复好几次了。

又是一个早晨。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站在我的床前。

“你记得你吃了什么东西吗？你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

声音柔和，面容和蔼，我知道，话中充满着温情和怜爱，但我心里仍然堵着一团冰冷冰冷的反抗情绪。

“因为我睡不着觉！”

我极力装出坦诚老实的样子，但脑子里却翻腾着一种自暴自弃的颓废思想。

糟了！我又活下来了！他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挽救一个不愿生存的人呢？

一种不可名状的思绪在我心中袭扰，这是一种非常厌世、憎恶一切的情绪。我想起了菊池宽*的那部把自杀者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的小说。

反正我也不能活几天了，还是尽量别把我身边

---

*菊池宽（1888—1948）日本剧作家，小说家，代表作有话剧《父归》等。

的人弄得那么精神紧张。老是对我那么倍加防范。也许我慢慢地平静了下来，耳边传来了护士的窃窃私语。

“她在梦中微笑呢！这个幸存者！她运气真好！”云云。

我只有一个念头，机会又在慢慢地向我靠近。

空虚、绝望、苦中作乐、疲惫不堪，我堕入了交织重叠着这种迷乱心境的无底的深渊。邪念又滋生了，还是让我吃下那些超限量的阿佗姆吧！假如能死的话就让我死去吧！之所以想到死，那是在绝望的深渊中我看到了一束希望之火。

但是，我或许还会生存下来，彼一时此一时也！

总之，我觉得我一时的空虚又得到了充实。

一个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走着，有时他会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前面是两条方向不同目标各异的道路，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这时，只有当他看见了自己的命运之光，他才有继续前进的勇气并果断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如果把那些我们不可理解不能把握的东西称作命运的话，那就这样解释吧！当他找到了返往未来的入口时，他就获得勇气了，这样说或许更加贴切一些。

一个人当他丧失自信无法主宰自己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分钱的硬币投到算命箱里去，以此来判断自己的前程，或者把一本书扔到地上，根据这本书左右翻开的页数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我能苟延残喘下来的精神支柱，它给了我走向目的地的力量。

如果服下阿佗姆死去了的话，那也就一了百了，这也是我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如果我能活下去，我也肯定能脱胎换骨，重走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两种平等企望：求生的欲望和活着的绝望同时向我袭来，逼我作出最后的决断。

我从一片空幻旷漠中醒来了。

在那里，一种没完没了的自暴自弃在纠缠着我。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新的变革。

我陷入了极度的空虚，这种空虚超过了我的心智所能的容纳。这时，我曾试图再次自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丧失了勇气。

我醒悟了，我必须把剩下的阿佗姆扔掉！

用一条黑线串起来的这些大颗大颗的白色的药粒勾起了我万缕情思。

阿佗姆一颗一颗地落在厚厚的雪地里，随着纷扬而下的雪花一起溶化了。

曾经包裹着这些药粒的银白色的纸片被扔到病房的窗外，随着风静静地飘摇而下，这些情景仿佛凝固在我的眼前。

3.5.2

读到这里，我抬起头来，信上的“3、5、2”大概是指3月5日凌晨2时吧！

为了不打搅我看信，刚才干田先生一直坐在那儿默默地抽烟。我喝了一口茶，开口问道：

“她服药后被抬到医院里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肯定是半夜3点钟左右，那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

“抬到医院时，她已昏迷不醒了吧？”

“总之，当时我闻讯后吓了一跳，到观察室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少女啊！啊，对了，她当时也只有17岁呀！我拍了拍她的脸颊，她毫无反应，双目紧闭着，她当时肯定是昏过去了。”

“为此，你马上作了紧急手术吧！”

“她虽然呼吸微弱，但心音跳动却很清楚。我马上扶她起来作了洗胃手术。”

“她服了多大量的药？”

“听她家里人说，她服了20片左右，我们洗胃时洗出了10多片，因为发现早，药还没化完就被抬来了，所以她得救了！要是晚来一会儿后果就不可想象了。”

千田先生把藏在眼镜后的双眼朝空中望去，象是在回忆往事。

“当时阿佗姆很容易买到吗？”

“战后一段时期，这种药很流行，可以自由买卖，阿佗姆是它的商品名，它的主要成份是乙基环已烯基丙二酰脲·钙，是作为镇静药出售的。一般服一至两粒，这种药连续不断地服用造成习惯性药瘾，必须逐渐增加用量。有的人服用这种药后在进入睡眠状态前会产生一时的幻觉，这是中毒现象，好象太宰治*也是服用这种药自杀的吧！”

“是的，我记得好象是这样。”

---

*太宰治（1909—1948）日本作家，中年才盛，自杀身亡。代表作《斜阳》在我国有汉文译本。

“这种药很厉害，现在必须有医生开的处方才可以买得到。”

“当时纯子是中毒了吧？”

“她可能经常在睡不着时服这种药，所以看起来没有中毒现象。那时，这种药在艺术家中很是流行，阿纯小姐大概也是跟他们学的吧？”

纯子经常服用这种药，这是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的。

“她既然没有中毒现象，那当时她服药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杀了？”

“我想是这样的，她可是服了20多粒啊！”

“是吗？”

“这种药服用过量后会造成急性中毒，运动中枢、呼吸道中枢将会被麻痹，几小时内就会死亡，不过纯子并没有麻痹到那么严重。”

“这种药物的致死量大概是多少？”

“一般大人为30颗左右。”

“那么她服下去的药就是全部溶解被吸收掉也不会导致死亡吧！”

“我没有详细查问过纯子小姐到底一共服了多少药，有多大量，但是，她的麻痹是中等程度，她大概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天，就是一般病人醒来以后也常常会发生麻痹，而且会有气管炎并发症。所以，恢复时间较长，为此她住院留医了半个多月。”

说句老实话，我是在那之后相当长的时间才知道纯子有过这么一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当时，我还以为她是因为吐血而住院疗养的呢！

我为当时我的麻木不仁感到啼笑皆非。我又拿起了一封

信，这封信和刚才那封的信封、信纸一样，甚至连书写格式也一样。

千田先生为了能让我静心看信，又默默地燃上了一支香烟。

3月8日

不知何故，今晚我总感到头脑乱烘烘的，老是理不出头绪来。我处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中，感情失控。我非常害怕这种心境。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东西我更是惟恐让人看见。尽管我意识到这些，但我还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

假如我心里的话不倒出来，我是难以平静的。话虽如此，到头来我或许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过去，每当我陷入这种困境时，我总是选择失误，酿成可悲的结局，这种教训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痛感：世界上不会容忍我们"做得太过于真实的。"

我之所以一句一顿杂乱无章地拼凑我的文字，大概是为了遮掩那随时可能泄露的我内心深处的隐秘。

我就敞开心扉亮出隐私又怎么样？我真想大声疾呼：真实！但是，一场混乱之后我那表面上正人君子的另一个我又在恐吓嘲笑我！

这大概就是掩盖着我内心真实的虚假的外衣的我的真实吧！

"正如无论什么作品，如果它没有形式和内容的协调，则很难进入艺术珍品的宝库，只要我激动的心得不到某种控制，我将重蹈覆辙、再演悲剧！"

我就这么提醒自己，但是——

今天，我看着披着夕阳走在下班回家路上的您的身影，我心中升起了某种近乎羡慕的心情，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仿佛看到了过去我未看到的您的另侧一面。

后来，我和左右田先生的太太两人漫无目的地走在漆黑的夜道上时，我突然陷入一种想委托你试试看的奇妙的哀愁中。

向这样一个上了年纪而又思想幼稚的太太把我的思想全盘端出之后，一种无法言表的感激之情又涌上我的心头，我甚感意外。

冷静地考虑了一下我现在的生活之后，我有了如下的感想：

我犹如跟着一叶小舟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中畅游，游着游着，一种狂热的冲动驱使着我，我想脱离小舟，随心所欲任其自然地漂向某一个地方。然而，另一种恐惧感又使我游了回来。

如果爆发战争，扔下炸弹，把我的希望和人世间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那才好！不知为什么，当我鼓起勇气向着新生活迈步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又悄悄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理智上我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但感情上我却希望战争。真要命！

这两种矛盾的思想根深蒂固地盘扎在我心底。

3、8

读完第二封信后我对千田先生说：

“看来纯子是把给你写信当作一种乐趣，当作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她也曾来我家几次。”

千田先生说着，转过头去问给我们换上新茶的太太说：“喂，她来了几次啊？”

“象是4次吧！”夫人回答。

“她是为什么事来的？”

“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随便坐一坐，聊聊天就回去了。”

“您是她的医生，她或许能无所顾忌地向你敞开思想吧！”

“也许是这样吧！”

千田先生点点头，我又去抽出一封信。

3月9日

冬天不会永不完结！

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心情悄悄地掠过我的心头，我的性格被它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要把握住稍纵即逝的瞬间冲动。”

“只要有了瞬间的喜悦，从此就不必害怕什么东西了。”

我被法国艺术家波德莱尔*的这一席话产生了共鸣，过去我极力地压抑瞬间的冲动，只是小心翼

---

*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代表作《恶之华》有汉译本。

翼地惟恐时间全都凝固不动。

我越是想把那突如其来的冲动隐藏起来，越是激起我按捺不住的兴奋。

新的变革已经到来了？

零零碎碎，丢三拉四的，我信手写来，写到哪里算哪里。

3、9、3

又是一封信，也是用从日记本撕下来的纸写成的。前了封信是竖格纸，这一封是横格的，纸的上方印着若山牧水*的歌咏四季的短歌和芭蕉**的俳句。纯子的信仍是竖格写，编页码不用阿拉伯数字１２３，而写字母ABC。

开头也没写日期。

这一次我打算换成日记的方式试着写看。

这是多么令人窒息的气氛啊！

学校——这种地方是圣人之府，干净得令人作呕！

课桌旁，教室周围，我走过的每一条道路，朋友的脸色、态度，还有老师的神态，往往都是装模作样，四处干净得令人反胃。

---

*若山牧水（1885--1928）日本诗人，代表作有《海之声》等。

**芭蕉，即，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俳句家，代表作有《冬日》、《春日》等。

"啊！她还活着呀！"

那些总想寻找一点刺激的朋友就这样评论我，他们仿佛看穿了我的内心世界。

我的用心肯定人人皆知。

这种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啊?!这个人?!人们的冷言冷语。

我真想朝自己身上吐一口唾沫！朝这个既懦弱又不断搜寻内心不寻常的我吐上一口唾沫。

"Going my way"*我自言自语地说。

过去，我常常把这话挂在嘴边，然而不知何故，此时我说出来却是如此空泛无力。

"恕我直言，你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啊！"某君说。他说这句话时那副令人憎恶的面孔至今仍在我眼前乱跳。它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不由使我怒火中烧！但最终我还得强作笑脸。低头默认。

我悲哀。我痛苦，但我哭不出声。

"今后，你就瞧着吧！"

过去，每当遭人轻蔑时，我总是含泪仰天大笑，唱出这样激奋的高调，可现在不知为什么，我每每是哑然无声。

"艺术这玩艺儿，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情感发泄，你何苦这样呕心沥血不惜生命的如此看重呢?"

这是曾想当一个名作家而最终只成了一名教书匠的A君对我说的，我常常为此感喟。

---

* 英语走自己的路。

尽管我深明此理，但我还要生存下去。即使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欲望，我也要生存下去！

面对眼前这个世界，有时我会突然感到它对我具有一种不可言表的强大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同时又使我惴栗不安，令我生畏。

妥协、失败、魔鬼般的诱惑，正向我袭来。

画展迫在眉睫。

只有一个月了，但我那三张画布依然是空无一物的搁在我画室的一角。

我被报纸吹捧为今年的明星！

我暗下决心，今年要大干一场，可内心深处却又有一种悲哀的矛盾。为什么呢？

“我并不想吹给别人听，我只是想吹给自己听。”那个吹笛少年说的这番话宛如一块黑云压在我心头，憋得我心慌意乱。

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吹笛少年的那种超然度外、自我陶醉是行不通的，是不会被人们容忍的。

时光悄悄流逝。

我无所作为地默默地看着逝者如斯。

放学回家，死睡了半天，毫无生气的我。

我或许就这样完了！

剩下的一丝创作热情已被周围世界向我涌来的黑潮吞没了，荡然无存了。

干脆来一瓶麻药——

突然，我甚至想到了这一步。

我难道还没忘掉这种恶习?!

这肯定又是魔鬼的窃窃私语。

1951年3月12日

我读完信后把它放在桌面上，一共就这么4封信。

此外，还有一张明信片，这是1952年的贺年片。左上角有一幅红色风筝画，上面盖有邮戳，这张贺年片不是寄到医院，而是寄到千田先生家来的。

明信片背面上方四分之一的地方用钢笔画着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图画，图案由一个女人的躯体和鱼目拼凑组和而成。下面写着恭贺新年四个字，图案两侧写着如下文字：

——我要象小草一样生活，在这大地上牢牢地扎下根。但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那样，那叶子上的致命创伤常常引起我阵阵心痛——

千田先生松开抱成一团的双手，看了看我，似乎希望我快些看完。

“对您有些参考价值吧！”

“谢谢您了，您让我知道了一些我过去不曾知道的东西。”

“即使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每当读起这些信，总会使我想起往事。”

千田先生说话时看着我刚读完的信件，眼光充满怀念之情。

“她也有为自己烦恼的事啊！”

“因为她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呀！”

我点点头赞同千田先生的看法，但说实话，光看这些

信，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纯子为什么自寻绝路。

“信上写的日期是3月份，看来她都是在这个时期给您写信吧！”

“对！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两三封，几乎全是这段时间来的。”

“奇怪啊！”

“正如有人说过的，一个人心情舒畅时，多少可以写些东西，而抑郁烦闷时，则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阿纯小姐也有一时心血来潮的时候啊！”

千田先生说完话微微一笑。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什么问题？”

“纯子在这次自杀前，记得是在女子中学二年级时，她在理科实验室里喝高锰酸钾企图自杀，真有这么一回事吗？”

“嘿……”

“您知道她那次自杀的原因吗？”

“关于这件事，在给她治病时我也曾问过，当时她没有回答，可是后来快要出院时阿纯小姐却主动地向我道了出来。”

“是什么原因？”

“阿纯小姐大概是对女子学校的一位理科老师有好感，那个老师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人长得很帅，可当时这个老师却对比阿纯小姐大一岁的另一个女学生感兴趣，这个女学生的名字我也记不清了，人也是长得很漂亮，为此，阿纯小姐参加了生物学习小组，经常夜里出海去游泳。”

“夜里出海游泳，这是为什么？”

“生物学习小组每年夏天都要到小樽附近的忍路临海实

验场去住上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海洋生物观察和一些简单的实验。到那里后，阿纯小姐常常在晚上穿着游泳衣下海湾去游泳。”

“她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她想由此引起老师的关注和忧虑，以便把老师的注意力吸到自己身上来。”

“啊……”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千田先生这么一解释，我猛然感到这种举动太符合纯子的性格了，只有纯子才会这样做。

“尽管老师也很为她担心，但纯子最终没能引起老师的兴趣。”

“那倒是！”

“那个深得老师宠爱的学生好象也在生物学习小组里。”

“她是想和这个人面对面较量一番？”

“可能是这样，但她没能压过对方，所以，她就喝了高锰酸钾！”

“她是在理科实验室里喝的？”

“大概是。”

纯子的这种荒唐的大胆真令我惊讶，她怎么能用生命来作赌注干这种事呢！

“她第二次自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个嘛，我也问过她了，可她没有明确告诉我，可能是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她就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那么，这只能靠我们的推论了！”

我再次看了一眼放在茶几上的那些信，最上面的是那张写着“恭贺新年”的明信片。

——但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那样，那叶子上的致命创伤常

常引起我阵阵心痛——

“这个创伤是什么意思呢？”

“您说什么？”

“她大概是说亚当与夏娃的那个故事吧？”

“也许是吧！”

千田先生象是自言自语，突然，他象发现了什么新东西似的把贺年片拿在自己手中。

一提到有关木叶的神话故事，我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当然除此之外也许还会有别的什么木叶神话的故事，但我没听说过，千田先生也不知道，纯子也可能在讲别的什么神话故事。但是，既然用它来暗示自己的心境，那她肯定想使对方知道她的来由以了解她话中的涵义，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

“木叶的创伤，她指的是哪些东西呢？”

“是啊！”

面对我的疑问，千田先生也流露出几分困惑的神情。

木叶的创伤，这当然是指阴部，不过，我并没有这样简单地理解，在这里，倒不说她是在比喻男女之爱的。

本来纯子这女人就喜欢用那些耸人听闻、虚张声势的语言。

“——我要象小草一样生活，在这大地上牢牢地扎下根，但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那样——信是这样写的。她是说，我很想象一颗小草那样，顽强地生活下去，但从前的创伤不时隐隐作痛，我还是支持不住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她自杀未遂后，我曾对她说过，今后你不能再这样做了，你应该好好地为自己着想，顽强地、脚踏实地生活下去！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给她的忠告，当然也包含了我这个

长辈对她的劝导。如果您的分析是对的，这大概就是她给我的回答吧！”

“这么说来，她的意思是，虽然我也明白老师您的话，但是，我力不从心啊！”

“说实话，我并没有把阿纯小姐当成一个大人来对她规劝说教，既然她小小年纪便投身艺术世界，过着放荡的生活，我旁敲侧击地这么几句劝告是不会起多大作用的，实际上，她真要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女人，她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那倒是，但是现在看来，虽然她能如此坦白，当时肯定有许多问题对她纠缠不休。”

“正如这些信中反映的，纯子当时正被焦躁和压抑轮番折磨着，她的情绪正处在一种飘摇动荡的状态之中。”

“看了这些信，我才第一次知道她也曾为创作不出作品而懊恼过。”

“是啊！她初露头角就被人捧为天才少女、画坛新星什么的，如此大肆渲染，使人们对她另眼看待，大家总希望她不断有佳作问世，这对于年纪轻轻、画技尚未成熟的少女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一点浦部先生和您也颇有同感！”

“她身体复元后，我跟她谈了很多，对她的心境也有所体察，当时我就觉得，阿纯小姐曾为创作苦恼烦闷不堪。”

“但是，如果说她第二次自杀是为了摆脱创作烦恼，是不是显得有些证据不足呢？”

“证据是不够充分，说她不能创作是指她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有所作为，不能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创作，这和五六十年代的画家所碰到的问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她还在信中说，学校里充满着令人讨厌的气氛，头脑乱烘烘的。把这些联系起来，可看出她对当时所处的环境深恶痛绝，她被某种东西深深地困扰着，感到烦躁不安，她曾努力回避、逃脱，甚至反抗这种东西但又力不从心，因而希望爆发战争，落下炸弹把一切都炸得一塌糊涂以得到解脱。千田先生刚才您说她情绪不稳定，那么您的根据是什么呢？”

“情绪不稳定是思春期少女的共同心理特征，一般来说，每个女性都有这种倾向，但纯子情绪的摇摆不定尤为突出，显得有些异常。”

“这是先天性，即，所谓的性格决定的，还是后天环境引起的呢！”

“人长大以后，其性格就很难分辨哪些是先天遗传的，哪些是后天造成的了，所以，现在所说的性格，通常都包括这两个方面。这些暂且不论，就纯子本人来说，她天生富于情感，或者说，她天生具有一种狂热而专注的性格，而且，她对色彩、形状的感觉比较敏锐。”

“因此，她非常热衷于绘画艺术，您是这个意思吧！”

“她曾经用小刀在病床枕头的木板上刻蛇和女人的画像。当时，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连饭也忘了吃，她刻得相当出色，我和护士都被这幅画迷住了，甚至忘了责骂她损坏公物的行为。”

在学校也有过此类行为，我记得她曾在自己的课桌上刻画过玫瑰花和一些动物。

“她这种专一执著的性格实在了不起，不过千田先生您知道吧，她和不少男人谈过恋爱，而且每次都是时间不长，草草收场……”

“您是说，她这个人的本质是水性杨花，朝秦暮楚，很

不专一？”

“是的！”

我也曾和纯子有过一段朝逢夕离的恋爱史，也许是这个原因，我很难相信纯子是一个专一重情的女人。

“如您所见，我认为阿纯小姐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情场老手，对男人很有一套办法，她自杀未遂住院时，我也听到不少有关她的传闻。”

“她同时与这么多男人打交道，并不能说她没爱上哪个男人吧？”

“我认为恋爱对象多不一定就是水性杨花，阿纯小姐和那些男人的恋爱都是认真严肃的，只不过她没那么多时间去专注罢了！”

“不过，我想如果真的对一个男人忠贞不二，她是不会如此频繁地改换恋爱对象的吧！这些情况我是拜访了许多人之后才知道的，她有时甚至和几个男人同时来往呢！”

“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认为，与其说纯子在谈恋爱，不如说她在憧憬恋爱，说她在憧憬恋爱，不如说她在渴求恋爱。我认为，在恋爱的初期，阿纯小姐肯定是真心地爱着对方，并有短暂的热恋，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她就象看破了什么似的幡然醒悟，不再满足这种恋爱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说一句咬文嚼字的话，或许可以说，阿纯小姐永远是一个向往恋爱生活的放任主义者。”

“这么说来，她是想爱的，只是她一旦爱上了就发现这不是她需要的那种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走马灯似的转移目标呢？”

“看来，或许只能说，没有她真正喜欢的人。”

“但是，她身边有那么多情愿为她效劳的男人，其中几

个还和她有过肉体关系，她与这些男人轮番地谈情说爱，居然没有一个让她真正喜欢的男人，这也未免太忘乎了吧！”

“那是我在和阿纯小姐的谈话中突然感觉到的，可能是一种直觉吧！我总感到，在对待爱情的问题上，阿纯小姐的确非同一般。”

“您说的非同一般……”

“嗯……”

说到这里，千田先生似乎有点儿难于启齿，他从袖口掏出香烟，燃了一支抽起来，我也点上了一支烟，待千田先生吸了一口后，我又问：

“您是说在情欲方面吧？”

“从广义上说，也包含这方面……，不过，我认为阿纯小姐在同男人恋爱时，除了您说的那些花样外，她还有着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恋爱方式。”

“别的恋爱方式……”

“嗯。”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千田先生象是再次审认自己的想法似的看了看烟头。

“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地异性交往关系……”

“那么，是一种更为亲近的……”

“再具体一些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阿纯小姐似乎知道超出男女恋爱的其它一些东西。我觉得，她和那些名声不太好的男人们的恋爱，虽然也是一种爱，但正如一只稚鸟常常会从鸟巢飞出去觅食而一无所获又飞回来，它不知道更大的爱就在它身旁一样，纯子小姐对那些男人的爱不正是这种盲目的追求吗？”

假如千田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我就成了纯子这只小

鸟飞出寻食的目标——傻呆呆地在鸟巢旁飞来飞去的小虫。

“您是说，她和浦部先生及到钏路拜访的殿村关系都属于这么一种恋爱？”

“我不知道他们和纯子的关系有多深。”

“他们和她都有过肉体关系。”

“然而，纯子并不把肉体关系看得如此神圣，与其说阿纯小姐是喜欢一个男人才委身于他，倒不如说正好相反，她认为只要委身于他，就能狂热地和他恋爱，您不这样认为吗？”

“您说得很有道理。”

我记得浦部曾说过，他和纯子亲吻时她总是睁着眼睛看着他。她这种清醒冷静不为所动的态度不正说明她在和那些男人的交往中还隐藏着另外一种爱吗！

“刚才我的话都是些毫无根据凭空想象，请您别过分认真，我只是解释一下为什么阿纯小姐跟任何一个男人的恋爱总不能持久而专注，这样去理解或许容易一些罢了。”

夫人又走进来，为我们斟上了一杯新茶。这一带虽是市中心，但这房子在小巷深处，周围很安静，而且，虽说是城市，札幌这地方还残留着几分空旷沉寂的田野气氛。

“刚才您的话如果是真的话，那纯子的爱就有点非同寻常了。”

“嗯……”

“她15岁就结交男人，同时和几个男人来往，这事本身就说明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这些姑且不论，可她既渴求爱情，又朝三暮四地不能专注于爱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异常现象吧？”

“我也是这么想。”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她这样异常呢？”

“那……”

千田先生呷了一口茶，然后仰头望着天花板。我这样刨根问底地穷追不舍，大概这位聪明俊秀的内科大夫也感到有些为难了。

“说她热衷于艺术又未免过于夸大其辞，使人难以相信，可她那别出心裁的恋爱方式却又令人迷惑不解……”

“这也许是我的一种猜测吧。阿纯小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丰富的阅历，也许已经超越了她那样年纪的智力所能承受的负担，她也许没能消化吸收这些知识和社会经验。”

“您是说，她的经历虽短而又太复杂了?!”

“因为她年轻，所以感受力越强，对她这颗明白事理太多的心就伤害得越深。”

事情确是这样，当我为第一次接吻感到惶惑惊愕、局促不安时，纯子已经结交了好几个男人，堕入艺术的迷雾，尝到了各种舆论的折磨和众目睽睽之下的那种不自由的痛苦。尽管她思想早熟，但对于一个高中女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负担。

“对女人的爱影响最大的是她的初恋。”

听了千田先生这句话，我又想起了浦部说过的话：我并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纯子在认识浦部时才14岁，在这之前，纯子真的有过性的体验吗？

“有人说她接触的第一个男人是浦部先生。”

“我没有作过详细调查，但我觉得，在爱情上，阿纯小姐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可怜的？”

“她十五六岁就谈恋爱，她付出了全部身心还得不到满

足，仍然感到空虚，如果这是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同情吗！”

“您是说她的身体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承受爱情吗？”

“不！这是另外一层意思，作为医生，我曾经几次观察过阿纯小姐的身体。”

“她的身体怎么样？”

我一下又来了劲儿。

“老实说，我初次给她诊断时，我感到十分惊讶，一个17岁的少女身体怎么会这样的呢！她的面容天真纯洁，可她的乳房和腰身已经发育得俨然一个成熟妇女的样子了。”

“那么，您一眼就看出她不是处女……”

“是的。”

千田又燃起了一支香烟，看着他那文雅端庄的侧脸，我情不自禁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强人所难的问题。

“很不好意思开口，千田先生您和她……”

被我这么一问，千田先生慢慢地点点头。

“说来也怪，我总感到和她特别亲近。”

原以为千田先生会不高兴，想不到他倒通情达理：

“事情已经过去了，坦率地说，我也曾迷恋过她。尽管我知道她已不是处女，但她那富有青春活力的17岁的身体对我这个30岁的中年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当然，那时医院里也有比她年轻可爱的女子，可没有一个象阿纯小姐那样思想敏捷、活泼风趣。阿纯小姐也许猜到了我的心理，她大概也想捉弄一下我这个任何事都装得好象比别人懂得多的中年医生。她出院以后常常打电话到医院来，有时还到我家来找我，就是没事她也经常默默地坐在我身旁，一本正经地为我沏茶。这些信就是那个时候她写给我的。”

“这以后……”

“嗯，明说了吧！我和她只是亲吻过，而且只有一次。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整理资料，她偷偷地进来说，请您吻吻我吧！我当时非常惊奇，我问她怎么了，可她什么也不说，只是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吻她。”

这种举动太象纯子的所作所为了。

“就这样结束了？”

“遗憾得很，如果当时我有所要求她可能会依我，但那是医院，我不敢妄为，虽然我对此很有兴趣，但我还是分得清界限的。而且当我亲吻她时，我感到阿纯小姐追求的并不是和我恋爱，或是肉欲上的发泄，而是想在这短暂的接吻中把我忘记。”

“那么，她并不是真心爱你。”

“她要求我吻她的那一瞬间，或许真的爱着我，但我感到她心灵深处却在骚动着一股烦闷焦躁，飘摇不定的情绪。”

“您是在吻她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感觉的？”

“要说人有直感，这就是我的直感。”

“那么您这样做不感到很遗憾吗？”

“通常人们会这样认为，可我不这么看，说我争强好胜故作遁词也行。我和阿纯小姐与其说是互相倾心，不如说只想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更为妥当。”

“这才是聪明的！”

“看来也是如此。”

“确实略高一筹。我拜访了与纯子相爱过的几个男人，他们都由于和纯子有过一段感情纠葛而在心灵上或大或小受过创伤。”

“我如果不是用一个医生的理智去看待她，恐怕也彼此

彼此了。”

如果是那样，时间长了，纯子大概也不把千田当作医生，而把他当作一个男人来引诱他，使他堕入情网，最后又残酷的把他抛弃了。

“我居然这样冒昧地提这些问题，真对不起您了。”

“没关系，事情已经过了20年了，就是杀人案也超过了法定的有效判罪时间了。”

千田先生爽朗地笑着说。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象千田先生这样不拘小节的人是少见的。

“说到她的身体，我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她的肺结核病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肺结核？”

千田先生拿下嘴上的香烟，迷惑不解地看着我。

“她因肺结核吐过血啊！”

“什么时候？”

“喂，您不知道？”

“嗯，我可从未听到这些事。”

我慌了，身为大夫的千田先生居然不了解这事，未免也太粗心大意了。

“你们医院没给她拍过X光照片？”

“当然拍过，她恢复意识后又患了肺炎，我给她拍了好几张X光照片，可没发现什么结核的迹象。”

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纯子不是得了肺结核病，那雪人上的鲜红的血迹又是什么？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厚厚的云雾笼罩着校园，在校园的一角，纯子伏在雪人身上吐了血，当时在场目睹这一切的不只我一个人。当宫川怜子急匆匆地跑到图书馆报告大家

时，我们全都跑去看了。我跑到现场时，纯子已被老师背回家，洁白的雪人身上还残留着点点鲜红的血迹。

纯子得了肺结核病。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怀疑。她的肤色是那样苍白无血，身体是那样软弱无力，经常旷课，不参加体育活动，整日沉溺于绘画中，这些都是由于她患了肺结核病的缘故。事实上我们的班主任也这么说过，所以我们还认为最好别让她值卫生日了。

不仅是学校的老师同学，就连浦部、村木等人都是这么认为。浦部曾经告诉我，他以为纯子患有肺结核病，体弱无力，所以出去写生旅行时，没敢勉强她学画，看来他是不会骗人的。

“她不是吐过血吗？”

“如果是吐血，那病情就是相当严重的了，而且必需卧床静养，这种病人是不可能晚上出去饮酒到深夜的，也不可能出门旅行！”

他的话的确有道理，一个肺部有病的人和纯子那放荡不羁的生活是很难联系在一起的。

雪人事件后3个星期，纯子就来上学了，记得当时我为纯子身体的迅速康复感到惊奇不已。

“会不会是她知道了自己病情严重因而自暴自弃呢？”

“绝对不会的，如果她吐了血，那病菌肯定也要传播出来，传染到阳性人身上，如果她真有其病，我是不会和她接吻的。”

3个星期后她来上学时，曾用命令的口气叫我吻她。当时我一时确有些为难，但又考虑到如不顺从她，就无法证实我的爱心，所以还是吻了她，之后，我还强咽下混着她的唾沫的口水，至今，我对当时那种很不是滋味的情景还记忆犹

新。然而，不论是我还是浦部、村木以及纯子家的人，谁也没有染上肺结核。但如果她不是真吐血，那雪人身上的鲜红的血迹又是什么呢？我茫然了，无法理顺我的思绪了。

“她真的没得过肺结核病吗？”

“一点儿也不假，她的病历无此记载，后来我从每个月给她的肺部照片上也没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她本人也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这种病。”

看到千田先生这样的名医说得如此坚决肯定。无论如何，此时是不庸置疑、不可反驳的。

“您认为她得过这种病？”

“不仅是我，当时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

“是吗？”

“如果她真的没病，那她为什么要制造这么一个假象呢？”

“那……”

千田先生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香烟头还拿在手上。我感到有些颓唐扫兴。

“如果这样的话，阿纯小姐大概是想编造一个神话。”

“神话？”

“对，阿纯小姐自编自演的神话……”

“这么说，我们这些人都老老实实地被她骗住了！”

“说被骗有些过分了，因为其它人却享受到了这个神话的乐趣，并且很喜欢这个神话。”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有些心领神会了。由于患有肺病，纯子给人的印象便是一个弱不禁风、皮肤苍白、情绪飘摇、敏感多疑的少女，看来我是迷醉于这个神话中，又喜欢这个神话的。

“这么看来，她本人从来没说过自己患了肺结核病吧？”

“对啊！也许阿纯小姐只是稍作暗示，造了一点气氛，而周围的人都把这事加以渲染夸张了。”

此时，在我眼前，这个多姿多彩的纯子又展现了她的另一副面貌，她象一个万花筒，既迷人又骗人。

2

壁炉上的座钟响起了柔和的报时声，已经9点了，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多小时。

“承蒙您百忙中陪着我坐了那么长时间，实在对不起您了。”

“不、不，没关系，经常聊一聊这些往事也可以换一换这里的气氛呢！这很好嘛。”

“我再想问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请吧！”

我在沙发上轻轻地欠了欠身。

“她最后去阿寒是1952年1月18日，当时，您还和她见过面吗？”

“那时正值隆冬季节，记得是12月中旬吧，她出院后曾有一段时间常给我写信，还到医院来找我，可不久后，她象把我忘了似的不见音信了，我还以为是她的病已经好利索了，可以参加各种活动而无暇顾及我了，可那天日近傍晚时，她又突然出现了。”

“是为什么事来的？”

“她是来让我给她写诊断书，要写上身体不好，建议做人工流产。”

“人工流产？”

“当时，人工流产手术还没有现在这样简便易行，必须要有医生证明，说明此人不能怀孕，才能做人工流产。”

“那么，她是怀孕了。”

“我问过她了，她说诊断书不是她自己要的，是哥哥的女朋友要。”

“她是为哥哥的女朋友特意来找您的？”

“我也知道，诊断书上写的名字不是她的。”

“不过，她用这张诊断书也可以自己去堕胎吧？”

“如果她想做，不是不可以的。”

“那么您写了？”

“我当然没有写，不管她怎样求我，我是不能给一个我没亲自诊断过的人开诊断书的。”

“这样，她……”

“虽然她对我甚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不一会儿她就走了。”

纯子为什么要求别人干这种事呢？纯子身上的又一个未知面又出现在我面前。

“如果当时她没说实话，她真的怀孕了，那么她是带着身孕死在雪中的啊！”

“嗯，也有可能，不过，她是否真的怀孕也很难说清楚。”

“后来，她……”

“她后来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来，新年过后，1月中旬，她又悄悄地来到我身旁。”

“这次是为什么来的。”

“她说要向我借钱。”

“要多少？”

“我记不清了，象是两三千日元。”

“当时这两三千日元可是不小的数目了。”

“我说，你要千把元钱我还是给你的，然后我就取钱给她，她很高兴，并说不久一定来还我，还留下这幅画作为答谢。”

“就是这幅画！”

我再次看了一眼挂在沙发旁的那幅画着白花的画。这幅画要不是送人，她可以卖个什么价呢？

“她没说借钱的用途吧？”

“我没问她，如果问她也许会告诉我，但问了又有何用？”

看来千田先生得到这幅画后已心满意足了。

“那是您和她最后一次……”

“不，第2天，她又突然来访。当时她说，她要出去旅行一段时间，我记得好象是在这儿和我谈了二三十分钟的话。”

“她都谈了些什么？”

“她说的我全都忘了，大概是人的生死啦，恋爱啦，等等，那时我正好对这些颇感兴趣。”

“后来呢……”

“她说，她要去钏路，半个月左右就回来。”

“这就是您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吧！”

“是的。”

夫人再次端茶出来，9点10分了，我决心告别离去，又再次问千田先生：

“我想问一下您对她的看法，现在您是怎么看她的？”

千田应允了，他双眼仰视一会，终于慢慢地开了腔：

“我认为我和阿纯小姐的关系，与其说是互相爱恋或是互相怨恨，倒不如说我们是一种互相信赖的朋友关系。诚然，阿纯小姐有许多和她关系更为密切的各种各样的男朋友，这些人中有几个我也认识。但我认为，有我们这种不亲不疏、若即若离、相互关照、相互信赖的关系反而更加亲切而真诚，我才更加能够了解她的内心世界。这不是我争强好胜、自欺欺人，我是诚心诚意这样看的。”

“她还给您写了信，看来事实如此。”

“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给我写信，但我想，不管阿纯小姐你来我往地爱过什么样的男人，但她从来没有属于哪一个人，她只是独自一人走自己的路而已！”

千田先生坚定地说了这番话后，又一次满怀深情地凝视着纯子留下来的遗作。

第五章

一个摄影师

1

我初次见到时任纯子的最后一个情人殿村知之是在西新宿舍一家名叫“黄绿色”的立食酒吧。

酒吧老板Y女士是札幌市人，从前曾是新剧社S座的演员。这家酒吧的顾客大多是北海道人和与新剧社有关的人。按此分类我属前者。

那天晚上，我和K出版社的O先生偶尔来到这家酒巴。一个月前，我第2次北海道之行会见了千田先生，又了解了我过去未知的纯子的另一个侧面，其时，我是百感交集，心情极其复杂。

通过浦部，村木，千田加上我自己的回忆，纯子向我们这些男人展现了她一身中各种各样的面目，尽管她的庐山真面目迟迟不露，但随着云消雾散也渐渐出现了她的真容。

但是，要掌握她的全貌，目前还缺少至关重要的一面，也就是说，如果把纯子看作一块雪白的晶体，现在是五角形，正确的结晶体的六面中还缺少一面。这最后的一面就是殿村知之和纯子的关系。

30年前，殿村先生曾在北海道和纯子有过一段情史。

纯子在阿寒撒手人世前，也确实在钏路和他见过面。除了殿村外，我们这些男人虽都曾在纯子那短暂的生命旅途中做过她忠实的伴侣，但大家都是在她生命的中途而不是末路与她朝夕相处。如果说一个人在其生命的尽头最能表现他的真实面目的话，那么想要知道纯子这个复杂女性的内心世界，殿村知之先生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从北海道回来后，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见殿村先生，因此，我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尽管我作了各方面的努力，可我一直未能找到他。

殿村先生天生是一位活动家，他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目前也许正在国内外四处活动，知道他的住址也很难找到人。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黄绿色”酒吧和他不期而遇的。

事实上当时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殿村先生。作为一个摄影师，殿村先生名声卓著，他拍摄的那些揭露战争残酷性的照片曾深深地打动过我的心。当时我曾见过他的像片，自以为跟他相识，其实和他本人见面这才是第一次。

那时，殿村先生在酒吧柜台边上一个光线昏暗的角落和一个男朋友正侃侃而谈，柜台是L字型摆着，我在另一头，在这儿可以看到他，但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

我是被酒吧老板Y女士介绍给他的。

“啊！对了，您认识殿村先生吗？”

Y女士过来跟我打招呼，然后指着殿村先生给我介绍。

踏破铁鞋无处寻，这时他却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这意外的相遇使我不知所措，只是直楞楞地看着Y女士指给我看的那个人。

大概是光线比较昏暗，殿村先生的脸色有点儿灰暗，但显得很有精神，轮廓分明的脸庞还残留着年轻时风流倜傥的美男子的姿韵。此时刚进入5月，他穿一身蓝色阔领的西装，里面穿一件白色的运动衫。

我隔着柜台向他点头示意，然后瞅准机会向他走去。

“久仰大名，早就想拜见您，大概您也知道了，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纯子的事情。”

一听到纯子这个名字，殿村先生顿时脸上的肌肉微微搐动了一下。

“关于她的事我已经会见了好几个人，但要全面了解她，还得非请教您不可。请原谅我的冒昧，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另找一个地方给予指教好吗？”

殿村先生拿着杯子，垂下了目光，显得有点心情矛盾，不过，只要他能同意，我也只好厚着脸皮了。

“今晚您有急事吗？”

“没有……”

殿村朝身旁的伙伴看了一眼，那人象是有意不妨碍我们谈话，正和对面的Y女士聊天儿。

“现在回首20年前的往事，可能让您为难了，不过，已经20年了……”

殿村默默地注视着柜台里陈列的各种杯子，刚才我在远处没看到，现在靠近上来看才发现，他的眼角已布上了不少皱纹，看来他有40多岁了吧。

“怎么样啊？”

“您问问不要紧，但有关她的事我几乎全忘了。”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殿村勉强同意和我谈谈，但从他那沉重的语调里，让人感到时任纯子往事的阴影在重重地压着

他的心头。

“您觉得不必谈的就不谈吧，您只要给我讲一讲您对她的直感印象我也就满足了。”

“不过……”

“不管怎么说，她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您啊！”

殿村沉思了一会儿，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慢慢地向我道来。

殿村知之1951年3月离开东京来到札幌，那时正是纯子高三的春季学期。

一个月后，4月，知之的弟弟康之从东京著名的私立学校K高中转学到札幌南高念书。

康之转学的原因是，他在该校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描写同性恋的小说，由于文字太露骨而受到了班主任的批评，本来康之只要恭顺地接受批评，作些删改也就没事儿了，但是，酷爱文学又自命不凡的他，一点儿也不想顺从老师的旨意。他认为，虽说这是一个高中生的练习之作，但它也是艺术品，没有什么理由要以某个偏颇的角度去批评它，删改它。由于他反驳了老师的意见，导致与学校当局产生了微妙的隔阂，最后便转学了。

当时，殿村的父亲是位大木材商人。在东京拥有房产和土地，他们的家庭生活相当富裕。另一方面，这类家庭也有其固有的复杂的内部矛盾，康之从懂事起爸爸就常常不在家，妈妈也离婚走了，所以，他们兄弟俩很早就离家独立生活了，渐渐地也习惯了这种生活。

康之不屈从老师，转学到北海道来念书，促进他采取这一大胆举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自己的家庭感到悲观失望。

不过，尽管康之对自己的家庭一无好感，可一个高中生也不至于想到要到那从来没去过的边远而又陌生的北海道去生活。他之所以要到那儿去，主要是受哥哥知之的影响，是知之叫康之到那儿去的。

当然，兄弟俩在性格上都是粗放豪爽、倜傥不羁的。

知之在康之转学前一年是东京T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当时他参加了左翼运动，后来深入下去后便辍学了。他是作为左翼运动干部从东京被派到札幌来开展工作的。

这兄弟俩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热情大胆，机敏精灵。

1951年4月，他们在札幌碰头后便在札幌东本愿寺附近的公寓里租了一间房，开始了在北国的共同生活，生活费是父亲从东京寄来的，所以尽管是离开了家，可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康之对哥哥的事情漠不关心，实际上他想知道哥哥也不会告诉他。兄弟俩人各有志，各奔前程，彼此互不干涉。

当时，札幌市高中分白天班和夜晚班，夜晚班实行定时制，念这个班的多数是白天勤工俭学干活的学生，也有一些是为了升入全日制学校来补习的，他们先在定时制班里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考全日制学校。由于北海道南高属于名牌中学，这儿的全日制班竞争很激烈，学生很难进入此校。

中途转学来的康之同样也先得到定时班来学习，不过他本来就不讨厌高中时代晚上去念书。

努力争取到一流大学读书，到一流大企业工作，康之并没有这些普通人的愿望，他倒希望自己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那些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特长，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工作，对那些随流入俗的人，他一向是嗤之以鼻，视如敝屣。

康之来札幌之前，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不甚踏实。但到

这儿一看，札幌这座生气勃勃、万花筒似的城市正合他的口味，而且，在定时制班学习，他可以在早上大睡懒觉，爱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实在是惬心遂意。

在这儿，还有几个全日制班学生中没有的豁朗旷达之士，虽然已经高三年级了，但这儿并没有全日制班里那种考前的磨刀霍霍、如临大敌的气氛。

康之在这儿又邀集了几个志同道合、气味相同的同学，办起了同仁杂志。

该杂志的主要成员是康之、川合和梅津三人。梅津和康之是同一年级，他是从北海道南部的函馆市转学来的。

杂志定名为《青铜文学》，意思是要回到人类文明的起点。

6月中旬，纯子也加入了这个杂志。

纯子不是主动要求参加的，是康之一伙经过多方努力才把她拉进来的，因为纯子在全日制班里有很高名声，是一位天才少女。

别的暂且不说，而在舆论上当时定时制班的学生要比全日制班的学生低人一等，为了与之分庭抗礼，康之他们便把在全日制班里颇有名气的纯子拉过来，以提高杂志的声誉。

这一招果然灵验，杂志引起了全日制班学生的关注，后来，纯子的朋友宫川怜子等也竞相入盟。

初夏到来后，包括纯子在内的杂志社的这伙人每天都聚集一起，商量杂志的出版事宜，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康之的公寓。在这儿，他们一边喝着威士忌，抽着烟，一边兴高彩烈地讨论着那遥不知期的杂志创刊的各种事情。这是一群思想早熟、满腔热情、无所畏惧而又令人担心受怕的少男少女。

他们总共6个人，4个定时制班学生，纯子和怜子是全

日制班学生，人是少了点儿，可他们干劲很大。

他们很快作出决定，就在夏季创刊，创刊号上每人都要发表小说和诗歌。最后收集了3篇小说，两首诗歌，还有一篇随笔。

他们互相传阅稿件，商定排版顺序，待到印刷发行时已是夏末的8月底了。

这是一本油印杂志，不足30页，虽然分量单薄，但这是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他们总算如愿以偿，心满意足了。

不知什么原因，这杂志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上面登了纯子的一篇小说，封面插图也是纯子制作的。

小说的题目是《性欲重奏曲》，从这个题目和小说的内容看，这在当时是相当耸人听闻、别出心裁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19岁的青年千夫是一个令小伙子艳羡不已且颇为崇拜的美男子，不论是他走在街上，或是坐在咖啡馆里，都使不少女士情荡神摇。女人们谁都希望千夫能拥抱她们一次。

但千夫对这些女人睨而视之，根本不把她们放在眼里，他对那些围拢上来的女人更是冷眼相看，恝然置之。可他越是拒绝她们，她们就越狂热地追求他，向他乞爱的女人络绎不绝。

这时，街上出现了一个众口称誉的美少女明美。明美容貌美丽，端庄妙婉，婀娜多姿。对女人一向冷若冰霜的千夫这回一反常态，迷上了这个少女，他邀请她到自己的房里，她和同居了一个晚上。

但是，千夫实际上是一个名叫阿香的女人。因为是女人，所以她只能用手和嘴来爱抚美少女，使她快乐迷醉，其

它就无能为力了。但这天真幼稚的少女却连蛛丝蚂迹也看不出来，她羞红着脸，沉溺在幸福欢快之中。

少女睡着后，干夫爬起来对着浴室的镜子看了看自已的脸，然后卸下妆，露出了女儿身。

阿香之所以女扮男装是因为她的脸型难看。她长着一只圆呼呼的米团子似的鼻子，两片厚厚的嘴唇，手上的皮肤也很粗糙。这些都让她感到厌恶，作为一个女人，这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模样，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这副脸型和身段如果化装成男人，则可变成一个美男子，招摇过市定能得到女士们的青睐。要想引人注目，男扮女装更有效果。

阿香洗完澡后又扮装男人变成干夫回到床上。床上，被自己爱抚过的明美正合着长睫毛的眼睛甜美地睡着，干夫一面回味着自己轻而易举占有明美的喜悦，一面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早上，他们两人醒来时已太阳高照，快10点钟了。两人又是一阵亲吻后便共进早餐，吃过面包，喝过咖啡便准备分手。

但是，临告别时，明美突然疑惑地问道：

“姐姐，您为什么要装扮成这样啊？”

“啊？……”

少女斜着眼睛看着大惊失色的干夫，一副纯真无邪的样子，她又说：

“昨晚我在接受您的爱的时候，我注意到你了，后来我发现你不是男人，但我想决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所以我一直默默不作声。”

"你给我走开！"

干夫一家伙把明美推出门外，惊恐不安地关上门，她一个人躲在房里，扒下身上男装和脸上的面具，又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恢复原貌的阿香失声痛哭了。

既然已被明美识破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再也无地自容了，即便躲在家里不露面，那触目惊心的流言蜚语也会四处流传！阿香哭泣着。

曾经睥睨一切、趾高气昂，使无数女人神魂颠倒的美男子，转眼间又变成一个微不足道、渺小可怜的女人了。

"可怕啊……"

哭泣着的阿香突然大叫一声。啊！原来是一场梦。

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一共写了30多张稿纸。作为短篇，小说写得过于冗长拖沓，许多地方废话连篇，然而，小说写得好坏姑且不论，这里面却深深地寓藏着一个女人的美好愿望。

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纯子本人的心声。女扮男装，把女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这或许曾是纯子精心设计的想入非非。

如果说，这篇小说写出了纯子心中的一个潜在的意识，那就是纯子的脸并不很美，正如她想女扮男装来引人注目一样，纯子将是天生一个米团子似的鼻子，两片厚嘴唇，肌肤也很粗糙。这样，一直存在我们心目中的纯子那病态愁容娇弱婀娜的北国美少女的形象彻底消散了。纯子真的象她写的小说中的主人儿那么难看吗？

但是，当时看过《青铜文学》创刊号的人，没有一个去这样理解这篇小说的。

大多数人首先被《性欲重奏曲》这个题目所震惑，然后又被第一页上印着的两个女裸重叠着的超现实主义的画吸引住了。

再往下看，读者则认为这是一篇魔幻世界里的荒诞的故事，纯子真不愧是天才少女，构思就是与众不同，她描绘了那荒谬绝论、阴差阳错、不可思议的世界。人们为纯子那早熟而昏暗的思想感到惊愕不已。

作品居然镇住了读者，真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人们相信作者肯定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少女，没有人看出这篇小说的深刻含义，更无人去居心叵测的想象，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会不会就是纯子的化身。

人们没有这样去理解，去想象，对纯子是祸是福我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说，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了解纯子，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她编造什么样的小说，她永远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天才少女。

总之，《青铜文学》创刊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撇开作品内容好坏不论，由于时任纯子第一次写了描写性欲的小说，人们不禁惊呼，社会上又要出现一帮放浪形骸，姿意乖戾的“海蒂”*了！然而这种说法却与文学本身毫无关系。

不管怎么说，反响是空前强烈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份难以估量和评价的文学杂志，无论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还是文艺界著名人士，无不惊呼赞叹，怪不得这伙年轻人勇气大增，更加信心百倍了。

9月，他们又开会商量准备出第2期，这次聚会仍是在

---

* “海蒂”为英文high-ten的译音，意指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

康之的公寓。

康之的房间有8张铺席宽，靠窗摆着一张坐台，坐台对面是一个小衣柜，其它一无所有，连喝酒的杯子也是大家自己动手，到厨房去取来洗净自用，而且一超过8个人杯子就不够用了。

从坐台到壁柜之间堆砌着一座座书山，大煞风景的显得极不谐调。

由于没有书架，这些书只好一本一本地叠放在铺席上，只能看见书背。一共有五六堆，每堆有二三十册，加上散在各处的，至少要超过一百本，从数量上看不见得很多，但这些大都是外国书，其中大半部分是一些他们不太熟悉的作家的著作。

纯子初次到这房子里来时，就首先问起了：

"喂，这些书你都读过了？"

"没有，这些都是我哥哥的，我不过是经常随便翻翻而已。"

康之不好意思的答道，可话中却流露出洋洋自得的语气。

"你哥哥哪儿去了？"

"小樽、钏路等等，全北海道他到处走"。

"他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怎么说呢，他自称是革命家什么的"。

"那么他是共产党？"

"看来不仅仅是这样，不过也可以这么说吧！"

康之苦笑着回答，纯子好奇地看着这些书堆。

《青铜文学》第2期编务会于9月份的第2个星期六下午8点钟举行，6个同仁都参加了。

虽然康之和梅津是定时制班的学生，但他们对旷课毫不在乎。对高中老师那一套呆板陈腐，枯燥无味的教课方式，他们的共同感受是："早已受够了！"

这天晚上，他们照例从街上买来威士忌和尤鱼干，一边饮酒一边谈论。

有关本期内容，定稿及发行时间按原计划不变。这一次纯子和梅津仍写小说，康之有可能的话则写剧本，怜子说，这一回她想写长一点的东西。

大致安排妥当后，他们便一边喝酒一边海阔天空地吹牛，年轻人血气方刚，光喝威士忌不够劲儿，康之买来烧酒，再把它烫了喝。20岁以下的年轻人，喝起酒来是没有限量的。

这天晚上突然有人来敲门。这时已经10点多了，纯子正靠在康之肩膀上抽烟。

一听到敲门声，康之象一个弹簧人一样一把推开纯子跳起来。

"怎么了？"

"轻点声……"

康之用手捂着嘴向大家示意，然后摆好姿态，一本正经地向门口走过去。

"谁？"

"我！"

"啊，是哥哥！"

康之放下了心，从里面打开了门锁。

此时，刚刚还躺在床上、靠在墙上的朋友们已经一个个正襟危坐。

开门进来的是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他

的相貌和康之一模一样，一双大眼睛、一只通天鼻，也许正值年富气盛，看上去他比康之要健壮慓悍。

“这些都是我们杂志的朋友。”

“是吗！”

“这是我哥哥，叫知之。”

5 个人一齐向知之点头示意。

“我突然回来打搅你们了，不在意吧！来，让我也喝上一杯吧！”

知之脱去工作服坐到大家中间来。

“只有烧酒了。”

“有烧酒就不错了。”

知之在康之递过来的酒杯里给自己斟上了酒。

康之的哥哥突然出现，象是给这些少男少女们扫了兴，大家显得很拘谨。

知之根本不理会这种气氛，他一口气喝完半杯酒后，便一个个地巡视这 5 个人的脸，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坐在对面的纯子的脸上。

“你是时任纯子小姐？”

“是。”

纯子低下头来窥视着知之。

“跟我想象的一样。”

“什么？”

“没什么，康之常常提到你，我没见到你时就已经揣摸出你的模样了。”

纯子鼓着嘴巴，她尴尬难堪的时候常这样做。

“你写的《性欲重奏曲》我看过了。”

纯子扬起头来了。

"写得很有意思，它有一种目前小说中没有的新鲜味道。这一次你准备写什么？"

"还没有定"。

知之从运动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上火，然后拿起跟前的酒瓶，给纯子快要喝完的杯子里斟满了酒。

"你的小说还不成熟，不过，你有文学的天赋和才气，文章这东西，当你练到某种程度，就自会水到渠成，你不用担心。"

5个人傻呆呆地听着纯子和知之的对话。

"你读过拉迪盖*的作品吗？"

"拉迪盖？"

"对，就是写《奥尔伯爵舞会》的法国作家，他写这本书时才18岁，和你差不多。"

"我不知道。"

纯子看着知之的脸摇摇头。

"那么普鲁斯特**呢？"

"没有。"

纯子羞愧地摇摇头。

"这些人的作品都是必读之作啊！不看这些书是不行的，就日本的私小说***来看，连大宰治的作品也过时了。"

知之甚有感慨，他说完后扫了一眼这些一个个拘谨肃然

---

* 拉迪盖，法国作家，1903年生，《奥尔伯爵舞会》是他的代表作。

**普鲁斯特，法国作家，1871年生。

***以自己生活的体验为题材的日本现代特有的一种小说。

的少男少女。

“你们都读过吗？”

“拉迪盖这个名字我听说过。”

梅津有点儿自鸣得意。

“光知道他，不读他的作品还不行，不懂得拉迪盖是不能称为文学青年的。”

知之说着站了起来，朝堆放在右边墙角的书堆走去，这群少年少女瞪大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哪儿去了，拉迪盖的书呢？”

知之在书堆里翻了一会儿，从右边书堆里抽出一本小册子，扔到纯子面前。

“这书真棒，作者18岁就写成了，他写得很好，表现了他了不起的才华。我借给你，今晚回去好好读一读吧！”

在5个朋友众目睽睽之下，纯子象是庄严地接过一本“圣书”。

2

纯子的出现对于整日沉溺于地方左派运动的知之来说是一服兴奋剂。这姑娘天生一双大眼睛，这双大眼睛总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什么，这神态在一个少女身上显得有点儿侊侊，还有她那两片厚厚的嘴唇，那感情丰富的洁白的额头，这些对于知之都是新鲜迷人的。

“这个女孩子还没有男朋友吧？”

大家散去后，知之问弟弟康之。

“据说她的绘画老师是她的情人，她好象还有一个男朋友，是搞新闻工作的。”

"是吗？"

知之在东京搞工运时，曾趁工作之便和几个女人有过来往，他根本不把这些地方上的画家或什么记者放在眼里，他认为关键是纯子本人。

他们邂逅相遇，知之看出了纯子对自己颇有兴趣。

刚才我大谈拉迪盖的时候，纯子向我投来新奇与崇拜的目光，以这为基础，我再主动向她靠拢，看来不用费多大周折就可把她从那些人中拉过来。知之惦量盘算着。

半个月后，9月末，知之和纯子再次相会。此时，札幌已经秋风乍起，穿着短袖衫已感到肌肤凉丝丝的了。

他们两人是在一家名叫"秋针"的咖啡馆碰面的，理由是知之要拿回上次借给纯子的书，这可是知之一个难得的良机。

这一天，纯子身穿着一件白色的短罩衫，下身套一条兰色的裙子，头上箍一个发夹，她一扫初次见面时那卑怯羞涩的神态，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迷人的微笑。

"怎么样，拉迪盖的作品？"

"很痛快！"

"痛快……"

通常女人在读完一本书后有人问及读后感时，大都说些："我很感动啊"，"深受启发呀"诸如此类的套话，煞有介事地回答你。拉迪盖的作品往往使人很难产生这种感受，他的书没有说凿，然而，纯子如此干脆地用"痛快"一词来表达她的感受，使知之甚感意外。

"下一回我把普鲁斯特的书借给你，看过他的作品后再

读琼斯*的。

知之摆出一副文学导师的架子，滔滔不绝地谈论评价着从欧洲到美国的各种新起的文学流派。

知之在上中学时就读了很多小说，不过他是毫无选择乱读一气，并没作过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他上大学就读的并非文学系而是医学系，而且又是中途退学，文学底子并不很厚，但他自信自己读的书绝不比文学系学生读的少，加上他有一副天生的社会活动家能言善辩的口才，所以，如今他一番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竟使读书不多的纯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纯子犹如饥饿的早晨碰上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每当他信口开河、喋喋不休时，纯子总是默默无言地仔细聆听，几乎从不中途打断他，似乎他的话百听不厌。

知之一旦纵谈起来便没完没了，连他本人也常常沉醉在自己的夸夸其谈之中。他海阔天空地胡编乱造，什么我从东京大学毕业后曾到一家大出版社工作，什么到北海道来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自由，把自己吹了一通……

他在东京某出版社工作过和为寻求自由到北海道来确有其事，然而，他来北海道的主要目的是搞党的工会工作，至于说他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那是他的即兴编造，尽管他津津有味地信口雌黄，然而，他只是在任意发挥、哗众取宠罢了。

不过，他这番捏唇鼓舌对纯子确实也起了作用，纯子被他吸引住了，当她听到他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时，纯子曾睁大眼睛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对纯子来说，她从未遇见过知之这样的男人，这也是事

---

* 琼斯（1851—1929）英国戏剧家。

实。

从外表上看，浦部是一个率直憨厚土里土气的乡巴佬画家，村木则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地方记者，千田不好也不坏，是一位忠于职守，颇有良知的医生，知之和这些人比较，则大不相同，他热情大方，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加上他那轮廓分明、粗犷豪放的面容，更显得风流倜傥、精明强干，真不愧是一个出身名门的东京大学毕业生。纯子天性近于声色，喜欢和漂亮的男人交朋友，同时她在名势声威前又显得格外的胆虚心怯，因而，她一下就被知之征服了。这也是意料之中。

“咱们回公寓去吧，我借书给你看。”

这时已是7点钟了，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此时康之上学去了，家中无人，康之下学后马上回家至少也要9点钟以后。当然，如果他早退的话又另当别论。

实际上，知之把弟弟的女朋友带到公寓里来也没什么特别罪过。当然，康之和梅津也很钟情纯子，但是否能说他们是在谈情说爱还不知道，目前他们只是在纯子身旁察言观色而已，还看不出有谁想把纯子归为已有。

北国的9月，一到下午7点便天色黑尽，这种时候一男一女到一个男人的房里去，纯子丝毫不感到有所不安，她老实顺从地跟着知之来了。

走上楼梯，打开房门，知之说了声“请进”，他们便一同进了房间。

空荡荡的屋里冷嗖嗖的，知之关上门，回头正想拉开电灯。

这时，纯子那张苍白的脸正挡在知之眼前，黑暗中那双大眼睛正直勾勾地凝视着知之，而且是那么从容不迫，镇定

坦然。

"我喜欢你！"

知之说着搂住了纯子的身体，这真是大男子汉的气度，堂堂正正地先奏后斩，表现出一种凌驾一切，不由分说的征服者的气派。

纯子的身子微微抽搐了一下，接着便主动地投入殿村的怀抱里。纯子的身体比看上去的更加柔软厚实。

知之抱着纯子温软而又富有弹性的身体腾云驾雾了，他忘记了这是在公寓里，弟弟随时都有可能推门进来。

一阵颠倒狂乱之后，知之站起身来，这时已过了半小时。他拉亮电灯一看，房内一片狼藉，窗前的一角还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堆书，但周围的座垫已被他们碰得乱七八糟了。

知之起身后，纯子也站了起来，她站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穿上内衣。

"真不好意思，被我弄得乱糟糟的。"

知之等纯子穿好衣服后，他抚摸着纯子的头发说。但纯子既不感到后悔也不觉得伤感，她整理了衣服，仍是圆睁着双眼凝视着知之。

打这以后，他们象着了魔似的开始频繁相会。

虽然知之住在札幌，可他每个月最多只有10天是呆在家的，他经常受组织的派遣到外面去工作，往往一走就是一星期或10天不回来，他们幽会的时间也很有限，而且知之的行动也很突然，常常是说走就走，这种时间的紧迫感更使他们难解难分。

"我可以喜欢纯子吗？"

在和纯子发生关系后一个星期，知之便向弟弟康之和盘端出了他们的事。

听到哥哥这么一说，康之顿时黯然神伤。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并没有因此而憎恨哥哥和纯子。康之自幼起就认为自己低哥哥一等，现在，无论在知识和社会经验方面自己就更比不上哥哥，自己在各方面都是那么单纯幼稚，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而且，尽管自己和纯子是同龄人，但对他来说，纯子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他对自己吸引纯子的能力缺乏自信。

既然自己无法吸引住她，那让哥哥去占有她吧。这样，也可以把那个让人腻味的中年画家和那个酸溜溜的花花公子记者从纯子身边赶走，纯子当了哥哥的情人后，就可以把她拉进我们这个团体中来了，康之如此思考着，而且梅津和川合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同仁杂志的朋友们已经认可了知之和纯子的这种关系了。

知之每次从外面一阵风似的回到札幌，总要立刻约见纯子，象是要向她告之他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这时，康之和梅津便充当知之的通信员，为他跑腿去通知纯子。

纯子接到通知后，只要她在家，她总是二话不说便赶来赴会。有一次，纯子正和浦部在咖啡馆里，康之过来告诉她知之回来了。纯子便撇下浦部离开了咖啡馆。纯子走后，浦部一直傻呆呆地在那儿苦等。这几个少年看到这一情景，喝采欢呼起来。

知之约纯子出来后，并不是马上和她亲热，而是常常先和这些少年学生们一块打麻将、打扑克，有时还和他们一块儿做游戏，享受着无忧无虑、灵感层出的乐趣，玩过之后，

他们便饮酒作乐，高谈阔论。

这时，知之总是他们的头领和中心，他对围在自己身边的这些男孩子们谈政治经济、论文学艺术，言情激动，手舞足蹈，话题漫无边际。其中最来劲儿的话题是政治，一谈到政治，曾经受过党的思想训练的知之便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他揭露腐败的现实，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鼓吹马列主义。这伙少男少女听得热血沸腾，群情激奋，纯子也是知之的一个崇拜者。这群少男少女求知若渴，在他们热情激动的目光注视下，知之更是越谈越亢奋，他痛快淋漓地发挥着自已能言善辩的口才。

一番激越的演讲后，少男少女开始提问题，知之答复并解释。每次都是这样。

这种时候，纯子总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她有时也提一两个问题，例如，“拉迪盖是花花公子吗”等等。很难知道她到底懂得了多少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知之也明白，与其说她喜欢他谈话的内容，倒不如说她更喜欢他那种谈话的激情。

一阵夸夸其谈后，他们又饮酒嬉闹。

之后，当他们两人走到大街上来时，知之才和纯子亲热拥抱。有时由于谈话兴致太高，一直持续到深夜，他们便失去两个单独幽会的机会，但纯子对此从未有感到遗憾的表示，她似乎更愿意和大家共度狂欢之夜，而不是知之那热情温柔的拥抱。

知之很快就察觉到了纯子对性事的淡漠，第2次时，他有意识地刺激纯子，想使她冲动起来，但纯子只是在那一瞬间轻轻地皱一下眉头，把身体反转上来朝着他而已，其它几乎是毫无反映，结束时，她头脑清醒，口齿清楚地问：“行

了吗？”

一听到这话，知之便感到纯子肯定一直是在冷静地观察审视着自己迷醉时的那副丑态。

在这之前，知之也曾和几个女人有过来往，但象纯子这样对性事如此情寡意淡的女人还是第一次碰到，尽管她可以一丝不挂地任男人随心所欲，但她从来没有兴奋激动，几乎是无动于衷。

不过她也不讨厌拥抱接吻，凡是有求她总是必应，有时，他们漫步在夜路上，她也会突然扑向知之，叫道：“快亲亲我！”知之抱住她时，她便闭上眼睛，任他狂吻，她的身子微微擅抖着。然而，对于性事她竟是那样的冷漠视之。

对此，知之认为可能是纯子还太年轻，情窦未开。他认为，虽然纯子思想早熟，但她毕竟还是个高中生，懂得性事的快乐还为时过早。

不仅是性，政治、文学这些东西对她来说也早了些，还需耐心等待。一想到纯子对性事淡漠的态度和她那渴求得到对方理解的目光，知之反而怜悯心疼起纯子来了。

康之对此一无所知，他把他俩的关系看成是他们的头儿与情妇的关系。在他的心目中，知之早已是他们的师长，纯子是师长的夫人，而康之这一伙《青铜文学》的同仁只是他们的弟子和奴仆。

9月和10月，纯子几乎天天旷课，也不在家作画，她每天从早到晚和他们混在一起饮酒游玩，喝醉时就一个一个地和他们这些少男们亲嘴，肆意作乐。

但是，这些少男们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们的这种关系不会维持很长时间了。

11月初，知之突然离开札幌到钏路去，这一消息把这

伙少男闹懵了，只有知之知道这是他们早已策划好的行动。

知之接受了组织的命令，在完成了在札幌的工作任务后转移到山区工作，从11月起，他将到离钏路不远的K镇去，从事重要的宣传发动工作。

10月末，知之就把这一行动在这帮少男们之前告诉了纯子。

“要和你分别了，我感到很遗憾，但我又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斗争，不斗争就没有我生存的道路。”

知之慷慨激昂，他甚至感觉，他似乎是电影或什么作品里的英勇悲壮的主人公。

“过去你一直瞒着我啊！”

纯子第一次向他投射出怨恨的目光。

“我这是没有办法啊！”

知之本来想撇下纯子不辞而别，但又觉得把纯子丢在札幌又怪可惜的。

“我是去钏路，所以还能经常回来。”

“我也去钏路！”

“不太好吧，K镇那里有我们的人。”

“到钏路去总是可以吧，我想在钏路和你见面。”

“你真的想来？”

知之一把抱过纯子，一边又觉得奇怪，她对自己这么一往情深，如此穷追不舍，可为什么在做爱的时候她又那么冷淡呢？这其中有些什么名堂呢？

11月4日，知之作为山区工作队员来到了K镇，这儿离钏路不远，乘车1小时可到钏路。K镇是白鹤鸟栖身的地方，是个著名的胜地。知之的任务就是在这个镇旁边一家左

派人士办的卫生所里一面行医，一面深入群众。

卫生所原有1名40多岁的党员内科大夫，他一人势单力薄，故而看中了当过大学医学系学生的知之。知之因为中途退步而没有领到医疗执照，给人看病是违法的，所以表面上他是一个护士，在内科医生的指导下干一些医疗的辅助性工作，但实际上这个卫生所的外科治疗由他一个人包了。

半个月后，11月中旬，纯子也来到了钏路。

晚秋的钏路，秋阳呆呆，不过，它整日低垂，天空不时零零星星地飘落着细雪。深秋一个晴朗又清寒的日子，知之和纯子相会了。

“你打算在这儿呆几天？”

“我不走了！”

“不走了？……这几天你想到哪儿去？”

“我想到贝拉米老板那儿住。”

“贝拉米？”

“她是末广町那边的一家立食酒吧，这个老板也爱画画，我跟她有一面之交。”

“但总不能老呆在那儿啊！”

“我就是常到那儿帮帮工！”

“在酒吧里帮工？”

“是的！”

纯子满不在乎地说。

知之恨不得把纯子带到K镇去，但那儿镇小人稀，一旦出现这么一个漂亮女人，马上就会轰动全镇，而且，工作队的队员和一个女人同居，也太影响同伙们的士气了。

“要是能住在一块儿就好了。”

看着从札幌坐了9个小时的夜班火车赶到这儿来赴约的

纯子，知之觉得她太可爱了。

“我只要能经常见到你就行！”

“但这儿你只认识那个老板，你不感到寂寞吗？”

“闲着时我就画画，一到了这儿，我突然发现自己灵感大发了。”

纯子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与害怕，他们沿着马路向即将大雪封港的码头走去。

然而，纯子实际上只在钏路呆了半个月。这期间，她隔天和知之幽会一次，两个到旅馆里作乐一番，知之仍然激情满怀地大谈自己工作的伟大意义，纯子依旧一本正经的照听不误。

11月末，他们第5次会面时，纯子突然提出要回札幌了，知之问其原由，她只是淡淡地说：

“我想回去了。”

这是什么理由！这只是一句平常而又平淡的回答，但从这句话里，知之察觉到，纯子是想念札幌了。

知之认为，纯子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女人，纯子不会随便决定做某件事，如今她要回去，并不是厌恶自己，也不是住腻了钏路，她只是想念札幌了，如此而已。

“是吗！那么你路上要小心啊！明天我有工作，不能来送你了，到那边后请给我来信谈谈那里的情况。”

知之也不好意思再挽留纯子了。他把身上的2000日元全掏出来给了纯子。

“我打算年底回札幌一趟。”

“还是我到这儿来吧！”

“马上就要冷了，开春前你就不用来了。”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

知之既害怕纯子这赤裸裸的诚实态度，反过来又觉得这种态度确实可爱。

3

12月，知之忙得不可开交。一到冬天，农事清闲，病人猛然大增，象是人人都在这个季节里生病似的。

尽管卫生所只有4张病床，但从医生到护士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可亲，很受人们的欢迎。除K镇外，邻近的A镇和O镇的许多病人也慕名而来。他们满腔热情，服务周到，目的是在给人治病的同时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所以，他们尽量地做好医护工作以笼络人心，但到这儿来看病的人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这些。

病人大都是高血压，腰痛等农民的常见病，当然也会有一些湿疹外伤什么的，还有来做人工流产的，各色各样，种类颇多。

知之大学中途退学后，也曾在千叶县类似的医院里帮过工，所以象盲肠炎呀，人工流产呀这样的简单手术他单独一人也能胜任。

11月，知之一人就做了三次盲肠炎手术，两次人工流产和一次腹部外伤手术，工作量不小，手术结果也很好。

知之是搞学生运动才半途辍学的，如果他修完学业，毫无疑问肯定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12月，一个罕见的大雪纷飞的上午，警察突然出现在卫生所里。

10几个警察分乘三辆警车来到卫生所，迅速地包围了这所房子。

一个年纪较大，五短身材的刑事警官走进来，他打开公文包，撕下一张搜查证递给了知之。

知之被指控有违犯医生法和进行非法行医嫌疑。

知之当即被带上了警车，为了寻找证据，警察又对卫生所进行了强制搜查，住院的病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搜捕吓得四下逃散，他们躲得远远的看着警察对卫生所大肆折腾。

第二天，H报纸在全北海道消息版上登了两段消息，说K镇卫生所有非法行医行为，这家卫生所甚至做了一些非法的外科手术。由于是本地发生的事件，钏路地方报纸发了三段消息。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材料被搜走了，加上卫生所所长明知故犯任用无执照医生知之，也遭到传讯，所以，卫生所暂时停止了营业。

从这一天起，知之即被拘留在钏路警察署接受审查。知之知道，他这次被拘留表面上是指控他违法行医，而实际上是侦查他在这儿进行的政治活动，因为自己到这儿来和无证行医这件事警方早就知道，但他们却让自己自由活动了这么长的时间。

知之对自己的被捕既不惊慌也不愤慨，他知道自己是非法行医，而且还借机开展左派宣传活动，所以迟早是要锒铛入狱的。现在，他唯一感到意外的是自己被抓得太快了，工作好不容易刚刚开始就被迫中断，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认为自己被捕对党的工作是一个损失，但他并不感到悲观失望，工作被破坏以后可再重整旗鼓。知之认为，搞政治运动肯定是这样的，如今被捕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知之担心的是，纯子得知这件事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原来他打算新年放假期间到札幌和纯子相会，现在被关

在这里肯定是去不成了，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他担心的不是这些，如今他是怕纯子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分，会对自己感到失望。

不错，我曾对纯子说过，我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在一家大出版社当过编辑，不过那只是在纯子那崇拜的目光激励下的即兴编造，为了迎合并增添她当时的兴奋情绪的言过其实，我并不是有意欺骗她。当然，后来也曾有过几次机会可以向她解释自己的胡言乱语，但我总是一次推一次地延误了时机。

纯子是被知之那渊博的知识所摄服的，她认为一个男子汉应当象知之那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学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当然，她之所以如此敬慕知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是被他的名门出身东京大学毕业生这块牌子迷住了。

知之心里也很清楚，纯子最迷信的就是自己这样一块牌子。

纯子知道自己上当后一定会痛心疾首吧！或许她一阵惊骇之后会向自己投来轻蔑的眼光！总之，此时被关在这冰冷潮湿的收容所里的知之意识到，纯子在自己心中目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位置。

警方对知之的第一次审讯从早上10点一直延续到傍晚才结束，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

对非法行医这一点，人证物证俱在，知之无法否认，他一概供认不讳，但他又自我辩护说，虽然我的行为是违犯法律的，但我的医疗方法和其它合法医生完全一样，收费又很低，而且很受大家的欢迎。

除此之外，知之缄口不言，他没有招供自己在乡下的活

动情况，而警方对此又无确证，只好留案审查。

知之被收容审查72小时后又被作延期10天的拘留审查，最后交检察院起诉。他从钏路警察署被押解到钏路监狱，关进了待判犯人牢房。

坐在前往监狱的囚车里往外看，知之看到了曾与纯子并肩漫步过的沿海马路，这是北国少有的大雪天，行人嘴里吐着白色的雾气，来去匆匆。触景生情，这时他才想起，除夕即将来到北国的城市了。

到监狱后的第3天，就是除夕，知之收到了康之的一封信，字是竖着写的，书写非常潦草，是康之特有的字迹。

信上说，他已从报上得知了知之的消息，但还没告诉东京的家人。他说，哥哥干政治这一行被捕是不足为奇的，但作为一个非法医生被捕就太令人遗憾了。他希望哥哥作一名光明正大的政治犯，这样被捕才是光荣的。他还说，如果可以用钱保释的话，请来信告知需用多少钱。信一共写了3张纸，最后还提醒到了纯子，说纯子很担心知之，已经来打听过两次了，不过一星期前她突然去向不明，他问过她家里的人，他们全都不知她的下落。

从信中看，知之知道，过去，这些年轻人把自己当成一个英雄来顶礼膜拜，而现在自己却被指控非法行医而被捕，他们很难接受这种事实。但他更注意到了信上说的纯子失踪的这件事。知之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说保释金需要5000日元，很想知道纯子的消息。然后就交给看守发出去了。

元旦这天，监狱里除了在门上扎些稻草绳*和给每人发一些年糕外，别无其它活动。过了7天，稻草绳也就除掉了。

---

* 日本人祭神时或过新年时的风俗习惯。

除夕下的那场雪，过了年就化了许多，从方角狱窗往外看去，一片枯黄的草坪上铺洒着新年的明媚春光。

元月10日，康之又来信了，说保释金如有可能他将自筹寄去，可纯子的事却只字未提。看完信，知之心里一阵阴郁忧郁，不禁喟然感叹，纯子还是离去了！

元月16日，卫生所的人给他送来了新的行李和毛巾，还悄悄告诉他，所长也被捕了。

第2天，老天象突然想起冬天还不应该过去似的又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连下了两天，第3天早上才变得小了一点。这场雪之前，太阳已经把春光洒下人间，如今，太阳则躲在灰暗的寒雾后面，只现出昏黄的轮廓，散发出几片惨淡的白光。

上午，知之在狱内放风散步后回到牢房时，看守过来告诉他，有人来探监。

3天前卫生所的人已经来过，现在是谁来呢？他觉得有些奇怪，走出牢房一看，铁丝网外面站着一个女人，是纯子！她穿着一件红外套，头戴贝蕾帽，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她一直看着知之走出来。

"怎么了？"

"我给你送钱来了。"

纯子不动声色，脸上毫无重逢的激动之情，她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纸包。

"这是5000日元。"

"为什么……"

"这钱来路正当，是我卖画所得和借来的，你放心吧！"

"是你一人筹集来的？"

“是的，这么多可以保释了吧？”

“我真对不起你啊！”

“嗯！”

纯子微微点头。

“今早一到钏路我就跑到这儿来了。”

知之恨不能冲破铁丝网去紧紧地拥抱纯子。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现在我就到阿寒那边去看看。”

“这样的大雪天？”

“请营林署的雪橇帮帮忙就可以上去了，我想到那儿住一段时间埋头作画。”

“你一个人去？”

“当然一个人去了！”

“算了吧！你还是直接回札幌去吧，在那儿等着我。”

“我等你，但我还是先去阿寒。”

纯子说完后轻轻一笑。

这是知之和纯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如今，知之还可以清楚地回忆出纯子的那最后的音容笑貌。当时，尽管她露出了笑脸，但看得出决不是发自内心的。在这种强颜欢笑的下面似乎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另外一种情绪，这是一种强烈抑制心中百感交集的情绪，以至无法排泄而凝固成一种淡淡的寂寞的心绪。

当时，还不能认为纯子已决定要去死了，如果她主意已定，总会有些异样的神态表露出来，至少会留下一两句话。她要是想到去死，那她决不会送钱来的。

但是，她为什么是那么一副落泊的神情呢？她是对一个骗取了她的心灵和肉体的男人感到失望？是憎恶爱情？是厌

烦自己？或许这些全都不是？总之，这只能作一些猜测罢了。

唯一看出的是，当时她那双眼睛确确实实是流露出一种看破红尘的目光，而且，她那注视知之的样子象是和他作最后的道别。后来，她便消失在一片茫茫的雪原中了。

第六章

兰子的回忆

1

在札幌拜会了千田先生一个月后，7月初，我又会见了时任纯子的姐姐兰子。

至此，我已先后会见了浦部、村木、千田和殿村，他们每个人的回忆都给我心目中纯子的形象涂上不同色彩，添上许多线条，可有时我总感到这些形象似是而非，若隐若现，让人看去五色纷杂、扑朔迷离。

在断断续续采访这些人的过程中，我又了解到了还有其它许多男人也在追求纯子。其中有纯子初中时期的理科老师安齐、美术老师平川、高中时期的社会学老师谷内和曾干过新闻记者后自杀身亡的纤维公司经理驹田。

我曾计划逐个的采访这些人，完整的勾画出纯子的全貌。

然而事与愿违了。实话说，当我获得了包括我在内的5个男人对纯子的印象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徒劳无益的蠢事。我感到空虚和烦乱。

我们这5个人是从男人的角度去描绘、勾勒、塑造纯子的。尽管我们年龄不同、职业各异、与纯子来往的方式也不

一样，然而我们都爱过她、追求过她，这一点我们倒是一致的。勿庸置疑，我们对纯子的描绘都出自我们各自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

我不知道人们对现实生活是否有着客观的、不差毫厘的精确回忆。既然回忆是通过一个人的嘴来吐露心曲，那么它肯定掺杂着个人偏见，渗透着个人好恶。它的表白一定是经过一番选择加工、修饰润色的，尤其是那些缠绵悱恻、绸缪缱绻、令当事者回肠九转、黯然销魂的往事。他的回忆往往是不足为凭，自以为是的。然而这也是无可指责，情有可原的。

那些情感丰富的文人骚客，清高又自尊的男人对往事的回忆更融合着他们的主观臆断和想入非非。

我走访了这几个男人，通过他们的回忆描绘出来的纯子的形象竟是这样五彩缤纷、光怪陆离，而且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我不由地感到纯子的面目更加复杂难辨，甚至担心她的真正的形象会在这形形色色的幻象中隐走冲掉。

当我感到这种适得其反的潜在危险后，我对过去那种仅仅采访男人的片面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觉得此路未必行得通。因而我想改变做法，把目标转向女性，去采访和纯子最亲近的女人。

这时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纯子的姐姐——时任兰子。

兰子比纯子大3岁，在纯子17岁、高二年级第二个学期快结束时，她一个人来东京，至今一直住在东京。

我到纯子家拜访时，她母亲告诉我，兰子现在正经营着一家出版社，名叫S书店。

为了获得兰子心目中的纯子的形象，回到东京我经过一番考虑后终于给S书店挂了电话。我告诉兰子，今年春天我

回到了阔别20年的札幌，顺便凭吊了纯子的遗容，勾起了我的怀旧之情，因而萌生想拜访纯子姐姐的念头。现在我很想和您叙叙旧，听听您的感想。于是兰子和我约定第二天在新宿车站的“小世界饭馆”相会。她回话时语调低沉、郑重其事。

我和兰子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极其坦然，心想见面时肯定能一眼认出她来。20年前人们说她们姐妹俩是形同貌合，尽管现在早已时过境迁，但兰子身上不会不留一点纯子的影子。我是这样想的。

我的猜想只对了一半。

那天，我来到小世界饭馆不到几分钟，一个女人便步履匆忙地走了进来，看她一副象在找人的样子，我想她可能就是兰子了。

兰子穿一身花纹连衣裙，手上拎着一个银白色的手提包。她个子不高，身腰已有些发福，圆圆的脸上还留着一些年轻时的风韵。也许她走得太快了，脸色绯红，容光焕发，看上去身体非常健康。

至少可以说，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与纯子的风貌相差甚远。

我印象中的纯子是一个身体弱小的女孩，苍白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从那双眼睛中总是流露出一种懒懒恹恹、慵困倦怠的目光。

不过，那只是纯子20年前给少年时代的我的印象，比纯子大3岁的兰子现已40出头了，要一个已人到中年的妇人去再现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的颜容姿色，也太过于勉为其难了。况且，兰子还在经营着一家出版社。

相互致礼之后，我们找了一个靠窗的地方面对面地坐了

下来。

我又把一些电话中不便说的话作了一番补充说明。我说，我拜访您的目的是想了解纯子的真实形象，而为此我已先后会见了浦部先生、村木先生、殿村先生和千田大夫等4个男人，请他们谈了各自与纯子的交往和对纯子的看法。

兰子回答说，过去她曾听到纯子提到过我，她还说，现在事情已过了20年，可以原原本本地把纯子的往事说出来了。

刚一和她交谈，我便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纯子的音容举止在她身上的流露。

兰子歪着脖子斟句酌字地娓娓而谈，象是在重新审视评价昔日的每一件事情。她的嗓音有些沙哑。她这种严肃认真的说话口气和当年的纯子大相径庭，过去纯子和人说话常常是主观武断，不容置喙、不近情理的。不过她们说话的表情非常相似。

兰子说话时总目不转睛，这眼睛和她圆圆的小鼻子跟纯子的一模一样。她笑起来时嘴角向上翘起，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讪笑。这些特征完全可以说就是纯子。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虽说是兰子，但我仿佛觉得纯子再现，就在眼前。虽然说话的内容不同，语言习性不同，但她的神态如此相似令我感叹不已。

兰子象是觉察到了我的心情，她说：

“毫无才华的人倒是顺顺当当地活了下来，如今我长得多么难看呀！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碌碌无为地活着，整日为着些琐碎之事疲于奔命。”

兰子现在是一家毫无名气的小出版社经理，一天到晚为那些生意上的事困扰不宁。她说的琐碎之事怕就是这些吧。

“不过，一个人既然要想活下去，就得这样干，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并不想安慰她，当然也看不出她领受了我的好意。

“现在我已到了不惑之年，长得又难看，所以什么也就无所谓，看得很淡了，不求有为但求无事就行了。”

兰子有些自轻自贱。

眼前的兰子，看上去确实有些腰粗体胖，身段已经失去了优美的曲线，这是事实。她的眼睛、鼻子、嘴巴都是圆不溜秋的，没有线条和棱角，这副样子，看上去虽有亲切和蔼之感，却无妩媚动人之处。她的身上已找不到20年前的少女风姿了。

但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其思想和音容笑貌和纯子几乎一模一样，这又是不可否认的。说她和纯子一模一样，倒不如说有时她简直就是纯子。

看着眼前的兰子，我脑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纯子能活到现在的话……

如果她现在活着，该有38岁了。虽然比兰子小3岁，但40岁上下的中年妇女不会有多大的差别。

虽然很难说如果她活到现在，也会和兰子一样经营着一家小出版社，但至少可以肯定，她的神态气质、言行举止一定和现在的兰子一个样。正如过去有人说她俩是一对双胞胎一样，过了20年，她们也一定会长得一模一样。

坦率地说，眼前的时任兰子并不出众，这不是拿她与一个妙龄女郎相比而如此评论，就一个中年妇女来说，兰子也是极为普通平常，毫不引人注目的女人。

这一明显的事实和纯子如果活到现在肯定和兰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假设，这两者间到底在哪一点上可以相提并论呢？

既然现在的兰子身上鲜明地保留着纯子的神态特征，那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把兰子看成是活着的纯子，然而她这副模样即使是中年妇女也只是一个相当平常的女人。

过去纯子在女孩中是非常漂亮的，这是不可怀疑的。在我们那个有五百多个女生的学校里，她的容貌是出类拔萃的，不！不仅是在学校，就是整个札幌市也难找到一个可以和纯子媲美的姑娘。

因为人材出众，纯子自然成了姑娘中的魁首，各种各样的男人都心甘情愿地为她服务，任她驱使，不仅是我这个高中生对她是百依百顺，当时围在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包括年轻人，中年人，谁不在她面前俯首贴耳?!

当时我们到底看上了纯子身上的什么？是什么竟使我们对她如此着迷，把她奉为至高无上的美人儿，那样狂热地赞美、吹捧她？我们这些男人是不是为了纯子在北国边陲札幌作了一场白日梦。

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也早死就好了！”

我正恍恍惚惚胡思乱想的时候，兰子自言自语地轻声说了这么一句。那口气与其说是对自己活到今天感到厌倦追悔，倒不如说她在嫉妒纯子正值青春年华便撒手人间。这里面既包含着对纯子早逝的痛惜之情，又流露了她对纯子的近乎于憎恨的情感。

过去，兰子和纯子一样，也是一个名噪一时的美人儿。这样一个女人，如此感慨激奋也许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且不说过去如何风流一时，就是现在，胜利总是属于年轻的早逝者，而经过殊死搏斗历尽艰辛生存下来的，反而成了失败者。

显然，这不正是一种谬论、一种悖理吗！一个人活着不努力奋斗，只是趋炎附势，谋图虚名，当享尽荣华之时又激流勇退，见机而止，就是胜利者，而顽强奋斗生存下来的则是失败者，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么说来，那些随波逐流、虚度一生的人倒成了强者?!

不管我如何反唇相讥，死去的一方也不会回答我了。放荡生活者胜，顽强搏斗者负。

兰子对自己比纯子活得长感到是一种不公平，是多余的。虽然她没有直露胸臆，但话里却隐藏着这层意思。

人事沧桑20年，如今，兰子仍然感到懊丧和遗恨，她懊丧被纯子漂漂亮亮地捉弄了一番，同时又为自己失去了一次轻生的机会遗恨不已。兰子的神态语言明显地表露了这种情绪。

2

兰子自 5 岁进幼儿园起就一直把纯子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当时兰子觉得她们同是女孩，而且在兄妹 5 人中，只有她们俩是女的，所以必须互相帮助，亲密相待。

兰子的这种意识并不稀奇，只要是年龄相近，生活环境相似的姐妹，都有一种生来就心心相印，彼此意愿融洽的天性。

但这对姐妹的相互依恋、形影不离似乎超出了常人，而导致并增强她们这种亲密意识的原因之一正是她们的父亲。

她们的父亲胜一是市教育委员，在教育界颇有名望。正是这样，父亲的家教格外严厉。这种严厉不同于一般的家庭教育：孩子们早上起来要先向老人请安，晚上一到九点就赶

孩子上床。胜一的家教充斥着他的自命不凡惟我独尊和专横跋扈、蛮不讲理。例如他规定，每天必须等他回家后才能开始用餐，如果他未回到家，孩子们饿昏了也不能动筷子。

胜一的家教不仅粗暴无理，而且还过于理想化，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一个至高无上、独断专横的暴君，而母亲则是一个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的佣人。

为了躲避父亲的淫威保护自己，他们一要定加强兄妹间的感情。

这是在心理上被迫奋起自卫的姐妹两人的共同呼声。

从小学四、五年级起，纯子晚上和兰子同床睡觉时就常常讲父亲的坏话："哼！爸爸这个家伙……"什么的，可第二天她又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为父亲捶背松腰，讨取父亲的欢心。每当父亲舒服得眉开眼笑时，纯子就躲在父亲身后向兰子睹递眼色、扮装鬼脸取笑父亲。纯子成年后那善于投机取巧、狡黠诡诈的性格这时已初露端倪，并已开始尝试戏弄人生的种种手法。

大概从这时起，兰子养成了晚上抱着纯子睡觉的习惯。

是怎么养成这种习惯的，兰子已记不清了。大概是她看到纯子被父亲责骂得痛哭流涕的可怜样，为了安慰她而将她紧紧地抱住，要么就是为了蒙骗晚上常来检查她们是否老老实实睡觉的父亲，她们常常装模作样地抱在一起装睡，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

起初是兰子抱着纯子，纯子把头挤在兰子的怀里，后来则是纯子抱着兰子，姐妹俩相互依偎，手圈手、脚搭脚地靠在一起共进梦乡。

姐妹俩人晚上睡觉一般都穿着睡衣，天热时偶尔也光着身子，这时，兰子觉得纯子的肌肤洁白细嫩，摸起来滑腻腻

的，很是惬意。

一般女孩子单独睡觉时总是喜欢在自己身旁放一个布娃娃，或是狗呀猪呀之类动物玩具伴着，而兰子却把抱着纯子睡觉当成一种乐趣。纯子也是一样。她们的哥哥谕有几次看到她俩抱作一团还笑着说，这两个人真象一对小狗。

就这样时间长了，一天晚上，兰子突然感到纯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她自己很是狼狈。这是纯子13岁的那年秋天，当时她还在女子学校读书。那天晚上，兰子正抱着纯子睡觉，她突然感到妹妹的胸脯已经变得膨胀厚实，她不由自主地推开了纯子。

一种犯罪的意识倏忽掠过她的脑际：我在干什么呀！真不知羞！

然而这种意识只是一闪而过，习惯又使她抱着纯子睡去了。当然，两人抱在一块儿睡也可互相取暖以御风寒，这样一种眼前的既得利益也是促使她这样做的原因。

打这以后，又过了一年，纯子14岁了。这年秋天开始，兰子已清醒地意识到她们的亲昵已超过了姐妹关系。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床上放暖袋似乎又早了一点儿，不放又凉意浸骨。真是一个让人为难的秋夜。

这天晚上，纯子出门去了，说是到同学家一块儿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她回来时已10点多了。

这时兰子已上床，纯子回来时象是被父亲叫到客厅里训斥了一顿。

外面，父亲严厉的训骂声震得屋子嗡嗡作响，纯子和妈妈大气不敢出，默默地承受着。过了10几分钟，纯子一声不响地拉开隔扇走了进来。

“老头子又说些什么了？”

兰子躺在床上悄悄地抬起眼皮说。

“不知道！”

纯子说着脱下学生制服，换上睡衣。她宛如一只小猫，轻捷灵巧，大胆泼辣地一下子就投进了兰子的怀抱。

“老头子又发火了吧！”

“我真的讨厌他了！”

纯子恶狠狠地说，象是从嘴里吐出了一只死苍蝇。她把头久久地埋在兰子的胸前，仿佛在寻找兰子身上的温暖和安慰。

兰子最喜欢这种时候的纯子了。她觉得自己就象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正在宽慰抚恤肉体和心灵受到创伤的女儿。她认为只有她们俩人才有这样的手足情，只要互相拥抱一下，彼此就能获得莫大的慰籍。

“姐姐，我给你钱！”

纯子象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骨碌爬起来，从裙子的口袋里哗啦啦地掏出一块块10日元的硬币。

“怎么啦，你？”

“我在街上问人要的。”

“问谁？……”

“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我只说了一声给我钱，他们就慷慨解囊了。年轻人很吝啬，一毛不拔，中年人倒是大方，没有一个不给的，有的我说要10日元，他甚至给我100日元。”

兰子惊呆了，她直楞楞地一会儿看着纯子的脸，一会儿又看着她手上的硬币。

“我今天得了320日元，鸢坂得了280日元，我赢了。”纯

子洋洋得意地又开始10日元、20日元地数着剩下的硬币。

鸢坂是纯子的同班同学，刚才纯子就是说上她那儿复习功课的。

300日元对当时一个女中学生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钱了。那时，干一天苦力活才挣340日元，跟现在的五六千日元的价值差不多，而纯子街头巷尾向过路人乞讨，不到一小时就可挣得这么多钱。

“我这是在进行慈善演出啊！”

“慈善？”

“对，男人应当向美丽的女人奉献他们的财产，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是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

纯子钻进被子里又数起硬币来。

“你这样干被警察抓去怎么办？”

“他们是自愿给的，警察怎么能乱抓人呢？”

“不过要让学校辅导老师知道就糟了！”

“我们躲着他们干，所以很有一番冒险的乐趣。”

“老头子知道了不气疯才怪呢！”

“他疯了才好呢！”

纯子毫不在乎地说。兰子虽然也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心情，但她又觉得纯子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令她恶心。

“你这样会被人们当作流氓阿飞的！”

“为什么，不至于吧！街上哪有象我这么年轻的潘潘女郎！*”

---

*指二次大战后出现在日本城市中的卖春妇，她们的顾客多是美国占领军士兵。

“什么，你也知道潘潘女郎！”

“我大概知道一点儿……”

纯子狡黠地笑了笑，她笑得是那样美不滋儿，那样肆无忌惮。兰子象是被人在后面推了一把，她不解地窥视着纯子那得意的侧脸。

这时，兰子已从北海道女子高中毕业，在一家纤维公司供职，纯子则是这所学校的一年级学生。

看着身穿学生制服的纯子一天比一天出落得楚楚动人，一股羡慕之情悄悄爬上兰子的心头。

纯子高二年级的那年夏天，有一天，纯子放学回家，右手食指缠着白纱布。

“姐姐，你看！”

纯子颇为自豪地伸出缠着纱布的食指给姐姐看。

“我们做生物实验时，木偶这家伙砍了我一刀。”

兰子明白，纯子说的“木偶”是她们学校的物理老师安齐，这是纯子给他起的绰号。

“这个学校真不象话，老师把学生的手都给砍了。”

纯子虽然挨了一刀，可她有些幸灾乐祸。

“这一刀是怎么砍的？”

“木偶说做青蛙解剖实验给我们看，他走到我面前，叫同学们都退下去，他拿着刀的手推了我一把，当时我的手指正放在实验台上，就这样被砍着了。”

“这个人真马大哈，毛毛躁躁的。”

“不过后面的同学也推着我，我太靠前了。”

“那么，是你的错了。”

“我不是在追究谁的责任，如果要追究，应该是木偶的

那把手术刀！”

纯子说着用嘴吻了一下受伤的手指。

“你怎么了，砍了一刀反而洋洋得意，你这是心甘情愿挨这一刀？”

“大概是吧！”

“荒唐……”

纯子性情喜怒无常，兰子顿时感到索然无味。

“被砍了一刀，都出血了，我不是说不痛，我只是觉得木偶可能因此对我感到内疚，他不会不把这当一回事儿了，今后他一定会对我亲切得多。”

“你喜欢木偶？”

“喜欢？怎么说呢？”

纯子竖起那支缠纱布的手指快活地哼起了优美的华尔兹舞曲。

安齐是一个26岁的青年，他三年前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现在在道立女子学校当生物老师。这个人块头儿不怎么大，可身材修长，一副清高超凡的样子。

安齐老师在兰子毕业前一年就来了，虽然兰子没听过他的课，但也知道了不少有关他的风流韵事。那时她就时有风闻，有几个女学生非常崇拜这个细皮嫩肉，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

“看来你是有意让他伤了你的啊！”

纯子过去从未对异性有过什么兴趣，这一回她却小题大作了。看着她那眉飞色舞的样子，兰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个月之后，9月初，纯子第二次提到了安齐老师。

“木偶这家伙大概是迷上江原同学了。”

她一面摆弄着一块在定山溪郊游时捡回来的软石，一面

说。她把妈妈的模样刻在这光滑白润的软石上。这段时间，她常常用刀子在木片或桌凳上雕刻一些人物肖像或动物图案什么的。

"江原是谁？"

"姐姐你不知道吧！她比我大一岁，也是个女孩子。"

兰子对这个人没一点儿印象。

"她的脸黑不溜秋的，不过是一副瓜子脸，是个美人儿。"

"木偶真的迷上她了？"

"也许是吧！"纯子装作事不关己的样子冷冷地说，"以前我们生物学习小组去忍路海湾学习时，木偶这家伙一直围着江原身边转。"

"这家伙居然把你抛了去搜寻别的女人，想不到他看女人一点儿眼力也没有。"

看到纯子对异性发生兴趣，兰子心里很不好受，但事情一旦对妹妹不利，她还是向着纯子的。

"这个人粘乎乎软不拉的，和他那样子根本不相称！"

"这种男人不理他算了！"

兰子象是在安慰纯子。但纯子一边用凿子在石块儿上刻着，一边充满自信地说：

"今后我要让他的眼睛向我看过来！"

3

兰子女子学校毕业后一直在车站后那家纤维公司上班。她一面做工一面梦想当一个作家。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各类小说突然在街头巷尾泛滥起来，舞笔弄墨的文

人骚客日趋吃香，在这种时髦中，兰子迷上了堀辰雄* 的浪漫派和大宰治的虚无派作品。

说实话，兰子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写小说的才能，她从来没写过什么东西，有时她觉得自己有满腔热情，要付诸笔端，有时她又感到自己肚子空空如也，一点创作的灵气也没有。她连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

兰子的纤维公司经理驹田曾是H报社记者，为此，兰子曾几次向他流露了想当文学家的愿望。

驹田鼓励兰子，劝她先练习写诗。

当时北海道聚集着许多作家和诗人，百田宗治、武田泰淳、伊藤整、福永武彦等文艺界名人**都住在这里。这儿拥有创元社等近70家出版社。《至上津》、《日本未来派》***等许多久负盛名的诗刊就在这里发行。

这些作家和诗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全国各地疏散到这儿来的，战后一部分人留下不走了，同时，北海道还有一家大型造纸厂——王子造纸公司，这家公司一直未被破坏，

---

* 堀辰雄（1902——1953）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风雪黄昏》等。

**百田宋治，（1893～1955）日本民众诗派诗人，代表作有诗集《泥泞的道路》。

武田泰淳，（1912～1976）作家，代表作有《司马迁》等。

伊藤整（1905～1969）作家，代表作有《鸣海仙吉》。

福永武彦（1918～1979）作家，代表作有《风土》等。

*** 《至上津》，日本诗刊，由诗人真壁仁等于1928年创刊。

《日本未来派》，日本诗刊，由诗人高见顺等人于1947年创刊。

当时日本全国各地都在闹纸荒，而北海道却未受到一丝影响。

毫无疑问，兰子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向往文学生活的。

在家里，兰子也曾对父亲和兄弟姐妹表示过自己将来要当一名作家的理想，虽说父亲胜一那严厉正统的家教令人生畏，但在这方面似乎比较开明，过去他也曾就小学日语教育发表过不少有独创性的见解，因而他理解兰子的这种愿望。

兰子早就料到父亲会同意自己的选择，不过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用“为了艺术”这样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在生活中挣得更多的自由。

兰子是纤维公司经理驹田的秘书，随着和驹田交往的不断深入，就在她经常和驹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抒发当作家的理想过程中，她慢慢地陷入了驹田向她张开的情网。驹田比她大15岁，有时兰子则又把他当作一个对自己关心备至的父辈。

这期间，纯子却迷上了安齐。

尽管姐妹俩各自狂热地追求着不同的男人，可晚上互相搂抱睡觉的习性却始终未变，这和她们与男人谈情说爱时的情景判若天渊。

从这时起，纯子每晚总是用一只衣服夹子夹着鼻子睡觉，她这是从电影《嫩叶故事》中学来的。

“你真是一个怪人，别这样折腾自己了。”

兰子看着夹在纯子鼻尖上的夹子笑着说，可纯子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她说：

“我们这个家族不论是谁，鼻子总缺少一种锐气，每个人的鼻子都是圆溜溜、胖乎乎的，这是一个大缺陷，姐姐，

你也来夹一夹吧！”

纯子不仅不停止夹鼻子，反而劝姐姐也一块儿干。

“真有效果啊？”

“正因为效果明显我才这样做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鼻尖真有点往上翘！”

“这么做会弄坏鼻子的。”

“没关系！”

在纯子的百般怂恿下，兰子也试着夹了一次，但弄得她痛苦不堪，再也不敢试了，再说兰子也不想象纯子那样去出风头，去引诱男人，招惹是非，现在驹田爱上了自己，她已经感到满足了。

纯子这一回大概出师不利。

兰子知道，纯子忍痛夹鼻子是不愿在容貌上输给江原这个情敌，这圆墩墩的鼻子太使她伤心了。过去纯子一向对自己坦诚公布，可有关安齐的事她却只字不提，看来纯子正被一种失恋的痛苦折磨着。

“木偶这家伙知道你在喜欢他吗？”

兰子实在忍不住了。

“怎么说呢？”

纯子郁郁不乐，这种情形确实少见。她嗫嚅地说：

“前几天我给他写了情信……”

“后来呢？”

“这小子，哼！他马上把我叫到老师办公室，板着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把我训了一顿，叫我别跟他开玩笑了。”

“混蛋！”

兰子恨不得跑到安齐面前臭骂他一顿：先生，你正得到一个女人的真心相爱，别不识抬举摆臭架子了！

看来男人在情感方面确实是反应迟钝。不过，这时兰子并不把纯子追求安齐的事看得那么至关紧要。她认为，纯子虽然喜欢安齐，但这完全是一种思春期少女在追求心目中偶象时的感情幻觉，她迷醉的是自己的痴情而不是对方，纯粹是一种爱情憧憬。

这一年秋天，纯子在物理实验室喝下了高锰酸钾水企图自尽。

那天，放学后她独自跑到实验室，从药品架上拿下药水一饮而光，然后当场倒地，是学校的值班工友过来巡视时发现的。

兰子和母亲到医院看望她，她恢复意识后第一句话是：

“木偶呢？”

“吓了他一跳，他来看过你了。”

兰子机警地回答了纯子，站在一旁的父母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

“后来怎么样了？”

“他说还要来看你。”

“是啊？……”

纯子的嗓子被高锰酸钾水烧坏了，说话声有些沙哑，她又昏昏沉沉地睡去，象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毫无疑问，纯子是想用自杀来引起安齐老师的注意。这点兰子一眼就看出来了，但她怀疑纯子这样做可以奏效。

这事发生后，安齐确实也惶惶不安地过了一阵子，还到医院看过纯子，但他也仅仅是对纯子的健康表示关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和江原的关系。

结果纯子这悲壮的一片苦心并未被人领悟就出院了。她自编自演了这出只有一个角色的闹剧，到头来自作自受，烧

坏了喉咙，糟蹋了肠胃。

“这家伙真是一具没心没肝无情无义的木偶！”

木偶的冥顽迟钝使兰子忍无可忍。

“纯子，忘掉他算了，这种人多的是！”

兰子义愤填膺，象是自己遭到侮辱一样大声怒吼着。但是，纯子却一声不吭地默默地看着眼前的穿衣镜，镜子里映出了自己被高锰酸钾水侵蚀了的面容。

4

自杀未遂后，纯子一夜之间变得沉默寡言了。在学校不必说，就是回到家她也很少说话，一进家门就拉开画架，摆弄她那些绘画工具。白天，她整日披散着长长的头发，象是要用长发来遮盖自己的面容。一走进画室，她便没命地作画，有时候短罩衫、工装裤被弄得一塌糊涂她也无暇顾及。

关于纯子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一致认为这是怀春少女的脆弱的情感所致，纯子的双亲也同意这种看法。

只有兰子一个人真正理解纯子的内心痛苦，妹妹14岁就过早的品尝到了失恋的苦味，直到酿成自杀的悲剧，想到这里，兰子觉得妹妹实在可怜。她极力回避有关安齐的话题，以免触及她的隐痛。

这时，只有谈绘画才能使纯子心情愉快。

纯子从小学起就表现出绘画的才能，曾有作品被选入北海道儿童画展，在上女子学校二年级时，纯子让父亲给自己买了一副画具，从此她的绘画技巧大有长进，日趋成熟。

“你这幅画真不错啊！”兰子说。

“我现在跟平川太平学画了。”

平川太平是女子学校的绘画老师，兰子也听过她的课，学生们常常直呼他的名字，叫他太平。

“我本来不想跟他学，可他说我很有天赋，主动跑来对我说一定要收我为徒，用心教我。”

“那么，他常来给你单独辅导了？”

“可以这么说吧！午休或放学后，他常常叫我单独到画室去学画。”

“这家伙看上你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是在我被木偶抛弃时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的。”

纯子说出了自己最忌讳的人的名字，兰子有些不解。

“前几天我正要给木偶送去一束石竹花，可太平跑来告诉我，木偶的办公桌上已摆着一束玫瑰花了。”

“玫瑰花大概是江原送的吧！”

“是的，我只好作罢，后来上绘画课的时候，我画了那一束石竹花，太平走到我身边说，你必须忘掉一切，如果你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你是绝不能创作出好作品来的。真有意思。”

“这么说，太平这家伙也知道你是恋上木偶了？”

“我不清楚，总之，打那以后，他一下子关心照顾起我来了。”

纯子那样子象是在议论别人的事。

“这个人乘人之危打你的主意，真卑鄙！”

“不过托他的福，这回我又不会寂寞了，而他还说下一次让我把作品拿到北海道画展上参加评选，这可是喜上加喜啊！”

“你想参加画展？”

“他说肯定入选。”

“啊……”

兰子又看了看画架上的画稿，那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花瓶和一束玫瑰花。这是一幅水色衬底的静物画，颇有些剪纸画的风格和效果。

“我实说了吧，他还邀请我不久去旅行写生一次。”

“就你们两个人？”

“到定山溪源头去，来回一天。”

“别去了，小心上当啊！”

兰子心想要是自己倒不要紧，她不想让男人靠近纯子。

“不过，我现在倒是求之不得。”

“为了你的画能入选画展？”

“对！他现在把我的画看得比他的还重要，他在为我竭尽全力。”

“不过，他这样不过是想博取你的欢心而已。”

“这家伙似乎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才华又很难缠的女人。”

“不仅是这样吧！男人不会这样就向你靠近的。”

“我这样做不行吗？”纯子把沾着画墨的脸朝兰子转过来，这是一张无忧无虑、神气十足的脸。她又说，“女人去赢取男人的追求不好吗？”

“不是不好，不过……”

“女人还是让男人们来阿谀奉承献殷勤才好吧！”

“男人？男人中可是什么样的货色都有啊！你不会不知道吧，他们中有的人阴险狡猾，有的卑鄙下流。为了自己，你还是小心提防为妙！”

“别为我穷操心了，而且我并不看重那些东西。”

“哪些东西，你指的是什么？”

“贞操呀！”

纯子低声笑着说。

“姐姐你不也这样说过吗。”

兰子记得自己确实是讲过这种话，那是一次为了反抗父亲顽固而守旧的思想，逃出家门寄宿在朋友家时，一气之下情不自禁脱口出来的。

“话虽说么说，如有可能还是应该献给自己喜爱的人才对啊！”

“想不到姐姐这么守旧。”

“什么……？”

“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还责备我个没完。”

兰子心虚了，被妹妹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自己的隐秘，他这个姐姐有些无地自容了。

“不过，应该献给你最喜爱的人才是幸福的，这可是真话啊！”

“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值得我喜爱的人！”

纯子点燃了一支香烟，看样子她是刚刚学会的，她被烟呛得眉头紧皱，脸上还是一副孩子气。兰子开始意识到妹妹已经慢慢地和自己分道扬镳，渐渐地越走越远，自己再也管束不了她了。

11月初。一个爽朗的秋日，夜色降临时仍是晴空万里无云，然而到了深夜屋外突然变得冷起来。兰子和驹田分手后回到家时已是11点多了，但还未见纯子归来。

这段时间，纯子外出频繁，兰子也常不在家，但远远赶

不上纯子。

对此，母亲常责备她们，可姐妹俩都异口同声地申辨："我们这是为了艺术，又有什么办法呢？"过去，她们被囚禁在家里不能动弹，压抑在心中的苦闷无法排泄，现在有了艺术这辉煌的旗帜，姐妹俩可以扬眉吐气了。

这天晚上，兰子回家一小时后纯子才回来，一进大门她便绕过大厅直奔大厢房这间寝室里来，脚步一轻一重象是喝醉了。

然而，当她脱光衣服跳上床铺时却一点儿醉意也没有了。

"姐姐？"

纯子只穿着内衣内裤，象一只小猫，摇头摆尾地扑向兰子的怀抱。过去她晚归时也是这样，可今晚显得格外激动，甚至有些得意忘形。

"这么冷的天你到哪儿乱逛了？"

兰子刚一触到纯子滑溜溜的肩膀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一种不可名状、难以形容的，只有女人才有的感觉。

"你怎么了？"

兰子推开纯子的肩膀，重新打量着她的脸。

"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了？"

纯子卷曲着身子，闭上了眼睛。

兰子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知道，妹妹总有一天要离开自己，投向男人怀抱，这是无法阻挡的，不过她原认为那是相当遥远的将来。

"其实我并没有生气，我只是想让你说实话。"

兰子又说了这么一句，纯子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为什么一轮到我你就非要我说出来不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姐姐不是一直这么过来的吗？可我刚让人抱了你就……”

“什么？”

“好了，不说了，快抱住我吧！”

姐妹俩披头散发，互相拱着、闹着，紧紧地搂在一起。

两个人贴得紧紧的，平静而均匀地呼吸着，互相感触着对方呼吸跳动的心脏。

她们就这样拥抱着。不知为何，泪珠从兰子的眼框里一颗一颗地流落下来。

纯子还是回家了，她在外面不管跟着什么样的男人，干出什么事来，一旦事过，她还是要回到自己身边的。现在躺在自己怀里的纯子不再是那个男人的了，她就是自己从小抱大的纯子。兰子默默地想着。

姐妹两人拥抱着，亲吻着，待到她们松开时，已经过了半个钟头。纯子能一阵风似的从男人身边回到自己怀里，兰子心满意足了。

“木偶这家伙结婚了。”

纯子象是刚刚想起来似的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是和江原吧？”

“是的。”

“这家伙不是人！”

“有什么法子，人家可是美人儿啊！”

“你这么个才华出众的女子她居然看不上，却偏偏要去娶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

纯子没有回答，这时走廊外传来了脚步声，象是哥哥上洗手间。

屋外，天高云淡，月明星稀，长空如洗，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帘泻进屋里，照亮了整个房间，

姐妹俩一阵沉默，最后纯子吹起了口哨。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月光照亮了纯子的侧面，显得苍白如画，她又哼起了优美的华尔兹舞曲。

对纯子这种与男人交往态度，兰子感到无可奈何，如今她似乎洞察到了纯子委身于男人的动机。

“姐姐，往后我将患TB病了。”

纯子哼过两遍华尔兹舞曲后说。

“TB？”

“就是肺结核呀！姐姐，今后不论谁问你，你就告诉他们，我患肺结核病了。拜托了！”

“这样就能骗得住人？”

“明天起我就请病假，过一段时间后我再戴一个口罩去上学，另外，学几个肺结核病人的咳嗽声又有什么难的！”

纯子轻轻学着咳了几声。

“怎么样，有点象吧！”

“你还打算装成这样？”

“对，我问过鸢坂同学了，头发用双氧水抹一下就可变成褐色了，这么一来，我会更象肺结核病人吧！”

“你这样干老头子又要唠叨个没完了。”

“这不是怪他！是他给我生出这么一张难看的脸，我才这样吃苦受罪！”

“阿纯……”

兰子又一次抱住了纯子。纯子因为在情场上输给了比自己大一岁的江原而惨怛于心，她要装成肺结核病人看来是经

过了一番殚思竭虑、煞费苦心的盘算。她也许认为这是可以和美人儿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最好手段。

“你这样干会把身体搞坏的啊！”

“不要紧，一个苍白的少女，戴上一副口罩，双眉颦蹙，一脸愁容，这看起来很美吧。”

看来纯子的决心已是坚定不移的了。尽管她也知道这种方法是多么愚蠢荒唐，可为了给自己增加几分姿色，她不惜折磨自己。想到这里兰子既可怜纯子又为她担心受怕。

纯子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打那后她真的旷了半个月的课。那天她对母亲说她到医院看病，大夫说她得了气管炎，不能上学了。就这样，她在画室画了半天，又用半天时间用双氧水抹头发，装病的第一天就这么打发过去了。

12月初，喜降初雪，札幌市内大街小巷一片银装素裹。纯子象是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似的，一大早就上学去了。

这天，她戴上一个大口罩，头上斜扣着一顶贝蕾帽，帽沿下忽闪着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白净的小脸在深蓝色的女学生外套映衬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被双氧水染得茶褐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使她那张本来显得有些硬朗冷峻的脸变得细腻柔和多了。

当她两眼惺松、目光微醉、轻摇腰肢，款步徐行时，就是一个十足的怀有心病的郁郁思春的北国少女了。

“我吐血了，大夫说要我休养一段时间。”

纯子戴着口罩对班主任广尾老师说，老师不加思索就信以为真了。看着她那苍白、恹恹无力的样子，确实象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老师压根子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是在演戏。

从此之后，纯子便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借口不参加她最不喜欢的体操课，也可以无所顾虑、心安理得地迟到早

退了。

到了12月中旬，初雪还没化尽，又连下了好几场鹅毛大雪，地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紧跟着新年便接踵而至。

“我不想再跟太平学画了。”

纯子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患肺结核病的少女之后，一天，她突然对兰子这样说。这时，正是她上女子中学三年级的第一个春季学期。

“今后我要跟浦部学了！”

“什么？哪个浦部？”

“他是自由美术协会会员，他的抽象画画得不错，又是一个自由职业人，真可谓名符其实！”

“不过你这么朝秦暮楚太平会生气的。”

“太平这家伙说，浦部的画是故弄玄虚，不足挂齿，还说跟这样的人学习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他极力反对我拜浦部为师。”

“那么你也认为浦部真的象他说的那样是一个故弄玄虚的人吗？”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认为他比太平要强，况且太平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再值得我学习的了。”

妹妹真的是一个天才少女?!她的画技果真就进步得这么快?!兰子一下很难相信。

“不管太平如何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他毕竟是一个教书匠，他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不过，你还没有毕业，还是不要得罪他为好。”

“他并没对我怀恨在心，我骗他说，浦部老师非要收我为徒，我无法拒绝。”

“你真会骗人。”

“浦部老师也认识太平，他说我虽有绘画的天赋，但跟太平学习已染上了他的一些坏习性了。真有意思，这些个男人。”

纯子踌躇满志洋洋得意，她得意自己能够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旁观着两个正在争夺自己的男人。小小年纪就知道如此戏弄男人，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尽管是自己的妹妹，兰子仍然感到有一种无名的恐怖袭上心头。

“浦部这个画家长得很帅吧？”

“他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他有一个神经质的老婆，已经有了小孩，常戴一副眼镜，那模样倒象一个逍遥自在的父亲，可以做我的叔叔了。”

“不过他总要比太平长得好一点儿吧！”

平川太平身体矮胖、髎骨突出，那副样子和一个堂堂美男子相距甚远。

“他身材高大，只有这点才象个样。”

“太平也真够可怜的了。”

兰子虽然也在背后说过太平的坏话，但人家毕竟作过自己的老师，他有无绘画才能另当别论，可总不能一不高兴就把人家踢开不理。

“不过太平似乎也没什么怨言。”

“是吗！”

“那还有假，他只不过是在我失意的时候趁虚而插足进来的，就象一只贼猫，可我还是让他吻过了……”

纯子说着，脸上露一丝嘲讽的微笑，她接着说：“当然啦，我也不是说要让他对我感恩戴德什么的。”

兰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时她开始感到纯子正在奔向一个她无法捉摸的世界。

纯子干净利落地甩开了太平，又已经成功地俘虏了浦部。

这一年秋天，兰子在北海道画展上崭露头角，她的处女作《酸桨果人形和日记》大获成功。这是一幅F 4号静物画。纯子是入选作者中最年轻的画家，加上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学生制服，更显得婷婷玉立，绰约多姿。也是从这时起，纯子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端上。

纯子一举成名，兰子既感到惊异和高兴又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她早就渴望成为一名作家，恨不得马上发表一部巨著震动文坛功成名就。但尽管雄心勃勃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至今连一篇短文也没写成，她原来以为妹妹虽有画才，但最多也只是比一般女学生强一些，没想到如今她却能入选画展，名声大震，一跃而成为社会瞩目的天才少女，不知不觉地妹妹比自己领先了一步。想到这里，兰子再也坐不住了。

纯子15岁就有作品入选画展，很快成了市内的知名人士，这样，她就象从基督教神父那儿领到了一张免罪符，可以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了。

这是一名天才少女，不能拿她和一般女生相提并论了。不论她干什么，甚至超越了一个学生的本分，社会上、学校里也只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从不过问，另一方面，她的“肺结核病”又更使她神秘化了。

聪明的纯子当然也明白社会对她的态度，不久，她开始经常旷课、迟到和早退了。

为此，父亲胜一也训斥过她，可她每次都打出“为了艺术”的挡箭牌，最后胜一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胜一一方面担心纯子爱上艺术后会行为堕落，一方面又为女儿的成就感到自豪荣光。

纯子有效地利用了自己所取得的荣誉，变得有恃无恐。因为有作品入选画展，她真成了学校名符其实的明星了，从前因失恋而造成的心灵创伤这下得到了极大的补偿。

5

这一年秋天至第二年春天，纯子相继在北海道自由派画展、北海道学生画展上发表作品。

天才少女粉墨登场了。她象一颗耀眼的新星，光彩夺目而令人晕眩。

纯子成了北海道众人公认的画坛新秀，一个体弱多病、苍白敏感的少女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脑海。纯子要的把戏如愿以偿了。

兰子自始至终清楚纯子玩着装病的把戏，她既为纯子巧妙得天衣无缝的伪装感到吃惊，又为自己在纯子面前相形见绌而烦乱。

如此下去，长久以往，妹妹就要被人夺走，离开自己了，目前人们已经把自己看成不过是天才少女的姐姐而已。想到这里，兰子就不服气。尽管她和驹田恋爱的热情还在有增无减，不断升温，但一个念头已在心中萌发并不断鼓动她：我要独自上京去闯自己的世界！

这期间，兰子和纯子的夜生活一如既往，入夜，两人就出去寻找自己的男友狂欢滥饮，弄得酩酊大醉精疲力尽，回到家，两人就紧紧抱作一团酣酣入睡，即使白天从早到晚见不到一面，不能说上一句话，可晚上只要能拥抱在一起，彼此都感到心满意足，宽慰畅快。不知为什么，兰子觉得只要抱着纯子，自己那与驹田厮混时被玷污了的血液立刻就得到

了净化，恢复了少女的天真纯洁，就感到舒适坦然。

纯子的心情也和兰子一样，只要她在外和浦部或是其他什么男人拥抱后，一回到家就会疯狂地扑向兰子，紧紧地搂抱住姐姐，身子激烈地颤抖着，拼命抽搐着，象是要抖掉身上的男人的气味。这时，兰子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个神父在闭目倾听一个信徒真诚的忏悔。她紧紧地抱着纯子，不让她松开，她感觉到，在纯子那温馨柔软的躯体里跳动着一颗痛苦彷徨的心，同时也嗅到了纯子身上的男人的气味。

这一年年底，纯子为了参加全国美术大展，她开始埋头创作一幅30号的抽象画。

这时兰子和纯子就很难会到一块儿了。本来绘画和写小说就是两个不同的电视频道。

绘画只要有天赋，小小年纪也能发表作品，取得成就，进入知名人士层。写小说就不同了，除了那些特别的天才，绝大多数作家都要积累了某种生活经验才能创作，有的人尽管碰运气勉强发表了作品，但由于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也不能不断取得成功，最终不能站立起来。“我现在是在为将来的成功打基础”。兰子经常暗暗对自己这样说，以此自我安慰，求得内心的平衡。可有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经常这样自我安慰是因为自己不愿意服输。

兰子经常无端呕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她觉得这样下去，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平庸无为的职员。虽然自己倍受公司老板的宠爱，但最辉煌充其量也不过是成为他的老婆。

驹田比兰子大15岁，又腰缠万贯，这些使兰子感到踏实。在驹田面前，她可以任意打情骂俏，尽情撒娇卖乖，但她也明白，驹田对自己如此娇纵宽容，不过是一个老朽的男

人笼络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的一种手段。和驹田在一起时，兰子虽然也感觉到他是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不过他身上已经没有了那种让她神摇魂荡的魅力，已不能给她强烈的情欲刺激了。

兰子认识H报记者村木就是在她对驹田感到失望厌倦的时候，有趣的是介绍他们互相认识的竟是驹田本人。过去驹田曾在H报干过事，是村木的长辈。

兰子也并非特别喜欢村木。他人长得倒不矮，只是显得瘦削了些，不过生得倒是五官端正，眉目清秀。兰子不太喜欢长得太漂亮的男人了，一遇到那些英俊萧洒、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她就顿生戒心。

漂亮的男人周围总有一群女人。兰子不想成为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她不愿做一个一昧追求男人的浅薄的女人，因而她对漂亮的男人往往是敬而远之。

仔细推究起来，兰子并不是由于男人漂亮而讨厌人家，她只是害怕自己一旦沾上那种男人就神魂颠倒不能自拔。她之所以不敢靠近漂亮的男人，是她不愿牺牲自尊而去赢得爱情。

村木并不因为自己长得漂亮而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兰子开始和他交往时也很平淡，但和他来往渐渐地密切以后，还是被他征服了。她不知不觉地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显然，村木是一个情场老将，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猎艳能手。

后来才清楚，村木一开始就知道兰子和驹田私交甚深，他明知道兰子已有所爱而故意插足进来，但当兰子明白这些时已为时过晚，她已无法控制早已扬帆起程的爱情之舟，她

从驹田这个避风港出发，使爱情之舟驶入村木的爱情海湾，开始了她新的冒险。

她和村木结识还不到一个月，纯子就知道了他们的事，这一回和以往不同了，纯子成了审判官，被审的倒是兰子了，不过，纯子不是直截了当地发问，而是隐晦曲折拐弯抹角的问兰子，她的话是从兰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始的。

“姐姐，你是否对小说已经心灰意冷了？”

纯子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地问。这是兰子和村木第二次拥抱后的夜晚。

“没，没有啊！”

“可到现在你好象一篇文章也没写成呀！”

“不过，我的构思已基本上成熟了。”

“你好象收获了一桩比创作小说更有趣的作品吧！”

纯子在黑暗中偷偷地笑着。她是自己的妹妹，小小年纪说话口气竟是这样玩世不恭。兰子心里思量着，大概天才少女总有些与众不同吧！就这模样，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可居然一副恋爱专家的神态。

“你说得对，我在谈恋爱！”

兰子毫不隐瞒地回答。

“谈恋爱比写小说更有趣吧！”

“这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小说是小说，恋爱是恋爱。”

“真的？”

纯子话中有话，她翻过身来，俯撑着身体，燃起了一支香烟。

“不过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象你现在这样一心多用，同时精力充沛地干很多事情。”

“你说的不对，不是有人一面狂热地恋爱，一面又写出非常精彩的作品吗！”

“这种人可能有，不过这两件事大概不能同时并进吧！”

这话一点儿不假，兰子现在脑子里早已被对村木的狂热的恋情填满了，写了一半多的小说和已经构思成熟的文章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姐姐，你两者都要，太贪心了。”

“贪就贪一点儿吧，我试试看。”

“这是徒劳无益的，别枉费心机了。”

纯子慢慢地吐着烟圈说：

“姐姐，你好象碰上了一个让你魂不守舍的男人了。”

直到现在，兰子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是过了新年后的2月7日。

这天晚上，兰子和村木分手后回到家已经过了9点。这天下班后她就和村木幽会，到他公寓去混。可真有点儿蹊跷，这一次村木并没有拥抱她，而且老是心不在焉，恍恍惚惚地总是走神儿，为此，她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小时就告辞了。

这是一个晴朗无雪、冰冷干燥的夜晚，天高星淡，月明如镜。

兰子一进家门便走到寝室里，她点着炉火，铺好床垫后上床睡觉。可到了11点钟还不见纯子归来。她又打开台灯抓起一本书来看，可她怎么也不能专心地读下去，刚才在村木那里度过的一小时又浮现在她眼前。她隐隐约约地感到今晚村木有些反常，刚才他竟没有拥抱自己，却左顾右盼不停

地瞅着窗口。

他会不会在等什么人？

兰子顿时不安起来，她越想心里越不对劲儿。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了有人在窃窃私语的声音，兰子斜起身抬起头来想听一下，但屋外又没动静了，四周又是一片寂静。

也许是自己的幻觉吧！兰子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她正想躺下去，外面又传来了开大门的声音，这响声在静寂的寒夜中显得格外清脆，接着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姐姐，你还没睡？”

纯子一推门进来就笑着问。

“我没睡不好吗？”

“当然好啦！”

“刚才你是和谁一块儿回来的吧？”

“你看见了？”

“我只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是吗？”

纯子说着合着外衣就坐在床边，然后掏出一支烟。

“刚才你上哪儿了？”

“和田边同学会了一下，又到薄野那边兜了一圈儿，可把我累坏了。”

“那就早一点儿睡吧！”

兰子恨不得一把抱住纯子，弥补今晚村木未能给她的满足。她认为只要能紧紧地抱着纯子，心中的烦燥苦闷就可以排遣清除。

纯子慢腾腾地上床了，兰子终于抱住了等待已久的纯子的身体，她抓住纯子的肩膀使劲儿往怀里拉。可这时，她忽然感到妹妹一反常态，她象是遭到突然袭击似的手足无措，

浑身颤抖。

"你怎么了？"

兰子再次把纯子拉到自己怀里，用脸在她胸前来回摩挲抚慰着。她一边揉一边拱着，很快她就嗅出来了，纯子身上散发着一股怪异的气味。现在回忆起来兰子还说不清那时纯子身上散发着一股什么样的气味，或者当时是自己嗅觉过敏而产生的错觉。但当时她认定，这是一股男人的气味。

"你和男人睡觉了？"

经兰子这么一问，纯子身上一阵抽动。

"是和村木？"

"……"

"你和村木睡觉了？"

纯子点点头，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闪闪发光。

现在兰子已记不清那天晚上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她只记得自己曾经使劲儿的捶打着纯子，推她揉她掐她揪她，最后又紧紧地抱着她。她捶着打着又抱着，直到精疲力尽不能动弹。

"姐姐、姐姐……"

纯子在兰子怀中不停地呼喊着呻吟着。

"我只喜欢姐姐，只喜欢姐姐一个人。"

渐渐地，兰子冷静了下来。她想，自己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村木要被纯子抢走的，应该正视眼前的现实。她看着浦部、千田、田边这些个男人一个个着了魔似的围着纯子转，这种预感或许早就在她心底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过去自己那么狂热地爱着村木，也许就是这种预感在激励着自己。

坦率地说，兰子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无法和妹妹竞

争，旁人虽不这么看，可她在心里早就甘拜下风，并已心灰意冷了。也许是这种自轻自贱的意识，此时此刻也就很难对妹妹发火了。

兰子没有发火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明白，纯子不论与多少男人来往，与他们打得多么火热，她是不会爱任何一个男人的，平川也好，浦部也好，千田、田边也一样，纯子不会真爱他们。村木肯定也不会例外。目前纯子只不过是心血来潮逢场作戏罢了。可能是兰子想到这里，她心里头才渐渐平静下来，原谅了纯子的。

话虽这么说，可打这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是兰子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痛苦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啊！

姐妹俩分别被同一个男人拥抱，过后又互相抱在一起，明里是和村木拥抱，暗里是姐妹俩相抱，她们互相津津有味地搜寻着对方身上的男人的气味，一旦嗅到这种气味，便又更加疯狂地搂在一起，各自想象着对方和男人相处时的一举一动，互相嫉妒憎恨对方，然而她们每次都能宽恕对方，言归于好，共入梦乡。

一个月后，兰子深知自己在感情上陷得越来越深，不能自拔了。这时，她根本没心思去写什么小说当作家了，每天只是盼着快天黑，然后好去和村木拥抱，和别的男人对酒当歌。纯子也一样，这段时间她也扔下画笔不画画了，尽管女画家春季画展和北海道画展迫在眉睫，但也激不起她一点创作热情。

“姐姐，咱们出去找些失意落魂的男人玩玩吧！”

有时，纯子想出了坏主意，姐妹俩就上街溜达，碰到那些看起来孤独寂寞的男人便缠上他们，拉他们到酒吧狂饮一通，肆意作乐。一旦玩得乏味了，便借口上洗手间悄悄溜之

大吉。

这期间，纯子常常哀叹“疲倦”啦，“心烦”啦什么的。

6

纯子上高三了，夏天也来到了。这一年暑假，纯子和浦部外出写生，他们到积丹旅行了一个星期。

纯子出门后，兰子一个人呆在家里感到轻松悠闲多了，但这种心境只持续了两天，到了第3天，她又感到若有所失了。

第7天，纯子回来时，姐妹俩又贪婪地搂在一起。

其实她们搂在一起并没做出什么猥亵龌龊之事。她们只是胡乱地抱着，戏弄地吻着，既不是一见面就粘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其它的花样，常常是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疯疯癫癫、随心所欲。有时抱久了手脚麻木了，气也喘不过来了。她们就这么恣意放肆的闹腾着，直到两人都累得瘫倒为止。

这样抱着吻着，兰子往往会想起儿时姐妹俩被父亲训斥之后抱在一起的情景，她又强烈地体会到了她们手足之情的亲密感。这时，她的心情便平静下来。这天晚上，兰子又重新体验了一次这种感受之后，她松开了紧抱着纯子身体的双手。

“喂，旅行一趟玩得怎么样？”

兰子把发热的脚伸出被子外问道。

“我一次也没有给他。”

“真的？”

“我故意挑逗他，他显得痛苦极了，一天到晚总是耷拉

着脑袋，说什么‘你想和我结婚吗’什么的。”

“他想跟你结婚？”

“我告诉他，如有意和我结婚就先与老婆离婚。”

“想不到你也这么一本正经起来了。”

“我在海边和渔民招手和他们说几句话，他就大加光火，真讨厌！我才不吃他那套呢！”

“他也不再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手段了！”

“他已经用过一次了，再用就不灵了！”

“不过，你可把他憋死了！”

“我很讨厌他，每天晚上我不是装肚子痛就是心口痛，有一次我还假装出去打开水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舒舒服服地让他伺候了我一顿。”

“你真的没让他挨上？”

“真的，不信你闻我身上有没有他的气味。”

纯子光着身子，双手张开仰面躺在床上。她那胀胀鼓鼓的乳房，丰满的腰肢已经不是女孩儿的样子了。兰子俯身上前，象小狗似地用鼻子嗅着纯子的全身。

“羞死我了！”

“看来你说的是实话。”

“姐姐，男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贪得无厌？”

纯子把身子向兰子挪了挪。

“姐姐你那位也是这样吗？”

“男人大概不象女人那样克制自己吧。”

“男人总是想那样干，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感到惬意吗？”

“一点儿也没有，我在下面看着男人拼命使劲，感到非常好笑。”

纯子大概还不知道其中乐趣！看着眼前这天真幼稚的纯子，兰子觉得不胜惋惜。

“以后你会感到快乐的。”

“我才不稀罕这种玩艺儿！”

纯子一脸严肃地看着兰子说，这种正颜厉色的目光实在少见。她又说道：

“知道了那种快乐我就不能去报复了！”

“报复……”

“对。我要叫男人们去做木偶的替死鬼。”

黑暗中，纯子圆睁杏眼凝视着半空。

兰子每天在快乐和忧郁的心情交替中度日。和村木在一起时，他们相互倾诉着爱语，情意缱倦。这时，她象一朵盛开的鲜花，含娇带露，满面春风。然而，这只是短暂的时刻，良辰过后，便是和驹田共度的那难捱的日子了。

假如她和驹田只是萍水相逢的偶然结合，那么一旦爱情之火熄灭，两人友好分手各奔前程也就万事了结，虽然这样也会有藕断丝连情意难绝的时候，但最终可以从郁郁寡欢的心境中解脱出来。但兰子却不能这样做，因为驹田不但是自己的情人，还是自己的上司，说穿了是自己的经济靠山。虽然驹田身上缺乏爱情的魅力，但兰子却不能抛开他，抛开他就等于丢掉饭碗，丧失经济靠山。虽然兰子对村木已是难舍难分，可现在她还是下不了决心与驹田一刀两断，她舍不得马上丢掉这些利益。

北方的夏天匆匆离去，秋天早早就来了。

“姐姐，你感到很烦恼吗？”

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兰子正在呆呆地看着窗外初秋

的景色，纯子悄悄地走上来说。

“你在想是否该和他分手吧？”

“不，不是！”

纯子一针见血道破了自己的内心隐私，兰子不好意思地极力掩饰。纯子仍然用她咄咄逼人的目光扫了兰子一眼，然后拉过一把椅子，把它反转过来，双腿叉着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和他一刀两断！”

“为什么？”

刚才她还极力回避，现在却已不由自主地随声应答了。

“为什么？他还有什么值得你留念的，你钱也得了，爱也爱过了，一场幻梦也早已醒了，况且他们公司目前不正陷入困境吗？”

“这些事你听谁说的？”

“有什么可以瞒住我的！哼！跟一个油水已干的老骨头还有什么情意可讲的。”

“阿纯……”

兰子心虚地打断了纯子的话，纯子把下腭顶在椅子靠背上咯咯发笑。

这段时间驹田公司确是日子不太好过。驹田本来是一个记者，根本无意经商，他是一时心血来潮办起这家公司的。战争刚结束时社会动荡不定，他居然也能支撑维持下来，现在社会日趋稳定了，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纤维制品业的大公司不断扩张，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小企业一个个吞并掉。

最近驹田整日地为资金东忙西跑，疲于奔命，手中的股票不断被迫抛出，他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对兰子慷慨大方、破费钱财了。

“姐姐，既然你已对他感到失望，还有什么值得你怀念

的呢？别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了，这可不是你的一贯作风啊！”

“男女之交总不能象你这样随心所欲呀！”

兰子嘴上虽硬，但心里早已明白，纯子的话千真万确。驹田已不能激起她的爱情冲动了，也已失去了可以利用的价值，事到如今，还要继续勉强凑和，只能断送自己的前程。不过现在马上宣布断绝往来又显得太残酷无情，至少是轻率从事。纯子是局外人，尽管可以信口开河，而真要做起来又不那么容易了。驹田曾是她的情人，她曾有过一段宝贵的青春是依附在他身上的，站在驹田一边设身处地为他想想，毫无疑问，此时此刻驹田更需要自己。

“你无牵无挂，当然可以直言不讳了。”

“姐姐你太好心肠了。”

“你也别油嘴滑舌，你还不是被迫跟你不太喜欢的浦部搅在一起？”

“啊！他呀，他是我的梯子！”

“梯子？”

“对，是我向上爬的梯子。”

纯子说着用画刀刮了刮调色板上的油墨。

“今年底之前，我不能没有他。”

“为什么？”

“这一次他说为我举办个人画展，估计要到冬天才能办成，办画展需要场地、经费等等，他一手都给我包办了。”

“你要办个人画展？”

“对，太狂妄一点了吧！”

纯子轻轻地伸出下腭做了个怪相，每当得意的时候她总是这样。

“那种缺德的事情我可下不了手。”

兰子既为妹妹施的鬼计感到震惊，又嫉妒妹妹有如此成就。

从夏天一直到秋末，纯子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那间6张铺席宽的画室里作画。兰子不时路过门前往里看去时，常常见她伏在案上全神贯注地泼墨挥毫，身上穿着的裙子、工装裤都被油墨弄脏了。

“你在玩命啊！”

10月初的一天晚上，兰子外出早早就归来了，这种情况很是少见。她进屋时跑到纯子身后打了个招呼。

“啊！是你呀，真糟透了，这画怎么也画不好。”

纯子前面的一张20号的画布上正呈现着一幅未完成的作品，画的是盛开的玫瑰花，一片片三棱镜似的花瓣充斥了整个画面，很难说这是一幅具象画还是抽象画，色彩也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象是粉红色又象是朱砂色，实在让人不好理解，这画她已经画了10几天了。

“姐姐你来看，这种线条是冷还是暖？”

既然还没画成，兰子怎么好开口呢！

“你好象进展不大呀！”

“是啊，几乎没什么进展。”

纯子用画刀使劲地搅拌着调色板上的画墨，看来她很是烦乱，一会儿又拾起掉在地上的香烟叨在嘴边。室内至少已有3天没有清扫了。烟灰碟里盛满了烟头。

“别着急，慢慢来会好的。”

“不能慢啊！这幅画我想拿去参加东京自由派画展呢，成败在此一举了。另外还有北海道秋季画展，读卖新闻自由

派画展，还有我的个人画展也要作准备。真要命啊！”

“所以你更不能急躁，欲速则不达，急起来要把事情办糟的。”

“这是我的一次机会，不努力，错过良机追悔莫及呀！”

“你整天就这么画呀画的，学校的功课就不怕拉下吗？”

这段时间，纯子几乎晚晚熬到深夜，兰子早上上班去时她还沉睡不起，有时下午下班回来还见她躺在床上。

“正是怕拉下功课我才每天至少去一次学校，就是经常要迟到早退了。”

“现在是男女同校，老师也换了吧？”

“这倒不要紧，我旷课是为了艺术，并且我又是一个TB病号。”

“但期末考试还得应付吧！这次有男生在一起，能人不会少吧。”

“所以我才拼命旷课呢！”

“你这样就越来越跟不上了。”

“这你就不懂了，我经常旷课，考试成绩不好不就有理由了！我是个TB病号，又在搞创作，成绩不好是理所当然。实在不行，我还留有几手可以应付过去。”

“留有几手？”

“是的，我常常跟英语老师老二，物理老师鲱鱼凑热闹，给他们点儿好眼色，不时和他们幽会一下，成绩不好他们也不会让我留级的。”

老二和鲱鱼都是她给老师起的绰号。

“还有，社会科的山谷也象是对我有点儿意思。”

“你也选修物理课？”

“女生选修物理的人很少，只有几个脑袋好使的人，大概有五六个吧，太好了！”

“好是好，你不怕考试？”

“所以我才和他幽会。今后我还要选修法文。”

“真的？”

“干嘛不呢！反正英语课我是跟不上了，所以才学法语，法语很少人懂，到时可以胡乱应付过去，说不定我还能使同学们大吃一惊呢！结果全在我这张面子上了。”

纯子装模作样地耸耸肩膀。

“这样同学们会恨死你的。”

“是啊！现在女同学都对我侧目相看了，男同学则在我面前拿架子，前次田边同学就故意找岔子整我。”

“为什么？”

“他说我搞特殊化，任意迟到早退，说什么班务会上已决定对我提出一次忠告了。”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忍着点儿，悠着点儿呗！这可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学习成绩又好，所以他更不把我放在眼里啦。”

“他会不会对你别有用意？”

“也许是吧，下一次他要是再在我面前摆什么臭架子的话，我就顺势泡上他。”

“算了吧，别去理会他了。”

“你对高中的小伙子不感兴趣，姐姐？”

“那种人，哼！我不喜欢。”

“他的单纯，幼稚，这可是求之不得啊！”

身为一个高中生竟如此说话，兰子很是惊讶。可看纯子那模样倒是一本正经的。

这期间，驹田公司的处境越来越糟，春天那一阵子是勉强支撑过来了，可现在连职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还有那些债权人，一听到公司经营不振便纷纷找上门来要债。驹田整日东躲西藏，四处乱窜。看来公司倒闭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公司经营衰退以后，驹田身上的魅力也随之消失了。过去兰子看着这个已到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看到他那沉着老练的风度，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辈。可现在，一看到他那副老态龙钟，优柔寡断的样子，兰子就感到厌烦恶心。一旦揭去爱情的面纱，兰子眼里的驹田就是一个爱嫉妒的老头子了。

11月末，纯子去东京一个星期又回来了。这天晚上，兰子再次拥抱分别几天的纯子，享受了一番妹妹温馨的身体后对纯子说：

“我决定和驹田分手了。”

“是吗！”

纯子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过去我对他期望过重，走了一段弯路。”

“你真死了心？”

“真的！”

兰子毫不含糊地回答。

“那么说实在的吧，不过也是说说罢了，我也向驹田要过零花钱啊！”

“你？”

“请不要见怪。去年秋天在酒吧经你介绍我和他认识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碰到了他，他邀我去喝咖啡，分手时他给了我一千日元，后来我缺钱花时就去找他。”

“他都给你了？”

“给了，还挺乐意的。”

“阿纯，你会不会又和他……”

“嗯。这个老头，对我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也怪可怜的，我很是讨厌，不过人倒挺热情，他给我的印象不坏。”

这可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他们俩也有瓜葛，自己居然还蒙在鼓里，当然不能说纯子和驹田有来往就可以认为她喜欢驹田。纯子和男人来往并不是为了爱情，这一点兰子最清楚，因为自己自幼是跟她一块儿长大的。再说，如果纯子真和驹田睡过觉，她也可以从她身上的气味闻出来。

问题肯定是出在驹田身上。

这个家伙阳奉阴违，表面上发誓只喜欢我，可背地里却向妹妹献殷勤，给她钱用，尽管他们没有一起睡过觉，但这种行为很难相信他只是出于好意，这里面肯定还有不可告人的隐秘。想到这里，兰子不再有任何犹豫了，她要坚决和驹田一刀两断。

“我全知道了！”

“你可逮住一个甩手的机会了。”

纯子坦然自若地说，就象是扔掉一只小猫似的。

“嗯，你的东京之行怎么样？”

一旦下了决心，兰子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嗯……糟透了，”

“你和他也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姐姐，现在我感到我也许没有什么才华。”

“不会吧……”

真是少见，这回纯子居然也唉声叹气起来，兰子慌忙转过身去，注视着呆立在身旁的纯子。

“你是不是看见好的作品多了，眼高手低了。”

“也许是吧……”

“要想画出好的作品，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

“不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看我能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我总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吧！”

“既然你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少女，不会没有才华的。”

“天才少女？……”

纯子喃喃自语，她目光呆滞，两眼楞楞地望着天花板。从侧面看去，那张脸不知什么时候已变得无精打采了。

“和驹田分手后我将重新生活，你也别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吧！”

想不到妹妹也有泄气的时候，兰子心中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之情。看着眼前的纯子，兰子也感到一阵凄然孤寂。

7

这一年秋末，兰子从纯子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田边这个少年的具体事情。

“田边同学生日这一天我邀他出来玩，他居然老老实实地来了，这个人单纯幼稚，没见过什么世面，我送他回家，分手时我握住他的双手，可他浑身直打哆嗦。”

这就是纯子告诉兰子她和田边初次来往的印象。

“他烟酒都不沾，今后不得不由我来带他啦。”

纯子摆出一副长者的样子说。

关于他们俩的事兰子还记得几个片断。一件事是她故意把田边给她的信丢在学校的走廊上。

“你这样干到底是为什么？”

当时兰子这样问她。

“那封信他写得太动人了，就我一个人看它不太可惜了？”

“让别人捡到了又能把他怎么样？”

“田边是优等生，他聪明得有些过了头，我想让他出出洋相，他喜欢我，不会怪我的。”

纯子毫不隐瞒地说，她似乎很喜欢这种恶作剧。

一星期后纯子又告诉兰子：

“那封信到底让人捡到了，他好象被班主任叫去训了一顿。听说班主任还把他信中的错别字都帮他改过了。还赞扬他文章写得不坏呢！”

这种游戏也太损人了。兰子不由对田边发起恻隐之心来。

还有一件事是那一年冬天，大概是2月初的时候。

那天夜里兰子回到家时纯子已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了。

“怎么啦，这么早就睡了？”

兰子刚开口问，纯子就用手捂住嘴说：“今天我吐血了。”

“吐血？”

“对，今天我在学校垒雪人时吐血吐在雪人身上了。”

“你是怎么吐的？”

“我把画墨用水溶化装在小瓶里，然后含在嘴里寻机会往上吐，洁白的雪人身上染上了血红的墨水，真是太漂亮了！”

纯子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燃上了一支烟。

“我早就伺机以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今天笹森老师张惶失措地把我背回家来，这下田边肯定要悔之莫及了。”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老端着那臭架子，不肯来帮助我垒雪人，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那么妈妈那里是怎么交待的呢？”

“我说我只吐了一点儿血，可她硬要我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不可，这正合吾意，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纯子穿着睡衣盘腿坐在床上，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微笑，端详这副模样，兰子觉得妹妹象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动物，那么乖张怪戾，让人无法捉摸得透。

纯子第二次自杀就是在她佯装吐血的几天以后。那天在她的画室里，她吞下了超限量的阿佗姆。

纯子在雪人身上吐了一瓶红墨水后，被留在家里休息疗养，她一直把自己关在画室里，闭门不出。

事发的那天晚上，兰子回家时已是11点钟了，她进屋时朝画室看了一眼，纯子站在一个与她一般高的画架前正聚精会神地作画，兰子不想打扰她，径直走进寝室里去，随后，兰子在床上看着书，迷迷糊糊地就睡过去了。

兰子一觉醒来时已是凌晨两点钟，她发现身旁没有人，纯子还没上床，心想纯子又在赶夜车了。她起身来到画室，推门进去一看，画室里炉火未熄，纯子伏在画架脚边睡着了。

兰子一眼就看出纯子的睡态异常，只见她全身象散了架似地瘫在地上。

“阿纯！”

兰子抓住她的肩膀，把她仰面朝天翻了过来，这时一个阿佗姆药瓶从她手中掉了下来。兰子又摇了摇她的肩膀，拍拍她的面颊，可她双目紧闭，毫无反应。

“阿纯……”

兰子大声呼叫，随后又叫醒父母兄弟，把纯子送往协会医院。

凌晨3时半，他们赶到了医院。那时正是2月中旬，室外寒风凛冽，砭人肌骨。兰子穿着罩衫，外面披一件对襟毛衣，冻得浑身发抖。

当晚协会医院的内科值班医生是千田大夫。

医院当即给纯子作了洗胃手术，但她一直处于晕厥状态，不省人事，就这样昏睡了半天，直到傍晚才醒过来。兰子看到这一惨状，当晚就会见了驹田，正式向她宣布散伙。

至今兰子还弄不清楚当时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在这之前，兰子早就想和驹田分道扬镳了，但一直踌躇徘徊，迟疑不决。她也曾暗自发誓如一碰到他就当即挑明，可几次见面后她又欲言又止。这一回她竟一反过去的优柔寡断，干脆利索地了结了这桩事。她自己也弄不清是为什么，是看到纯子劫后余生而使自己感情冲动？还是事到临头自己顿时幡然醒悟，感到自己需要的是纯子而不是驹田？

兰子也不上班了，她整天呆在病房里伺候纯子。

一个星期后，2月末，驹田从M百货大楼屋顶上跳下自杀身亡。这是个星期五的下午，这一天从早到晚北风料峭时雨时雪，冰冷如刺。

兰子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时马上直奔M百货大楼，到那儿一看，那里已被绳子围起了一个大圈，尸体不见了，只留下一片斑斑血迹。

兰子哭着回到了医院。现在，只有纯子可以和自己休戚与共，共分哀愁了。

“他死了，是从M百货大楼屋顶上跳下来的啊……”

纯子听到这一消息，吃惊地从床上撑起身子来，不过她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象是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又若无其事地躺了下去。姐妹俩默然相对看，许久许久。

“他走投无路了，经营上陷入了绝境，只有这一条路了。”过了一会儿纯子说道。

“话虽这么说，可他是和我分手后才……”

“姐姐，你认为你也有责任？”

“总不能说没有一点吧……”

我身边的人为什么都是那么时运不济，在劫难逃？

兰子闭上了眼睛，双手托住脑袋瞑目苦想。

是我把驹田逼上了绝路，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兰子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纯子呆呆地看着窗外的霏霏细雨，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你下手是早了一点儿了。”

由于安眠药的副作用，她血压下降，脸色惨白。她满不乎地又叹上一句：

“我真羡慕他啊！”

“你怎么……”

“我说得不对？一个要想死的人去死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就让他死去吧！急流勇退，青春永存嘛！”

“难道你服安眠药也是为了让你的青春和名声留在鼎盛时期？”

“我并非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只是顺命随流。”

“不过我要是发现得晚一点，你真的要命归黄泉了。”

“那就万事大吉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画不出好作品，活着实在烦透人。”

“那么你是因为画不出画才吃药的？”

“死也好，活也罢，我都无所谓，死则瞑目，活则坦然。谢天谢地，我又能以天才少女的身分出现于广庭大众中了。”

妹妹到底在想什么，兰子又坠入云雾中了。

“死者之所以要死是因为他太珍惜自己的生命！”

纯子象是在衷心礼赞，她边说边用手镜照看自己由于药物过敏而出疹的脸容。

8

驹田死后兰子闭门深居，足不出门。在妹妹面前，她打肿脸充胖子地故意对驹田之死表示坦然自若，可当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就流露出六神无主，忐忑不安的神情，她总感到驹田是自己害死的，如果当时她小心谨慎地选择一个较妥当的办法与驹田好合好散，事情也许不会落到如此境地，可她当时为证明比妹妹更有魄力，有能耐，更敢想敢干，不择手段，才不讲情面，毅然决然地和驹田断交。现在想起来她深感内疚和自责。

不过话又说回来，事到如今自己总不能老呆在家里失魂落魄的，原来自己就是抱着破釜沉舟豁出去的决心去砸锅的，现在驹田死了，饭碗肯定是保不住了，驹田多年惨淡经营含辛茹苦维持支撑过来的公司也不可能起死回生了。

兰子想趁这时到东京去闯一闯。她觉得老在这种小城市

瞎混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还是到东京去，到了那里，如碰上某种机遇，或许能重新振作，闯出一条新路。

然而兰子舍不得扔下村木一个人上京。就在兰子心猿意马、举棋不定的时候，驹田公司宣告倒闭，她失业了，兰子又过上了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

3月初，纯子又恢复上学了，学校里只有老师知道她曾自杀这事儿，学生们并不知道。然而，这事早就在那些文人骚客聚集的咖啡馆、酒吧里传开了。他们的论议给纯子涂上了一层为艺术呕心沥血、勇于献身的神秘幽幻、玄乎其玄的色彩，重新引起大家对她的莫大兴趣。

这期间，浦部经常到纯子家作客，但纯子经常请他吃闭门羹，拒绝见他。

“你住院时人家辛辛苦苦地照料你，可现在你为什么不赏人家面子呢？”

兰子实在看不过去，就说了纯子一句。

“那时我需要他，现在不需要了。”

“不过，以后你总还要求人家帮助办个画展或其它什么的。”

“男人这玩艺，你越和他热乎他越得意忘形，还是冷淡一些好，姐姐你也要注意一些。”

“我又怎么了？”

“我是说你和村木的事。好了，不说了。喂，医院的千田大夫这人很有一点儿风度吧？”

“这穿白大褂的象是很清高。”

“这个大夫连白大褂的衣袖上还缝着一道扣子，真有点儿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模样，一开口就是说教，什么所谓青春啦……”

“你现在又和这个大夫搭上了？”

“说搭上那是言过其实，我只是偶尔晚上到他办公室转转而已。”

“他工作到那么晚吗？”

“他真用功啊！就是因为他太用功了我才去搅一搅他。前几天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让他吻了我一下。”

“这大夫也敢干这种事。”

“是我主动上去的，他慌了，说什么你这个人要自重啊，又训导了我一番。他真会说教，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牧师大夫’。”

“那么你就常常向他忏悔吧？”

“我用写信的方法向他忏悔，他都一一认真地给我看了。”

看来纯子的目标又转移了。兰子为纯子这种朝秦暮楚感到震惊，她又可怜起被纯子冷落的浦部来。

3月中旬，兰子终于下定了进京的决心。

兰子到东京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东京她只认识一个曾在驹田公司共过事的人，不过她认为出去转一转总比呆在札幌市围守纯子无所事事要强。

“是吗，你还是要走了！”

兰子说出自己的打算后，纯子向空中抛起一枚硬币，喃喃自语地说：

“我到东京后要从头做起。”

“跟我在一起，连累你了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你走吧，我虽然寂寞一点，但为了姐姐我心甘情愿。”

“不过到东京后前途如何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啊！”

“肯定坏不了，今后姐姐你可以埋头著书，扬名天下，你前途似锦啊！”

“你别跟我寻开心了，你总算在美术界有一点儿名气了，我哪能和你相提并论呀！我将来是猪是狗，前途莫测啊！”

“还是不知道才好。”

纯子凝视着手中的硬币又说了一句。

“我也许这辈子就完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现在正是青春年少、才华横溢的时候，希望你象过去那样，拿出勇气来，继续努力创作，我也要刻苦用功，争取拿出好作品，轰动文坛。”

“嗯……”

纯子点了点头，又一次把硬币抛向空中。

兰子离开札幌的这一天，一清早就浓雾笼罩，到了午后，时而细雨霏霏，时而轻雪扬扬，时而又雨中夹雪。出发的时间是傍晚5点，要到深夜才能搭上从函馆开来的渡船。

母亲、纯子和其它亲友都到车站来送行。村木也来了，看着村木的身影，兰子心想，从今以后纯子可能要独占他了，想到这里，她心里不由悄悄地窜起一丝妒意，不过她很快便把它忘掉了。

铃声戛然而止，火车徐徐启动，送行的人频频招手，渐渐向后退去。

“再见！”

兰子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向远去的亲友挥手。这时，人群

中跑出一个身穿红色外套的女人，那是纯子，她追着列车跑上来。

“姐姐、姐姐，你别走啊！”

纯子追着火车，她的头发在脑后飘扬飞舞。

“姐姐，你别走，你走我就完了。”

“我给你写信，别泄气！”

站台上的人们纷纷朝着这个大声呼喊的少女看过来，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危险，别跑，再见！”

“姐姐！”

纯子又叫了一声，她已经跑到站台尽头，无法再追了。

“再见了！”

兰子又喊了一声。这时，黑暗深处的站台那边，纯子双手捂着脸蹲在地上。

到了东京，兰子无法直接了解纯子的事情了，她只能从纯子偶尔的来信中想象着纯子的境况。

纯子开始在信中也谈到村木，但不久就只字不提了。后来她来信告诉兰子，她参加了《青铜文学》同仁杂志，还谈一起办杂志的同伴的一些情况。到了9月，她告诉兰子，她认识了一个名叫殿村的医生。兰子想到纯子可能是老毛病又犯了，她一点儿也不觉惊奇了。

12月，纯子又来信说，浦部由于嫉妒而发火了，她在街上打了我一个耳光。还说殿村是个假医生。

第二年1月10日，兰子收到一张加快明信片，上面写着“恭贺新年”，还附着一行文字：姐姐，接信速回。

兰子心想纯子可能又出什么事了。

“2月以后我有空，到时我可回去一趟。”

5天后，兰子给纯子发了一封大意如上的信。

纯子失踪是在这之后的3天，1月18日。一个星期后纯子仍下落不明，兰子收到母亲的信后，2月末才慌忙回到札幌。

兰子回到家一看，画室还和纯子在家时一样，孤零零地立着几张画架，画具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各处，地上有几个阿佗姆空瓶，兰子又和家人再翻箱倒柜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发现类似遗书什么的信件字条。

9

时任兰子说到末了的时候忍不住哭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她那圆圆胖胖的面颊滚落下来，她轻轻地抽搭着，不停地抹着泪水，象一个小女孩似的。我虽然没见过纯子伤心落泪的样子，但看着兰子的模样，我不由地在脑子里想象着：如果现在在我眼前的不是兰子而是纯子，她也会是这样凄容满面、潸然泪下的吧！

“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轻生啊？”

等兰子抹干泪水后我问道。兰子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

“那只有去问她本人了。不过我认为她的死并没有什么原因。”

“那么，她是癔病发作……”

“如果硬要找出一种理由来的话，我认为她只是太累了。”

“太累了……”

“她被人们称为天才少女吹得神乎其神，又被誉为绝色

美人捧上了天，人们简直把她看成是仙女下凡，神灵附体。为了应付那些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和活动，她不得不朝乾夕惕，矻矻终日，最后心力交瘁，支持不住了。”

兰子也象精疲力尽了，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最后，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她究竟是喜欢谁呢？”

“喜欢……”

兰子又缄口不谈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也许她最喜欢安齐先生吧！”

“就是那位生物老师？”

“我认为纯子是被他拒绝而失恋后，为了报复所有的男人才和他们来往的。”

“说得有道理。”

“因为是初恋，创伤太深了，不过她真正喜欢的只有她自己一个人。”

“她自己……”

我情不自禁自语自言地重复着兰子的话。

“除了她自己，她没喜欢过任何一个人啊！”

兰子也好象在自言自语。

“不过，跟她来往的男人都说她最爱自己。”

“男人真不可理解。”

兰子开始破涕为笑。她一笑，眼角就现出细细的皱纹。不过她那细长的眼睛和稍稍向上翘的嘴角和纯子的一模一样，在我看来，与其说她在开心的笑，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冷若冰霜的苦笑。

“有机会的话请您冬天到纯子去世的阿寒山岭去看一看吧！”

“冬天不通车吧！”

“乘雪橇可以上去。到了那里，您置身于冰天雪地中俯瞰一下湖景，您多少可以悟出一点阿纯要去死的道理。”

我在脑子里描绘着一幅无声无息的冰雪世界的图画。

“那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天上地下，茫茫宇宙，除了苍白的湖面就是皑皑的白雪。不论是谁，只要身临其境，就会真诚地向往溶化到这洁白无染的大自然中去。”

兰子动情地赞颂着。

“她不属于谁，她匆匆地奔向那只属于她一个人的世界中去了。”

兰子说完后，那双和纯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冰冷的眼睛凝视着前方黑黝黝的墙壁，象是在追忆着那冰天雪地的丛山峻岭，那万籁俱寂的荒寞世界。

尾　　声

至此，包括兰子在内我已先后拜访了5个与纯子关系密切的人，加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正好从6个不同的侧面审视了纯子这个人。

假如纯子是一块6面体的水晶体，应该说我已窥测到了她的全貌。

这6个侧面都是来自不同的视角和立场。

其中的一个，我，当时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尽管那时我曾狂热地迷恋着她，但我还只是一个未经世事，对异性交往的内涵一知半解的少年，一个未成熟的少年。

其次是浦部，一个有妻之夫的中年男子。他利用绘画导师的身份和一个情窦未开，天真纯洁的少女朝夕相伴。他和纯子的亲密关系是我这样的人无法企及的。

村木是一个光棍花花公子。他打着兰子恋人的旗号与纯子交往、然其形式又有别于浦部。他以追求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样去追求纯子。

千田是一名大夫，他用比较清醒冷静的态度看待纯子。他对纯子的看法与其它人完全不同。

殿村是一个左派运动的活动家。虽然他身份特殊，但他那充满激情的活力和广博的知识深深地吸引着纯子。他是纯子生前所接触的最后一个男人。

兰子是纯子的姐姐，她是纯子认为最知心的一个亲人。她俩甚至有着近乎同性恋那样一种亲昵的关系。

就是这样6双眼睛，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窥测透视着纯

子。

现在我已经把这6个人轮流放到剧院的转动舞台上，让他们逐一作了旁白。然而，是否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纯子？我觉得未必完全了解。

至少可以说，我最关心的问题，纯子最爱谁？她为什么在这18岁的青春妙龄便撒手人间？这两点还有不少难解之处。

当然，我不想在20年后的今天，对过去的事情判明是非。事实上，我寻访了这么些个与纯子有过密切关系的人，可对她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因此可以说，要想公正的判明她，那几乎是绝对办不到的。

一个人故去之后，不管后人怎样刨根问底，追本寻源，也无法揣测死者活着时的心绪。

我虽然也明白这一点，但还是想寻找一个我自己的结论：不明之处就让它原封不动的留在那儿，事情看来就是那么一回事了！我想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不管怎么说，我和纯子的交往对我来讲，那是我的初恋，是我头一次涉足情场的尝试。尽管我们热恋的时间非常短暂，结果也非常悲惨，但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心底。

这种记忆不仅铭刻在我的心中，而且作为一种强烈的感受，它甚至驾驭了我在她之后的整个恋爱航程。

实话说，和纯子分别之后，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感到女人是一种飘忽之物，捉摸不透，又如一泓深潭，深不可测，她们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当然，正是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思想，构成了我的男女观：男人和女人，他们既互相拥抱又互相厌烦，不管他们多

么如胶似漆，恩爱无比，男女永远是一对互相拥抱的不明之物。这或许是我的经验之谈。

尽管如此，17岁的我跟纯子这样一个女性接触，便使我尝到一种漠然的不贞之物，它对我在她之后的爱情生活的影响决非等闲视之，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铭心刻骨的创伤。

在这20年中，每当我想起纯子，就会勾起我要极力弄清她的真正面目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摆脱对她的思恋，倒不如说是为了抹去这块创伤的疼痛。

诚然，当我回忆起我们俩相处的那些日子，就仿佛看到了我的青春。

也许有人会把我和纯子短暂的，不确定的关系看作是单纯幼稚的青年人狂热专注的痴情，也有可能会有人说，那是年轻人天真无邪的爱。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并不引以为荣。

我和纯子的旧情，不论别人怎么看，对我来说，只能是幼稚、无知、自私的青春的骚动。

这些往事，作为一个男子汉，我实在是感到无脸见人，那是不值得骄傲的青春。

每当我回忆起和纯子恋爱的往事，纯子身后的几个男人的影子总是跟她相伴而来，使我不能视而不见，尽管我多么极力地回避他们出现，但事实上总是办不到。

极而言之，我也许是被纯子捉弄，被她出卖了。尽管她曾经对我也有过一段真心实意，但可以肯定，我和她的恋爱，不论是开始还是结尾，我都是一个失败者。

话虽这么说，但也不可否认，纯子并非不是最喜欢我的。

虽然我也知道这是我的自我感觉，是一种不足挂齿的自

作多情。但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中。

20年之后，我之所以还跑到札幌来凭吊纯子的遗容，就象被她牵着鼻子一样，为了挖掘她的过去，四处查访，疲于奔命，也许就是为了进一步确认我的上述思想。

然而，到头来我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这个结果在我出访这5个人之前，我也充分估计到了，而且曾经断定十有八九是这么个结局，但我还是想对纯子的过去再次打个问号。

从浦部到兰子，我先后拜会了5个人，这是一次寻访纯子遗踪的旅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狂热的自我陶醉的旅程，同时又是一次精神受到残酷戏虐的旅程。

因为这一旅程不仅把隐藏在纯子这样一个女性内心深处的狡黠、背叛、好色高傲以及她的各种丑事暴露出来，于此同时，我也受到了一次比谁都严重的新的精神创伤。

每当我知道纯子和另外一个男人有着更深的关系时，一种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要给病人动手术时的紧张和被手术者难忍的痛苦同时袭上我的心头。我承受着双倍的恐惧和痛苦。

虽然如此，20年漫长岁月大概已经把人们心中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愤怒的火焰也许已经熄灭了。

在拜会了与纯子有过密切关系的4个男人，知道了他们各自跟纯子有过一段隐秘的私情后，不知不觉地，我开始感到了这几个人心中也藏着和我一样的痛苦。这对我来说又是一种心理补偿，我甚至觉得我和他们之间有着一种亲近感。

作为情场上的竞争对手，这些人本来是我不可饶恕的情敌，但我这时却感到，我们大家都有着一种共同的感觉，这使我恨不得紧紧地握住他们的双手，与他们相互拥抱。

现在冷静地回想起来，我们几个围着纯子追逐的男子，都是一样的可亲可敬，热情真挚，一样的自鸣得意，自作多情。

正象我的自我感觉一样：纯子最爱我！而浦部、村木、千田、殿村他们也同样坚信，纯子最爱他们自己。

当然，我们的判断依据多少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之处。

和纯子交往时间最长而又充满波澜的是浦部，他从纯子去钏路的那天晚上还到他家作客这事情认定，纯子最爱他。村木则根据纯子在最后的夜晚还把一束红色的鲜花放在雪地上献给自己这件事判断，纯子最钟情于他。千田的结论来自纯子曾经把她的日记送给他看，这种亲密无间的举动证明纯子心中只有他。殿村则认为纯子为自己送保释金到钏路来，这就是她最爱自己的证明。

我自己是从她在最后的夜晚在我家门前流连的足迹中确信，她对我也是难以忘怀的。

简言之，纯子在最后的夜晚，先是到住在城外的浦部家，接着来到我的住处，再转向村木的公寓，然后奔向车站乘上开往钏路的夜班车，翌日凌晨又去看望了殿村。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问题的解答。

纯子肯定是在她最后的夜晚，走访了曾与她亲近的几个男人，在不同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倩影，然后才走向阿寒湖畔的。

其中，她在钏路会见的殿村是她死前告别的最后一个男人．从这个意义上看，殿村似乎是纯子最为倾心的男人。但是钏路这地方是通向雪乡阿寒湖的必经之路，所以也可以这样认为，纯子最后见他，只是路线上的巧合。

纯子确实给殿村送去了保释金，但当时纯子已决定自我

解脱，可以认为，钱对她来说已毫无意义了。

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殿村是纯子结交的最后一个男人，而且他对她的印象相对来说就较为新鲜强烈。但换一个角度看，只能说殿村是纯子生前的最后一个男人，如果纯子再活几年，他或许也和其他男人一样，成为她的第4个、第5个男友。

当然不能说这几个男人在纯子的心目中都具有同等地位，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毫无偏爱地走访了这几个男人，这一事实也确实明摆着。这不能不使人理解成：纯子对哪一个男人都是同样地爱过的。

在这里，我说她都爱过我们几个男人，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

一个女人让几个男人平等地分享她的爱情，换一句话，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她对谁也不爱。大概可以这样下结论吧！

那么，不正是纯子对谁都没有爱过吗?!她向往爱情，渴求温存，但最后却不能将自己置身于爱情的汪洋大海之中。事情不正是这样吗?!

在连续访问了几个人之后，我又无形中产生了这么个疑问。

在不断的思考中，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是纯子在女子学校读书时的理科老师安齐先生。

不知什么原因，我倒认为纯子最喜欢的没准就是这个理科老师安齐先生。

纯子在和他分手后，不断地和各种男人结交、离异，会不会是她由于在安齐先生那里受到屈辱而对其它男人采取的报复行为……。

这种想法倏然掠过我的脑际马上变成某种确切的东西，沉淀在我的心底，在我心中慢慢扩展。

但是，当我冷静地再次确认之时，又未必尽然。

尽管当时她确实受到过沉重的、失恋的打击，可当时她才14岁。

一个女孩子居然对一个女子学校的老师念念不忘，如此情深，而且那只不过是一种单相思，这真是不可思议。

对此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当时，纯子为了他曾经企图自杀，虽然她才14岁，但居然也想到了要自杀，可见她心灵的创伤肯定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

这种痛苦化成了她对男人的憎恨，一种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冲动使她游戏般地一个又一个地捉弄男人，爱一个抛一个。这种解释或许才是正确的。

我一边苦思冥想，一边又感到我的这些猜测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假设还没得出结果，另一个新的假设又冒了出来。

也许是纯子曾经作过一次自杀尝试，获得了某种超脱，她才把自己的感情封闭在一个幽深的囚笼里。从那时起，她可能已经省悟，只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珍惜保重的。会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呢？

“纯子并没有爱过一个人啊！如果说她爱过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她自己了。”

兰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的自言自语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耳际。

纯子大概真的没有爱过谁，她爱的大概就是她自己。

这样的解释对我来说是满意与失望参半。

如有可能，我还是相信，我得到纯子的爱比谁都要多。

这虽然也是一种男子汉特有的自尊心，但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解释。

实际上，事情即使真的是那样一种情况，我所得到的仍然是一无所有。

这不是我的藉口，这是一种不可能握有爱的证据的男人的本能。毫无疑问，这是来自于既不能怀孕生育，生理上又不健全的性别上毫无可取之处的男人的愿望。

而纯子对谁也没有爱过的这种推测又把我这个愿望打碎了。

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也和这样一种情况有关：当我知道纯子既不是浦部和千田也不是村木和殿村的恋人之后，我自己从中获得了某种安慰。

不管纯子和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肉体关系，纯子并没有真正委身于他们。我这样告慰自己，由此获得了心理平衡。

可这种心理平衡和失望恰恰相反，这也是事实。

另一个疑问是，纯子为什么寻死？她只有18岁，正值豆蔻年华，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到阿寒湖这样一个遥远的边陲去死？

“纯子已经心力交瘁了，不论什么东西，她都感到厌烦了。”

兰子曾经这样说过。

这似乎是真的。纯子在死前的一年里，她大概已经看破红尘、精疲力尽了。

她每天晚上纵情肆意地寻欢作乐，说她累了，实在有些可笑，但纯子上了高三之后，她的脸色确实有些憔悴。现在回想起来，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当时她的侧脸确实有纵欲后

的疲惫痕迹。

那时，我只是把这种疲劳归咎于她整日的作画和整夜的玩乐。现在推究起来也许当时她精神上早已困惫不堪了。

有一次，纯子曾经伏在我的胸口上叹了一声：“可怕啊！”

象是有一股恐怖的寒流向她袭去。她把脸埋进大衣的衣领中，过了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

“黑夜中冰雪也会溶化啊！”

17岁的我，那时我只觉得她的话很奇怪，也许当时她已经看到了向她迫近的死神的幻影。

良辰美景奈何天，青春年华即消逝。靠发泄情欲和自欺欺人再也不能苟延残喘了，马上要跨入一个大人世界了。

那天晚上，纯子大概是预感到这样一种结局才胆怯的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纯子大概早就有所准备，在18岁的时候结束生命，即使她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但也许早就隐约有了预感。既然自己的一生是短暂的，那就要在这风华正茂的年月里，创作，恋爱，爱男人，丢男人，力争让自己短暂的一生能与别人漫长的一生相媲美。纯子大概是为此而这样匆匆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从恋爱到自杀，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完全策划好了才付诸实施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她肯定知道，这样做对她来说是最有效和最理想的。

在这各种分析推究中，我觉得纯子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少见的自我陶醉者。

伪称患结核病，假吐血，真自杀；勾引我这个少年，又一脚把我踢开；从姐姐手中把恋人夺过来。这一切，不正是

为了显示她的魅力，并为了验证自己的魅力而不择手段吗?!

两次自寻绝路，把自己的部分日记送给千田看，为村木献花，这些举动只能说她是为了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同情。

就是最后的晚上，躺在那冰天雪地阿寒里告别人间，也是为了显示她的美丽而演出最后一幕戏。这样说不错吧?!

想到这里，我感到终于探到了纯子真实的内心世界。

她和各种男人谈情说爱只是做做样子，其实她只爱她自己。

纯子不属于任何人。我自不必说，她也不属于浦部、殿村、千田、村木、更不属于兰子。

自始至终，纯子就是纯子，她不属于谁。

我们越是从这6个方面来窥测剖析她，就越感到纯子这块晶体晶莹透亮，纯洁无瑕。纯子本身就是她自己那块洁白透明的晶体。

我相信，如果把我通过四处寻访掌握到的事实一一列举出来，其他人也不会不相信我下面的结论。

“纯子并不是哪一个人。”

在6个方面作了一番巡视之后，我觉得现在我仅能明确的说出这么一句话，对此，我没有什么疑问了。

事隔20年后，我得到的结论居然是这么单调、平凡，真是意想不到。为着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真不值得我费尽心机去苦苦追求，想来我真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重新获得了那已经过去了的与纯子相爱的那些青春岁月。任凭时光流逝，作为我的收获，它将永远留在我的遥远的记忆中。

我把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就可以把纯子当成是纯子一

个人的，站在与她完全离开的角度看待她了。

“那么，纯子和你的恋爱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你的一番单相思呢？”

然而，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肯定会矢口否认，并且跟与纯子相爱过的男人一样，自言自语道：

“我认为纯子最爱我。因为在她临死的最后一个晚上，她曾经踏着雪路来到我房前的窗台底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梦断寒湖
作者＝（日 渡边淳一著 肖良 晓雨译
页数＝３０９
ＳＳ号＝１０５００９４０
出版日期＝１９８８年０３月第１版